佛藏輯要

㉙

巴蜀書社

第二十九册

佛藏輯要

周紹良題

目錄

弘明集　一
廣弘明集　一八七

弘明集十四卷

四部叢刊子部

上海涵芬樓影印明
汪道昆本元書版匡
高營造尺六寸九分
寬四寸五分

弘明集序

梁釋僧祐輯弘明集十四卷蓋由東漢以迄當時凡諸論著足以弘道明教羽翼法門者總之則閟僞什七開士什三斌〻具在唐釋道宣廣之爲三十卷蓋由鄭圃以迄當時凡諸論著有當于弘明者裒而什之區別爲類始則歸正終則統歸僞釋程能亦如嚮者二集並入大藏如海一漚康虞抔而出之易梵筴爲儒筴庶幾乎薄海内外亡不流通亦普門法也夫道函三爲一中古裂一爲三同出殊塗務伐異而守勝甚者互相排擊不啻華戎竊惟大同以及小康均之無爲而治老氏亦猶行古之道也豈捺戶說爲哉周公仲尼惟制作删

述為汲〻儒者迄今為政顧乃尊龍德而薄猶龍爰及漢明釋教始入中國西極之化未之前聞重以言語不通謡俗不易群吠所怪鮮不狺〻久之則譯其言其言可繹格其俗其俗可因于時學士大夫比丘弟子群然倡和有若于喁彼或薄以先聲而且建旗鼓當之矣及夫初祖既東言筌

畢廢六祖南矣登宬上乘故其教入梁滋昌躋唐滋大梁則僧祐唐則道宣雲作風行會逢其適是二集之所由輯也其後昌黎直諫方之禹功宋儒擯斥異端傳諸戎首猥云以道自任耳視者愈益眊〻彼日而升此月而恒成虧不相及矣我二祖在宥而理參兩成能六籍三乘相為

經緯真儒堀起〻攘不二之門宗廟百官惟所寓目猝然而辟闢者直以為吾廬此滅沸之圖第保聲名無缺耳有唐祖玄元而稱帝其教益張釋氏紛〻執言嚴于詬厲然則後世之絀釋氏豈惟儒者褊心乎慨自白馬入都始或以侏㒧逆耳譯者以意逆志未必皆得其心彼亶不聰難以求

備二集所載則皆斐然成章論其世而晉其人其較著者可僂指也儒則漢桓譚牟融晉孫綽郗超習鑿齒宋宗炳何承天顔延之謝靈運羅含孫盛齊明僧紹張融周顒孔稚圭北魏〻收北齊盧思道顔之推梁蕭統劉勰沈約江淹江總王僧孺陳徐陵隋李德林薛道衡唐楮亮裴子野釋則

晉慧遠支遁梁法雲隋智者唐玄奘是皆深沉博雅精義弘詞披瑕握瑜亦有足術昭明文選簡棲之外無稱焉誠懼一傳衆咻莫為適主寧為絶物無寧自絶于儁要以嬰兒未孩其嗄如一傳楚則楚傳齊則齊作者並立莊嶽之間壹稟于正彼其昔心不察猶然以為鴂舌也者而非之誖矣且也冀州之壄三聖出焉大江以南率隷蠻服概諸古昔大有徑庭乃令吳越江海之陬遆以人文甲天下大行迤北僅當一隅藉令尊古而卑今是秦亡復陶而吳廢緺帶誖之誖者也二釋所輯具有羽翼功幸淂康虞為之臚傳将令咻者抵頰退矣夫道家率由上古于時為春于樂為蕢桴于

文為鳥跡彼一時也儁者自中古起家于時為夏于樂為韶武于文為鍾王此一時也釋氏先發後至于時為秋之成于樂為鈞天于文為籀又一旹也康虞之為是舉也殆将通百世秩三時律八風銘九鼎異非岐異同非雷同晗然發墉面之矇鮮兩家之難即有喙三尺寧詎能黜鄒魯而夷之耶雖然少林曹谿默存而已弘無所弘斯至道也明無所明斯至教也二釋同時而出寧復背馳射者敢節騶虞此直為之嚆矢由斯決拾而進不失嚮方康虞淂師達觀抑或可以語此是集固将流通無間惡用不佞之言

萬曆丙戌夏六月望方外司馬汪道昆著

弘明集目錄

卷第一

理惑論（三十七篇） 漢牟融

正誣論（未詳作者）

卷第二

明佛論 宋宗炳

卷第三

與宗居士書 宋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宗炳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宗炳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喩道論 晉孫綽

卷第四

達性論 何承天

釋達性論 宋顏延之

答顏光祿 何承天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重答顏光祿 何承天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卷第五

更生論　宋羅含
與羅君章書　宋孫盛
答孫安國書　羅含
神不滅論　宋鄭道子
新論形神　晉桓譚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并序）　晉釋慧遠
沙門袒服論　釋慧遠
難袒服論　何鎮南
答何鎮南　釋慧遠

明報應論（并問）　釋慧遠
三報論　釋慧遠

卷第六

釋駁論（并序）　晉釋道恒
正二教論　南齊明僧紹
門論　南齊張融
難張長史門論（并問荅二首）　南齊周顒
答周顒書　張融
重答張長史書　周顒
與顧道士書　謝鎮之
重與顧道士書（并頌）　謝鎮之

卷第七

難顧道士夷夏論（并書）　宋朱昭之
諮顧道士夷夏論（并書）　朱廣之
駁顧道士夷夏論（并書）　宋釋慧通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宋釋僧愍

卷第八

辯惑論（并序）　釋玄光
滅惑論　梁劉勰
釋三破論　釋僧順

卷第九

立神明成佛義記（并沈績序注）　梁武帝
難神滅論（并序）　梁蕭琛
難神滅論（并啓詔）　曹思文
答曹舍人（并啓詔）　梁范縝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卷第十

敕答臣下神滅論　梁武帝
與王公朝貴書（并六十二人答）　梁釋法雲

卷第十一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宋何尚之
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宋李淼
答李交州書　宋釋道高
與道高法師書　李淼
重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
與道高法師書　李淼
答李交州書　宋釋法明
與孔中丞書（二首）　南齊蕭子良
答蕭司徒書（二首）　南齊孔稚珪
答孔中丞書　蕭子良
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　後秦主姚略
答秦主書　釋道恒道標
詔恒標二公　姚略
重答秦王　釋道恒道標
詔恒標二公　姚略
重答秦主　釋道恒道標
與鳩摩羅耆婆書　姚略
與僧遷等書　姚略
答秦主書　釋僧䂮等
與遠法師書　晉桓玄

答桓南郡書　釋慧遠
辭劉刺史舉秀才書　齊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齊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卷第十二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譙王
答譙王論孔釋書　張新安
與沙門論踞食書　鄭道子
與王司徒諸公論沙門踞食書　宋范泰
答范伯倫諸檀越書　宋釋慧義等
重答法師慧義等書　范泰
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泰
論沙門踞食書（二首）　范泰
奏沙門不應盡敬表（有序）　晉何克等
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晉庾冰
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克等

重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庾冰
重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與八座論沙門敬事書　桓玄
答桓玄論沙門敬事書　晉桓謙等
與王中令難沙門應敬王事　桓玄
答桓太尉　晉王謐、
難王中令　桓玄
答桓太尉　晉王謐
難王中令　桓玄
答桓太尉　王謐

與王中令書　桓玄
重難王中令　桓玄
重答桓太尉　王謐
與遠法師書　桓玄
答桓太尉書　釋慧遠
重答遠法師書　桓玄
許沙門不致禮詔　桓玄
答桓玄詔　晉（卞嗣之　袁恪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馬範卞嗣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卞嗣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卞嗣之
與僚屬沙汰僧衆教　桓玄
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釋慧遠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晉釋支遁
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齊釋道盛
卷第十三
奉法要　晉郄超

庭誥二章　顏延之
日燭　王該
卷第十四
檄太山文　釋竺道爽
檄魔文　釋智靜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
弘明集後序　梁釋僧祐

弘明集目錄終

弘明集卷第一

梁 釋 僧 祐 撰

理惑論三十七篇（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漢牟融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爲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爲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

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眞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畧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畧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揵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畧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

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犍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欷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汚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綩綖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

不絶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谿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

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馲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皐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叁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頨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穌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

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絶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貿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厖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

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旣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旣知其子復守其毋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任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闚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衞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喆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産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魄（一作珀）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匃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

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覩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

沙門躭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紿（一作詑）此乃世之僞而佛道謂之無爲邪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皐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婬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一餐之惠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

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麏身牛

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讖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邪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棲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賫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邪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

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者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怳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蘧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澹泊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

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氂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辨也牟子曰非吾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惔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荅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饑者不必待敖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

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爲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狐狢雖熅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淸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蚉虻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闚牆之士數仞之夫因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采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襃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靑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襃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瓠欲減江海躡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襃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僊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消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僊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絶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効爲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絶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罇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婬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針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邪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蓋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頓爲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僊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車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照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弦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

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浹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矇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蚓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蟒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不聞尊蟬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僊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葅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云而不死者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窊木流而舟檝設蜘蛛布而罻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

是惑人聞之踧然失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敕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胡狄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

理此眞有胸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緜緜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釁必鳴鼓以彰其過總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

眛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淫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衷甲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於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灰戮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爲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强而其欲覆滅使無孑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蠲良淑縱火中原蘭蕕俱焚桀紂之虐猶將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謗言眩愚豎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正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叙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僞說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臧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博秪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怖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

人死輒充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爲父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爲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掘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盡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蜫蟲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爲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

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蒭水爲甘膳以羈絡爲非謫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狢魍魎婬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侈糜費而無益云云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覩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覩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

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銘列圖像致其虔肅割捐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

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檝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唱粒食以充饑虛黃帝垂衣裳以禦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扁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穽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曾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粮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柰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櫓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邪且夫熊經鳥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藥吸風露以代餱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涓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騁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緑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遵先師不荅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

云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慾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遁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正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憍盈躭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

恤悍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卽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桀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儒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夭夷叔餓死比干盡忠而陷割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絕之日皆以爲福祿之來無復哀感之容云云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死愼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讎人之喪猶如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感之心者哉夫愛

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己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音釋弘第一

鶡鴠（鶡何葛切鴠音旦鶡鴠鳥名）眡（時吏切瞻也）筰（疾各切姓也）揵（居言切）絺綌（絺丑知切綌乞逆切絺綌麤葛）怳（呼晃切）喙（許穢切口也）頨（音羽孔子頭也）捽（郎律切持頭髮也）虓（許交切虎怒聲也）詰（陟列切聖喆也）桴（芳無切擊鼓杖也）嫂（蘇老切兄之妻也）紿（徒亥切詒詐也）羈（居宜切）麏（居筠切麞屬）橐籥（橐他各切籥以灼切）璩瑗（璩其於切瑗於願切）垤（徒結切蟻封也）貉（下各切似狐者）圻（魚斤切崖岸也）疹（章忍切皮起也）鞹（苦郭切去毛皮也）嚭（匹靡切）菹醢（菹側魚切醢呼改切菹醢肉醬也）蹴（子六切不自安也）麀（於求切牝鹿）婪（盧含切貪也）釁（許覲切隙也）刎（亡粉切斷首也）黻（分勿切黑與青曰黻）旂（音奇交龍爲旂）膱（郎涉切短翟也）惸（渠營切無弟兄也）

弘明集卷第二

梁釋僧祐撰

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

宋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閱遑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爲然況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緜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心寧知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及之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奕形筭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穽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爲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

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爲明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垠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

綴彝倫於太虛爲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葢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葢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麤感且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而畧於爲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眞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麤之闕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刧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葢謂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麤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

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麤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瞽嚚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天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麤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麤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

困據有腐則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嶽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嶽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麤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爲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

嵇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邪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卽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爲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洎天其要心神之爲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己亡也體之

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啓閉而燕鴈龍蛇飆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紲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遘而

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釁遘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己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己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循俯入精化相

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爲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蓂莢無栽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爲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欻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端之奄曖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爲形影矣夫形無無影

聲無無響亦情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衆變盈世羣象滿目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遞微明有實理而直蹤冕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已來孤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卽而成爛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既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虛則知其有之實無

矣況自茲以降喪眞彌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妄行彌非眞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僞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爲有乎甚矣僞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朏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之辨物必隨穢彌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僞有累神成精麤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云富從而豁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爲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況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爲緣乎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爲愚聖乎又既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荅曰今神妙形麤而相與爲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

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爲感故存而不論聖而弗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瀚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禀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爲見離婁察秋毫於百尋者資其妙目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而於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爲以千步所昧還疑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以會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爲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

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邪聖人何以不爲明之荅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弗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靈鷲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修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想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

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猜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耳豈可以爲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感固無以感聖而尅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已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歛衽者方將長淪惑網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無爲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荅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蔪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曁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極矣雖慈良無爲與

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明耳且凡稱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荅曰余前論之旨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弗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道大道乎斯文没矣世孰識

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知如神旣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於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馴搢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卽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卽亦隨化升降爲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爲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撫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謂雅馴遂令徇世而不深於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

偎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卽天竺浮屠所興偎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旣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禮老爲言之關尹之求復爲明道設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敘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搜求皆如言得近姚萇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覲於灞上比丘今見存辛（一作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寳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

在何爲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麤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寃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之中白起項籍坑六十萬夫古今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慭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爲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逸世則不能濟何以爲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江而蝗避境猶皆心力横徹能使非道玄通况佛神力融起之氣冶籍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鴿矣而今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絶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貧寶而事廟像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命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别將來浩蕩爲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構此空法以脅異翼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輸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荅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爲一神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爲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横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替頑象傲皆化之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洚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生之俗斂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爲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况夫靈聖以神理爲類乎凡厥相與冥遘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内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苟殊

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映豈佛之偏隱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麤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籍二將豈將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

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於雞豚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蟱爲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述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邴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爲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已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已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竇嬰王陵宰牧之豪賢不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邪然則肫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廻翔小鳥之啁噍葛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刳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寃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燔菹羔雛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相與理緣於

飲血之世畋漁非可頓絶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殺以減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獺以爲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賞於釁鐘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撫鹿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爲衆戒之首萍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昔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修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釁先重雖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

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寃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追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曾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冶起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内耳又雖今則虎鴿昔或爲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殺融冶之奇安得妄作吹萬之死咸其自已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今悠隔傳巖遐岨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絶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於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絶則日損所情實漸于道苦力策觀傾資复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收不出盜跨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從

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道孰爲優乎頻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旣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羿之彀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旣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旣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之所奇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構嗚呼神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絶其胖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青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其毒大若知非聖賢之爲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歛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妄作哉若自茲已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照列於千載之後龍樹

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闍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羣公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遂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達寧皆失身於向所謂不肖者之誑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祇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曖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爲苦身離欲若是之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潛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

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夭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命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鮐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闋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爲甘臭腐於漏刺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踈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囂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爲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唯人羣匆匆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顚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

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爲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邪爲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不應不預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爲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儛德豈非感哉則佛爲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嶽猶有朝夕之禮秩望之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唯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遜志清遐而多循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憩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己也無窮中之爲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迴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麤之中潔己懷遠祇行於今以擬來業而邁至德

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壅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暄吹林必涼清水激濁澄石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處意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明信已往終將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硋明之盡矣發軫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逕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何幾而壯齒不居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亦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關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

之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癈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緣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齠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荅誠以荅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禀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餐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硋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硋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沴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嗃嗃婦子嘻嘻俄復淪爲惚恍人理曾何足恃是以過隙宜競賒誇冥化縱欲侈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蟲豸萬等皆殷鑒也爲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遂將作佛佛固言爾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畧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爲明后沒爲明神而

常王矣如來豈欺我哉非崇塔侈像容養濫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而覩近弊將橫以訴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尚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遂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表

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云爾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緹縈一言而霸業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沖天者今無陋鄙言以瞽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音釋

弘第二

蚌蛤（蚌步項切蛤古合切）縲紲（縲力追切紲先結切縲紲黑索也）遰（特計切遠也）爓（以贍切火光也）朏（敷尾切月未明也）汜（試里切濛汜日入處）蘄（渠衣切求也）隈（五灰切）偎（烏回切愛也倚也）憖（魚覲切傷也）瞰（苦暫切俯視也）咀（才與切）蚡（扶粉切）啁噍（啁竹包職流二切噍茲消啁噍聲謝也）獺（他達切捕魚獸也）罝（咨邪切兔罟）羿（胡計切人名）敦（古侯切張弩也）牉（音判得偶而合也）闕（丘月切）鮐（蕩來切鮐背謂老也）沴（力霽切妖氣也）嗃（虛交切叫呼也）緹（音提）

弘明集卷第三

梁釋僧祐撰

與宗居士書　宋何承天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以萬劫爲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冶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排擯賴蒙値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爲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荅何衡陽書　宗炳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遠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釋氏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爲取廓然唯空爲猶有神明邪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令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奕麤藝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不實邪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然甚矣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邪亦

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僞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已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癊之情陳苦僞篤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爲教本謂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

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與邪盍悟之者寡故不以爲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爲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爲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爲增躭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餐仰則躭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麤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淸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黑蝗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邪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爲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萬物以爲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眞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所過苗裔數不可量爲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爲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犍陀勒夷陀密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於道邃闕公則佛圖澄尸梨密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緜邈之心以成神通淸眞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

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荅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與丧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荅宗居士書（釋均善難）　何承天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荅周至及以爲茲理與丧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别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已任心無憶念且以形

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脩羅帳之益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大詭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荅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麤人

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荅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荅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荅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

有必空之實然則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事爲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荅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

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没於邪見理固天隔荅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眞智終年疲疫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荅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躭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荅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麤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荅曰謂麤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

萬由旬之影乎所滞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滞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眞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肸合以傷盡性之美荅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婬盜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網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豚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蒱寔之問爲勸化之本演君蒿之荅明來生之驗袪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耆陁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

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眞僞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與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笮融之賙行餧寧復有淸眞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舍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爲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申旦忘寢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爲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答何衡陽書

宗炳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辨覈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畧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表其故紏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誣以不滅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分以養父毋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爲合何道而云欲以矯誣過正以治外國剛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卽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禀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禀氣淸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淸和以踈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與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逮其師孫論之時以對勝流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謂與文秉等者自

可不後道邃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爲失言誠能儈貌天虛深識眞僞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邪白黑論未可以爲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眞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偎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

爲彼之麤者雖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滄眞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爲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瑶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卽色爲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

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麤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麤苟有識向萬劫不沒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況在神明理陰

寶積之益昇鐙王之座何爲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權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爲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卽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

郭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爲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尅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子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邪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爲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內修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爲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麤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璿玗琪之樹歍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爲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麤以信彼之精者也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歛衽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邪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誡縱復微薄亦足爲感感則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邪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爾邪輕以獨見傲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此備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邪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荅所製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書耳此書至便倚索荅殊不宻悉

宗炳白

荅宗居士書

何承天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況弱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逕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喻道論

晉孫綽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窞井者則恠遊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沖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部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羅刑婬爲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

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驄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翳桑之饑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餓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

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於蜫蟲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荅曰不然周孔卽佛佛卽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卽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毋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卽疏刓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

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荅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爲大謬諮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毋嚙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己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旣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頴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鯀放殛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慼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

冲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毁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毁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維縶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騖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絶淫聲口忘甘

苦意放休戚心去於累智中抱一載平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焜燿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廻天儛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縣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淸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鄰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於玆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芸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

天命者也

弘明集卷第三

音釋 弘第三

窞（徒敢切坎底也）翥（章恕切飛舉貌）憊（蒲拜切疲也）螫（施隻切蟲行毒也）刓（五丸切剬也）匍匐（匍薄胡切匐蒲北切匍匐盡力行也）碏（七各切人名）鯀（古本切禹父名）鶩（亾遇切馳也）毓（余六切養也）禴（以灼切祭也）眩（黃絹切惑也）焄（許云切香氣也）袨（黃絹切盛服也）讜（多朗切直言也）覈（下革切考也）糺（居黝切繚也）赭（章也切赤色也）磾（都奚切日磾人名）歃（所洽切歃也）能（奴來切能屬獸也）

弘明集卷第四

梁釋僧祐撰

達性論

何承天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禀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産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猴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

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釋達性論

宋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蘄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畧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

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隷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怏怏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超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爲心者或不劇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

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

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毋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纓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答顏光祿

何承天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己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逕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

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耻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鋻斧恬漠之想汩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蘖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隷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伊顏下麗寧喬札上附企望不惓以袪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已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已不殺取足市鄽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戸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鬼惚恍遊魂爲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

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説徒之所先恍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爲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挨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内慚璩子未暇有所諧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爲儔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啓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忘書往懐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爲優贍恐理位雜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耻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

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極者爲資扶其敬讓去其忮爭令鋻斧鑄刃利害寖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値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爲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珉隸彼甄聖智兩籍俱舉旨在於斯若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賾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

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爲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憯算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變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爲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虐宰遂跖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爲惠庸適恩止麛夘事法豺獺邪推此往也非唯自已不復委咎市鄽乎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餋神

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刲刳爲稟和之性燗淪爲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荅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荅有無未辨足下既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荅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

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爲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爲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葬鹵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過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今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于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各情遠猜德教故方罰

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耻丘亦耻之

重答顏光祿

何承天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願憑流颺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以重釋稽諮周明華辭博贍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

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竆博愛之量耻惡盡祐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耻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愼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刲刳爲稟和爛淪爲翼善夫禋

瘞薾粟宗社三牲膮膷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故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喬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

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折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傅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闡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擘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

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賔庖金石發華笙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以善其身殺雞爲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眞懽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違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見刊異世滕修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余欲無言

荅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爲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循受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畢象如羲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荅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恠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爲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荅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蹻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眞僞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荅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爲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荅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蹔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荅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荅又謂得生之理何嘗蹔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蹔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爲未類

荅曰謹爲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爲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釣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爲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爲動必有因聖人從爲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

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荅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爲問荅云未詳誰難或自忌前報

荅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膮膷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刲瀹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术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荅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嘗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

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爲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方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荅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旣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爲通說若以覈正爲支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荅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

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和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荅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爲譎怪則吾亦已矣

荅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卽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卽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

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畧之

荅曰且阿保傅愛愼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與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

爲不符之證義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遑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爲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并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歎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荅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爲通類矣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叡懞惽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廚見遺物近易貺故常芻豢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荅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詐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爲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卽爲體仁忘報而施便爲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荅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荅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高門吾伸彼釋此云慶周兆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爲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道言肆或不在此

荅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爲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勝辭棄之體仁和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擿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若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

皆當絕棄此又所不得安

荅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爲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畧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荅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並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亦具感報之説藻袞大裘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爲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荅曰蜀梁二叔也人騂脅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爲問欲以却編戸之疑没而不荅誠有望焉足下運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欸忘其煩貪復息心

弘明集卷第四

音釋

弘第四

賾（鋤陌切幽深也）麛（靡爲切獸子初生曰麛）𣯍（毗祭切衣也）荄（古來切根也）鑈（武移切鎌也）蘖（魚傑切肄生曰蘖）刲刳（刲傾畦切刳苦胡切刲刳割剖也）瀹（以灼切內肉湯中薄出之也）鹵（郎古切苟且也）颺（余亮切風飛物也）遯（徒困切隱也）膮（許堯切牛羹也）膷（許良切羊羹也）怵（辛聿切惕也）軼（夷質切突也）蹻跖（蹻居略切跖之石切蹻跖並人名）煦（香句切烝也）

弘明集卷第五

梁釋僧祐撰

更生論

宋羅含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爲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爲無彼不得化而爲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識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爲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無

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爲寤寐誠哉是言

與羅君章書

宋孫盛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爲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荅孫安國書

羅含

獲書文畧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頹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耋積悲忘言詠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神不滅論

宋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乎十世旣以周孔爲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麤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臟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爲一故所以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

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麤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邪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爲生爪髮非生之本也（南藏此下有生在本邪生之所本八字）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辨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麤妙異源俱以有爲分夫所以爲有則生爲其本旣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旣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旣無所寄安得不滅乎荅曰子之難辯則辨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贍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生所資因即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萬物之本

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邪其爲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旣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

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爲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兹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荅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爲罪爲是形邪爲是神邪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蹟矣荅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以爲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爲此形之用邪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邪

難曰神即形爲照形因神爲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爲形用三世周廻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末孰有在末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邪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荅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無涯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爲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爲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爲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爲悟而自末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

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夭無聞周孔之教自爲方内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冥靈乘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瞽瞍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矣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爲迂可不悟哉

新論形神（君山未聞釋氏之教至薪火之譬後之言者乃闇與之會於論形神已啟故有取焉爾）

晋桓譚

余甞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惔養性致壽數百歳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

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旁有麻燭而灺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後然其灺灺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爲之能潤澤内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供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道滅則膚餘幹長焉余甞夜坐飲内中然麻燭燭半壓欲滅卽自曰敕視見其皮有剝釳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絶絶故咨嗟憎惡以死爲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

以邀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爲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内稍出合於外若由外腠達於内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爇赤如水過渡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或爲炙或爲灺耳曷爲不可以喻哉余後與劉伯師夜爇脂火坐語燈中脂索而炷燋秃

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又爲言前爇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蹷纘余應曰人旣稟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蹷黨亦在天天或能爲他其肌骨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爲遲速矣欲燈燭自盡易以不能但促斂旁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爇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肌顏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或而冀獲盡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接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爲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并序）

晉釋慧遠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氷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荅（二家論各在本集）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佛之爲化雖誕

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體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荅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敘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伸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式詳覽焉

在家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爲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

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爲苑囿聲色爲遊觀躭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爲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畧叙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邪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

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爲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爲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荅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見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

帝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兹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形盡神不滅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禀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令本異則異氣數合合則同化亦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邪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

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羈死爲反眞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持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

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搆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爲受之於形邪爲受之於神邪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搆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畧於形敬今

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貽夫素餐之譏邪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資以糇糧錫以轝服不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邪謂其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

之心况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蟭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賔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晉元興三年歳次閼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釋慧遠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荅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荅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飾之基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爲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辨貴賤必存乎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己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

體理以邪正爲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求僉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微難辨袒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袒服篤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眞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尋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修之弗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斂麤之妙跡而衆談未喻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難袒服論

何鎮南

見荅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其吉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

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輿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內外有歸

答何鎮南　釋慧遠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麤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爲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跡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弗吝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匹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直有間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茲以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記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既順民性撫其自然今古

凶殊制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軫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徇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曰逆乎漸世之與遺俗猶存於此

明報應論（并問）　釋慧遠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

成身以爲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絶豈唯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旣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己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惑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答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旣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玆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爲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爲同體生

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劒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舞以盡神運干鏚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邪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而

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爲惑網之淵貪愛爲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爲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疑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絶於是甘寢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

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爲形聲報以罪福爲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卽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爲神宅此卽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邪無情邪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旣無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

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内外誠異渾爲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邪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禀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爲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讐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

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爲報應之對哉荅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爲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己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絶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

釋慧遠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爲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

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畧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涉大方以先悟爲著龜博綜内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絶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絶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

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畧而言之相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頓集或有棲遲衡門無悶於世以安步為輿優遊卒歲而時來無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于其閑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沖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夭年此皆立功立德之舛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各

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報舛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殃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令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荅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弘明集卷第五

音釋　弘第五

灺（徐也切燭燼也）腊（音昔乾肉）釳（許乞切）腠（千候切膚理也）爇（音熱燒也）蹷（居月切頞竭也）纘（作管切繼也）閼（於葛切甲曰閼逢）櫬（初覲切椑棺謂之櫬）

弘明集卷第六

梁釋僧祐撰

釋駮論（并序）

晉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束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象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絶羣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美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滌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眞素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羣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泯若薰蕕同篋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頴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

倫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巳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爲時宗仰儀容邕肅爲物軌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其栖託高遠而業尚鄙近至於營求孜伋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頤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強切勸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餚饍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

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象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眞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主人憮然有閒慨爾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子畧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爲身資一念之福終爲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爲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皦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怨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秕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爲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

牛癈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凶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犂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其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斑輪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眞可謂服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鵩梟食毋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遏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

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亦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己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爲煩穢其欲役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雀文賣藥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適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乏之恥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爲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

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曒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徵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綸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秕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頓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眞素畧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釁姬宗盡誅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虱

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逼股全解不亦濫乎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堠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嶮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粗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國

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厲非益謂何云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無業尚散誕莫名或博奕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魚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爲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潁專有傲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畧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襲商韓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卽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啟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

夫舍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會盡餚饍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

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狗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鴆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彌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淳風遐被震道網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羣儁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食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大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眞子之謂也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眞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能津梁積溺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震則感動大千膏澤甃灑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眞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稀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德包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莫覩其明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宮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眞過之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矐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

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性立理不爲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眞慧僕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論（道士有爲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南齊明僧紹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

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脇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眞典非穿鑿之書）正曰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靈無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脇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眞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

教而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眞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緜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乎無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爲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關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覩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蠹祇多不量見耻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沖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

異孰乖聖則雖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翦髮緇衣羣夷之服也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無本禮俗沿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顓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蹟矣水陸既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譬得無刷乎而刻船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伸孝敬三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

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正曰今以廢宗祀爲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孝敬三典在我爲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爲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奮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蠹粥於凡觀豈期本理於聖言邪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亾者壽不論無死聽說誣濫辭非而澤大道旣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謗慢欲以苟濟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識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爲宗不死爲主其練映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爲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爲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呪章劾咸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僞立言舛雜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眞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亂已甚矣

客旣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値其津今將更歷言其偶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止其分虛無爲本柔弱爲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而竢達不謀已以公爲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在調霞羽蛻精變窮靈此自繕積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弗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旣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賢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欲從末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無爲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著於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習成於素房而橫慕以妄易其爲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誠也爲其可爲而爲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爲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其理練僞歸眞神功

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神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遁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爲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敬議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祐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爲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爲於爲將乃滅習反流而遡天人矣過此已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玆

門論

南齊張融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與二何兩孔周剡山茨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䰟畱幾氣況鶩舟失柂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毋遽不縫不徙也欲使覗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爲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

難張長史門論（并問荅二首）

南齊周顒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慜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纍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聞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畧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

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鳬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旣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鳬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訟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誾誾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譴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

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旣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荅周顒書

張融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旣化極魂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搥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析旣赴所志今爲予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沇謌所以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旣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

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鳧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畫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旨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

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訟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誾誾從來何諍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鬭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譴於道

乎荅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賓聖宜本迹匪情急矧五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荅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

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重荅張長史書

周顒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溝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末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迮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徵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

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

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㢋每坐㢋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

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贍餘慮惟足下其眄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皃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荅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眞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卽在教跡謂之皃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

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諭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眞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沿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鬬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卽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

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詣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

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義本繼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在初番故畧其後文旨存義本

與顧道士書（折夷夏論）　謝鎮之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推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暐宮商有體玄致亹亹其可味乎吾不涯管昧竭闚幽宗苦不思探賾無階豪犧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聞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似均也未議翦華廢祀亦猶蟲諠鳥聒非所宜效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爲典老莊以棄教明筌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羣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羣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閻浮提也但

久迷生死隨染俗流暫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眞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洗濟惑無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其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詸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譜黃鍾邪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氈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呴允執萬之一音感異類

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無世飾之費削髮則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製去食則絶情想於嗜味此則爲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奧籍三藏四含此則爲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爲空幻故忘身以濟衆

道法以吾我爲眞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邪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有生爲大夢之主則思覺悟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絶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眞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疑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爲之或能濟物疑滯必不羽化卽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居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指蟲迹爲荅文餌螯乳爲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千峙並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效哉

重與顧道士書（并頌）　謝鎭之

謝鎭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棊奕敷佛彌過精旨踰昧夫飾櫝貿珍曜夜不售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舛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荅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爲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畧諸近要以標大歸然髻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譴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

以愛滯緣生羲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視胡越猶若禽獸又比蒙童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姚慾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邪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象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

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眞也形者俗也眞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眞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蓋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疎兩汲精疎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淸津幽暢誠規易準夫以規爲圓者易以手爲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邪道家經籍簡陋多生

穿鑿至如靈寶妙眞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淸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可效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遣有遣有爲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眞尚不能至今云道在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一作全）邪敬尋所辨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啓齒

頌曰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兮晢晢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天輪摘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卞和慟兮荆側豈偏尤兮楚厲良剏莨兮般若爲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音釋　弘第六

駮（此角切不純也）憮（文甫切悵也）婉孌（婉於阮切孌盧轉切婉孌美好貌）秕糠（秕補委切不成粟也糠苦岡切穀皮）愎（毗亦切剛愎自用也）騂（思營切姓赤色也）㙗壘（㙗烏蹄切壘力軌切㙗壘山名）嵦（苦亥切高爽也）鴆（直禁切毒鳥也）孱（士山切懦弱也）馗（渠爲切）翮（行華切鳥之勁羽也）迕（五故切違也）搉（音角揚搉也）斐（敷尾切文貌）亹（無匪切亹亹不倦也）雎（千余切鳥名）呴（音吼獸鳴也）笄（堅奚切簪也）櫛（側瑟切梳枇總名也）菌（巨隕切蕈也）妉（都含切樂也）晢（之列切明也）

弘明集卷第七

梁　釋　僧　祐　撰

難顧道士夷夏論（幷書）

宋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辨商二教條勸經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蠲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苦甘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擊異端遂起往反紛頻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淵明夷

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遽相牽拯令先布其懷未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暫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物自會而爲稱則名號以爲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爲正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爲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則謂之爲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教

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爲異政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爲逆旅兖冕豈足論哉所可爲嫌秖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辨耳今當之言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貫華則爲衮冕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徽容衣裳弗裁閉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者皆應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舍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犧已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已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寖頓君臣無章正教陵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衆生民黷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

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賔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眞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爲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厝非貶妄相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二賢推盪往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搢紳擊跽爲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罄折爲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爲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爲正眞何理鄙誚既虧畏聖之箴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爲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宣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緒難測豈爲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爲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顚倒不

類夫謙弱易回可以睒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若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爲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眞實敬同高唱覆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賾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爲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爲纖富不以振惡爲教褊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爲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勳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恩無不被梟鴆革心感無不制而云唯得虐受太爲淺畧將無意淪偏者不悟狹劣傳道邪披尋第目則先誡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石難持爲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畧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麤妙兩施繁約共有

典法細誡科禮等碎精麤橫生言乖乎實爲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刳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虐設溫嚴爲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諮求以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爲慢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爲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爲伸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代匠

諮顧道士夷夏論（并書）

宋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興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摯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肅桎東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皆望玆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翫理悵怏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爲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爲履眞之文徒知己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無殊

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斅沈潛緘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遥夜輒啓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沿理則輕汎無主轉憒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垂爲啓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擎跪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久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辨侯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邪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絶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犂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餼之具邪

論云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敬惠從和觸地而通是以損膳行道非徵凶之宅服冕素餐非養正之方屈伸之望可相絶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虗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唯照所惑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無生即無死無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邪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爲利用博猶精也豈麤人所能信精

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闢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爲達鑒所陶實未屈虛故爲鑽賞所業陶業有序者爲質昧邪爲待明邪若其質昧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

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心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脊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舩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傚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傚之誨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爲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今根惡則於理何破使其純善則於義何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列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邪若以此善異乎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諠鳥聒何足述傚疑曰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頓權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周全祇蹲虔跪孰曰非敬敬以伸

心孰曰非禮禮敬玄符如何徒捨舍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蚩禮董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捐理則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摩靜默非巧辨所追撿其言也彼我俱遣尋其旨也老釋無際俱遣則濡沫可遺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控蹴比類蟲鳥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權輿俶落亦古今代述以其無妨指錄故傳授世習若其非也則此未爲

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旣未能相是則均於相非想兹漢音流入彼國復受蟲諠之尤鳥聒之誚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莛楹可齊兩若兼除不其過乎夫義與淵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匠聊伸一往耳傾心遥佇遲聞後裁

駁顧道士夷夏論（幷書）

宋釋慧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昭如發蒙見辯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與毎研讀忘倦慰若甞草眞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指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爲獲寶聾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爲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爲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旣非老氏所創寧爲眞典庶更三思儻祛其惑

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

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述妖妄以廻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故爲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搢紳之飾罄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蓋大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僞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薄取亂之首也旣失無爲而尚有爲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永沈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吝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必之後失故迺剪髮玄服捐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泰伯無德孔父嘉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徵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以減江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淳無假禮教而能緝正弗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至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風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夫道弗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鑒

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爲異物而殊照風不爲殊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禀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爲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弗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寓異風豈有夷邪寧有夏邪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爲蚉蝱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蹀躞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蚉蝱之音也夷夏

之別斯旨何在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臺韻法晨宮禮拜懺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資民爲本君恃民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來談似爲空設又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久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彌齡積紀沈晦弗遷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鄽落公因

聖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貧犬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筭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所動磐石不爲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寒之不凋信矣夫婬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爲大道誰爲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東野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

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如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子死道將屆故謂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指西爲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爲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居斷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戒而無絕穀之訓矣是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蟒穴藏聖人何貴且

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濫乎故舜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常見者曰麟何類乎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如麟何邪荅云麟麏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欲見麟邪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已外非復眞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貿璞鄭子覩之而且退

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克允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矣故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文故人所以敷行誡籍顯著文教將爲愚瞽之故非爲賢哲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強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愍方便爲之將非虛邪學文邪慈柔虛受僕謂冝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爲眞典佩紫錄以爲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婬姣以爲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又有何患老氏以身爲大患吾子以軀爲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己未知此談以何爲辯又云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蟲諠鳥聒何足述效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爲辛而無羨於甜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爲臭而弗躭椒蘭猶吾子淪好淫僞窒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既不得謂之爲有亦不得謂之爲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筈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愼言乎而云蟲諠鳥聒意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妖婬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

志而已愚夫輒爲廻心姦儔盈室惡侶塡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羅苦之怨夫天道損盈鬼神福謙然後自招淪喪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宋釋僧愍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揚淵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其靈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促延任意若語其眞照也則忘慮而幽凝言絕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未塡慧陽之日未曜無明之雲未晴永冥之風未息

夜遊之迷未旋君旣解猶常品而山號居士乎貧道遥餐器量知君未堪斯據然此雖大法之淺號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天壇希嚮茲況而此所論者才無玩文之麗識無鑒幽之效照無寸光澤無露潤萬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內秉菍思獲心闇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佛合同或論深淺爲異或詤神邦優劣或毀清正賓實夫若李繁子而枝折欒大謬唱而受梟此皆是上世之成制後賢之遠匠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號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哲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爲貴佛用漏盡爲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琁璣竝應跡臨王城官跡遶闕細委重軒故放彼萬國誓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死次則集於天官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熈連故乃巨光遐照白日寢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羣仙悟機敢預有緣莫不雲會歸焉唯有周皇邊霸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竝

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緣旣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人乎聞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周孔莊老斯皆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邪便當五道羣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眞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弔於溟表南則極乎牢閭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羣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叵易眞法莫移正禮叵易故泰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眞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改緣整服故令裸壤䛐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䛐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

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無定應隨方異者泰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也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爲正佛以空空爲宗老以太虛爲奧佛以即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爲妙佛以講導爲精太虛爲奧故有中無無矣即事而淵故觸物斯奧矣自然而化故霄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升矣符章爲妙故道無靈神矣講導爲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無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路遐曠也霄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升故智士亡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爾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尠而穢佛經則弘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苫頂者莫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倒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姦狡之窮也斯則明闇已顯眞僞已彰君可整率匹侶徊涉清衢貧道雅德內顧同奉聖眞豈有惡乎想必不逆允於往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音釋（弘第七）

黷（徒谷切恩也蒙也）盪（徒朗切推盪也）餼（虛氣切牲腥曰餼）猩（音生能言獸也）蚩（赤脂切笑也）莞（胡管切小笑貌）靚（古候切見也）蹀躞（蹀徒協切躞悉協切蹀躞行貌）禘祫（禘徒計切祫胡夾切禘祫並祭名）姣（古巧切妖也）臭（尸救切惡氣也）尠（息淺切少也）苫（舒瞻切覆也）

弘明集卷第八

梁 釋 僧祐 撰

辯惑論（并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聲華緣想增靄奚識明政由淳風漓薄使衆魔紛競矣若矯詐謀榮必行五逆威強導蒙必施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水仙之厄西夷載鬼卒之名閩藪畱種民之穢漢葉感思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歇攬地沙草寧數其罪涓流末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辭詭蔽三寶老鬼民等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燼河雒之渣滲淪湑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鏡未然照迷童於互鄉顯妙趣於塵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能攄寫

禁經上價一逆

夫言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崙菩薩慈悲等照震電光於炎塗殄魔賊於險澤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海聞道諸經製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哉道化空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

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遠冥雲波祈候通仙影響無陳夫閉心袪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嗑齒者乎

妄稱眞道二逆

夫質懋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蕮花之氣雖保此爲眞而未能無終況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爲蟒蛇所噏子衡奔尋無處畏負清議之報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

迹生麋鵠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尅期發之到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蟻集閩外雲臺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享九幽方夜銜入夂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辰華爾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竊抽遊胥鶴直衝虛空民獠愚戇僉言登仙販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氣釋罪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眞羣斯班姓妄造黃書呪癩無端以伏輕誚（呪曰天道畢三五成日月俱出窈窈入冥冥氣入眞氣通神氣布道氣行）

（姦邪鬼賊皆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有謀圖我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冥醮錄男女媟合尊卑無別吳陸脩靜復勤勤行此）乃開命門抱眞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勢用消灾散禍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爲道魑魅亂俗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佚蕩滋甚士女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消況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門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無忠貞之節死有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檢鏡斯輩物我端清莫負冥詔

俠道作亂四逆

夫冥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嶽德輕風露如黃

巾等翕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神祇不佐爲野麋所突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以民賤之輕欲圖帝貴之重作雲響於幽賓發妄想於空玄水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撲羣妖不勞浹辰含識懷懽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皇務依明德道無眞體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此頑嚚寧非陋僻又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擔沙石長作道鬼夫

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祭酒横費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後判者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眼之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急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實爲五逆

畏鬼帶符妖法之極一

夫眞心履順者妖忤華其氣是以至聖高賢無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卧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使然哉其經辭致誇慢鬼辨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硍屐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圊廁（如郭景純亦云仙流登圊度厄竟不免災）愚癡顚倒豈識儀節聞其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悚紫標孫恩孤虛並矯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困魔蟒又塗炭齋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故制斯法乃驢騾泥中黃鹵泥面擿頭懸柳埏埴使熟此法指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寶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

猶涅挾額懸縻而已癡僻之極李勿言道

解厨纂門不仁之極三

夫開闔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厨矜身與食懷咜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民夷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稱美也又道姑道男冠女官道父道母神君種民此是合氣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性都功祭酒此是荒時撫化名也又貧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禕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秣陵縣民王靈期作也又道士蟻賊制酒米賊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都講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依世制此名也又天公地公及稱臣妾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道紫道鬼神師若仙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膠東欒大拜五利將軍雖有茅土而無臣節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酣進過常遂致醟逸醜聲遐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魯聞之憤恥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令酒限三升漢末已來謂爲制酒至王靈期削除疊目先王道民並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爲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四

夫質危秋蔕命薄春冰業風吹蕩蓬廻化境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爲行尸迷徒湫學不識大方至有疾病衰禍妄甚妖祟之原淵鬼鸝以爲災渡危厄於遐川詹釣星於懸溜雪丹章於華山乃蹙蟁眉貌

誒訴冥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光歸逝者故然空喪辭貨斯實祭酒規巾幘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爲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淈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羣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孝願未來勿尚迷言使天堂無輟食之思永河靜災念之聲

輕作寒暑兇佞之極六

夫淵默心口者萬行之眞德而塵界衆生率無慈愛媿兇邪佞符章競作懸門貼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經有舊準死入鐵鉗火獄生出鴟鴞瘖瘂精骸惛朽淪離永劫誰知斯乎老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者甘聞故畧致言牽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卽與大化同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備照聲曲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滅惑論

梁劉勰

惑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辨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畧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詺死爲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滅惑論曰二教眞僞煥然易辨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誑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練眞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僞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廼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僞可知假使形翻無際神暗鳶飛戾天寧免爲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髡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爲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斷髮

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内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況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準以兩賢無鈌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僞興造無費苦尅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減損況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絶由此爲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辨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一作詘）　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絶寧此之由宗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準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絶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内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弘孝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鑒燭人世過駟馬於格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辨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權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沿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弗修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眞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髠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絶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誡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誡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絶之何可得從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

二故名教有二搢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胄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胄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毋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羣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胄冠胄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詺爲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爲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禕後改爲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爲桑門僧禕又改爲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爲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周頌允塞宴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束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麤獷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無窮者矣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況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凶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獫狁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滑爲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葢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忽之爲是佛教未出若是

佛教未出則爲邪僞不復云云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麤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已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羲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書符湯武抒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授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邪何以奉佛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眞境本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爲始進慧以十地爲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麤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

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固能拯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法則眞僞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爲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爲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若乃神仙小道名爲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僞託遂滋張陵米賊述記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與令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爲妙猶不足筭況效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知邪貪壽忌夭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羣生共愛故寶惜洟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姦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比屋歸宗是

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士女運迍則蠍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妙上清金容妙相何美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孰與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鐘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脣齒校以形迹精麤已懸覈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麤笑精以偽謗真是瞽對離朱曰我明也

釋三破論（十九條○本論道士假張融作）

釋僧順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叵以生爲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者無爲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廻五道何由聞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舂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得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號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爲累最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煖則發於驕奢是以厲婦夕產忽求火照唯恐似己復更爲厲凡夫之種若厲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厲就佛爲樂爲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哉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爲上稱其嚴也剪落爲難所以就剃除而歎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卽彼無爲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衰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朞非恩之薄所後頻伸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愛我而厚其側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旨相爲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毋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槩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令之言以太皇爲臣魏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爲浮圖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泛海儵來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爲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無懸德仲雍剪髮文身從容致化遺子今日必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爲聖人內

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爲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與爲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爲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爲教本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旃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輿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殊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雖負佛經流布關輔詮以眞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無爲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爲服凶胡今中國人士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蚑行喙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脣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逾美眞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

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沙法所沾固助俗爲化不待形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誥勅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説）

論云入家破家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擿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叩地不問親踈親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釋曰夫身之爲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爲糞土釋迦以三界爲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華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爲樂流俗之

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尅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眞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謂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翦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似不近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畧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子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釋曰噫唉何子之

難喻邪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胷懷濬爾無寄塵垢何能攖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或頭陀林野委身餧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兆百福於未萌濟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子所得聞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稱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

尺矣何多口之爲累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釋曰無緣即是緣無緣生有緣即是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邪世有閫門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閫門頓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于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爲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

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但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太極剖判之初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已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在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道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漠無爲而作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爲東西跳梁不避高下邪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撓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爲用得其理也則於道爲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金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爲生散而爲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

住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眞辱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溺之道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之八

音釋弘第八

緦（乎頰切人名）雒（盧各切與洛同）渣（側加切）糝（桑感切米粒和羹也）嗑（胡閤切合也）蕩（徒浪切）噏（許及切呷也）獠（魯晧切）骨（姑沒切苦也）戇（張降切愚也）觥（古橫切）瞢（武亘切不明也）硠（力宕切）圊（七情切廁也）氐（都奚切戎室）擿（直涉切投也）埏埴（埏式連切埴常職切埏埴和土也）闉（於眞切城內曲重門也）哤（莫江切）醟（于平切淫醟也）湫（子了切偪仄也）祟（雖遂切神禍也）謑詬（謑胡禮切詬許遘切怒言也）糈（私呂切祀人米也）滈（胡了切流貌）鶂（[illegible]）詺（[illegible]正切辨別物名也）髡（若昆切鬄髮也）禕（雨非切）玁狁（[illegible]）儵（式竹切與倏同）蚑（詰利切蟲行貌）挻（丑連切引也）唉（於[illegible]歎[illegible]）

弘明集卷第九

梁釋僧祐撰

立神明成佛義記（并沈績序注）

梁武帝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絶言心數理妙柱史文所未說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禀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構義橫流徽叙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栖心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疾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語逹流預同撫覿萬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澈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辨故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踴躍尚賞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已者也敢以膚受謹爲注釋豈伊錐管用窺天奧庶幾固惑所以

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臣績曰夫愚心闇識必發大明明不欻起起必由行行不自修修必由信信者憑師伏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爲本四信以不違爲宗宗信既立萬善自行行善造果謂之行也）信立由乎正解（臣績曰夫邪正不辨將何取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解正則外邪莫擾（臣績曰信一心者則萬邪滅矣是知內懷正見則外邪莫動也）信立則內識無疑（臣績曰識者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識體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臣績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旨顯乎下句也）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爲精精神必歸妙果（臣績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曰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理皆明明於衆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神涉行未滿故之不免遷變）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臣績曰剎那是天竺國音遲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寧有住乎故淨名數曰比丘即時生老滅矣）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論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矣）經云心爲正因終成佛果（臣績曰略語佛因其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斷明矣）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爲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臣績曰陶汰塵穢本識則明明闇相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變之謂）

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臣績曰神明本暗即故以無明爲因）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臣績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知明審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辨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既謂無明則義在心矣）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臣績曰明爲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塵故內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謂無明因斯致稱豈旨空也哉）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臣績曰既有其體便有其用語用非體論體非用用有興廢體無生滅者也）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臣績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能精何者夫體之與用不離不即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非體故云不即見其不離而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臣績曰無明係以住地蓋是斥其迷體而抱惑之徒未曾論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臣績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係而惑者見其類續爲一故舉大善惡相續之迷）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闇心莫改（臣績曰未嘗以善惡生滅虧其本也）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爲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爲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臣績曰若善惡互起豈謂俱乎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旨故舉此要文以曉羣惑）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臣績曰生滅由於本業非現境使之然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爾也）而心爲其本未曾異矣（臣績曰雖復用由不同其

（體莫異）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臣績曰成佛皎然狀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用而無本則滅而不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難神滅論（并序○本論范縝作）

梁蕭琛

內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爲之宗廟則以爲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爲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辨其

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興毀區別則予剋敵得儁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荅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荅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辨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爲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爲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

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勸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倮歌可吳入郢晉小臣夢負公登天而負公出諸廁之類是也）或理所不容（呂錡夢射月中之兔吳后夢腸出繞閶門之類是也）或先覺未兆（呂姜夢天名其子曰虞魯人夢衆君子謀欲亡曹之類是也）或假借象類（蔡茂夢禾失爲秩王濬夢三刀爲州之類是也）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越人夢騎之類是也）或乍驗乍否（殷宗夢得傅說漢文夢獲鄧通驗也否事衆多不復具載）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覿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鍔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刃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邪刃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咎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彫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

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辨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蜫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辯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邪荅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荅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荅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荅曰人體

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痒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荅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荅曰是也

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荅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邪荅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荅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即神全體傷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趾兵略愈

明膚浮解腕儒道方謐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檽映月主人端居中霤以牧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又云心爲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區分毎絕常品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虞帝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鶡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立旦殊姿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驊騮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渝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

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琨玉鶡鳳不得爲喻今琨自名琨玉實名玉鶡號鷄鶡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貌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琨玉二名唯覩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臯陶馬口非真聖神人於凡器遂乃託于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爲一理絶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産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既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嚚瞍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氣邪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别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近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

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趣僧破産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邪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不關周給立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虚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横衣廢俎豆列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絶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宄佛勝頌聲尚權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知陶甄禀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畧言今指辨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

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賸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務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弗眄祭祀廢而弗修良緡碎於剎上丹金縻于塔下而謂爲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

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檝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親下虐儕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青掩德蔑而棄之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雋禽以養點而皆同趣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誡也若能鑿彼流宕釁不在佛觀此禍福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難神滅論（并啓）

曹思文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爲用死則形留而神逝

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然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爲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亡而

神滅者也

論曰問者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渝薄之意也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既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聖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

孝子之心厲渝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爲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瓜祭祀其祖禰也記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禮也欺僞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爲賓主遂有三十餘條思文不惟闇蔽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此傾其根本謹冐上聞但思文情用淺匱懼不能徵折詭經仰黷天照伏追震悸謹啓

詔答所難二條當別詳覽也

答曹舍人（并啓詔）　梁范縝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即也答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蛩駏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邪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既云耳聽鈞天

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厦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所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廢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無事邪（曹以爲生則合而爲用則痛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也）

難曰其寐也䰟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荅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蝴蝶是眞作飛蟲邪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轅輈或夢爲馬則入人跨下明旦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又膓繞閶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匹婦近入懷神夢幻虛假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眞登閶闔邪外弟蕭琛亦以夢爲文句甚悉想就取視也

難曰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䰟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荅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禀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邪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荅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墠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照於上風俗淳于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邪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荅邪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爲教何達孝子之心厲渝薄之意哉荅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

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弑君非邪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邪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荅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周邪

思文啓始得范縝荅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衡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析其鋒鋭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詔荅具一二縝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畧成可息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論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蛩駏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又伸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不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邪難曰蛩蛩駏驉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蛩非驉也驉非蛩也今滅蛩蛩而駏驉不死斬駏驉而蛩蛩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以爲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爲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則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蛩駏相資是也今刃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刃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今引

一物之二名以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氂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伸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今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代紂非弑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値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稷以配天假文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黃而郊嚳祖顓而宗堯既淳風

未殄時非權假而令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傾其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費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荅者曾不慧解唯云亍假通而自釋請重言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淚也又許稷之配天是指無以爲有也宣尼云亡而爲有虛而爲盈斯爻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棄用此風以扇也茲化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何哉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諮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

音釋　弘第九

縝（章忍切）齮（魚綺切）螭（丑支切似蛟無角者）鍔（五各切鋒也）臏刖（臏婢忍切人名刖魚厥切斷足也）檽（郎丁切痻問窓隔也）霤（力救切中庭）稌（他魯切稻也）宄（居洧切在內爲宄）瞀（莫遘切無識也）眄（莫見切視也）訐（居竭切發人陰私也）宕（徒浪切放也）窆（陂驗切下棺也）悸（其季切心動也）蛩駏（蛩渠容切駏其呂切蛩駏並獸名）黔（巨鹽切黑髮之坻也）祧（吐凋切遠廟爲祧）墠（特戰切除地曰墠）嚳（苦沃切帝嚳高辛氏）

弘明集卷第十

梁　釋　僧　祐　撰

敕荅臣下神滅論　　梁武帝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痏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甃之鼃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

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惟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齊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與王公朝貴書（并六十二人荅）　　梁釋法雲

主人荅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昬主上凝天照本襲道赴機垂荅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禮既彰桀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協波崙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弘讚也釋法雲呈

荅　　臨川王宏

得所送敕荅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於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遲近寫對更具披析蕭宏和南

荅　　建安王偉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天識昭遠聖情淵察伏覽玄微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篤顧蕭偉和南

荅　　長沙王淵

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邈可以筌蹄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

戢眷良深蕭淵業和南

荅　　梁沈約

神本不滅久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出亦蒙敕荅臣下一本權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卽彼論微歷疑叢比展具以呈也沈約呈

荅　　范岫

岫和南伏見詔旨所荅臣下審神滅論敷照淵深動鑒機初敷引外典弘玆内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

使四海禀仰十方讃抃異見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誦寤寐書紳惠以逮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

答　　王瑩

辱告伏覽敕旨神不滅義睿思機深天情雲發標理明例渙若氷消指事造言赫如日照用啓蒙愚載移瞽蔽凡厥含識莫不抃佩謹以書紳奉之没齒弟子王瑩和南

答　　王志

辱告伏覽敕答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發蒙弟子夙奉釋教綠服舊聞有自來矣非惟雷同遠大贊

激天旨而已且垂答二解厭伏心靈藻燭聞見更不知何以闡揚玄猷光彰聖迹且得罔象不溷於眞內外無紛如之滞寔懷嘉抃猥惠來示佩眷唯深王志和南

答　　袁昂

辱告并伏見敕答臣下審神滅論奉讀循環頓醒昏縛夫識神冥漠其理難窮粤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諸骸內尚日用不知況乎幽昧理歸惑解仰尋聖典既顯言不無但應宗教歸依其有就有談有猶未能盡性遂於不無論無斯可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鑒絶倫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之旨兼引喻二證方見神在皦然求之三世不滅之理彌著可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者也方使衆惑塵開羣迷反路伏誦無斁舞蹈不勝弟子袁昂和南

答　　蕭昺

辱告并伏見詔答臣下審神滅論夫三世雖明一乘教遠或有偏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索微疑神繫表窮理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辨析辭旨典奧豈直羣生靡惑實亦闡提卽曉方宣揚四海垂範來世惠使聞見唯深佩服孤子蕭昺頓首和南

答　　徐勉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麤蒙垂示辱告重送伏加研讀窮理盡寂精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詳求三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斑之未悟惠示承眷至弟子徐勉和南

答　　陸杲

杲和南伏覽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從無住本在默阻思伏加來藏窅絶難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執宣遂廣然滅之難傳疑衆談踳淪曠惣宸聰天縱聖照生知了根隊藥隨方運便遂乃辨禮矯枉指孝示

隅良由迷發俗學使俗以洗況道惑資外文即就外以明內任言出以出奇因所據理固以城塹三世負荷羣生現在破闇當來摑網一牘之間于何不利片言之益豈可覶縷王因曩慶至德同時預奉餘論頂戴踊躍惠示不遺深抱篤念陸杲和南

荅　蕭琛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敕旨所荅臣下審神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緣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撝自壞誦讀藻抃頂戴不勝家弟闇短招愆今在北理公私煎懼情慮震越無以仰讚洪謨對揚精義奉化聞道伏用竦怍眷奬覃示銘佩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荅　王彬王緘

辱告伏見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思淵凝天理孤絕辯三世則釋義明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鑽鑿之路杜異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淪正峰長峻弟子伏膺至道預奉天則喜躍之心寧復恒準王彬緘頓首和南

荅　陸煦

猥辱逮告伏見至尊荅臣下審神滅論俯仰腠拜裵徊空首竊聞聖惟一揆唐虞未有前言知幾其神今

日獨奉粱詔道載則萬有擠其淪迷德壽則九服揚其照筮方旨振民育德百年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古咸其折伏法師智深決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通敏承神之神誥克陸煦和南

荅　徐緄

緄和南辱告非逮示敕荅神滅論伏覽淵旨瞬心蕩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其宗非夫至睿焉能導其極皇上窮神體寂鑒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感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長昏倏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屬鹿苑之潛功澍法流於日用鴻名永播懋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弟子歸向早深倍兼抃悅輒奉以周旋弗敢云墜但蠡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緄和南

荅　王暕

枉告并奉覽敕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旨玄照啓牖羣蒙義顯幽微理宣寂眛夫經述故身之義繫敘遊魂之談愚淺所辯詳已爲非滅況復睿思弘遠盡理窮微引文證典渙然氷釋肉眼之人虔恭廻向惑累之衆悛改浮心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淵教欣蹈罔

已王暕和南

荅　柳惲

辱告惠示敕所荅臣下神滅論夫指歸無二宗致本一續故不斷釋訓之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半伏奉淵旨照若發蒙顧會玄趣窮神知寂測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闕疑從春氷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而俱開祇誦環徊永用懸解存及之顧良以悲戢弟子柳惲頓首白

荅　柳憕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淵旨沖邈理窮幾奥竊以修因趣果神無兩識由道得滅佛惟一性敎人示民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而楊墨紛綸徒然穿鑿疑滯逐往將掩名教聖情玄覽理證無間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引同歸實假雙祛朗然無礙伏奉循環疑吝俱盡來告存及悲抱唯深柳憕頓首白

荅　王茂

茂和南辱告伏見敕旨荅神滅論頂戴欣懽不及抃舞神理悠曠雖非建言所極列聖遺文炳然昭著莫不撫柾虔襟式遵彝典豈可妄陳虛矯厚誣前誥謂來緣之不期棄享鷹之至禮迷路茫茫歸塗靡薄苦空一到有悔無追主上含明體聖妙窮眞假發義照辭舟航淪溺豈惟天人讚仰信亦諸佛廻光弟子夙昔棲心本憑淨土數延休幸預逢昌世方當積累來因永陶慈誘藻悅之誠非止今日未獲祇敘常深翹眷此故循請此白無伸王茂和南

荅　庾詠

辱告惠示至尊荅臣下神滅論伏覽未周煙雲再廓竊惟蠕動有知草木無識神滅瞽論欲以有知同此

無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之可悲自非德合天地均大域中屬反流之日値歆化之幾則二諦之言無以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生方淪六道研校孔釋共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見日至言與秋陽同朗羣疑與春氷俱釋雖發論弘道德感沖襟而預聞訓誘俯欣前業法師服膺法門深同此慶謹當讚味吟誦始終無斁弟子庾詠和南

荅　蕭昂

辱告宣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析使惑者渙然神之不滅著於通誥理既渺默故致有迷主上識

照知來鑒踰藏往摘機外之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引禮經取驗虛實孝敬之道於此方弘孤子蕭昺頓首和南

荅　　　　　　庾曇隆

辱告伏見主上荅臣下審神滅論昏蒙啓悟煥爾照朗夫至理虛寂道趣空微上聖極智乃當窮其妙實步浮生自不辨深達玄淵如聞立論者經典垂訓旨是教跡至於在佛胡書詭恠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斷仰勞聖思爲臣下剖釋羣情豈不欣讚銘挹明旨抱用始終法師曲誨彌增慙戢弟子庾曇隆和南

荅　　　　　　蕭靡

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悅主上凝神天縱將聖多能文與不刊辭溢繫表義證周經孝治之情爰著旨該釋典大慈之心彌篤謹置之座隅陳之机枕寢興鑽閱永用書紳班示不遺戢眷良厚弟子蕭靡和南

荅　　　　　　王僧儒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荅羣臣仰諮神滅論伏覽循環載深鑽奉發蒙祛蔽朗若披雲竊以事蘊難形非聖莫闡理寂區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繫表思越機前豈能燭此微言若開金石洞兹妙境曾靡榛蹊踰之以必薦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遥轍專謬者無永沈於惑海頂奉淵謩孰不懽肅裁此酬白不申繫舞王僧孺呈

荅　　　　　　王揖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夫昊蒼玄默本絕言議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之教㳂事降設矜局蛙於井谷哀危螅於寸陰思發神衷言微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凝神杳翳一理能貫墳典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

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同兹而隆信足以警誡重昏儀範百代所謂聖謩揚揚嘉言孔章者也弟子既慙辨理彌懵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須覩妙藻式抃下陳永佩聖則弟子王揖和南

荅　　　　　　王泰

一日曲蒙讌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逕侹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垂示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祛懞惑弟子王泰頓首和南

荅　　　　　　蔡僔

辱告奉宣敕旨答諸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難該辨雖復前聖眷言後英猶惑敵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陵萬古而擢奇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載深抃躍謹以書紳永袪迷滯蔡僔和南

答　王仲欣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答臣下神滅論伏讀淵麗抃不勝躍皇帝敵性自天機神獨遠五禮外照三明內映金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瓚既陳則孝隆七廟開慧日於清漢垂法雲於大千如在之義重闡茲晨常住之明永證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棲心法門崇信大典舞蹈之誠獨深凫藻王仲欣和南

答　沈績

弟子績和南垂示敕答臣下神滅論伏深欣躍弟子竊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其識識須其位周易所稱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備其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眞化殆將淪沒令天子以仁聖盛明據至尊之位蓋層山可以衆煦飄其和不可移也鍾鼓可以雜㹠亂其鳴不可聞也將使惵惵黔首濟其長夜自非德合天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虛風既聞之矣然而燕雀之集猶或相昬飛蓬之門尚自交構聖旨爰降辭高理愜敦以人天之善誡以莫大之刑一言作訓內外俱闡夫以孺子入井凡民猶或傷之況乃聖慈御物必以隱惻爲心邪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至於神享機外志存弘化魍魎摧其頰舌焉足道哉神牘天貴本非窺觀遂能存示用慰寡德弟子沈績和南

答　司馬筠

辱告并垂示敕答臣下審神滅義伏讀周流式歌且舞夫識慮沈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追凡情不能測外聖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談故涉孔父其尚昬經姬公其未曙而碌碌之徒忘理信目錐畫管窺異見鋒起苟徇離賢之名遂迷霜露之實愚惑到此深可矜傷我皇道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以盡始終之奧忌犢紫之妨薰朱器雉珉之亂鳳玉爰發聖衷降茲雅義信之以光揚妙覺拯厥沈泥近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本實使異學剪其邪心四方篤其羨慕謬以多幸預奉陶均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通曲被佩荷彌深司馬筠呈

答　沈緄

緄和南弟子竊以爲交求之道必取與爲濟至於瀆蒙不告則空致憧憧儵魚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絕諮受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闇識因果循循局誠冀履霜不退堅氷可至耳而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疾雖未升堂遂招以法流杜夷云召渴馬於滮泉不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答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用忘疲寢構斯法棟導彼迷流天屬既伸三世又辯鬼神情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實廣廣孰能知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鈎深旨超繫表蒙情易駘悉能是空銘末示終愧鑽仰弟子沈緄和南

答　王緝

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一冥默歷聖未傳宣尼猶稱不言莊生空構其語求之方策歎昧交深謬覩今論天思淵發妙旨凝深至理既弘孝機兼極信足韜超萬古照燭來今弟子生屬昌辰預覩聖藻既氷渙於懷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和孰不鑽仰矧伊蒙蔽激扑寔深王緝和南

答　韋叡

至理虛寂冥晦難辯言有以無言無實有妙於老談精於釋教辭炳金書文稽玉牒者由來尚矣主上道

括宇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無之要已覽遂垂以明論詶折臣下導誘既深訓義方洽凡在有心孰不慶幸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吝雲消特兼懽抃法師果深昔緣因會今法離五慾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復得預聞德者彌足欣讚惠告沾及戢佩寔深韋叡和南

答　謝綽

綽和南辱告蒙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覽淵謨用清魂府既排短說實啓羣疑竊惟人生最靈神用不極上則知來藏往次乃鄰庶入幾以此觀之理無可滅是以巨儒伸其祀事大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祛滯況復天誨諄諄引諭彌博弘貲始於黔黎導識業於精爽固令開蒙出障坐測重玄異端既絕正路斯反論者憖其壘守范氏悟其膏肓預在有識孰不擊讚但弟子徒懷遊聖終慚管窺頂奉戴躍永懽廕誘謝綽和南

答　范孝才

弟子孝才和南辱告逮示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彭生豕立名現齊公元伯纓垂事高漢史且斬籌爲喻義在必存神之不滅法俗同貫欲滅其神內外

成失所謂管闚穹極寧辨西東蠡度滄溟安知髣髴天旨弘深慇懃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經教增隆實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曲垂頒及銘玆訓誘方溢寸心弟子范孝才和南

荅　王琳

辱告惠示至尊荅臣下審神滅論謹罄庸管恭覽聖製聲溢金石理洞淵泉義貫六爻言該三世足使僻學知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澤復得傾耳天土拭目神藻息抃之誠良無紀極猥惠頒逮銘躍唯重弟子王琳荅

荅　何炯

炯和南辱所賜書并垂示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神其如在求前王而未測任常任其不移從伏膺而曉鑽仰淵秘渙爾冰開故知輪轉無際不由一道參差動應本自因時今澆流已息無明將啓物有其機教唯斯發篤孝治之義明資敬之旨預有靈識誰不知慶豈炎昊所得爭衡非軒虞所能競美蕩蕩至德寔或可名昭然大道於斯爲極何炯和南

荅　王錡

錡和南辱告垂示上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倏然有見禮典之格言今則不滅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虛玄神功疑靜自非體道者豈能默領其宗不有知機者無由冥應其會聖主迹同萬機心遊七淨哀愍羣生嫗煦庶物滌彼盍纏勗以解慧袪其蒙惑濟之仁壽信大哉爲君善於智度者也弟子世奉法言家傳道訓而學淺行踈封累猶軫既得餐稟聖教預聞弘誘一音得解萬善可偕抃躍之情無以譬說弟子王錡和南

荅　孫挹

辱告惠示救荅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

夫江海淵曠非井蛙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能干故一毛不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斯登聖后體蘊三儀德兼三代撫靈機而總極秉上智以調民發號施令則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五帝以比蹤超萬劫其方永猶復震金聲於指掌降妙思以發蒙理既仰而方深趣彌鑽而踰遠均寶珠於無價齊蓮華之不塵孝敬被乎羣黎訓範侔於先聖蚑行喘息同識斯懽翾飛蠕動共陶玆慶班告末臨用深榮荷謹頂受書紳永啓庸惑弟子孫挹和南

荅　蕭眕素

辱告并伏見敕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絶曠劫多幸猥斑妙訓接足頂受歡敬載懷竊謂神道寂寞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葦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慧雲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使兩諦八解獨闕皇言九部三藏偏蕪國學嗚呼可爲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樓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弭故使羣疑異學習以成見若不稟於先覺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

宮并闡至德與實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眞道卽孝享以弘覺性照此困蒙拔茲疑網雖復牟尼之柔軟巧說孔文之博約善誘曷以喻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運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戒香於鳳闈藻覺花於宸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也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慙吝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寒甫爾心慮惛悖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至教也弟子蕭眕素頓首和南

答　　伏暅

猥垂斑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旨頓袪羣疑天情獨照妙鑒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見亦竊懷佳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敵理弘讚聖言方使二教同歸眞俗一致預得餐沐誨誘陶染至化抃擊下風實兼舞蹈遲比諮覿乃盡襟誠臨白欣佩不知裁述伏暅呈

答　　賀瑒

辱告垂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味循環

故知妙蘊機初事隔凡識神凝繫表義絶庸情皇上叡覽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聖以導未曉標二事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彌暢崛山粹典卽此重彰洙水清教於茲再朗譬諸日月無得踰焉弟子雖冥煩多蔽謬奉格言研求妙趣猶知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光闡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瑒呈

答　　劉洽

辱告奉覩敕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仰瞻玄談文貫韶夏義測爻繫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

正教垂之方簡希夷卓爾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毫髮兼通內外之塗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兹至德思與神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以爲珮泠乎既入照若發蒙比故修詣共伸講復也

弟子劉洽頓首呈

荅　嚴植之

辱告伏見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麤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庸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騖一異競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之論斯庫實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教明詔爰

發朗若披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幽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慧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懽欣充遍身識猥惠存勗荷眷唯深嚴植之呈

荅　曹思文

辱送敕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中書遂迷滯若斯良爲可慨聖上深懼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詔此旨一行雖復愚暗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子近聊就周孔以爲難今附相簡願惠爲一覽之折其詭經不尋故束展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荅　謝舉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語曰萬物紛糺則懸諸天象立言淆舛則折乎聖理昭昭自古事蔚在兹伏尋敕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孰識綸幽至極盡性窮神愍斯六蔽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亂道拯經行於夷路旨肆而隱義宛而彰博約載弘廣大悉備一音半偈顯兹悟拔慧日心水蕩此塵迷俾宗輿有歸教思攸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疑繫表於繩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含孕三藏冠冕七籍而

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側承格誘沐泳歡擊奉以書紳謝舉和南

荅　馬元和

辱告須示敕旨垂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標機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唯仁是極故衆教裒徊理詣於惇善羣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絕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闡道歸一萬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滅之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摘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無一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即理理實可依且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禮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寶不同降淸神滅之爲論妨政寔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悌者無親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懵於至道濫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厝弟子馬元和和南

答　　王靖

垂示聖旨荅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巖廓遊心萬古居無棄日道勝唯機爰訪羣下恢弘孝義膺

藻淵玄理深樞極自非聰明徇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唯理測寂衷亦乃義切臣子含和飮憓之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江淮孤生不學無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繼憶舊文豈伊髣髴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旦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祭義而談尤爲顯據若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便應有神理且炳然豈容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至澤旣涉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

答　　陸倕陸任

辱告惠示至尊所荅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徒轍亂旗靡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遙聖上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鉤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因蒙均斯氷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沾竊恩紀纓冕則天之朝飡捉稽古之論贊幸之誠獨知踊躍猥頒告逮謹用書紳陸倕呈

答　　王僧恕

辱告惠示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奉戴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古知十之談每會起予之冨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消邪弟子學慙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猷妙範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循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恐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木爲籌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逐滅元

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口丘尼所說彌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以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尚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識周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與霈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閻浮執惑豁然洗滯況復搢紳之士爲益因其弘哉弟子餐道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斑逮神藻使得預沐清風頂戴懽舞無以自譬戢銘兼深彌其多矣弟子王僧恕頓首和南

答　明山賓

辱告惠示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寄允在明德想弘宣妙旨無復遺蘊邪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年心惑三世謂形皃既亡神冤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

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哲稱其鬼不神爲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彰彰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搢紳之所抑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眞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況像法也流而無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染神翰弘奬至教啓悟重昏令夫學者永袪疑惑眷逮不遺使得預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戢

明山賓和南

答　庾黔婁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尚書云若尒三王有太子之責左傳云鯀神化爲黃能伯有爲妖彭生豕見右七條弟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衆經求諸故實神鬼之

證既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聖教相符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揆唯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適感抑引從急與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感惟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塗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狎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辯幽微此揄枋所以笑九萬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復構穿鑿駕危辯鼓僞言煽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萬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動格無稱道還淳粹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羣聖之所不備

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咨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眞俗三才載朗九服移心跂行蠢蠕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踊躍至如百家恢怪所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且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魔從所排輒無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畧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瀝微塵秖增悚忏弟子庾黔婁和南

荅　殷鈞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荅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誠不得闚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闡片言析妙半字合靈辭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麗天伏讀歡愉覓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虧常恐識業未弘中塗廻枉或端然靜念心翱翔而靡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昭若發蒙且服且誦永爲身寶數日來公私牽挽還輒頓臥未即白答銜眷彌深殷鈞和南

答　張緬

尋三世昞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迷五塗

而長沒以爲形謝神滅骸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瞿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駑駘與騏驥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領蟲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精神無異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說主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譬兩祭而知不滅喻安作於背親義隨八引而舛入言比性道而難闚弟子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法師屢爲設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言爾來歸心絕此疑想復覩斯判益破魔徒非但闚覿於今方欲結緣於後徒知歸信闇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篤弟子張緬和南

答　陸璉

璉白逮告垂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旨照鏡塵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津謹尋內外羣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滯方先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感以驗應實豈可頓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設爲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開建愚昬惛信凡鄙者也

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還白不宣抃舞弟子陸璉呈

答　張翻

辱告伏見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機微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理照三世孝饗之範義實百王妙會與春氷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足使調闡變情桀跖移志反澆風於遂古振淳波乎方冊英聲茂實粤不可尚法師精理之秀擅高日下俱沐聖化獨遊神明深鑒道蘊洞識宗途弟子昔聞師說悟太傅之旨今偶昌時奉不滅之訓信以照哲希蒙紓洗塵蓋足蹈手舞言象豈能勝張翻和南

答　王珍國

辱告伏見敕答臣下神滅論神之不滅經典明文即心語事皎然在理論有神滅實所駭歎天照淵疑妙旨周博折彼異端弘茲教範信可以朗悟冥塗棟梁千載矣伏覽懽戴竊深罔極比故詣展遲獲咨伸王珍國呈

答　曹景宗

枉告所宣答神滅敕理周萬古旨包三世六趣長迷於此永悟五道恒疑曉若發蒙自非鑒窮八解照侔十號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寢食法師識踰有境學詣無生揄揚之善煥如東里披翫周環用忘所疾曹景宗白答

答　顏繕

猥枉明誥頒述敕旨審神不滅以答臣下理據昞然表裏該妙所以慧現獨宣舟梁含氣夫目所不覩帷屏爲隔耳所不聞遐邇致擁不得以不聞不見便謂無聲無物今欲詰內教當仗外書外書不殊內教茲現書云魂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內外

符同神在之事無所多疑疑其滅者卽蜉蝣不知晦朔蟪蛄之非春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無窮主上聖明超古微妙通神三世之旨有證孝饗之理斯光蒼生管見已晦而復曉曉俗淪冥既迷而更悟弟子宿植逢幸預從餐道投心慈氏歸敬誠深唯屛來緣可期載懷鳧藻而已弟子顏繕呈

答　沈宏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敕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唯幾難曉用晦易昏自非疑神斯鑒探賾斯朗豈能拯重雰於有感豈能運獨見於無明竊惟大聖御宇

上德表物垂法雲以湛潤開慧日而增暉遠比溟海近譬井幹粤今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瓶在火滅字存禮云非類弗歆祭乃降祉且夢蘭以授鄭穆結草以抗杜回凡此羣列不可悉紀又五道遞往六度同歸皆神之顯驗不滅之幽旨但郄克躧足豈從邯鄲比蹤盧敖捷至寧與若士齊跡今仰墜天璪俯逮闡提所謂若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睎燭龍短綆爰汲望瀾覘海實歡喜頂戴若無價寶珠沈宏稽首和南

答　司馬褧

辱告惠示敕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被道冠衆靈智照淵凝理絶羣古七禪八慧之辨三空四諦之微故以煥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陀云喩如百首齊音同讚妙覺尚不能言萬分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因往則果來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近可以知遠尋邇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懸天無假离朱之目鳴鍾在耳不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途難虒苟猶所懷坐顚坑穽伏覽皇上令旨理妙辭縟致極鉤深究至寂而異闡啓幽途以還晰雖復列聖齊鑣羣經聯奥靈山金口禪氷玉舌終不能捨此以求通

達茲而得正信哉漂江漢之波塵滓以滌導德齊禮還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此言展方盡述讃

弟子司馬褧呈

答　丘仲孚

伏覽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句括眞俗理超繫表義貫羣識鑽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戢存眷

丘仲孚白

弘明集卷第十

音釋弘第十

痏（烏賄切瘡痏）鼃（烏瓜切水蟲）邈（末各切遠也）皦（吉了切明也）緄（古本切八名）彝（余支切常也）洗馬（洗蘇典切洗馬官名）戢（側入切）滮（皮留切水流貌）翾（呼淵切小飛也）眕（章忍切）弭（莫禮切止息也）暅（許晩切古鄧切）鑣（卑遙切馬銜外鐵也）

弘明集卷第十一

梁釋僧祐撰

荅宋文帝讃揚佛教事

宋何尚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陽尹蕭摹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已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宇頽圮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相誇尚申地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與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績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

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耳必求性靈眞奥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邪顔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奬人意若使率土之濵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已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奬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

儀郄超王坦王恭王謐或號絶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又爲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覬畧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曇邃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邃已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黄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天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

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僞奬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奥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内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爲數者抑將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

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内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華已來生民塗炭寃横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蘇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洮池塔放光而苻健椎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範

（一作尼）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擊暑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爲隱慝桀紂之朝究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祟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秖更增惑而經文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貴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覩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爲勸戒所以爲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黷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之絶牂育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

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吏司苦堙瘞之勞有時而詆慢慧琳承天蓋亦然耳蕭摹啓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絶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邪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宋李淼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羣域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脫無量爲教何以不見眞形於世眞空說而無實邪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和尚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誥弟子李淼和南

答李交州書　宋釋道高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辭義照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墻崇邃得門自難輒罄愚管罔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

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髣髴儀軌應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爲見哉故淨名經云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翅頭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爲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山儴佉之宮孱然可期西方根源何爲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闇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旦孔丘删詩制禮並聞史籍孰覩之哉釋氏震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鄹魯皆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疑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鑒三世願尋

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與道高法師書

李淼

李淼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冲美欣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内徵文以驗實敬範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觀闇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存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矣若乃聾迹並資言象相濟大義既乖儒墨競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誤增釁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慈何爲恪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絕羣望於泥洹之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先芻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今如來軌業彌貫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爲限羣迷求解不可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備列於累萬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焉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事而談罔非矛楯矣其可相驗乎未能嘿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覩清釋

重荅李交州書

釋道高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服淵致故知至理非庸近能測微言與辭非鄙訥所參今謹率常淺麤陳所懷夫萬善爲教其途不一有禪宴林藪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指或歌讚頌詠皆耳眼所共了爲者亦無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闇寄之稱何必受悟於因鑒觀何必闇寄其則生疑疑亦悟本請當論之疑則求解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墨之競與九流之是非乃爝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暉何急急於示見而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同季俗無證驗以徵誠亦不謬大聖裕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据以不覩形遂長迷於大夢横沈淪而溺生死先儒往哲麤有舊荅既途無異轍輒述而不作夫亡身投誠必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人何嘗不在羣生何嘗不見哉聞法音而稱善芻狗非謂空陳覩形像而曲躬靈儀豈爲虛設姬孔救頹俗而不瞻何暇示物以將來若丘旦生遇於結繩則明三世而不已問今佛事其焉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

耳前跡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爲世人不見便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爲其繩準耳此乃垂拱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使君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運穎脫之思流浪義苑涉步書園吐握餘暇優遊永日德音旣宣莫不側聽貧道學業麤淺彌慙簡札上酬謬畧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霡霂謹白

與道高法師書　　李淼

李淼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閒寄有餘無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屆道覽復往況彌覩淵賾然所謂像法乖正求悟理麤借筌會旨無假示見此固

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不表取之世典綽焉足矣放光動地徒何爲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所基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疑學者將由無證自悔吝明無咎於三五潛景道德愆於十號矣豈不然乎又所謂姬孔務拯頹季無暇來生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所陳義兼未來釋典敷載事止緣報故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此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此所闕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之說耳望復擢新演異以洗古今之滯使夷路坦然積礙大通也深願大和尚垂納亮欵弟子李淼謹呈

荅李交州書　　宋釋法明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馥若幽蘭清若惠風貧道器非霜穎運非庖生動乖理間獨躓疑駭良由辭訥旨滯劇難星陳愚謂貳睛寄奇鑒觀示見鞠躬歌讚感動靈變並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覩雙舉疑驗兩行豈得罷絕示見頓漏神彩齊軌姬孔同範世訓放光動地徒爲空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

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愆於十號哉餘暉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螢燭增疑正向旦日白黒比肩塔像經書彌滿世界學者豈以無證自悔又引七經義兼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雖新新生滅交臂代謝善惡之業不得不受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徽翰檢實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似若矛盾義將安寄當仁不讓伏聽淵賾前跡粗述至聖沈浮而義据未照詞況未泯謹更詳究共弘至道夫羣生長寢於三有衆識永惛於六塵潛移爲吞噬之主相續爲

廻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慁之賓往來三惡而若楚經離八難而酸辛欣樂暫娛憂畏永勤一身死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辨聰羣書滿腹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未免謬見以翳惰疑似以干慮寄懷於巫糈投誠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僞以待眞遲廻於兩心躊躇於二逕放光動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志玄宅下操幽淵明一生若朝露辨三世之弗虛縱轡於清眞之術斂控於濁僞之衢植德耘邪而薈蔚樹福灌正而扶疏若節競辰於寸陰潔已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感而遂通豈不親映光彩而覩其靈變哉若耳眼所不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以感聖大法於是而來遊帝王傾誠以歸德英豪歛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王公僧尼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孰爲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遣問嚴公徵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吳王孫權初疑佛法有靈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照官金鐵不能碎爐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佛浮

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章鼓舞一不能動黑衣五六朱張數四薄爾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郡北寺惇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世奉佛由覩驗致郭文舉祗崇三寶正信堅明手探虎鯁深識安危蘭公拂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高行逸羣清身邁俗皆有異迹世咸記焉自玆以外不可勝論貧道少憍學業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已誠直言朴辭未必可採懼不允當伏追慙悚謹白

荆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注申毒即天竺浮屠所典（浮屠者佛圖也）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學者之管闚於斯又非漢明帝而始也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餘丈虎使者依圖掘求皆如言得姚畧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覩於灞上比丘今見存新（一作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與孔中丞書二首

南齊蕭子良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眞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君云積業栖信便是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人仁之行非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耕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得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寧嘗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雖異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覩經律所辨何爲偏志一方埋沒通路夫士未嘗離俗施訓即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應當毀滅就即因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無其多絓諸訓誥經史箴誡悉可焚之不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兢仰祇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之慇懃克己者政爲君輩之徒耳欲今相與去憍矜除慢慠節情欲制貪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英賢拔之以儁異復何慚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劒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無欲使詭諂佞望門而自殄浮僞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欲之臺不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政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佞悅以仁義虛設以禮讓假枉以方直乃至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況能旬朔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開心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未達云何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邑有懷非所望也若此事可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由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凶革而啓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廣有所折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麗貶禹

以茅茨之陋崇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鮀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行覩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請無造於異端眞殊途同歸未必孱然一貫頃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專一者屑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畧言其懷無見髣髴翰迹易煩終不盡意比見君別更委悉也

又

夫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貌豈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說之所飜見君雖復言而委盡而不及此處者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保其方差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栖心入信者前良不無此志今以效善之爲樂故挫憍陵以待物君若以德越往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其懷無求自足而退於前良恐未能懸絕空秉兩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不薄爲復示期懷耳比面別一二近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反幸無勞形目脫未覩者爲可一歷意本不期他飜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撫掌也蕭子良疏

答蕭司徒書（二首）

南齊孔稚珪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奬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沖靜爲心以素退成行迹蹈萬善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顧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況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與億品宣玄言雖顧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

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

又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麤遠近

實有懸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唯天地叅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槖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衆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之一

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其末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又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評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敎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

荅孔中丞書　蕭子良

君此書甚佳宜廣示諸未達者

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　後秦主姚畧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沈於屠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邪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敕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淸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

答秦主書

釋道恒道標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敕尚書令奪道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機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爲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羣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以聞

詔恒標二公　姚畧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慇懃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重答秦主

釋道恒道標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志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

詔恒標二公　姚畧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

重答秦主

釋道恒道標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蒙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無限屢紆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

與鳩摩羅耆婆書

姚畧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二爲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

與僧遷等書

姚畧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極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

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數若九河横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虚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答秦主書

釋僧䂮等

葢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者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羅髮於若耶葢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葦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虚言

標等有弘毗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氷之下斯誠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䂮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網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寛九域之内肆玄津以逍遥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内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内卽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孛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苟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

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矣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過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頴之賓復見今日矣䂮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䂮等言

與遠法師書　晉桓玄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絶滋味被褐帶索山

栖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答桓南郡書　晉釋慧遠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

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眞卞和號慟於荊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混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柰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

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眞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頹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嬈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盍是不逆之懷耳

辭劉刺史舉秀才書　齊釋僧巖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教雖復道場未即故亦洙訓緬矣方將委質餧獸庶超九劫

之功分肌哺鴿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籠樊捨夫途中之適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奉還板命願收過恩無令曹公重歎王冊再慙補秀之召非所克堪釋僧巖呈

荅僧巖法師書　齊劉君白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爲之長慨敬愼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既重俯弘爲大遠尋聖言斯教爲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辨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

不悟幽冥相駭遐邇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由時未遇君沉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爾豈不悲哉僕忝莅梓番庶在明仄觀貢帝庭必盡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眞唱苟爲誕說豈所期邪昔王祥樵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白荅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援釋理據皎然徒欲伏義辨情末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微言入神鄙懷所執猶或可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審者明忘分昧進良所未安昔成直應命終獲減名之慙遵祖聘能卒招揚鵠之恥若遺我欲效彼追蹤王呂恐騾騦龍津點額衆矣盜所盜器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賓主交鄙可不愼乎又禮云非指玉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無譏於前代斷髮有加於曩辰斯蓋斬手全軀所存者大夫何怪哉願貸愚執賜遂陋襟釋僧巖呈

荅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相視而笑矣君

識鑒衆流智該理與每檢感應之源窮尋分石之說何常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而尚自謙光乖其側席仍踵覆車無悔敗轍非知之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誓捨重擔而安坐棄羇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美趙門欣欣爲樂已甚況復文明御運姬召協政思賢讚道日昃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帶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後與夫髡剪之辱緜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相與契闊久要頗練深志若隱展禽之賢怨招臧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

歲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君白荅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比日之事爲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綢繆芳音驟届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媿汗交集然鄙志區區已備前欵且巖之壯也猶後於人今既老矣豈能有爲夫以耄耋之年指麾成務此自蒼靈特授假首失功協佐龍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今欲以東畝之農夫西園之朽叟側景前光參蹤古列無異策駑足以均驊騮縶澤雉以雙鸞鶴斯之不倫寧俟深察昔

子泰伏命撫節公孫豫報智伯漆身靡侮今日過賞德粹兩賢正恨年逼崦嵫命急濛汜吞炭倒戈永與願隔臨紙惻愴罔識所陳幸收過眷不復翻覆釋僧巖呈

荅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理根蹭蹬皓髮惜君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爲羣恐沒鸑鷟之美故率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徽牘三枉陋札再詶苟自謙沖固辭年耄度君齒德方亨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擇木待椅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揖清風肅從所尚本圖既乖裁還慙惘劉君白荅

弘明集卷第十一

音釋弘第十一

淼（美小切）岧（音迢）頹圮（頹徒回切下墜也圮皮彼切毀也）覬（几利切）邃（徐醉切）洮（他刀切水名）揵（渠建切）祟（雖遂切神禍鬼屬曰祟）黷（徒谷切媟黷也）殉（辭閏切從也）胖（普半切夫婦胖合也）禋（於眞切潔祀也）瘞（於計切埋也）儴佉（梵語也此云貝儴汝陽切佉丘迦切）孱（士山切）鄹（菑尤切孔子之鄉也）釁（許覲切隙也）爝（即約切火炬也）霢霂（霢莫白切霂莫卜切霢霂小雨也）賾（鋤陌切深也）躓（陟利切跲也）糈（先呂切祭神米也）躊躇（躊直由切躇直諸切躊躇猶豫也）薈（烏外切薈蔚草木盛貌）鯁（古杏切骨留咽中曰鯁）偎（烏恢切愛也）菑（側飢切菑部名）瞥（匹蔑切暫見也）絓（胡卦切罥也）鮀（大何切）瀝（郎擊切滴瀝也）斆（後教切教也）頡頏（頡胡結切頏下浪切頡頏猶倔亢無所畏屈也）黔（戶監切）荼蓼（荼同都切蓼力小切荼蓼謂辛苦也）籬（呂支切接籬帽也）嫠（呂支切寡婦也）抒（直呂切挹也）濛汜（濛莫公切汜詳里切濛汜日入處也）鸑鷟（鸑五角切鷟仕角切鸑鷟鳥名）

弘明集卷第十二

梁釋僧祐撰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爰錄書表者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縻漢魏以來歷經英聖咸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沈遠上弗論則僧事頻盡挐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況棄俗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顯出於季運也至於恒標辭畧遠公距玄雖全己非奇然亦足敦厲法要日燭既寤俗之談郎仙三澈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眞履正明白内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鑾鳴乎八冥玄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爲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

之求而可得王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閶風而不廻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眞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邅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萬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眞土靈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眞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廻曜一躡七寶之座暫覩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庾闡樂賢堂頌序亦云肅祖明皇帝雅好佛道手摹靈像）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譙王尚之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

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述三世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觀之益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攉而陳使劃然有證祛其惑焉

答譙王論孔釋書　■張新安

仰復淵旨匪邇伊教俯惟未造鞠躬汎對竊以爲遂通資感涉悟藉緣誠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鐘啓發俟於悱憤夫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類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宵均萬劫者豈非嘉緣未構故業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文莫載靡得明徵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婉而成潛徙冥遠之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啓報應之轍網宿昭仁蒐苗（一作畋）弘信既以漸漬習成各滯日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難焚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旨睽以異適諒理均而俱躓者附會玄遠孰夷冐言謬犯不避輕率狂簡

與沙門論踞食書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即心爲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乖事高世表至

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肆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克而形肅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十拜事非偏坐所預而以踞食爲心用遺儀爲斂麤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踈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章甫不適越之義邪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制其三服行其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爲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爲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既未於用又麤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公論沙門倨食書　宋范泰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

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唯此雷同爲美鎭之無主遂至於此無虛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據之食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氊裘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衷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堂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異自矜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畧小理不兼擧故邪方坐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爲難嘗變取同爲易且主人降己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唾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荅范伯倫諸檀越書　宋釋慧義等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正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爲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

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來爲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來立戒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絶好新樂異之客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爲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無經律爲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爲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牀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王不得預聞今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貧道不得不摧其輕重畧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辠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辠幸願三思令幽顯無恨

重荅法師慧義等書　范泰

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畧手食之戒無用匙筯之文何重偏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爲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爲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爲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顧衆而動企之爲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孑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泰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食多用手戒無匙筯

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爲不慙同自爲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代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夬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俗

論沙門踞食表（二首）　范泰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商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坐過蒙眷誘意猥詞訥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爲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踞食益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餐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論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誠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壹各信所見尠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間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爲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爲美不斷爲大俟此而制河可淸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

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邇及遠令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測落髮而不偏踞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詣闕求通欲以故牀入踞理不可開故不許其進後東安衆集果不偏食此卽先朝舊事臣所親見者也謹啓

又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讚如憶髣髴有許法駕旣遊臣輒仰刋碑上曰皇帝讚正此三字而已專輒之辠忠臣所甘至於記福其中未知攸濟若賜神筆數字臣死且不朽以之弘弊風尚有益而無損萬機脫有未暇聖旨自可笑哂之左史侍衞之臣寧無自效之心裨諶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冕旒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益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詔知與慧義論踞食近亦粗聞率意不異來旨但不看佛經無經

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中邪衹洹碑讚乃不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酬甚以爲恨

又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管穴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敕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沿其樂革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古今譬舟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直聞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爲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況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生義觀得棠弘接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長於人慧觀咨臣都無理據唯褒臣以過言貶臣以于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怗辭臣弘亦謂爲然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爲救難乎自免況復司契在上道辯知窮臣近難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將智而耄豈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愆侍衛之臣實恃之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陛下錄其一往之

至不以知拙爲辠復敢冐昧千穢竊恃古典不加刑之耳

奏沙門不應盡敬表（有序）　晉何充等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氷輔政謂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同門下承氷旨爲駁尚書令何充及僕射褚翌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奏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翌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晉庾氷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辨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怪況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遘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邪將無佛邪有佛邪其道固弘無佛邪

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内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丕顯後世猶殆殆之爲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芒昧依稀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胷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辨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昱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闇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忩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況上俾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俗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曚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重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庾冰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及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怪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畧其禮敬邪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采往往備其事修之家可以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邪

重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臣等雖誠暗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遠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呪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益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臣等慺慺以爲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庾氷議寢竟不施敬）

與八座論沙門敬事書　桓玄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

荅桓玄論沙門敬事書　晉桓謙等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誨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爲重而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

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亦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與王中令難沙門應敬王事　桓玄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在此理者遲聞德音

荅桓太尉　王謐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幷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處眞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辨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雖

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眞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在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荅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猥見逮問輙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

難王中令　桓玄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曁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爲忽儀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

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軏此葢是本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邪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

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凖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葢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荅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示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畧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邪爲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荅桓太尉　　晉王謐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畧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哉荅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體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荅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

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麤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荅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爲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物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周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荅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畧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荅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

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葢言勢之所至非畫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邪

難曰此葢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氏敬將無彌濃其助哉荅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横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荅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畧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邪爲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荅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葢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難王中令　　桓玄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禀暦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邪宗致爲是何邪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禀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

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黄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

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是敬爲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邪

荅桓太尉

王謐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難厝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旨既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斷其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邪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禀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麤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

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荅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荅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敬戢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荅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

重伸以盡微意夫大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安之理泰臣遇冥陶故事盡於知之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爲辨如其未允請俟高尚

與王中令書　桓玄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辨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

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邪事雖已行無預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重難王中令　桓玄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今復重伸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辨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禀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實已求焉既懷玉在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伸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濠上耳

重答桓太尉　王謐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明闇各有本

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伸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示爲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折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萃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蒙於是乎在承已命庚恒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與遠法師書　桓玄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

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於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答桓太尉書

釋慧遠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爲弘資存日用之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於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

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沾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眞僞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

豈況如來之法服邪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剃髮毀形之人忽厠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吝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殫其所懷執筆悲憓不覺涕泗橫流

重荅遠法師書　桓玄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絶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諭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贊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敬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喩也想不惑畱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許沙門不致禮詔　桓玄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荅桓玄詔　晉（卞嗣之袁恪之）

十二月三日侍中臣卞嗣之給事黄門侍中臣袁恪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詔　桓玄

何緣爾便宜奉詔

答桓玄詔　馬範　卞嗣之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範侍中臣嗣之言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復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君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爲來式請如前所啓謹啓

詔　桓玄

置之使自己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答桓玄詔　卞嗣之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明詔如右陛下至德固虛使吹萬自己九流各徇其美顯昧竝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導達爲功自斯已還蓋是斂麤之用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跽無虧於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詔　桓玄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答桓玄詔　卞嗣之

始元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讚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畧常均臣闇短不達追用愧悚輒

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與僚屬沙汰僧众教　桓玄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爲慇懃在於絕欲而比者陵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爲之穢黷避役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羣境積不羈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實汙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

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爲阿練若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道所在領其戶籍嚴爲之制速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釋慧遠

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湑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旣行

必二理斯得然令飾僞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眞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爲先毋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

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爲本檀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若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眞僞難辨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鑒者則於理爲弘想檀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

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諸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畧敘所聞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晉釋支遁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返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

功德撫心增懔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道緣皇澤曠灑朽幹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虗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亾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齊釋道盛

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屨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卽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屨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問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爲竊服矣釋迦興世說四諦六度制戒威儀舍利佛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爲無宗但自爾已來人根轉鈍去道懸遠習惑纏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爾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產稱曰大賢尚不能收失爲申徒嘉所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收失若不收失每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有典刑願敕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亂聖聽盛雖老病遠慕誦未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啓

弘明集卷第十二

音釋弘第十二

閬（郎宕切閬風仙苑也）腯（陁骨切肥腯也牛羊曰肥豕曰腯）搉（茈岳切粗略而舉之曰揚推）頫（匪父切低頭也）窅（烏皎切冥也）蒐（踈鳩切春獵曰蒐）韡（許願切）熒（烏迥切聽熒疑惑也）韙（于鬼切是也）企（去智切舉踵也）絺綌（絺丑知切細葛也綌去戟切麤葛也）咳噫（咳苦盖切謦欬也噫都計切鼻氣壅塞噴噫也）犖（呂角切卓犖超絶也）羈（居宜切絣也）唆（音授）翌（逸職切）謚（彌畀切）恨（力薰切不得志也）厝（倉故切置也）鍵（巨展切鏁須也）餼（虛氣切牲生曰餼）駑（乃都切駑駘也）

弘明集卷第十三

梁釋僧祐撰

奉法要

晉郄超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現在當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幷慈念一切衆生願令悉得度脫外國音稱南無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音曰衆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當堅持盡形壽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當堅持盡形壽三者不婬不得教人婬常當堅持盡形壽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爲惠施常當堅持盡形壽若以酒爲藥當推其輕重要於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爲深戒不殺則長壽不盜則常泰不婬則清淨不欺則人常敬信不醉則神理明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甘香美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尊悔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

撾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仗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正意務存柔順齋者並爲先亾見在知識親屬幷及一切衆生皆當因此至誠玄想感發心旣感發則終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巳故也齋日唯得專惟玄觀講誦法言若不能行空當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爲應天行又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十善者身不犯殺盜婬意不嫉恚癡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當矜愍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害彼利巳凡衆生危難皆當盡心營救隨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爲巳殺者皆不當受何謂爲盜凡取非巳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爲婬一切諸著普謂之婬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德皆當代之懽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恚者心懷忿恨藏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昧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爲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或云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爲辠亦爲惡口凡

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爲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檢形十善防心事有疎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總謂三界三界之內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爲人人有高卑或壽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則入地獄抵揬強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內盛徇私欺紿則或墮畜生或生蛇虺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其罪差輕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謂之五陰凡一切外物有形可見者爲色失之則憂惱爲痛得之則懽喜爲痒未至逆念爲思過去追憶爲想心念始起爲生想過意識滅爲死曾關於心戢而不忘爲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毫氂終成淵岳是以學者務慎所習五葢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別而言之求欲爲貪耽著爲婬外發爲瞋內結爲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爲愚癡生死因緣癡爲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恚經云卒鬬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

劫彌結無解脫之期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禦之方皆具載衆經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慮發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夫情念圓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每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爲城池常領本以御末不以事形未著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乎隱所慎在形哉巽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無適無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任行藏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彌重既跡著於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生之大情匿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苟情係沮勸而譽集於外藏吝之心必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夫苟非備德安有不周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散吝乃負理之心銘

之懷抱而外修情貌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自然之釁得不愈重乎是以莊生亦云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乎物愆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積恃其不彰則終莫悛革加以天釁內充而懼其外顯則幽慮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物累終必頓集蓋由不防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爲教誠足以有弘然齊楚享遴嗣於累葉顏冉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鯀殛禹興鮒鮒異形四皐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婬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收帑之刑猶以犯者爲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若釁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

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止乎己所及彌廣則誡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韞櫝毋申近以斂麤進無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之流宜畧其事而喻深領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其變徇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處心循理不亦外乎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無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無準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徵理無愆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推之來世邪是以有心於理者審影響之難誣廢事證而冥寄達天網之宏踈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劫

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心淹遠革慮哉此最始信之根主而業心所深期也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所有但有肝腸脾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無常主宜及當年施恩行惠贍之以財救疾以藥終日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十戒差摩竭云菩薩所行忍辱爲大若罵詈者嘿而不報若撾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謗毀

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閾地及門閾蓋取其藏垢納汚終日受踐也成具經曰彼以四過加己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　語至誠不飾四過者上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於將來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近而言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慈悲喜護也何謂爲慈愍傷衆生等一物我推己恕彼願令普安愛及昆蟲情無同異何謂爲悲博愛兼

拯雨淚惻心要令實功潛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爲喜歡悅柔軟施而無悔何謂爲愛護隨其方便矯類善救津梁會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能冥心無兆則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雖樂福盡亦喪貴極而無道與地獄對門成具又云福者有苦有盡有煩勞有往還泥洹經曰五道無安唯無爲快經稱行道者先當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聞善不喜聞惡不懼信心天固沮勸無以動其志理根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緣宿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能止固當

順而安之恱而畢之精勤增道習期諸安心形報既廢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彰於事猶形正則影直聲和而響順此自然玄應孰有爲之者哉然則契心神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大虚中正己而無希外助不可接以卑瀆要以情求此乃厝懷之關鍵學者所宜思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當求己而已固無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蓋所以悟夫求己然求己之方非教莫悟悟因乎教則功由神道欣感發中必形於事亦由詠歌不足係以手舞然則奉而尊之蓋理所不必　而情所不能廢宜縱已深體敎旨念懷欣想將以己引物自周乎衆所以固新涉之志而令寄懷有擬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别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兼覺魔僞開以達觀弘以等心且區區一生有同過隙所遇雖殊終歸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計該以數塗則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則休戚迭用聚散去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安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離生則有死蓋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則無往不夷維摩詰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然則兆動於始事應乎末念起而有慮息則無意之所安則

觸遇而夷情之所閡則無往不滯因此而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則釁乘於外外釁既乘内懼愈結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畏時非人得其便誠能住心以理天關内固則人鬼罔閒緣對自息萬有無以纓衆邪不能襲四非常一曰無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無常盛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爲苦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爲空神無常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惑樂之地覺必苦之對蓋推代謝於往復審樂往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觀若夫深於苦者謂之見諦達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雖賢極人天地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彌深情之所樂於理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者又云五道衆生共在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總謂三界爲一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爲無常佛言眞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日陳於前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無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不在交則毎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簣以之

治心則憻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強於鞭後業與時競惟日不足則亂念無因而生緣對靡由而起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積而能散潤濟衆生施也謹守十善閑邪以誠戒也犯而不校常善下人忍辱也勤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專心守意以約斂衆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兼忘謂之道慧本起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皆樂生安孰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哀亾葢弱喪之常滯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潛謝非矜戀所留對至而應豈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本領觀玄宗玩之珍之則衆念自廢廢則有忘有忘則緣絕緣報既絕然後入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耀經云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泥洹經云心識靜休則不死不生心爲種本行爲其地報爲結實猶如種殖各以其類時至而生弗可遏也種十善戒善則受生之報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貿極天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天至二十八天隨其事行福轉倍增種非常禪諦背有著無則得羅漢泥洹不忌有爲不係空觀遇理而冥無執無寄爲無所種既無所種故不受報廓然玄廢則佛之泥洹泥洹者漢曰無爲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說倚爲道從是師者爲住諸見爲墮邊際爲歸八難不得離生死道也雖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彼六師同滯一有況貪生倚想執我捍化雖復福踰山河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墜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泊然玄夷哉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宅於善必在於惡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資必資乎煩是以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四等未始可廢但當卽其事用而去其忮心歸佛則解佛無歸於戒則無功於戒則禪諦與五陰俱冥末用與本觀同盡雖復衆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爲空則無行行則非空既已有行無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懷之稱非府宅之謂也無誠無矣存無則滯封有誠有矣兩忘則玄解然則有無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於事用感絕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滯滯有則背宗反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以開士深行統以一貫達萬像之常冥乘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得之於同致悟四

色之無朕順本際而偕廢審衆觀之自然故雖行而靡跡方等深經每泯一三世而未嘗謂見在爲有則空中行空吉斯見矣

庭誥二章　顏延之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曰言道二曰論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而別之由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窮明之說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梵方故見猜世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非羌胡華人之稟靈豈限外內一以此思可無臆裁爲道

者益流出於仙法故以練形爲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心爲先練形之家必就深曠反飛靈糇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纁霞軌遍天海此其所長及僞者爲之則忌災祟課粗願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術必辭親偶閉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壹無生尅成聖業智邈大明志狹恒劫此其所貴及詭者爲之則藉髮落狎菁華傍榮聲諜利論此其甚誣物有不然事無不弊衡石日陳猶患差忒況神道不形固衆端之所假未能體神而不疑神無者以爲靈性密微可以積理知洪變欻恍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肅若窺淵能以理順爲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眞而眚其弊是未加心照耳

日燭　王該

尋夫至道之典暢生死之源標善惡之報啓陵化之津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文繁辭宕畧冥絕昧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留意聊抒咸池之遠音適爲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光號曰日燭陶先覺之宏誥啓玄管於靈門周太虛以遊眺究漭蕩而無垠履地勢於方局冠

圓天於覆盆緬三界之寥廓邁二氣之氤氳尋大造之冥本測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分故哀生而怡寬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質無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纏綿迭枯迭芳往來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廻乘彼遠漂濟來曷階宛轉三塗之中沈滯八難之圍愍企竅之無期悼客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速懸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覩匪先見之動微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福兮誰造禍兮孰與水運鍾卑人道惡矜疊困豐積

祉祿謙升童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陵覽形聲之兩偶考休咎之雙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若圓輪之抱規猶直桷之附繩蒼天出於帝父黃能資於聖子聿徵化而弗救奚天屬之云恃諒求福之在躬信爲仁之在己吞吹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岌豈無氣之所始悲婉變之夭徂還託生於家豕昔鞠育而懷抱今屠刲以爲禮神居妙而恒我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夫闇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獨爾祭寡孕於嘉類悟繫產於蟲豸喻寒霖其猶希若幡囊之倒米爲罌罍以日日誰識伏而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矇矇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宵絕望舒晝無曜靈身造笮萼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鋒以積刃劒林翹鋒而肅精陶銅汪洋以海涌巨鑊波沸而雷鳴閻王領閱卒傷執釵三扐一奮百千累羅鴟鴞利嘴煌煌火車銳釘欃槍狡狗擬牙婬徒燋於幻柱饑因枯於塵沙資輕妙之靈質益痛毀之易加永煩冤以彌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網弗可裂縷千條殊劇萬端異若靡喘息而不經俄聿來而忘宇亏客

一朝以言之將終年而震楚岌有五德無玷十淑道全夕惕苦逝慶升九天寶殿晃昱高構虛懸瓊房兼百瑤戶摩千金門煥水精之朗王巷耀琉璃之鮮珠樹列於路側鸞鳳鳴於條間芳華神秀而粲藻香風靈飄而飛煙想衣斐亹以被軀念食芬芳以盈前彼曦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爲以千性常從容於自然映光蘂之爍爍耿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躋伴超倫之高遷然夫饗茲舊德日用王食厥土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齡祚雖修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散七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是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落或麤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垂耀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負志執其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數設云云廣衍悠悠駉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握累玄之綱領遺毛目於網裘宏籠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萬塗叢歸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於道場畢無爲而息駕本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眞忘

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緣覺亮累於知斆爰遷玄而弗居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遺而未虛開士解拘於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於鑒先體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疇剋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遇堂堂陰映躬受聖喩喁喁羣黎耳目仰注或發蒙於一咳或革面於一嘯並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栴檀與蔘蘇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鼎遯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漱水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朽令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一言發則蘊滯披三幡著則重冥昭見之足以洗鄙吝聞之可以落矜驕孫濯流以逸契詠遂初於東皐何深味以栖素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達之所逍遙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於近耳孰能忘味於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麤物有產眞大居細君小爲碩臣羽隷隸乎金翅甲鱗屬乎須倫兩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道重根躁廢靜王具曰予聖各鎭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於存亡命

天衣之彩粲嘯靈厨之芬芳曜叔振旅之兇化恭化礫石之琳琅竭變幻之崛奇惜有待之無長斯乃數內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榆陰與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於服丹涓子翻飛於餌术安期久視於松豪豐人輕舉於柏實彼和液之所染足支年而任質中不夷而外猗徙登雲而殞卒俱括囊以堅卵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外於顏堂永封望乎孔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翬奇乎難老則龜蛇脩考伊逆旅之遊氛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御俗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諮者叩窮應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焉則匱當於素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謂杌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鑽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錯搜之愈沈郢人其逝爲誰匠椹設筌蹄乎淵薈侯魚兎乎川林儻得意於談表共目擊而廢心無運睽儵往矣斯復忍立賢達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方隆仰期仁育孰云數遼瞥若瞬目靈轡雖迅緣樞靡窮彼無本標我有始終假步炯電之末託息石飈之中知畏塗而驚寇迷塵欲之致戎替遠勝而婪近謂奢儉而交豐不防枯於未飄旣

零落於勁風思反蔕而更秀結萬悔其胡充是以大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心歡峻智塹崇慧壁拔津劒揮戒戟想將萌而夷斬情向兆而剪刺掃六賊於胷中休五道之長役拱己内治總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無明寓目莫准塵隨空落穢與虛隕廓焉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愍託邃廬以和光常遊君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之無軫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舞於指掌芥子合於須彌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劫移可信而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宣惡毫素之能披善乎優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茲人以讚道猶萬分而未一唯覺覺之相歎乃敷暢而彰悉矧愚昧之固陋託狂簡而仰述抗螢燭之炯炯欲增暉以毘日者歟嗟乎方外靈藏奇遐誕宕衆妙淵玄羣與無量小成弗藉大言橫喪川德之厚于何不有驚聽洪鏧駭耳崇皁夏典載其掌握荒經列其戶牖周旣達而未盡信齊諧之小醜見鵬鯤而標大不覩鳥王與魚母吁乎噫嘻奇桀之事積籍眇漫焉可稱記伊皇覽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何近頤於割玉又碩誣乎火熾況下斯而束教趣堯孔之權餌常專尊而守檢懼越蹈於所伺並靡理以證言莫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構更益猜而致忌悟飾智之愕物故收輪而轂思寄一隅於梗指俟體信於明識者乎

弘明集卷第十三

音釋弘第十三

抵挨（抵丁禮切觸也挨徒骨切搪挨也）虺（許委切蝮也）鯀殛（鯀公本切夏禹父名殛紀力切誅也）魣鮒（魣徐呂切鮒扶句切）帑（農都切通作孥謂收其妻子爲奴婢也）櫝（徒谷切匵也）撾（陟瓜切擊也）洿（汪胡切濁也）閡（五槩切阻也）襲（似入切掩襲也）蕢（求位切土籠也）漭（莫朗切漭蕩廣大貌）繾綣（繾去戰切綣去願切繾綣不已之意）婉孌（婉於阮切孌力眷切婉孌美好也）刳（苦胡切剖也）豸（池爾切無足蟲也）囂（許驕切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扐（郎得切）鴥（余出切鳥名）攙搶（攙測咸切搶千羊切）駧（大貢切）喁（魚容切衆口切）熠燿（熠爲立切燿弋笑切熠燿螢火也）兕（徐里切似牛一角獸也）堀（衢物切堀奇徛詭異也）椹（知林切模也）炯（古迥切光也）婪（魯甘切貪也）蘧廬（蘧強魚切廬力俱切蘧廬寄舍也）

弘明集卷第十四

梁　釋　僧　祐　撰

檄太山文

釋竺道爽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嶽神府及都錄使者蓋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琁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恒岱列幽武之賔嵩峙皇川之中鎮四瀆之所墳此皆禀氣運實無邪之穢神道自然崇正不僞因天之覆順地之載敦朴方直澹然玄淨進道四運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內範通微之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虛無下育蒼生含德潛通無遐不徹遊步九崖翺翔玄闕故能形無正始呼吸陰陽握攬乾坤推步八荒夫東嶽者龍春之初清陽之氣育動萌芽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皇九天東王西母無極先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在人間蕩消衆穢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岳之道託山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僞立神形元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內則百鬼之流行晝則穀飯成其勢夜則衆邪處其庭此

皆狼虵之羣鬼梟蟒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載于今歷代所崇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闕逍遙雲影龍翔八極風與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乃靈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萬物因時託響傳惑於俗沮成散朴激動人心傾財極殺斷截衆命枉害中年殂其骨肉精神離逬痛傷元氣東岳之神豈此之謂也故枕中戒曰含氣蠢蠕百蟲勿瘦無食鳥卵中有神靈天無受命地庭有形粗禀二儀焉可害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羣氏含慈順天不殺況害猪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非其神也又五岳眞神則精之候上法琁璣下承乾坤禀道清虛無音無響敬之不以歡慢之不以慼千譽萬毀神無增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有禍咎進退諂僞永無賢軌毀厚眞神非其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岳神者必是蟒虵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黿鼉魚鱉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猨猴㹨玃自稱宅舍神

者必是犬羊猪犢門戶井竈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稱爲神驚恐萬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驗也自汝妖祚漸踰六載招求四遠靡不響應逆疾而往者如小水歸海獲死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先亡便云算盡輕者易降自稱其福若使重患難濟則汝無恩中容之疾非汝所救三者無效焉可奉事乃令羣民投身歸命既無良醫善藥非散髮之能降經旬歷月曾無影報以此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太元桓王及封陽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贊皇家黎元慈怜天福謬加體嬰微疾謂汝之祇能感靈德故宣信命詰汝神殿獻薦三牲加贈珍異若汝聖道通乾神致妙者何不上啓九皇下諮后土參集百靈顯彰妙術使國良輔消疾獲安既無響應乃奄薨逝驗此虛妄焉足奉哉又昔太山石立社移神靈降象遐聲萬代此則乾坤之所感顯爲時瑞汝託稱其聖既不能興雲致雨以表神德而妖邪以損眞道正使汝能因緣動箸舉杯盡酒猶爲鬼幻非爲眞正況無其微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閻羅王之統其土幽昧與世異靈都錄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於皇記察都籍於天曹孝惡無細不捨纖善小而無遺總集冤靈非生

人應府矣而何弊鬼詐稱斯旨橫恣人間欺紿萬端蓬林之樹烏鵲之野翁動遠近列于祠典聚會男女樹俗之心穢氣外疊梟聲遠布毒鍾王境爲害滋甚夫雲霧蔽天羣邪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害吾雖末流備階三服每覽經傳而覩斯孽推古驗今邪不處正吾將蕩穢光揚聖道告到嚴鉤魅黨還遊冢墓餐果飲泉足生之路旣令羣民無傾財之困鳥獸無羅網之卒若復顧戀垔餐不去者吾將宣集毗沙神王恝羅子等授以金剛电眞師勇武秋霜陵動三千威猛難當曜戈明劒擬則推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

是小鬼敢觸三光鶴毛入炭魚行鑊湯傾江滅火朝露見陽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慮即傷心速在吾前復汝本形長歸萬里滄浪海邊勿復稽留明順奉行

檄魔文

釋智靜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輪下相與玄塗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會中展冀積而標榜末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順靈綱方申紘綱彌絙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書喻意耳夫時塞有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羣師迭襲昔我

皇祖本原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節權形以附萬邦奮慧柯以覆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六方當抗橫縱於八區絙紘綱於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而冥宗不弔眞容擬位重明寢暉靈舟覆浪故令蟻聚邪番興茲梟見暴起曀染眞塗塵惑清衆虐鍾蒼生毒流萬劫懷道有情異心同忿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亂上承高胄下託羣心秉天旗以籠三千握聖圖以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迦維爲時城塹綏撫黎元善安卿士獎導羣情慰喻有疾嚴慧柯於胷中被神甲於身外愍十八之無辜哀三空之路絶志匡

大荒靖安平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不忌重迷自覆深攝愚懷故守僞見狼據欲天鵄鳴神闕畔換壇場抗距靈節謂大位可登弘規可改覽茲二三遠爲歎息昔大通統世羣方影附有僞凝天魔不遵改節千迮聖聽陳擾神慮領卒歸區權形萬變精甲照曦霜戈拂域靈鼓競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强盛王師一奮羣邪殄喪衆迷革心望風影伏況君單將驍然一介士無方尋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華邑篡奪靈權騰邈最勝以爲氣眞可不謬乎今釋迦統世道隆先劫妙化蕩蕩神羅遠御智士雍雍雲算

蓋世武夫龍跳控弦萬隊協畧應眞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鑒閻浮都督歸義侯薩陀波崙獨禀天奇蒙塵玄鏡神高須彌猛氣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十萬億揚鑣首路使持節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武勝標羣文超宏謀妙思絶塵心栖夢表憂時忘身志必匡世領衆百萬億鸞飛天衢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步塵表畧並童眞功侔九地悼愍三塗忿若繼害校却慷慨龍廻恩奮領衆四百萬億雲廻天門使持節通微大將軍七天都督四禪王金剛藏朗質映暉金顏遐燭恩過九陽力傾山海右眄則濛汜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德無不照威無不伏領衆七百萬億虎眄須彌使持節鎭域大將軍九天都督八任王七大維摩詰奇算不思法柯遠震體合神姿權踰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從叱吒則十方風靡哀彼下民無辜三趣領衆九百萬億飲馬虛津使持節鑒後大將軍十三天都督小千諸軍事九任王七大文殊承胄遐元形暉三曜胤自紫宮神高體大應適千塗玄算萬計羣動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攝領衆若塵翱翔斯在使持節匡救大將軍錄魔諸軍事羣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畧淵深慧柯遠振明達四通朗鑒三固或託迹羣邪耀奇鋒起或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嘘氣則浮雲頽崿能爲萬方不請之友領衆不思杖戈虎嘯使持節布化大將軍三界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質蹤網天姿標桀體踰金剛心籠塵表猛氣衝雲慧柯遠奮無生轉於胷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眞俗並設領衆八萬四千嚴驚待命勇出之徒充逸大千金剛之士彌塞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合乘諸度之實軒守八正之脩路跨六通之靈馬控虛宗之神轡彎四禪之勁弓放權見之利箭鳴騏桓桓輕步蹻蹻奉命聖庭曾無有闕貴邦導師勝于五百幽鑒天命來投王化聖上開襟感悉歸順皆受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益萬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計偃蹇邊荒規固常位毒害勃於蒼生天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爲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謂君覺智返愚歸罪象季來身抽簪同遊羣儁以道自權（一作權）榮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癡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怡性

建憍慢之高幢引無明之匈陣闊步荒塗輕弄神器盜篡天宮抗衡日月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塡巨海雖擬心虛標事之難就將軍殖福玄津原承彌遠華貌韡然羣情屬目望冑之基易登由來之功可借君可改往修來翻然歸順謝過朱門以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身名獲安曉迷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師尅舉十萬翹嚮手提法羅齊舞羣聖道柯曜於前驅靈鼓震於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飛流陸原涌沸于斯之時須彌籠於一塵天地廻於一粟無動安於左衽妙樂曜於右手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法王體道仁慈不忍便襲摧停諸軍暫壹靈嚮臨路遣書庶廻迷駕君可早定良圖面縛歸闕委命皇庭逍遙玄境隆名內曄遊形外寄上方即任非君是誰夫慧當識機明貴免禍窮而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背主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即古今蓍龜將軍之明誡相與雖乖於當年風流同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想便惟然通書致命所以竊痛其辭委曲往反者不欲令蘭芳艾凋脩柯摧頹深思致言善自量竿無使君身傾匡三趣莫令六天鞠生稊稗造頴眆目助懷惕然臨路遣書諸情多憤言不藉意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

賢劫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朔現壽百齡日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萬波羅蜜諸軍事破結將軍領魔蠻校尉大司馬梵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月等稽首和南上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鑒羣流歸百谷之王萬化均于空玄衆奇宗於一智斯蓋理有宗極之地統物無殊趣之會是以如來越重昏而孤興蔚勤功於曠劫曜三塗之高明拔洪凝於始造窮聖德之區奧究無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機握宏德之紘紐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奕雖復千曄並照固已絕矣身殊萬狀而非衆體合至妙而不一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亡而非滅希夷恍惚無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羣感而不勞周萬動而常靜歷恒沙以倏忽撫八荒於俄頃兩儀頹陷而不夷力負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燋懷洪流而不溺乾坤不足以語其德文玄不足以明其道巨包六合不可以稱其大妙入無間不可以名其小爾乃亭毒蒼生化兼始毋無欲無爲而無不爲翺翔于應變

之塗逍遙于有無之表挺達羣聖之端恬惔涅槃之域二乘韜思於重忘之致十住息慮於動靜之機梵王咨嗟以歸德帝釋伏膺而厭位其爲聖也亦已極矣於是應定光之遐記驗大通之圖籙出五道而龍興超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畿甸恒沙都邑大千假九定之閑室登七覺之雲觀濯八解之清池遊總持之廣苑爾乃戴慈悲之殿處空同之座袞龍衆好天冠頂相左輔彌勒之流右弼文殊之匹前歌大方之雅頌後舞四攝之鑾拂衛以八住體虛之士侍以四果卓落通仙三臺唯聖六府唯賢爾乃宣

教姬孔宰守虞唐揚威湯武州牧二皇其爲化也坦八正之平衢開三乘之通津列無爲之妙宅濟大苦於勞塵杜三惡之姦路啓懽樂於天人爵以果伯之位祿以甘露之餐功巨者賞以淨土之封勳小者指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王之洪業太平之至治也五趣宦身之清朝四生土位之宗極而羣迷愚嶮背眞彌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於遠全故魔王波旬植愚根於曠始積迷心於妄境汎三染之洪波入邪見之稠林至乃竊弄神器假僞冒眞夸王天宮分列嶽土制命六天縱肆偏威內以三公諸毒卿相九結外

以軍將六師戎卒四兵內行跋扈不忌皇憲自火熒光爭暉天照故乃頃者抗行神威揚兵道樹震雷公霹靂之聲列擔山吐火之衆又持世致惑於靜室波崙悲號於都肆斯皆癡狂縱虐于聖節作亂中夏爲日乆矣聖皇悼昏俗之聾瞽悲弱喪以增懷將總羣邪以齊見會九流而同津於是命將大勢之徒簡卒金剛之類茹金嚼鐵之夫衝水蹈火之士勇卒塵沙驍雄億萬星流風發龍騰魔境置軍萬全之策遏寇必死之野而魔賊不祇敢執螢荊之蠢爾抗宗繪之逋慠建魔於自僑之地結固雲迷之嶮傍唐重複使

疊鱗次且其形勢則嶷山嵯峨固其前愛水浩汗漲於後邪林蔚薈蒙其左癡澗淵玄帶其右塵勞之卒豺視於交境六師之將虎步於長逵望若雲起蔽天霧塞六合其爲盛也開關穿有臣等於是承聖朝之遐威出超鄙之奇略益以高算之籠彌以玄策之圍精騎千重步卒萬市遊師翳野屯塞要害使前將軍檀那望慳魔以直進後軍毗耶登懈卒於其後禪那畧游騎於其左尸羅防密姦於其右外軍漚和浪騎隊於平原之上逵逗兵於詰屈之下陳虎旅而高驤設危機於幽伏中軍般若握玄樞之妙鑒把戰勝之

奇術控億兆之雄將擁塵沙之勁卒於是衆軍響應萬塗競進感動六合聲震天地雄夫奮威浪奔白刃之光奪於曦耀法鼓之音亂於雷震鞁馬趍鍾以騰擲迅象飛控以馳驅禪弓煙舉而雲興慧箭雨灑以流虛鞭以假名之策蹴入無有之原研以師子之吼刺以苦空之音揮干將而亂斬動戈矛而競偃橫塵尸以被野流背血於長川崩癡山之嵯峨竭愛水之洪流窮僭於諸見之窟挫高於七慢之巢於是魔賊進無抗鱗之用退無希脫之隱慮盡路窮迴遑靡據魔王面縛於魔庭羣旅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化迷徒風馳於初聞皇威掃蕩其猶大陽之爍晨霜注洪流以滅爝火故使萬世之逋寇土崩於崇朝中華之昔難肅清於俄頃斯誠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著世之休烈雖昔殷湯建雲功於夏郊周武掃清氛於商野斯乃上古之雄奇豈以得齊於聖勳臣輒奉宣皇猷綏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之流防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耆年者悟其即眞於新唱弱喪者始聞歸歟之音夫應天順罰春秋之道與功定亂先王所美元惡以賓祇從聖憲六合同明廓清宇內玄風遐扇率土懷慶朝有康哉之歌野有樂

哉之詠功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慮幽深非言能宣麤條皇威奇算之方又列衆軍龍驤之勢電驛星馳謹露布以聞臣等誠惶以下

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冀好迷之流不遠而復經云涅槃無生而無不生至智無照而無不照無生無照一切皆成成無成而無不成其唯如來乎戰勝不以干戈之功畧地不以兵強天下皇王非處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貴丘姬之教於斯遠矣聃周之言似而非當故知宗極存乎俗見之表至尊王於眞鑒之裏中人躊躇於有無之間下愚驚笑於常迷之境令庶覽者捨河伯秋水之自多遠遊于海若之淵門不束情於近教而駭神于長廣之說也

弘明集後序

余所集弘明爲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途之人不遠而復總釋衆疑故曰弘明論云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

國則耳目之外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孰疑以迷照羣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朦朦弗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眞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懸與經合井識之徒何智得異夫以方寸之心謀己身而致謬圓分之睛隔墻壁而弗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爲愍傷者一也若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

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旻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是鬼敬神大禹所祗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廻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聾瞽之徒非議所及可爲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眞佛無益國治則禋祀望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祇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庸畷蜡鬼奚功然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靈宜尊教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爲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斯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爲震懼者三也若疑古無佛教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羲農緬邈政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圖澄知臨淄伏石有舊像露盤犍陀勒見槃鵄山中有古寺基墉衆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驗誰

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可爲歎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無爲五帝德化三王禮形七國權勢地當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丘欲居夷聃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猶不繫於華夷況佛統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爲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無恒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已區分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涼者五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伐蔑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

復加燔燼豈仲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迺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傅毅稱佛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像於開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故莫識奧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略崇造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耆域耀神通之跡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搢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憲刻意而遷善暨晉明叡悟秉壹棲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既而安上弘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既敷實相彌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流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故知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爲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謗禍門而況矇矇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

見鑒達三世反號邪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胷訩讟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賈幽罰言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之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文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殷代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徵備詳典籍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奥因果義微微奥難領故畧而不陳前哲所辨關鍵已正聊率鄙懷繼之于末雖文非珪璋而事足鞶鑑惟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弘明集卷第十四

音釋弘第十四

梟蟒（梟古堯切上梟也蟒莫朗切大蛇也）癭（於盈切）猳玃（猳古牙切玃居縛切猳玃大猿也）紿（蕩亥切誑詐也）孽（魚列切妖孽也）恝（音和）紘（乎肓切紘綱維紘也）絚（居鄧切張也）壍（七豔切遶城水也）綏（宣佳切安也）鵄（稱脂切鳶也）壃埸（壃居良切埸夷益切埸邊境也）鑣（悲嬌切馬銜也）叱吒（叱尺栗切吒丑亞切叱吒怒呵也）崿（逆各切崖崿也）笇（蘇貫切與算同）稊稗（稊田黎切稗旁卦切稊稗似穀穢草也）蹵（子六切逐也）𩊱（兵媚切與轡同）趛趧（趛倉含切趧徒含切趛趧走貌）背（蒲蕭切勝問昭也）熯（虛汗切乾也）爝（即約切火炬也）畷（株劣切井田間道也）蜡（助駕切年終臘祭也）墌（之石切基址也）讟（徒谷切痛怨也）錙銖（錙莊持切八兩曰錙銖慵朱切十黍之重曰銖）鞶（蒲官切大帶也）

廣弘明集

三十卷

四部叢刊子部

廣弘明集序

唐釋道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淳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佞辯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爲德毋智實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聚此求情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之登臨廓爾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沉淪識蒙邪正銓人天之法

網是以內教經緯立法衣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羣英留心佛理搆敘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討顏謝之風規總周張之門律辨駁通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之高致備于秘閣廣露塵心然智者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旨而心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方啟神襟若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襲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聚愚謂愚叟滯四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而逾光矣余博訪前敘廣綜弘明以爲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中原周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貿致使工言既申佞倖斯及時不乏賢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互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術揚於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

之權謀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顧行三毒之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轍今且據其行事決滯胥陵喻達蒙泉疎通性海至如冦謙之拒崔浩禍福皎然鄭藹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朝典此之諷議涅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綜緝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宋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略沈休文之慈濟顏之推之歸心詞彩卓然迥張物表嘗以餘景誠爲舉之弊於庸朽綜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繫贊成紀鎮惟直筆卽而述之命帙題篇披圖藻

鏡至若尋條揣義有悟賢明孤文片記撮而附列名曰廣弘明集一部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討尋略隨條例銓目歷舉庶得呈諸未覩廣信釋紛擬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廣弘明集目錄

卷第一
歸正篇第一
序 釋道宣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佛爲老師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未詳作者）
後漢書郊祀志
吳主孫權論敘佛道三宗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元魏孝明召釋道門人論前後
卷第二
釋老志 北齊魏收
述佛志 隋王劭
卷第三
遂古篇（并序） 梁江淹
歸心篇 北齊顏之推
七錄序 梁阮孝緒
卷第四
敘梁武帝捨事道法 釋道宣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并敕） 邵陵王綸
敘齊高祖廢道法事 釋道宣
通極論（并敘） 隋釋彥琮
卷第五
辯惑篇第二
序（二首） 釋道宣
辯道論 魏曹植
老聃非大聖論 晉孫盛
老子疑問反訊 孫盛
均聖論 沈約

難均聖論 陶隱居
答陶華陽 沈約
卷第六
敘列代王臣滯惑解 釋道宣
卷第七
敘列代王臣滯惑解（餘）
卷第八
敘元魏太武廢佛法事 釋道宣
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
二教論（十二篇） 釋道安
卷第九
笑道論（凡三十六條并啓） 周甄鸞
卷第十
敘周武帝更興道法事 釋道宣
敘釋慧遠抗周武帝廢教事
敘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詔
敘王明廣請興佛法事
卷第十一
箴傳奕上廢省佛僧表 釋道宣
對傅奕廢佛僧表（并啓） 釋法琳

卷第十二
決對傅奕廢佛僧事（并表） 釋明槩
卷第十三
辯正論（并序） 釋法琳
卷第十四
內德論 唐李師政
卷第十五
佛德篇第三
序 釋道宣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釋支遁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文殊師利讚
彌勒讚
維摩詰讚
善思菩薩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閈首菩薩讚
不眴菩薩讚
善宿菩薩讚
善多菩薩讚
首立菩薩讚
月光童子讚
萬佛影銘　釋慧遠
晉襄陽丈六金像頌（并序）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文殊師利讚（并序）
佛影銘（并序）　宋謝靈運
佛讚　宋范泰
與謝侍中書
答范光祿書　謝靈運

和范光祿祇洹像讚三首（并序）
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
佛記序三首（并敕 啓）　沈約
列塔像神瑞迹（并序）
牙像詔　梁武帝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上菩提樹頌啓（并敕）　梁簡文帝
菩提樹頌（并序）
唱導文
禮佛唱導發願文　梁王僧孺
懺悔禮佛文
初夜文　王僧孺

卷第十六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帝
謝敕苦行像幷佛跡等啓
謝敕參迎佛啓
答敕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謝敕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謝敕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謝敕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
敕答　梁武帝
謝敕賚錢幷白檀香充法會啓　梁簡文帝
謝敕賚柏刹柱幷銅萬斤啓
千佛願文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與僧正教
與廣信侯書
與慧琰法師書（二首）
答湘東王書
寺刹佛塔諸銘頌（九首）
棲禪精舍銘
卷第十七
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舍利感應記　隋王劭
慶舍利感應表（幷詔答）　隋安德王（雄等）
卷第十八
法義篇第四
序　釋道宣

釋疑論　晉戴安公
與遠法師書
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
難釋疑論　周道祖
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答戴處士書　周道祖
與戴處士書　釋慧遠
答遠法師書　戴安
報應問　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劉少府
與諸道人辨宗論　謝靈運
答綱琳二法師難（幷書）
答綱公難
答琳公難
問謝永嘉　宋王弘
答王衛軍問（幷書）　謝靈運
重答謝永嘉書　王弘
答王衛軍書　竺道生
與安成侯姚嵩義述佛書　後秦主姚興

通三世論（諮什法師）　後秦王姚興
答後秦王姚興書　鳩摩羅什
通不住法住般若　後秦王姚興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通三世
通一切諸法空
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姚嵩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答安成矦姚嵩書　後秦王姚興
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

重答安成矦姚嵩　後秦主姚興
析疑論　唐釋慧淨
廣析疑論　釋法琳

卷第十九

内典序　沈約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南齊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與荆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齊庾杲之
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等
答請御講啓敕　梁武帝
重請御講啓　簡文帝等
重答御講啓敕　梁武帝
又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又答御講啓敕　梁武帝
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奉請上開講啓
答請開講啓敕　梁武帝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御講般若經序　梁陸雲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梁蕭子顯
發般若經題論義　梁都講法彪
謝開講般若經啓　簡文帝
答謝開講般若經啓敕　梁武帝

卷第二十

上大法頌表　梁簡文帝
大法頌（并序）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玄圃園講頌（并序）
答玄圃園講頌啓令　梁昭明太子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梁元帝
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簡文帝
内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禪林妙記前集序　唐釋玄則
禪林妙記後集序
法苑珠林序　唐李儼

卷第二十一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
上昭明太子啓　梁釋法雲
答雲法師書　梁昭明太子
謝敕賚水犀如意啓
解二諦義令旨（并問答）
解法身義令旨（并問答）
謝敕賚看講啓
謝敕參解講啓
謝敕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謝敕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答廣信侯書　梁簡文帝
與廣信侯書
答王心要書　梁蕭映

卷第二十二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約
六道相續作佛義
因緣義
形神論
神不滅論
難范縝神滅論

性法自然論　陳釋眞觀
因緣無性論（并序）　朱世卿
比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請御製三藏聖教序表　唐釋玄奘
答玄奘法師前表敕　唐太宗
重請三藏聖教序啓　釋玄奘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
謝敕賚經序啓　釋玄奘

答謝賚經序啓勑　唐太宗
述三藏聖教序　唐高宗
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啓　釋玄奘
答法師玄奘謝啓書　唐高宗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褚亮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唐李儼
與翻經大德等書（并偈）　唐柳宣
答柳博士書（并頌）　釋明濬

卷第二十三

僧行篇第五

序　釋道宣
道士支曇諦誄　晉丘道護
鳩摩羅什法師誄　後秦釋僧肇
武丘法綱法師誄　宋釋慧琳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曇龍法師誄　謝靈運
廬山慧遠法師誄
若耶山敬法師誄　宋張暢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　南齊釋慧琳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碑　唐裴子野
廬山香鑪峯寺景法師行狀　齊虞羲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卷第二十四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立僧尼制詔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爲慧紀法師亾施帛設齋詔
述僧中食論　沈約
述僧設會論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弔道澄法師亾書　梁簡文帝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鈞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與舉法師書　梁劉唆
與皎法師書　梁王曼頴

答王曼穎書　梁釋僧皎
弔震法師亾書　梁劉之遴
與震法師兄李敬胐書
弔僧正京法師亾書　劉孝標
東陽金華山栖志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眞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晉戴逵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卷第二十五

福田論　隋釋彥琮
敘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釋道宣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敘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表）　釋道宣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敕　唐高宗
上高宗皇帝沙門不合拜俗表　釋威秀等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　釋道宣等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啓
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應敬俗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啓
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并序）
停沙門拜君詔　唐高宗
上沙門應不拜親表　唐程士顒等
上釋在道前表　唐馮神德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啓）　釋道宣等
上請不拜父母表　釋威秀等
上拜親有損表　釋靜邁等

上親同君上不致拜表　釋崇拔
統論前議優劣并讚　釋道宣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琮

卷第二十六

慈濟篇第六

序　釋道宣
究竟慈悲論　沈約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顒
敘梁武斷殺絕宗廟犧牲事　釋道宣

戒殺訓　顏之推
斷酒肉文四首　梁武帝
敘梁武帝與諸律師唱斷肉律　釋道宣
卷第二十七上
戒功篇第七
序　釋道宣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釋慧遠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帝
與梁朝士書　釋曇瑗

與瑗律師書　釋慧津
答淨律師書　釋曇瑗
天台山顗禪師所受菩薩戒文　隋煬帝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釋道宣
淨住子淨行法門　蕭子良
卷第二十七下
淨住子淨行法門（餘）
卷第二十八上
啓福篇第八
序　釋道宣
與朗法師書　北魏主拓（跋珪）
與朗法師書　晉司馬昌明
答晉主昌明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秦主苻堅
答秦主苻堅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燕主慕容垂
答燕主慕容垂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南燕主慕（容德）
答南燕主慕容德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秦主姚興

與林法師書　晉王洽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約
捨身願疏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千僧會願文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帝
八關齋制序
爲人作造寺疏
謝敕賚納袈裟啓二首
爲諸寺檀越願疏

設無礙福會教 梁蕭綸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帝
與琰法師書二首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
與約法師書 沈約
與印闍梨書 劉之遴
與雲僧正書 王筠
與長沙王別書
答雲法師書 劉孝綽
遊陽山寺願文 北齊盧思道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詔
魏收
修起寺詔 後周明帝
隋文帝爲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
詔 李德琳
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隋高祖
行道度人天下敕 隋煬帝
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唐太宗
爲戰亾人設齋行道詔
度僧於天下詔

斷賣佛像敕
與暹律師等書 唐褚亮
捨舊宅造興聖寺詔 唐太宗
爲太穆皇后追福手疏
二教鍾銘 周武帝
大興善寺鍾銘序（未詳作者）
西明寺鍾銘（未詳作者）

卷第二十八下

悔罪篇第九

序 釋道宣

謝敕爲建涅槃懺啓（并敕） 梁簡文帝
六根懺文
悔高慢文
悔懺文 沈約
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陳江總
摩訶般若懺文 梁武帝
金剛般若懺文
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宣帝
妙法蓮華經懺文 陳文帝
金光明懺文

大通方廣懺文
虛空藏菩薩懺文
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藥師齋懺文
娑羅齋懺文
無礙會捨身懺文

卷第二十九上

統歸篇第十

序　釋道宣
淨業賦（并序）　梁武帝
孝思賦（并序）
遊七山寺賦　梁宣帝
宿山寺賦　梁王錫
鹿苑賦　魏高允
太乘賦（并序）　魏李顒
詳玄賦　釋慧命
玄圃園講賦　蕭子雲
夢賦　釋眞觀

卷第二十九下

傷愛子賦　江淹

無爲論（并序）
伐魔詔（并序）　元魏釋懿
奉伐魔啓
慰勞魔書
檄魔文　晉釋道安
魔主報檄
破魔露布文
平魔赦文
奉平魔赦文啓
平心露布文

卷第三十上

四月八日讚佛詩四首　釋支遁
詠八日詩三首
五月長齋詩一首
八關齋詩三首（并序）
詠懷詩五首
述懷詩二首
詠大德詩一首
詠禪思道人（并序）
詠利城山居

念佛三昧詩集序　釋慧遠
念佛三昧詩四首　晉王齊之
薩陀波崙讚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讚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曇無竭菩薩讚
諸佛讚
法樂辭十二章　齊王融
栖玄寺聽講畢遊邸國應司徒教
述三教詩　梁武帝

開善寺法會詩　梁昭明太子
望同泰寺浮圖詩（并和五首）　梁簡文帝
夜望浮圖上相輪
賦詠五陰識支詩
賦詠百論捨罪福詩　劉孝綽
蒙華林園戒詩　梁簡文帝
蒙預懺直疏詩
和太子懺悔詩　梁武帝
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并序）　王筠
講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梁昭明太子

旦出興業寺講詩　梁簡文帝
和劉尚書侍五明集詩　梁元帝
奉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并和三首）　梁陸倕
八關齋夜賦四城門詩　梁庾肩吾等
正月八日燃燈詩應令　梁簡文帝
遊光宅寺詩應令
被幽述志詩（并連珠二首）
臨終詩　謝靈運
臨終遺表　沈約
臨終詩　陳釋智愷

入攝山栖霞寺（并序）　江總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外德施山齋三宿決
定罪福懺悔詩
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并同
遊羣彥
仰同令君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六韻　徐孝克
同江僕射遊攝山栖霞寺　陳後主
遊攝山栖霞寺（并序）　江總
靜臥栖霞寺房望徐祭酒

仰和江令君　徐孝克
營涅槃懺（并序）
遊虎丘山精舍　江總
紀事　釋道宣
往虎窟山寺詩（并和五首）　江總

卷第三十下

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陳從事
別才法師於湘還郢北
敬酬解法師所贈
通士人篇

從遊天中天寺應令　陳沈炯
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并序）　北齊盧思道
五苦詩　周釋亾名
遊明慶寺詩　陳姚察
詠懷詩三首　陳張君祖
贈沙門竺法頵三首（并序）
道樹經讚
三昧經讚
代答張君祖（并序）　陳庾僧淵
答庾僧淵　張君祖
又答張君祖　庾僧淵
謁方山靈巖寺詩　隋煬帝
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　隋諸葛穎
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升（南樓）　隋煬帝
奉和通衢建燈應教　諸葛穎
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玉清玄壇德衆　隋煬帝
臥疾閩越述淨名意（并序）　隋王胄
展敬上鳳林寺　隋薛道衡

奉和武帝三教詩　梁釋智藏
謁并州大興國寺詩　唐太宗
詠興國寺佛前燈
遊大慈恩寺詩（并和）　唐高宗
奉和竇使君同恭法師詠高僧（二首）
秋日遊東山寺尋殊曇二法師

廣弘明集目錄（終）

廣弘明集卷第一

唐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明佛爲大聖凡俗歸依二儀三五不足歸敬）

序

夫邪正糺紛愚智縶雜自非極聖焉能兩開所以欲主天魔猶能變爲佛相況餘色有執可言哉固知一洲萬國一化千王互興廢立不足論評是以九十六部宗上界之天根二十五諦討極計之冥本皆陳正朔號三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下又有魯邦孔氏遵禮樂於九州楚國李公開虛玄於五嶽匪稱教主皆述作於先王賛時體國各臣吏於機務斯並衢分限域（謂流沙以東孔老之化及葱河以西異部之所統也）辨御爭張理路天殊居然自別何以明其然邪故西宇大夏衆計立於我神東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孰解妄想流愛纒綿於九居倒情從滯袪除於七識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向昏波漾目寧辨歸依不可效尤務須反本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大聖小聖由來共述至於親承靣對曾未覺知雷同體附相從奔競故有尅念作聖狂哲互稱卽斯爲論未契端極昔皇覺之居舍衛二十五年九億編戶逆從太半素王之在赤縣明

學三虛子夏儀而致疑顏回獨言莫測以斯論道又可惑焉夫以會正名聖無所不通根塵無礙於有空陶台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挺金姿之四八心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二九斯止一人名佛聖也故能道濟諸有幽顯咸所歸依自餘鴻漸天衢之所未陟且自方域位殊義非叨僭若夫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惟佛稱爲大聖光有萬億天下故令門學日盛無國不仰其風教義聿修有識皆參其席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相抗乎且據陰陽八殺之略山川望秩之祠七衆委之若遺五戒捐而不顧觀此一途高尚自足投誠況有聖種賢蹤則爲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唯佛爲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義畢驅馳不思此懷妄存高大夫而可大則不陷於有爲旣履非常固可歸於正覺有斯事類故敢序之云爾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出列子）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

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佛爲老師（出老子符子）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聞東逝故軒轅遊華胥之國王邵云卽天竺也又陟崑崙之墟卽香山也老子迹沈扶風史述於流沙而

道家諸記皆西昇崑丘而上天矣以事詳之並從於佛國也故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博古者曰申毒卽天竺也浮屠所興今聞之說曰地殷土中物壤琛麗民博仁智俗高理學立德厚生何負諸夏古稱愛人之國世挺賢聖之人豈虛構哉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未詳作者）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荅曰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畧也傳云永平十四年正月

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畧曰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

日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眞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勑遣尚書令宋庠引人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得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賚靈寶眞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爲炬遶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辨眞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恧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衍語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眞法善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

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善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感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畧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感死故傳爲實錄矣

後漢郊祀志（出范曄漢書）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統其教以條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

貴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懅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藉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云云

吳主叙佛道三宗（出吳書）

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棄俗出家爲沙門厥名僧會姓康氏神儀剛正遊化爲任時三國鼎峙各擅威權佛法乆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爲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邪會曰佛晦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希有瑞也信情大發因爲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任爲佛陀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初寺焉下勅問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乆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

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佚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醮酒脯綦琴行之似俗）吳主大悅以澤爲太子太傅云云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出高僧等傳）

文宗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

三十年嘗以暇日縱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靈眞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邪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更荷褒拂非所敢當之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覬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禀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呑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

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

元魏孝明召釋道門人論前後（出魏書）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敕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者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士

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淩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無文記何邪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十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

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又宣敕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牧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

法師菩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

廣弘明集卷第一

音釋（廣第一）

澆（古堯切漓也）踵（之隴切足跟也）湮（於眞切沒也）綜（子宋切總括也）繹（羊益切究尋也）琳（力尋切）紕（吉西切紕紛猶繚亂也）懱（莫結切輕易也）曄（域輒切）話（匹靡切）申毒（申音捐毒音篤申毒西域國名）偎（烏恢切愛也）愔（於金切）雒（盧各切與洛同）煨燼（煨烏恢切燼徐晉切煨燼火餘也）恧（女六切慚也）懅（其據切懼也）峙（池爾切峙立也）覬（几利切）邃（雖遂切深遠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

唐　釋　道　宣　撰

釋老志（出魏書）　齊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羲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迹爲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固使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爲天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秦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緘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也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

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也上根者修六度進萬行拯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號爲佛也本師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克道備

戡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眞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

焚亦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華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爲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爲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傷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

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識聰敏日誦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搆精神悟妙賾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爾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魏先王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無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氈毯鉢錫爲禮今猶號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

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繢飾別構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爲沙門統綰攝僧徒言多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彌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常中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年四十始爲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云云（所述沙門等文多不載） 世祖燾卽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華以致禮敬世祖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眞鎮長安眞反僚佐皆敬重焉後義眞之去長安也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屈丐大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寶劒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多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禮敬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泥塵初不汚足色踰鮮白世號曰白脚阿練自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屍十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爲傳頌其德迹冢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富於春秋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旨及得寇謙之道以清淨無爲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每與帝言數加誹毀謂虛誕爲世費帝以其辨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

敬佛道頻表陳刑殺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帝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信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無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來繼代禍亂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僞定眞復犧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

若無皆是前代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在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論少長悉坑之是歲眞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預知各得爲計京邑四方沙門多亡匿而免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土木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絕文義之迹既忝軍事所往誅殄唯斯爲政

餘無涉言故殺史官耻述過也屬崔浩密搆莫識佞辯遂行誅除時以爲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癘及追悔者無由覩崔浩若仇讐淫刑酷毒爲天下同笑也初浩與寇謙之同徒苦與浩爭浩不從謙之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至眞君十一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帝頗悔之然事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弛篤信之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講誦者殷矣至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讒死而孫立焉檢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寇謙之學仙道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剛般若經浩取焚之捐灰

於廁及幽執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夷釋門深文加詬昌言下詔以爲妖鬼之大魁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矣浩門既誅淸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最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癘及躬無由自免顯戮讒搆奮悔前愆克己復禮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闇惑方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爲噬臍

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立炮烙以樹嚴刑設酒池以悅臣妾時人豈謂爲正化也縱而飾非褒而唱善及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無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無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降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叡於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本錄幽都禮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恣此凶昏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勵追悔絕乎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衆道王河

西涼平東歸太武信重爲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寇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遂密譏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其祖父執劒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無事枉見幽辱又帝信之以眞君五年正月下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從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云云）崔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屍所請告遺訣高歷然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復興善自修心無令後悔

言已便臥而絕崔浩譖辭旣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况沙門乎太武以眞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平十月一日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改元興安是爲文成帝也廟號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萬國無王不奉北魏雖除南宋彌盛稱爲眞君明王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臣孰可悼乎感癘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思反政存立非一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存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

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儔得容假託諸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

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是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並還修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時罽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值罷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爲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爲下髮賢爲僧統（云云）興光元年秋敕有司於五級大寺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沙門曇曜帝禮

爲師請帝於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爲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爲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於北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禮像爲業一像一拜至于中龕而死尸僵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皇興元年高祖孝武誕載於恒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

敞爲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搆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盎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覽窮神知幾旣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嚴房禪室禪僧居之承明元年顯祖太上皇崩造建明寺爾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著

令以爲常准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諸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内及卒帝悼惜施帛千疋設一切僧齋京城七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緇素榮之西域沙門跋陀者有道業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

也今常住寺獨有遺蹤欽悅修迹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佛圖又見逼昏虐爲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即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重爲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爲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下詔也世宗即位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判之熈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爲世宗造石窟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肅宗熈平中於城内

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爾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畧云如來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眷戀城市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諠是棲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任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宜棄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爲寺禁令不復行焉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已來至武定末

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慧光慧顯法榮道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巳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畧記僧尼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眉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欒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於人效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濯（一作灌）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祀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

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敕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賔於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煑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特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靜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練藥之官仍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眞南雍州刺史讚之弟早好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有仙人成公興傭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爲不釋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近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爾便決謙歎服欲師事興固辭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與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饑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正可爲帝王師耳興事謙之七年便曰不得久畱

明中應去至期果卒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至與屍所與欻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謙之守志嵩嶽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寇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教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弟子十餘

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來嵩嶽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桑乾漢武帝時得道爲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嶽所統廣漢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云云）錄圖六十卷眞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眞君出天官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眞仙矣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云云）又云兩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命謙之

與羣仙爲友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爲延眞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天上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一作大）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此昔漢高英聖四皓猶或恥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

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時年九歲）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甚謹拜禮人或譏之于時中嶽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道場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制度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月設廚會數千人謙之奏曰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

與上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崖爲功差易帝深然之但爲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沈吟久之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旣爾何惜五三百工眞君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諸弟子以爲屍解變化而去靜輪天宮竟不成便止時京兆韋文秀隱中嶽世祖徵問方士金丹事對曰神通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闇遇難以預期臣昔受於先師未之爲也世祖重其豪族温雅遣與尚書崔頤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曆出名行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夫頻陽絳略聞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閻平仙博覽百家不能達意然辭對可錄帝授官固辭扶風魯祈遭赫連虐避地寒山教授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中條山有穴通崑崙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鄉立壇祈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召還有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開待賢之意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章符籙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召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爲主自有漢已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爲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嶽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圓滿九十人還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高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報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禮接焉

余檢天師寇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居安下崑崙之飛浮天上也又云三十六土萬里爲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上黃服戴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亞爲皇甫嵩討滅餘潛不滅今猶服之

述佛志（出齊書）

隋王邵

劭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狩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怪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黔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音釋（廣第二）

狩（舒救切）月氏（氏章移切月氏西域國名）戡（苦含切克也）淄（側持切臨淄鄗名）臏（上華切深也）毯（吐敢切毛席也）繢（胡對切與繪同）綰（烏板切繫也）至（音低與氐同）跣（息淺切親地也）眩（黃絹切惑也）癘（力制切疫也）溲（踈鳩切小便也）嗷（五勞切衆口愁也）炮烙（炮蒲交切炙也烙盧各切燒灼也）縊（於計切自經也）蹷（居月切蹶也）鐫（子全切刻也）榱（倉回切椽也）謐（覓筆切）辟穀（辟必益切辟穀絕粒也）劭（上召切）櫛（側瑟切櫛比也）鄴（魚怯切地名）黔（其廉切黑也）

廣弘明集卷第三

唐釋道宣撰

遂古篇（并序）

梁江淹

僕嘗爲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無涯邊兮女媧練石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共闘涿鹿川兮女妓九子爲氏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間兮羿迺斃日事豈然兮常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爲靈仙兮夏開乘龍

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宜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尋木千里烏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此間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亂編篇兮郭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門兮北極禺強爲常存兮帝之二女遊湘沅兮霄明燭光向焜煌兮太上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國殤爲遊魂兮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原兮恒星不見頗可論兮其說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內心常渾兮幽明詭性令智惛兮河圖洛書爲信然兮孔甲豢龍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何邊兮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爲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未央鐘簴生華鮮兮銅爲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綵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泰山兮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愼

東北邊兮長臂兩面赤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爲鄰兮西北丁零又烏孫兮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西南烏弋及罽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西海濱兮人迹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琉璃瑪瑙來雜陳兮硨磲水精莫非眞兮雄黃雌石出山垠兮青白蓮華被水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目豈君臣兮丈夫女子及三身兮結胷反舌一臂人兮跂踵交脛與羽民兮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

況庸倫兮筆墨之暇爲此文兮薄暮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乎（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屬文爲詩最長有遠識愛奇尚年二十以五經授宋諸王待以客禮初年十三而孤貧采薪養母以孝聞及梁朝六遷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爲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故也有集十卷深信天竺緣果之文余檢其行事與傳同焉緫述佛理不多錄其別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歸心篇

北齊顔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畧重勸誘耳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饗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

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遥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精氣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邪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速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畫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昴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夷（一作越）彫題交趾

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之外乎凡人所信唯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葢乍穹乍安斗極所周筦（一作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一作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間終難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猥流俗便生誹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畧無全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剔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筭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道（一作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儴佉之國則有自然秔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

不連屬及其沒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冤神亦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以此而論可不爲之作福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以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踈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彌光矣凡夫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邪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臣妾臣民與竟何親也而爲其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爲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爻畫結繩義隱皇

頡肇其文字自斯已往沿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册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爲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删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遠於戰國殊俗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讐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温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畧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闥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秘籍固乃因七畧之辭爲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畧盡江左草創十

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畧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朏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秘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爲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太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秘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緗囊已散宵漏既分綠衮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畧探盡秘奥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于術伎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捃拾之責況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爲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卽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畧其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畧爲名次六藝畧次諸子畧次詩賦畧次兵書畧次數術畧次方伎畧王儉七志攺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伎爲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畧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畧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幷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牓經目攺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畧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爲一畧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

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竝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末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

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曆譜而與今譜有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斯已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內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秘記庶幾窮於是矣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閼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愼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畧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後漢藝文志書若干卷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袠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有四袠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五袠四百三十八卷佛經）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袠一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袠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袠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秘書丞殷鈞撰秘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故書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袠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袠四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卷經書二百三種二百六十三袠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四百九十三袠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袠三萬七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七袠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四袠六千五百三十八卷（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八袠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袠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內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一十卷

記傳錄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

十六卷
注曆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僞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二十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
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
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讖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
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
卷

佛法錄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
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
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五帙
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

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
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畧一帙三卷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慧眞臨賀太守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畧通五經大義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淸年十六丁艱終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則吐之在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返合藥須生人參自采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値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至鹿息處果有人蔘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家權貴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之穿籬而遁晏有所遺拒而不納嘗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鹿林爲精舍環以林池杜絶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敢進晛鹿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太中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苟異何用相干於是朝貴絶於造請唯與裴貞子爲交（貞子即子野之謚）天監十二年秘書監傅昭薦焉並不到天子以爲苟立

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其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遊取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孝緒曰若麏麚盡可驂馭何以異夫騏驥哉王作二闇及性情義並以示之請爲潤色世祖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姸神記並先簡居士然後施行鄱陽忠烈王孝緒姊夫也王及諸子歲時致饋一無所受嘗自筮死期云與劉著作同年是秋劉杳卒孝緒睨曰吾其幾何數旬果亡年五十八皇太子遣使弔祭賻贈甚渥子恕追述先志固辭不受門人謚曰文貞處士孝緒甚博極羣書無一不善精力强記學者所宗著七錄削繁等諸書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編次佛道以爲方外之篇起於是矣

廣弘明集卷第三

音釋（廣第三）

涬（下頂切溟涬大水貌）媧（古華切女媧古之神聖女）涿（竹角切涿鹿地名）羿（研計切）斃（毗祭切敗也）夸（苦瓜切）殤（式羊切未成人喪也）豢（胡慣切養也）洮（徒刀切臨洮郡名）簴（其呂切懸鍾樹也）倭（烏禾切國名）裸（郎果切赤體也）漘（淳均切水厓也）垠（五巾切崖也）跂（丘智切踵舉也）脛（胡定切脚脛也）醼（於劒切合飲也）慝（湯德切惡也）渫（先結切漏洩也）汐（音夕海潮早曰潮晚曰汐）躔（直連切躔次星所履行也）夥（胡果切多也）趾（諸市切）餒（奴罪切飢也）跖（之石切）蹻（訖約切）魋（杜回切）詭（居委切詐也）髦（莫袍切髮也）儴佉（梵語也此云日儴汝羊切佉丘伽切）矇（莫紅切目有童子而無見也）頡（胡結切）淆（胡交切混雜也）胐（音斐）肪（甫往切）[illegible]（古鄧切）緗（息良切淺黃色也）捃（居縕切取也）紕繆（紕匹夷切疵也繆靡幼切戾也）笇（蘇貫切與算同）蔘（所今切人蔘藥名）睨（五計切斜視也）麕（居筠切鹿屬）麚（古牙切牡鹿也）騄驥（騄力足切驥几利切騄驥並駿馬名）賻（音附贈死曰賻）單閼（單蔣連切閼音謁單閼太歲在卯也）

廣弘明集卷第四

唐釋道宣撰

敘梁武帝捨事道法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寑處虛閒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眾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示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敕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内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僞就眞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强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并敕）　邵陵王綸

天監三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祇般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泯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竝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眞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玆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與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眞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剎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

醎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眞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敘齊高祖廢道法事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郤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賂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敕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竪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閙貴賤移心竝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强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令薄示小術竝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捔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卽往尋覓有僧

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其呪一無動搖帝敕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衣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内内則小也諮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内定小百官處外爲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自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眞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糵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竝付昭玄大統上

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絶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卽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性爲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横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卽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彦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絶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剎治國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剎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敕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遥曰高洋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如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幷敘）

釋彦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眞俗兩端孰能判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諠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絶無有之界若夫雲鴻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卽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卽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眞俗之混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强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曰賤慢沙門愚夔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挂僧名意似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詳爲極聖豈知十纒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致其猶

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以總集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獎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芋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牟續之袍繩牀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澹然無為毋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跡暫遊方踐

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流水飛鶴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璁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困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顰眉丸鉢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枌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為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本深搆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為智竟虛空以作身寧唯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剎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

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雜邑國朝八萬有踰於稽嶺宗親籍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產殊禹偰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卍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顏虎鼻八彩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

樓迥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武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性恬凝志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眞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

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兹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跡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方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業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柰國初轉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留前則吐納

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刼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竝驅馳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illegible]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

旣當徂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竝能銷聲挂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淤泥本號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慼頞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

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有頂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南竝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髮足可閑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絕棄於冠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終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

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辨析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驗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門奧出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爲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爲限礙耳何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象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簡於聾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邪至於東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入籙然乘鸞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密之而弗載寧解味吾師之道術書之於惇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惑彼正眞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於形骸誰有營於炫妍鬚髮既翦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所以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是曰逆流竊聞夏禹跣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恪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竝有違於大孝然猶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

間哉扇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劾淺祿微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何爾能知公子曰先生强誇華以飾非護墻茨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蕪葭威鳳不羣於燕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畢神闇無三端可以參多士無十畝可以爲匹夫憧王事之不閑恥私門之弗立寄逃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敘寒溫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二親

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椽土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塚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飾九層之刹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老聃之極教不讚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克讓則聖人上矣必若內德克盛自然外響馳應賔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諸得失之咎如何獨許世尊之號不欲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第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

僕聞情存兩寶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有爲之利勸俗人則令不吝髓腦論貺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言雖苦可爲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邪子但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圯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邃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爲深王則

不恥於細民海則無逆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墜無間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爲銓衡吾未相許爲水鏡若但以貌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向伏鬷蔑之語長者悟沙彌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綸可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不紹豈傳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章則唯亡命亭長樊濯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爲四海强族五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蓋世暨若朝陽晞露羨草隷之難留宿草負霜混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末窮本人倫一槩邪忽輕以乘軒蔑茲甕牖雖復才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來吾則厭來苦而知昨非子便躭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烹鴈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於仁義豈亂想於繁華固亦騎遺牝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

音義之薄伎修心可以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窣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樂處不唯聚落輕微務納豈獨珠瓔是以栖形五山遊神三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讃淨心之小施讖雜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東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含生之達志便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獻名寶利收多福所以玉槃高刹掩日聳於半天繡栭飛甍連雲被於寓内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垂至眞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爲功如來亦何抑說

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讃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爲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眞以迴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竝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慳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爲道與供義乖行福既爲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咎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煙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充滿佛猶無悋於饑犬寧有惜於餓烏是知輙用固以招愆迴施許而獲益眞是衆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褊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

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勳明主責躬蒼旻不言而効德子弗能自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此饕餮何以爲人至若鄭僑傾產於交遊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於所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分剖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修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夭身世而嬰禍狂勃

無禮竟夭年而享福遭墮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流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爲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殖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妊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濫王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爲鑒誡豈伊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黃金驄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叅之鶴爰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

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寧棄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眞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生烝民剛柔爲匹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眾香六萬尚曰法師毗邪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爲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鴈備禮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復烏殘自死虎聽內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爲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與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鍾壺之飲管則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徃哲未嘗不醼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眾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

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兹呼吸風霞餌飲芝露敢爲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强難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尚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慚先達然其男則纔離襁褓羨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類鶉鵲勿將羣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昬也事寄昬成明非昌顯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臥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敎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兹欲網將出六天之表猶無攜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孥唯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牀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蠖顯晦上下無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蠆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邪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己爲喻亦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黿孔猶覆醢況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酩酊是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丈舉之罇不空玄石之瞑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至道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戒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翳蹬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切饑渴之情遂緩自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

而訪道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謂子所不能謂吾爲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兔飛膽喪五色無主旣如料虎復似見龍恍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唯愍物子何怖邪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禀性疎野翹踵外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剃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之四

音釋 廣第四

莞（古丸切小蒲也可以爲席）爝（即略切火炬也）娠（失人切任也）扆（隱豈切畫斧屏風也）内（閙同）懌（羊益切悅也）麴蘖（麴驅匊切蘖魚傑切麴蘖酒媒也）朐（其俱切朐脡也申曰脡曲曰朐）踳駮（踳尺尹切駮北角切踳駮相乖舛也）縶（陟立切絆也）鑣（悲嬌切馬銜外鐵也）揄枌（揄羊朱切枌符云切揄枌木名）偰（音薛與契同）赭（章也切赤也）夐（兄詠切遠也）惇（都昆切厚也）蒹葭（蒹音兼葭音加蒹葭葦屬）鬷蔑（鬷子紅切蔑莫結切鬷蔑人名）桷（古岳切椽也）甍（眉耕切屋棟也）饕餮（饕吐刀切貪財也餮他結切貪食也）鰥（古還切無婦曰鰥）蠖（憂縛切屈伸蟲也）酩酊（酩莫迥切酊都挺切酩酊醉甚也）

廣弘明集卷第五

辨惑篇第二（明正邪互舉往哲相陵較而考定不勞龜鏡）

唐釋道宣撰

序

俗之惑者大畧有二初惑佛爲幻僞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沈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六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沙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懾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辨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叙至於李叟稱道纔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沙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環海蒙俗信受飾詐揚眞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爲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赤章厭祝斯言孟浪無足可稱方欲凌佛而跨法僧矯俗而爲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絕生常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消于所說伯陽爲尹而傳是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人廣開衢術言輒引類翻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爲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敘於李册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誇之常言惡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議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太玄超然居異抱樸論道邈爾開權道莊惠之流可爲名作南華近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竊取漢徹之號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敘長迷逾遠深嫌繁委何得畧之

又

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闇記信爲難辨册師故四不壞淨位居人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添木雖磨不磷是以辨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

稽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決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爲虛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依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睿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既化黃能漢王變爲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斯則乖人倫之典誤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魂之談經叙故身之務昭穆有序尊祖重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列代之彝倫安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已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讎校名理尋討經論卷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斯博詣事絕迴惑竊以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升沈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詧哉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四輪而摧八難梗槩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帛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時俗通汚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亂唯獫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行殲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云爾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傅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

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蜃燕入海爲蛤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鼈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匹夫所誷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産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效或殁于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之謂歟（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讃乃摹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原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云）

老聃非大聖論

晉孫盛

須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冗逆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預籠吉凶預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

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敵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嘗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已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縉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袵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譸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

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夫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怳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

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誡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存則美惡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涖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照任衆師錫匹夫則歘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怳下章云道之爲物唯怳與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之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邪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

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禀自然理不相關梟鴆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冐頓殺父鄭伯盜鄶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掊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為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是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弊矣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

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為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矣盛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忘俟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誑譎怪矯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盛字安國仕晉為給事中秘書監少遊涉賁索而以史籍為懷故曰賢聖玄遊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著晉陽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咽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微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

（典與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聃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也盛敘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坐觀周衰遁於西裔行及秦壤死於扶風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聖論

沈約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邈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冣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犧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犧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瑣瑣爲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覿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

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醟于酒滛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刲剔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

斯證可以有悟矣

難均聖論

陶隱居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内聖外聖義均理一諮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旣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栽出要荒之際按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内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届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閡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内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頓乖不審於内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荅陶華陽

沈約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荅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旣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旣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

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

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按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乆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旣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秔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

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内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頓乖不審於内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

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音釋　廣第五

懾（之涉切怖也）獫狁（獫音險狁音允獫狁北狄也）猱（奴刀切猿屬）柞（音胙木也五柞宮名）邯鄲（邯音寒鄲音丹邯鄲複姓也因國名立姓）兕（詳里切獸名似牛一角）兀（皮彼切與否同塞也）愒（許葛切恐也）拇（莫厚切將指也）齩（五巧切齧也）祛（去魚切却也逐也）耼（丁合切）祍（汝鴆切衣襟也）譸（竹流切張誑也）貊（莫白切北方國豸種）怳（兄往切怳惚不明貌）渟（持丁切水止也）馺（蘇合切疾也）梟鴆（梟堅堯切鳥名鴆直禁切毒鳥也）鄶（古外切國名）蕞（在外切小貌）齷齪（齷於角切齪楚角切齷齪急促局陿貌）鞮（音低狄鞮西方戎種）贄（職吏切玉帛也）歉（苦黠切食不飽也）獮（息淺切秋獵曰獮）麛（音迷鹿子也）醟（音詠酒失也）刲（口圭切割也）躓（陟利切跲也）黃能（能囊來切獸名黃能即黃熊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唐 釋道宣 撰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

有唐太史傅奕者本宗李老猜忌釋門潛圖芟剪用達其部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奕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臣訕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爲高識傳一帙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飾增其罪狀至於張魯據於漢中黃巾反於天下斯竝李門勃逆皆覆而不顯非謂篤論之文乎若夫城高必穨木秀斯拔推我淸峻故有異道嫉之不足怪其鄙吝未見厮徒阜隸有加惱辱明非目翳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隨開喩此則古來行事釋判天分未廣見者謂爲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傅氏寡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廢興太半坑殘焚蕩之事可號非政所須沙汰括撿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代代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傅氏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可悲之甚矣奕學周子史意在誅除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跡二十五人大畧有二初則崇敬佛法恐有淫穢故須沙汰務得任持其二則憎嫉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胷襟初列任持王臣一十四人傅奕高識傳通列爲廢除者今簡則興隆之人宋世祖唐高祖王度顏延之蕭摹之周朗虞愿張普惠李瑒衛元嵩顧歡邢子才高道讓盧思道二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傅奕高識傳列爲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魏太武周高祖蔡謨劉晝楊衒之荀濟章仇子陀劉惠琳范縝李緒傅奕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稊稂之穢青田榮華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羣之過與舍衛十濫之僞起毗離大聖因立條章無學由而正犯遂有七擯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愆張網目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萬故得正像咸稱有道内外同號無塵自法漸王門金科之刑無墜僧羅海岳藏疾之隙滋彰舉統以法繩之烹鮮之儀可覩隨機以時勸勉握泥之喩自隣人誰無過垂珠之誡有津醜迹易欣掩耳之失難覩所以宋唐兩帝王顏等賢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蕩則淄澠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涇渭殊流斥貪競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滓存高尚之道德延重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爲政也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

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改容忘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逆孔門季路雖僻而預升堂釋種達多乃邪而參清衆是知權道抑揚神幾利用或收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生力拔青山莫有亡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生涯有數斯實錄也俗有讖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惶怖欲誅稠禪師稠以情問云有黑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漆漆可作邪齊宣妄解手殺第七弟渙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讖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爲黑皂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讖緯武帝雄畧初不齒之張賓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實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運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讖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實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實曰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豆亦黑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竇者假過誅之元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身信讒信讖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興興由時來不在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遠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功在九億無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上事諸賢並挾私忿於僧有隙發憤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文而挂刑網禿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王臣且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滔滔天網自有陷目之夫言賊斯即盜科述妖乃當死例書表盛云妖賊未識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火如須勘撿虛迹自形前後上事雖有十賢荀濟一夫差有才用自餘連寫未足人聞傳奕後來謂自脫頴言無典據才氣虛劣瓦礫云寶賢愚所輕然奕素本道門起家貧賤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蓄憤致嫌固其本志武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嶠歸左道之望都邑所知見其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

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兒子爲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奕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奕貧士我將接在宅豈爲不軌耶僧曰叔若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婿爲果毅常以爲言奕既竊妻而傳妖不可筭矣如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爲泥人因其宜哉如別所顯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磑之利敕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三木加身考令臣反并令引邑義同謀遂誅翦僧徒於河間郡殺道俗近一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時竇慶爲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臠之生噉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及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感因宿忿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泄之泄在帝臣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前咎徒爲舉斧終陷磨胷故集者隨傳叙之庶後葉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宗帝姓託跋氏諱伏釐後名燾鮮卑胡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據有朔方晉就封爲代王盧孫什翼犍或云珪部落逾盛衆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平城爲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第三王託跋燾立時年八歲尚在幼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尤不信佛情重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嵩高值天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號令奉太平眞君置靜輪天宮可獲仙道列辟聞之若遺而浩深信之帝由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崇峻并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號太平眞君以遂寇謙之道命也因蓋吳作亂關中有沙門畜弓矢浩便進說與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四方亦然唯留臺下至眞君七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爲得志也爲讖所顯幽殺太子惡疾殃身方族誅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愛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元改代爲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畧怯於文雅輕於自審重於信僞而奕叙爲命世之明后寔誣也哉尋奕搜檢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畧五焉前已顯之今重昌辨

一以業運冥昧報果交加二以教指俗僞終歸空滅三以寺宇崇麗顧陵嫉之四以僧有雜行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禮五相雖惑多以雜行者爲言焉斯不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形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尚來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三雜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饕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稊稗涅槃謂爲禿人梵網呼爲大賊戒海如屍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然妄咎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純臣有國常有行貞潔者重之爲貪競者罪之可以見一士乖僻合國

並誅一官濁濫舉朝同翦斯不可也事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謂虜官長也判事雷同奕引以爲明畧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厚禮頻繁自不能拔姤而增狀僧爲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盛其功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牣九州豈以一士受賕朝廷爲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致嫌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通有憲臺繩糺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須爾上言所以上帝高居於九重殷鑒四海列辟靡監於王事職司其憂爾非其司妄行于政徒爲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僞濫人識難辨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存倨傲闇君賊臣

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德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其首初畧述統詳則釋門藻鏡者殷矣

周高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籙猜忌佛門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爲帝四年崩謚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爲帝卽高祖也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爲心娒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

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畧攝御光時佐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翦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露懷臣下常袍非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讖記忌於黒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賓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癘而崩於雲陽子贇嗣位殺齊

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掩其功明年五月崩謚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奕述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既除妖邪之教唯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勳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奕云無佛則國安祚遠如何周祖誅除纔了凶崩忽臨則奕爲狂矣然則武帝唯武曾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叔毀佛欺罔已深祚促曆移固其宜矣況復癘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指正佛爲妖邪指僞道爲師奉闇君荒主豈待夏殷固謚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政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羌人高闍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

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謐等駁議不同及桓玄簒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議令僧致敬既行剗斮之虐鞭顏皺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業立尋爲明帝所奪而傅奕叙爲高識之帝濫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絕嗣身名俱滅可爲殷鑒矣梁蕭子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典午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經絕嫡三號中興間關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爲失旨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奕叙爲滅法則誣君罪因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奕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不許邑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住又引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貧人閱其表奏無除毀狀但在匡政理教除其僻險斯之詳糺弘護之規諫矣

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下書問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否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潔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禮有恒饗佛生西域非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魏承漢制趙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爲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爲道士樂事佛者悉聽餘有奕爲潤飾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僞妄自昔黃書合氣士女淫行赤章厭禱幽明亂起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何者奕云佛圖澄令弟子遊說郡國支遁之徒爲其股肱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斯言訕謗天地不容何者佛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燈炬之照占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東儲之貳前表石葱之禍及難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深饗壽不遥斯言甚切而奕乃云令虎殺姪取其帝位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爲其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

林雖是同時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又云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此亦虛言何得妄旨且道之述作止在五千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日姜斌事乎然則自忖者審謂僧亦然且佛之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乖競尋繹道經濫竊何甚不能自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旨斯並業行之昇沈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叙集圖傳迷俗亂真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岳之負犯枉沒卒歲又可（悲夫）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

佛道手畫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而堂猶存宜敕著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紘表博議謨曰佛者夷人唯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聊畫此像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卽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至自旦至中皇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詔免爲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剛愎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而奕叙爲純臣未爲篤論何者謨之諷議局據神州一域以此爲中國也佛則通據閻浮一洲以此爲邊地也卽目而叙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況復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央也唯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庶生常保局永執自古同謂家自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圭測景以爲中也乃是神州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斯言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拓跋宗族北狄並君臨瀆岳嚮明南面豈以生不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磾獫狁微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拘於夷夏也蔡謨堅固自守未曰通人拒詔違命負罪殿廢正刑可矣抑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唯絕域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非九州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而黃帝軒轅並西奔而趣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知可歸矣且見機而作無俟準的至如夏桀之爲政也焚黃圖誅龍逄秦政之酷暴也燒經籍坑儒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也然埏埴塼瓦非曰桀功起于黃帝末尊呂德然累葉盛行義須褒貶古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桀紂何能極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唐虞者偏黨不倫之詭經也蔡氏褊隘何足可稱唐特進鄭公魏徵策有百條其一條曰問佛經興行早晚得失答珠星夜隕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興於漢世故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納須彌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花之下法

雲慧雨明珠寶船出諸子於火宅濟羣生於苦海豁得砥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疾誠須精心廻向執志歸依宜信傳教之言無從蔡謨之議斯國之重臣也可謂高識有歸故太宗敬而制碑手書其石祔葬於昭陵爲萬代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盡功用罕施自揣無能而固辭於公政可也而敘華夷事隔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宋顏延之瑯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達不護細行宋元嘉中遷太常沙門慧琳以才學迴拔爲太祖所賞每升獨榻之禮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爽敘之爲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延之非莅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既不預朝廷退居里閈子竣爲揚州刺史乘軒還宅延之負杖避而譏之不營產業布衣蔬食獨遊野外時謗以其不參朝賢而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預獨榻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達性論所評議也然頗公著論褒讚極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頂齒爪通佛衣鉢杖通佛二氎不然皆置言高拔羣英之所模楷者刑餘之言一時之貶琳耳其四論並見宋陸澄續法論

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爲丹陽尹奏稱佛化

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自頃已來敬情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待報聽造觀斯奏狀抑止奢競非曰除滅斯寔任持之相居然昌顯矣

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王史上書曰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既亦廣矣而假粿醫術託以卜數外刑不容內教不悔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糺察今宜伸嚴佛律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合爲之條例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已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虞愿會稽人事宋明爲中書善容止直忤言帝好奕頗廢政事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拽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來明帝以下所居故第起湘宮寺制置宏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螻蟻塼瓦焚蟲豸勞役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貸子呼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晉

安此寔大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奕謂爲除彈匪其意乎

魏張普惠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中遷諫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寺像畧無休息乃上諫畧云伏願淑愼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奕弄筆妄加荒穢之淫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是妃主莫不通淫百姓苦之而上不覺斯言姦蕩何得妄施宮禁有限防禦有則擅言婬僻縱筆陳妄據太史之任總清愼之機專構私憤顯行輕毀梟能食母君子恥聞亭曰栢人漢后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奕自行婬穢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爲效僧遠財絕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奕重其財色毀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旣化胡王令尹喜爲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輭善任從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

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庭朱戶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固其然哉

魏李瑒趙郡人魏延昌末爲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分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嗣然則絕嗣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謗毀佛法瑒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眞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號爲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

詳瑒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爲疵謗矣

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士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況也上書言佛法詭誑避役者以爲林藪又詆訶婬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

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說爲其配坐而已詳晝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亡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隘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名位莫緣斯德隱之妄張婬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奕重爲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則劉晝之門人矣

楊衒之北平人元魏末爲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爲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爲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啓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勤知其眞僞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衒之此奏大同劉晝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奕美之

徹於府欵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備寫不遺斯乃曲士之沉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音釋　廣第六

芟（師銜切除也）廝（息慈切賤役也）稊稂（稊徒兮切稊稗也稂音郎稂莠也）澠（武盡切水名）苛（賀多切虐也）巋（丘水切）堡（傅抱切）磑（五對切磨也）鬸（力究切煨切肉也）瑒（音陽玉也）燾（徒到切）鞬（居言切）黷（徒谷切蒙也）賕（音求枉法受財也）盬（音古不堅固也）⿱豈死（呼胲切公戾死曰⿱豈死）扞（侯肝切衞也）篡（初患切逆而奪取之曰篡）斮（職咢切與斫同）皴（七倫切皮細起也）薰蕕（薰許云切香草蕕與周切臭草）訿（子爾切與訾同毀也）紘（惠萌切）愎（蒲逼切剛傲自用也）日磾（日音密磾都奚切金日磾人名）埏埴（埏式連切埴常職切埏埴和黏土也）砮（乃乎切石名可爲箭鏃）豸（池爾切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廣弘明集卷第七

唐　釋　道　宣　撰

荀濟頴川人後居江左博涉羣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帝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眉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左還濟作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悒怏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爲災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闍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荐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殽亂三百年矣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槩絕俗固莫敘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致莽新之篡等竝安擬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秦坑儒士非關釋化禮崩樂壞未覩浮圖戰國無主何關僧僞乃云綱紀之亂何能亂之夫婦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然濟極言罔僧深訾佛者統知上書必不會旨亦知不能排除佛

法直是恨帝不抜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罵於上帝也後之醜詞竝擬斯矣濟表云稽古之詔未聞祟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麪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躭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於溫清流涕動於臣下興言賦於孝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反前事肆情罵之竹脯麪牲用替犧粟蘋藻礿祭豈唯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萬代之希有遺若脫屣豈百王之虛構哉自非行總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絕欲於盛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又曰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檮杌於三峗左傳允（音捐）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峗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敦跡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冑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即敘禹貢所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一史奚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索而度也賢豆天竺仁風所行四時和於玉燭土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神機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相篡奪斯是地心號中國也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田龍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按釋迦出戎剖脇而誕摩邪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覩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疎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腋而誕義出前經以壞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欲終故生七日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剖此亦有之不同梟獍如何濫委引弓投石事出權行叛君逆節一何誣謗自餓以化外道變俗以靜貪門而云諸道

佛道最貪全成毀訾誅國而不護國示業難亡羣典廣之理路蕪沒濟巧於全會補貼成文斯曰有才不妨無狀濟又云令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指專擬帝躬深知僧尼絕欲用則超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云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法不淫胡從何有泥木布施舉事見譏然佛之非胡乃爲天種胡乃戎類本異梵鄉猶言神州號爲漢地今檢漢者

止可方千梁漢雖曰初封帝都在於京洛自餘吳楚未曰中華陸渾觀戎又戎變夏矣唯佛一法教絕色心胡梵二種生生常習濟云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婬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婬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怪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照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行婬殺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四國來報則沈於三途而謂僧尼悉然加誣之大甚也又云大覺無慈又云於生無益斯並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螗蜋有拒輪之勇井鼃滯坎井之心哉濟云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擅捨爲初唯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爲教主及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絕慈風豈識三寶爲正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競以咎人未顯獻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筆獨不聞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都賞

庫無尺絹謝安平百萬賊愀然改容能仁捨四有帝遺如涕唾斯實錄也況復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唯財唯食誠八微之毒觝衣鉢自隨若鳥之遊空府去畱無滯類鳧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爲僧豈得以賊臣虐主等稷偰與唐虞稊莠荊棘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全調以昏兒都奄諸髦彥理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爲政也仁育爲初帝則絕欲蔬食僧則詞林義窟肩行蠅點足可投畀豺虎矣通人爲論理則統之去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行唯

孔一人濫吹竊服特唯傾國僧之眞僞權實難分唯佛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火灰而陳豈不知返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饑乏之憂遺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弛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涌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白毫相中無量功

德百千萬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知爲道出家爲道與供爲道而受爲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闇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眞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述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華避役姦侶焉不迷惑者斯是讜言誠非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辨之爾何不論掩善揚惡專爲務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爲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濟又云涅槃闍王害父耆婆敘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慙謝獲無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

天子注經譏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萬衆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胤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盜

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轢帝王之詔敕也四曰交納梟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云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

毀破遺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卽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鍾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旛蓋於長刹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唄象食舉之登歌歎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儭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效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觀濟所列十條罔歸一僞牽引構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可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讖言雖若臣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僞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獨夫闇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昌露形矣故曰知人唯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後所上之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

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敎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取五也詳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典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無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爲妖書以潔齋爲諂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嶽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獨居

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濟曰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爲心墮胎殺子昬婬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蜫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蝱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紊亂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

亦毀神祇夫運業廢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華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萬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望秩一切須除豈獨佛僧濫受誣罔乃云墮胎殺子今存好仇爾亦好仇何爲干政自不見也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爲齊文襄燒殺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逞才術干政冒榮圓智自滅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守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道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隨緣悟達爲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亂業之夫以僞排眞以邪陵正以寡伐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典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齊章仇子陁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爲儒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爲僧有傾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陁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姧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櫬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殺之高那肱曰此漢覔名欲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禁令自死徙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

測其終今讀子隨表奏惟述僧之妖淫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贍者止唯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綰之立昭玄以司之清衆肆如不可陷溺子隨家素貧煎投庇莫從形骸所資唯衣與食困此終窶長弊饑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澹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檢傳奕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爲下愚者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周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于蜀梁末爲僧佯狂浪宕周氏平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爲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今大周啓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國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堦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

治得久而大周啓運繼曆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以城隍爲寺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爲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偸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含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欲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卽色爲空非正智莫曉卽凡爲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甎瓦成日爲草蟲而作火劫助蠼蟻而起天災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誡戒也故比丘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

爲重物起慈即爲仁塔理極正矣事罕行之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衆人必望免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勸不平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獠爲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敬大乘戒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道幷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以理通我不事二家唯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爲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眞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冶城寺有才學爲宋廬陵王所知著均聖論（一云白黑論）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教竝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殊塗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芒屩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

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繁載

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爲夷言道既在華故爲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分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閻浮道則冢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爲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爲後身張阿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涼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奬敎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恪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

至敬無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繭栗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稾秸苟有其誠則蘋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礿祭而況鷲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損農蠶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爲患當衡者不以爲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爲護法之純臣矣奕又何爲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齊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憂齋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遺蔑帝王捐六親捨禮義褚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眩惑唯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紕繆奇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幽滋爲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即戎有識不許弟槃字季節屬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爲徒生無上善以資神死爲徒死有下惡以沈報冥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焉識與夫羣畜愚叟奚以異哉

隋盧思道范陽人仕齊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圖遍海內士女爲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歲以鉅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强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內躬大布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以爲釋化立教本貴清靜近世已來糜費財力遂下詔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爲論糺其糜費罷之則謂强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未遠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爲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殷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爾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然也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克牣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與上福以崇敬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無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亂斬斛律明月虛聽讖詞周軍開便解甲齊后斯

瘖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帑藏克盈不解身用銜紲而詣軍門財寶並爲周有周祖既廢二教自以爲萬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剋以爲滅法之妙略也固天帝之統牧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國縑纊全希一旦獲之填胷滿目連手運帛接軫長途斯爲大盜之滅國乃以爲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不籌之惟疑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爾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與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巖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剋已勵俗亦萬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

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勝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國前後鹵簿隊仗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宣政禪位小兒時在襁褓正位斯及自號天元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從萬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曆移運徙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爲隋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殷實不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位也歌帝德而曰萬年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咎倉廩資於羣盜糜爛者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即有期況滅於萬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萬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修已用之財則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

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都爲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眞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唐傅奕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魏入代齊平入周士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涼反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不行下奕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奕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禮不婚夭胎殺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奕奏如此未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欲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為學僧守靜絕欲無為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

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若異其先斯為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爾欲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為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自見道士從僧抗禮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拜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黃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緇徒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

襲朝章冠履同闕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繩之以法徵劾於何逃責但奕上事倅亂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云或三萬戶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一奕云唐丁壯僧尼二十萬眾共結胡心可不備預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穌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入大唐寺籍佛道二眾不滿七萬如何向欺上帝二十萬眾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處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有德之

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此國效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瘖愁往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誑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古跡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號曰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為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增福田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為品類區分升沉之義天別不知道經往往亦述地獄須數天堂有幾地獄何所（云云）故道出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颻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升如是乃非一述

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三明請滅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强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凶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胡氣浹旬之間宇宙廓清奕奏如此妄述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萬半爲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凶黨猶在者僧之從逆爲俗所拘一身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罔君天地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四凶非由事佛舜既絕嗣豈是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爲過全宗族滅奕奏狀曰望即依行明明作辟固絕其議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饑蠶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糞掃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違犯（此是荀濟語）　餘則鄙罵惡類厮下之言不足聞也五明斷僧尼居積利百姓豐滿將士皆富者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七明封周孔之敎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八明統論佛敎虛

多實少者九明隱農安近市廛處中國富民饒者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十一明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爲存詞費約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太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鐘又言佛法妖僞敕示蕭瑀瑀曰傅奕非聖人者無法奕駁曰瑀先祖已來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駁議其妖惑者爲高識傳云奕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罔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誑萬途可悉奕身死後出傳貨之言雖矯詔無命可死又云上書不許擊鐘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槌集衆又云撞擊佛鐘斯非教耶又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罔欺於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涕泗滂沱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目義不濫聽私爲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緣邊小識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一從汙染頓爾沈滯反本何期上所列人亦如前評與亡太半隨類詳焉

驗唐臨冥報記云太史令傅奕自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奕與道士傅仁鈞薛賾善後傅薛俱受官傅鈞先亾賾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賾問誰耶曰即傅奕也是夜少傅馮長命又夢在一處多見先亾長命問佛經罪福之事有實乎曰皆定實也又問如傅奕生平不信佛死受何報荅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長命旦入殿庭見薛賾說所夢賾又說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歎之賾即送錢付奕并說所夢後數日而奕卒案泥人者謂泥犂中人也泥犂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釋文

廣第七

祫（何夾切合祭也）礿（餘灼切夏祭曰礿）檮杌（檮音桃杌音兀）峗（虞爲切三峗山名）燉煌（燉徒渾切煌戶光切燉煌郡名）獍（居慶切獸名）愀（七小切色變也）縝（章忍切）轢（郎擊切踐也）儭（初覲切）櫬（初覲切）暐（于鬼切光盛也）宕（徒浪切）獠（力道切夷也）獄（彭宫切）秸（記點切禾稈也）帑（他曩切金帑所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八

唐　釋　道　宣　撰

敘元魏太武廢佛法事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年八歲尚在幼沖資政所由唯侍台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每以爲懷言佛法虛誕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既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釁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既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騶牧馬帝入

觀馬從官入其僧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詔乃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功又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信僞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法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高者定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晃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讒於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玄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邪帝初不從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問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之便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於朝廷也

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斯並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

周高祖猜忌爲心安忍嫌郄大冢宰晉國公護權衡百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誅之并大臣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所慮也然信任讖緯偏以爲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

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竝變爲黑用期訛讖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達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竝著黃衣爲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脣齒相扇惑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寢處覘候得

失或爲僧讀誦或讚唄禮悔僧皆懍厲莫不訝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爲先佛教爲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咎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敕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辨其眞僞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卽於殿庭焚蕩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卽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敕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竝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官燒乾化門攻帝不下退

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竝誅

二教論十二篇

釋道安

歸宗顯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脩詩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亹亹慈良然二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弁

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鷇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爲之開闡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辯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爲子畧陳其要夫萬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亾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典典號爲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竝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

儒家之流葢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葢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葢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葢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葢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葢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葢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葢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葢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泒而別之

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辨善惡之升沈良期出世而理無不周

迺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為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粗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升粗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為兔將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誡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

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升降二（儒道六典道止兩篇升降二事備彰四史）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為先班固九流儒宗為上討其祖述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

讜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竝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爲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横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長之論襃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黄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三十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

多聞廣載爲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黄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大弊傷道所過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遠達不周謂弊於儒道儒道既弊聖教不典何王摹之尚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爲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與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升降何預鄙懷

問老子之教益修身治國絶棄貴尚論大道則爲三才之元辯上德則爲五事之本猶陶埏之成造譬橐籥之不窮先生何爲抑在儒下答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亾率由舊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羲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説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夫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混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説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爲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此而退聽足賢於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尚賢能於治何續既扶易之一謙更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兼棄五德

君爲教主三（一道謂孔老爲弘教之人一沙之興誤則佛爲教主）

問敬尋哲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採求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襍鄧尹法參俚商墨出由胡農與野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以爲教首孔老聖歟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教豈不婉哉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葢皇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百王同其風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爲教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衛廻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非爲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宗已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自稱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子云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乖中諒爲侮聖答曰余既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誠唯依譚典稽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漢書品孔子爲上上類皆是聖

以老氏爲中上流竝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於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孔子問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子豈弘子之流皆賢於孔丘乎聖人之迹於斯可見也）

問魯隱公者葢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爲下下老子者乃無爲之大聖漢書品爲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爲證答曰吾子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去猜譖毒於是縱橫遂爲桓公所弒既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爲聖言不關典君子所懃

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關學是何言歟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爲狂則非上智狂可爲聖復非下愚書辨

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四（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則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收形之教教稱爲外敬尋雅論寔爲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皆爲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温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備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開情關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亾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五（仙明延期之術不無其終涅槃常住之果居然乖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强者亦云餌服之功衰哉不知善積前成生甄異氣壽夭由因修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爲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爲眞實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勖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扶風葬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强謂之寂其爲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闍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爲殤非想多劫與無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升降吾子何爲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於猶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六（道以恬虛寡欲優在符於謙德仙則餌服紛紜劣在徒勤無効）

問先生高談壽夭善積前生業果雖詳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答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爲本柔弱爲用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已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欒大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爲方技不入墳流人爲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爲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七（佛生西域孔氏高推商宰致問列子書記）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爲道西云泥洹此言無爲西稱般若此飜智慧準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爲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子以聖人爲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辯豈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爲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眞僞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爲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爲狀體用既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爲以息事爲義內經無爲無三相之爲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準如玆例則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昔商太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聞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人乎孔子動容有閒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佛

釋異道流八（出世二乘域中四大懸如天地異過塵嶽）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案山海經西方有天毒國郭景純注云即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又名身毒國也）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敎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答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記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絶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未

足以槩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微取其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表唯四藏贍博二諦並陳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九（絶聖棄智老氏之心黃巾禁厭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似若自私答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逗彼羣品器

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像像遍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應實塵沙大略有二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正以定亂或行禮以誡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爲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犧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瘧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後爲大蛇所噏弟子妄述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殺張修而并其衆焉於漢爲逆賊戴黃巾服黃布褐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縣亭置米肉以給行旅

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治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鎭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

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茲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稍稍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寔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為寒暑老子誡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偽皎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華未聞

或禁經止價（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貪者造之至殁不覩實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得乎）

或妄稱真道（蜀記曰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蛇所噏子衡奔出尋屍無所畏貧清議之識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甚也）

或含氣釋罪（妄造黃書呪癩無端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龍虎戲備如黃書所說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漫不異禽獸用消災禍其可然乎）

或挾道作亂（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廷皇胥破國害民惑亂天下）

或章書代德（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上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剌生民枉炊鳴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皆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門（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至祀祠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誡之義）

或苦妄度厄（塗炭齋者事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土塗面擿頭懸榻埏埴使熟至義熙初王公明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貪此度厄何癡之甚）

或夢中作罪（夢見先亾輒云變怪召食鬼神軍將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兇佞（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取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兇邪之甚）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爰至符姚皆呼衆僧以為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酒之名曹簡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人蘇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稟道闡猷詎希方駕三張符籙詭託老言捃採論詞以相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為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籙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麤麤者厭人殺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籙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唯取鄙

者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爲神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摇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效靈仁竝二儀幽明薦祉故眞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淵猷無惑求於象罔牢籠語默彈壓名言超絶有無廻踰彼此芻狗萬機不可謂之爲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爲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爲彼九州遐曠不可謂之爲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

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籙之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言預經綸之始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誑惑生民敗傷王教眞俗擾動歸正無從唯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籙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眞僞十（兩經實談爲眞三洞誕謬爲僞）

問老經五千最爲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尊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答曰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撮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爲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

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爲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尚存猶明三皇以爲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寔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穰符禁化俗怪誕違爽無爲哀哉吁何乃指蟲迹欲比蒼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依張魯蜀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爲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厭皆稱陽平重其本故也以上清爲洞玄靈寶爲洞眞三皇爲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徹事皎然可見答曰釋典汪汪幽顯竝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爲利人略說爲解義故爲利人廣

說爲誦持故爲鈍人略說爲誦持故爲鈍人廣說爲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數玄鷲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智典旣然餘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奏其數無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可收卽是純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指通局十一（典與世治而不出生死爲局近比王化而遠期出世爲通）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爲爲化足矣何假胡經又髡抽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豎說塵劫尚云不遥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與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多殘掠漁獵則年算減夭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罹疾患坑殘至虐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毋

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爐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答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纏宿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鈎七順時禁四民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善也尋先生制作局云寰宇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去辨略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緣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眞唱演大哀之洪慈上極聖人下及蜆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眞俗義冠精靈移仁壽於菩提從教義於權實使宗虛者悟空空之旨存有者進戒定之權於是慧光遐炤莊王因覩夜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春秋左傳曰魯莊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卽周之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卽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世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案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云出世卽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爲正春秋四月卽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

（不與夏同杜預用晉曆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奉忠用魯曆算即二月七日用前周曆算即二月八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與春秋符同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丙申而滅度至今一千二百五年也）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萬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騰東逝道陽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懵螢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未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譔莫先剃落而削髮毀容事存高素辭親革愛趣聖之方祛嗜欲於始心忘形骸於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於六道泰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至德遠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爲濫云國土唯聖化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萬品齊悟豈以夷夏而爲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亾毫釐之善永爲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臻此乃

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沖和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彊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緇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蹟矣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必感於事緣有彊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强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謚之爲穆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刖羼提現被霹靂未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爲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爲富貴之因持戒爲患疾之本經

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為緣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唯業報理微通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斷見也）或

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常見也）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為（他因外道）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無因外道）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虵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法有常階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也）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象所該故染漬風流者脫形梏於始心研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己與嚴鄭等跡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為奢侈上減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塔寺極莊嚴之美營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繁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

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徇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渾僕所以致怪良在於斯覬欲清心佛法鑽仰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含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辯有也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萬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即薩婆若薩婆若即色然色是無知之頑質薩婆若諸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義釋

師之法性乃卽色而遊玄遊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卽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度爲先標牓宗極以塔寺爲首施而有報匪成虗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爲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宇淳風遐被震道綱於六合布德網於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

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秀於中田倉廩積而成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之爲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求也聚斂由也凶頑而舉世推戴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相駁節毀髮膚徽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寧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忽妙德之風今當爲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沖曠寧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旣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爲總子何惑

焉儒之爲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柏梁之構興乃知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之可窄覩眞筌之遼廓覺世訓之爲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罔覿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遼信絕名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若春冰始知釋典泛茫該羅二諦儒宗硌硌總括九流信侅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音釋（廣第八）

騶（側留切廐御也）殲（將廉切滅也）覘（癡廉切窺視也）蠹（當故切壞也）恂（須倫切恂恂溫恭貌）亹（無泯切亹亹不倦之意）㲉（苦角切鳥卵也）狷（姑泫切狂狷也）讜（多朗切直言也）摭（之石切拾也）橐籥（橐他角切籥以灼切橐籥蒲囊也）悝（枯回切）嚱（許羈切險也）勣（則歷切功也）噏（許及切與吸同啗吞也）㲄（苦候切與寇同）憮（罔甫切憮然怪愕之辭）秕穅（秕卑委切不成粟也穅苦郎切穀皮也）仄（阻力切仄陋卑隘也）硌（盧各切硌硌石堅不相入貌）侅（胡改切奇侅非常也）

廣弘明集卷第九

唐釋道宣撰

笑道論（凡三十六條幷啓）

周甄鸞

臣鸞啓奉勅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臣不揆疎短謹具錄以聞臣竊以佛之與道教跡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爲宗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意勃而敎僞理均則始終若一敎僞則無所不爲案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矣立身治國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怪力背衰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寂無爲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昇仙爲神因而誑惑偸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妖僞於漢世三張詭惑於西梁孫恩搔擾於東越此之巨蠹自古稱誣以之臣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昔行父之爲人也見有禮於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敕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卷可爲儒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删定案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亾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寃失守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毋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啓

造立天地一

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鬢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尹喜化胡陛賓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鑊煑而不熱老君大瞋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胡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髠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像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頭爲崑崙山髮爲星宿骨爲龍肉爲獸腸爲虵腹爲海指爲五嶽毛爲草木心爲華蓋乃至兩腎合爲眞要父母臣鸞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天下將都雒邑因婁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於此因爾名之周幽王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始清氣爲天濁氣爲地便有七曜萬像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方變爲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山各高四千八百里

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於崑崙山數百萬里而老君以心爲華蓋肝爲青帝宮脾爲紫微宮頭爲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竪於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爲度關之年幽王爲開闢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年號差舛二

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爲周師無極元年癸丑去周度關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

笑之深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代爲國師化胡又云湯時爲錫壽子周初爲郭叔子既爲國師應傳典籍何爲不述但列伊尹傳說呂望康邵之人乎而傳說者唯注老子爲柱下史道家注爲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計姬王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子以景王時度關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卽周敬王時敬王卽景王之子景王卽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則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日度關不聞更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化胡又云爲周柱史七百年

計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門詭號故靈寶云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時人壽萬八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號將來近世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無極竝是無識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以年號加日冀有信者從之又云代代爲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前聖人既出匡救爲先而夏桀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以賢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顧將及自知死至潛行西度獨爲尹說直令讀誦不勸授人身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難曰尊崇翻成辱道

氣爲天人三

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宮元氣始凝三光開明青黃之氣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明則有青元始陽之氣總主上眞自然王宮靈寶上皇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氣其中神仙官僚人衆各有五億五萬乃至如上萬重皆結自然青元之氣而爲人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衆皆同紫微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

始分九氣存焉一氣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青氣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眞王元始天王生於九氣之中氣結而形焉便有九眞之帝皆九天清氣凝成九字之位三元天人從氣而生在洞房宮玉童玉女各三千而侍以天爲父以氣爲母生於三元之君又案靈寶罪報品云太上道君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於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恒沙得道已成如來其未成者亦如恒沙又文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者升天惡者入地若如此說理則不然何者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諸天神人皆結自然清元之氣而化

爲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勲賜我太上之號推此有疑如有無生成品云空爲萬物母道爲萬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衆生然此爲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既如此衆生何用修善而作乎又道生萬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也又云衆生神識本來自有非道生者道既能生萬物神識豈非物乎又不可也

結土爲人四

三天正法經云九氣既分九眞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於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爲像於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傖秦夷羌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眞之氣而得爲人也臣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又文始傳云若婬盜不孝死入地獄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推此而言乖違大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經于三年上眞氣入乃能言語此上清之氣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惡善何爲入土像中卽墮八難爲蠻夷乎此土爲像先亦無因云何造作之後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眞之氣爲癡爲黠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黠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而貪爲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深也

五佛並出五

文始傳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爲周師無極元年乘青牛薄板車度關爲尹喜說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萬遍耳當洞聽目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依言獲之既訪相見至罽賓檀特山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沈

老子乃坐蓮華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尹喜爲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王從受化男女髡髮不娶於妻是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爲罽賓國佛號明光儒童臣笑曰廣說品云始者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須陀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羣臣造天尊所皆白日升天王爲梵天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爲妙梵天王後生罽賓號濱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檀特三年濱陀力王獵見便燒沈老子

不死王伏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爲釋迦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胡推尹喜爲師而化胡消氷經云尹喜推老子爲師文始傳云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又云無上道承佛威神來喜爲佛推此衆途師弟亂矣何名教之存乎又化胡消氷經皆言老子化罽賓身自爲佛廣說品憒陁力王老之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即秦漢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尋罽賓一國乃有

五佛俱出一是尹喜號儒童者二是老子化罽賓者三老子之妻憒陁王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號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竝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爲老化則多經唯二卷不變至於儒童尹喜憒陁佛經無聞於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爲佛虛妄可笑且老經秘說不許人聞前後相番誠有遠意然老子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甚矣如父爲道人子爲道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五練生尸六

五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繒天子一匹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以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即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而更生矣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水三宮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善者益壽惡者奪筭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繒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計五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

十二年後穿冢而出耳目所知何爲犧皇已來不聞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啓齒

觀音侍老七

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巾帔或以服帊通身被之偸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帔乃是古賢之衣橫披加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臣笑曰案諸天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靈推前天眞皇人解曰梵形者元

始天尊於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瘧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符書以誑百姓爲大虵所呑弟子恥之云白日升天陵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以祖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遂殺漢中太守蘇固便得漢中鬼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衆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自爾至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爲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襲張魯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既挾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佛生西陰八

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萬物道生於東爲木陽也佛生於西爲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竝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爲臣僚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

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須食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人獨臥以女人等守一也道士聚宿故無制也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以金爲官鬼金以木爲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紜紜全無指的又云道士以齋爲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此形骸而與絕粒服氣以求長生之術乎卒不見之終爲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臥道士聚宿據此合氣黃書不亦妄乎

日徑不同九

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萬萬里卯酉西隅亦令轉形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臣笑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與前文始全

所不同文始傳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與方等量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計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萬一千而言萬五千者何太乖角大可笑也

崑崙飛浮十

文始傳云萬萬億萬萬歲一大水崑崙飛浮爾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萬萬億萬萬歲大火起爾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臣笑曰濟苦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蕩清氣爲天濁氣爲地乃使巨靈胡亥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崙山飛浮容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爲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天有玉京山災所不及計太上慈愍何不迎之以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然太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火不及猶云隨劫生死自餘飛仙如何迎取天王善人安于山上今免死者深大愚駭又可笑也

法道立官十一

五符經云中黃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爲貴也人身包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體爲天子大道君脾爲皇后心爲太尉左腎爲司徒右腎爲司空封八神及臍爲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爲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爲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肺爲尚書府肝爲蘭臺府臣笑曰檢道經州縣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以郡大於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誣罔迷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稱南無佛十二

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教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又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爲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爲優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爲夷所困乃因號優婆夷臣笑曰梵言南

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梵言優婆塞此言善信男也優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以老子言佛出於南便云南無佛者若出於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爲憂夷未知婆者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辱大可笑

鳥跡前文十三

洞神三皇經稱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氣天皇主氣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萬物化生臣笑曰南極眞人問事品稱靈寶眞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眞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萬成萬壞眞文獨明此之眞文卽三洞文也三皇卽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爾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也若以伏犧爲三皇者案淮南子云皇帝使倉頡覩鳥跡造文字此則止在皇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前鳥文之始乎

張騫取經十四

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道授韓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千室爾後

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丈六尺項有日光旦問羣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號明帝卽遣張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衞佛已涅槃爲經六十萬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還臣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人客學於蜀入鵠鳴山爲虵所吞計順帝乃明帝七世孫理不在明帝之前百餘年也又云明帝遣張騫尋河源者此亦妄作按漢書張騫爲前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尋耶不知騫是何長壽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日月普集十五

諸天內音第三宗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羅千天眞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內名菩臺者眞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陽三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旣交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昆山南三十兆里復有昆山如是次第有千昆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

日月又經云大刦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者若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爲但三萬而至若餘不集者爲是災所不及爲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尚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災所不及今所不來者理在然乎將知造此經者唯聞大千之名迷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太上尊貴十六

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貴尅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眞清遠矣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天帝尊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數百人如此狀明則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太上尊貴治在衆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清宮在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五穀命鑿十七

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時天生甘露

地生醴泉食飲長生中古世來天生五氣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爲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臣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老者不食五穀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剋命鑿與五藏命促縮此糧入腹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陽之氣上入太清之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兩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之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剋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也

老子作佛十八

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剖左腋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於是乃有佛法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子化罽賓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眞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爲諸大衆啓請如來三十六

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即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屍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必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氣已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悟大道而爲國師耶是則老爲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修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唯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首尾無據蜀記張陵被蛇噉注而白日升天漢書劉安伏鉞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詎可怪哉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爲日右目爲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日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憑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依於首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敕使瞿曇十九

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敕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齎經來東秦歷洛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世尊法教被聾俗人與子感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愼莫戀東秦無令天帝怒太上蹋地瞋臣笑曰案瞿曇者即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本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淨三子既得正覺號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號曰迦葉親近於佛焚屍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無容得受迦葉之約敕克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於佛而敕佛爲使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無丙辰本初之號何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蹋地而瞋乎

事邪求道二十

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萬遍飛升天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受戒符籙置五嶽位設酒再拜臣笑曰觀身大戒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禮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逾百遍度南宮耶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竈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吏兵都無誡勸之文此之神社爲神爲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

口誦魔言身行禮祭求出三界諒可悲夫

佛邪亂政二十一

化胡經云佛興胡域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土效其儀法起立浮圖處處專尚佛經背本趣末言辭迂蕩不合妙法飾彫經像以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十年災變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所以神祇道氣不可復理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八千年我去後人心穨壞淫祀邪神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

夭傷壽無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萬神歡喜氣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無定年又漢明已前佛法未行道氣隆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崩饑荒荐集更有桀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寧有妖災虐政甚於前者以今驗古誰有誑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鸞乃庸踈頗尋兩教道法謙退行僞以顯佛眞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不如此通道則可笑殺人

戒木枯死二十二

老子百八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枯向畜說之則死又靈寶經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今人修之消年損命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厭之法有怨憎者癲狂殞命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眞神身著黑衣有赤文足廣百步頭拄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噉三千十十五五合衣吞臣笑曰三元大戒云天尊說十戒十善等法無量人得道戒云不得懷惡心聞戒不信生謗生謗皆得罪今樹木無情不慮獲罪起謗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無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

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又案三張之術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里血又造黃神越章殺鬼朱章殺人或爲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輾泥中懸頭著柱打拍使熟自晉義熙中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反縛懸頭如此淫祀衆望同笑又案漢婕妤帝疑其詛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無理之詛如其無知請之何益故不爲此以事推測常人之智尚識達之況鬼有靈聰明正直而受愚肰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無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

乎將不耽嗜精汁酒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爾耶

北方禮始二十三

依十戒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禮一拜北方爲始東向而周十方想見太上眞形臣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造禮爾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以上爲首而浪禮北方耶然道生東陽也何不從東方爲始佛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鄙之今復尊重而前禮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此戒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禮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害親求道二十四

老子消冰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首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可爲事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爲七寶七尸爲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殺胡王七子國人一分臣笑曰三元誡云道學不得懷挾惡心不孝父母不愛妻子計喜所殺父母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依誡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首乎又胡王不伏殺其七子亦以甚矣又殺國人一分何斯不仁之深乎若作法於後代則今求道者皆殺二親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濫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三可笑怪也

延生年符二十五

三元品云紫微宮有延生符爪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人毀符以燒者人隨煙化爲氣其文四萬劫一出臣笑曰文始傳云萬萬億億歲一大水崑崙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萬萬歲天地混沌如雞子黃名曰一劫按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又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潰然空蕩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萬劫乃出豈可四萬劫中絕無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又萬萬止是一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云萬萬億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椿與劫齊二十六

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一椿百六乘運迴臣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

有大火金鐵融地無草乃至萬萬億歲天地如雞子黃總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燒之則灰值劫火便絕而言大劫齊椿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隨劫生死二十七

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交其文乃沒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眞文玉字出於元始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玉京山玄臺災所不及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代代不絕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

道言自元始開光已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度一恒沙衆生爾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久劫終九氣改運託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於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眞文在玉京之山災所不及而云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同生同滅豈非災也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云長生不死此爲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災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無有存者玉京玉臺斯爲色界色界非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號殊同河漢之實矣

服丹金色二十八

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令燒水銀還復爲丹服之得仙白日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燒丹成水銀燒水銀成丹故曰還丹）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內外剛堅如金故號佛金剛身也臣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此三聖亦可爲一身金液經云太一者唯有中黃丈夫及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爲天神調

陰陽矣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爲太上萬眞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須服金液後調陰陽乎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難何爲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爲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爲丹所悞故捕影之談耳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任丹得邪見之重可爲悲矣

改佛爲道二十九

妙眞偈云假使聲聞衆其數如恒沙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臣笑曰此乃改法華佛智爲道智耳自餘竝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道經爲法華也且靈寶偷於法華可証東夏法華之與靈寶不殊西域今譯人所出不爽經文以此推之故知偷改爲靈寶且佛經博約詞義宏深千卷百部無重文者不同老經自無別計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全無及佛佛之八藏亦不論道自餘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是以古來賢達諷誦佛經至今流傳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爲準的

偷佛因果三十

度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得道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數亦有一與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劫而登由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昇有十階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王聞說即得四果又度身品尼乾子於天尊所聞法獲須陀洹果又文始傳老子在罽賓彈指諸天王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遣尹喜爲師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臣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異道以自然爲宗佛以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様大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聖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引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其說然道家所修吸氣沖天飲水證道聞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或三十三天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眞天王九氣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天九宮天曹玉淸太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請說此天爲重爲橫爲虛爲實服何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爲虛指更來可笑矣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淸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淸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竝云見存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竝注見在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敕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以飯牛

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號祭酒妖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五億重天三十二

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

如之厚一萬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以四海爲地脉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皆從山出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眞天王元始天王禀自然之胤置九天之號上中下眞眞爲一元元有三天上元宮即太上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百八十五萬六千尺以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二尺豈有厚萬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文始傳云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臥不起愕然大怪

出入威儀三十三

玄中經說道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爲況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爲手簡執以去慢誠於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簡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怪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鑪銅鑵鉢盂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臣

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帔法褐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氣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自然經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道士奉佛三十四

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又大戒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景宮

禮佛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眞人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眞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淸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爲不念淸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故昔殷太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爲聖不以道爲聖也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齊經又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卽佛也此卽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萬遍卽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道士合氣三十五

眞人內朝律云眞人日禮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爲戾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敎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敎夫易婦唯色爲初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眞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詳

諸子道書三十六

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並未得臣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爲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皇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乘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唯恐人知已

之有善慮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以諸子爲道書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爲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若爾則知老子黃子諸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爲中上賢類斯實錄矣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勾踐君臣因吳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今尊崇其術不亦昧乎又蠡子被戮於齊何爲不行父術變化而自免乎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爲柱

史即幽王之臣也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若審爾者幽王爲犬戎所殺豈可不救君父與神符令不死乎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老子爲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猒人呪鬼之方以護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無心取救將非欺誑之謬乎又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覈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鈆墨未備致經本未成乎自餘孟浪紛綸無足更廣

廣弘明集卷第九

音釋　廣第九

鸇（之然切鷂也）傖（仕衡切吳謂中州人曰傖又吳人罵楚人曰傖）帔（披爲切晨帔也）帊（匹嫁切與帕同）刳（苦胡切剖也）鉞（王伐切大斧也）荐（才線切再也）婕妤（婕即涉切妤以諸切婕妤婦官名）湎（彌兗切溺也）鬲（古伯切與鬲同）蠡（里弟切）鈆（與專切黑錫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

唐　釋　道　宣　撰

叙周武帝更興道法事（先並廢二氏今更興道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損滅佛宗僉議攸同咸遵釋教帝置情曰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上二教論無聞道法意彌不伏無柰理通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內外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流源逾遠淳離樸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

會歸爭驅靡定自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賾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隆崛守磧礰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員數俸力務異恒式王者施行于時員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樊普曠者憉悖譎詭調笑動人帝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當翦髮留鬢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教雖除猶存通道鬢爲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髮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教乎臣頂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爾常淨剃髮著冠纓領人有問者曰我患熱也（云云）

叙釋慧遠抗周武帝廢教事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眞佛無像遥敬表心佛經廣嘆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

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敕催荅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眞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眞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眞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

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眞佛帝時無荅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荅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遵事帝不荅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荅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

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荅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荅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畧盡旣克齊境還准毁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滅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戸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卽賞賜分散蕩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措遂隱於雲陽宮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岾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

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敕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

敘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詔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昻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荅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以聞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

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宮父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

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寧小機欲辨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方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受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兵戈無用今雖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己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從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

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牀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翦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卽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卽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故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之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

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旣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唯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翦之飾是知帝王卽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卽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眞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卽戒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寧希般若文武

直是二一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眞爲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犂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匡救安樂百姓寧殊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眞成得道汪汪何殊於淨土濟濟豈謝於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眞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洮淸化亦是近惑喪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與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混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與一廢一眞

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者懷之以疎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愆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僞

移眞衆聲惑志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眞之禍患喪懷之妖累於是帝不荅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脣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卽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頻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卽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卽除過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卽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旣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以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銛牙爲能猨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

行爲道賢哲以眞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尚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廻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卽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開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

小而必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眞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鷰雀籬翔詎羡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旣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虚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小則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大則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荅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漠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爲不適

詔曰至人無爲未曾不爲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爲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與卿言爲日旣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爲朕記錄在所伸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辨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唯是老莊好設虚談通伸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爲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屢奏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爲興法數啓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須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

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勑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幷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即于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歎揚妙典遂使人懔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剃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

人在陟岾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虔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禮上士拓拔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冠臣審覆

敘王明廣請興佛法事

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廣言爲益州野安寺僞道人衛元嵩既鋒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王難明大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兆庶怪望是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論訪求百氏覆審六經驗考嵩言全不符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如左伏願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天威微廻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雖則庸愚聞諸

先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必爲篤論去迷破執開導羣冥天人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不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爲尚隔瑞光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違諂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爲業於僧坊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史浮天水害者自堯年金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豐國寶殿爲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爲逸故傳毅云世人稱美神農親耕堯舜茅茨蓋衰周之

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爲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善無近福惡無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夫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萬國皈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止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涅槃經云不奪他人財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詩經旣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罔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誇蟻穴勸以夫妻爲聖衆苟恣婚婬言國王是如來冀崇諂說淸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宰嚭求於近利爲吳王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詞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爲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謗旨因生覆巢破寺恐理不伸扇動帝心名尊爲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無際天居地止所在遵崇前帝後王誰不重異獨何此國賤而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嗤誚）

臣廣又對佛爲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軀分八國涅槃經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闢古典東修發起孔教誡倫亘有衛嵩橫加非難入堂不禮豈勝不言昔唐堯則天之治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力如謂塔無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若以禮推冥運寤天廟之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魯子廻天不柰必死之人豈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祐至如遍吉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洹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苦禳災事多非一更酬餘難不復廣論若夫道不獨偏德無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內心至若輸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貧抑作民或嗟勞義出包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旣廢僧貧應卒富儉困城市

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爲諂拜求社樹何惑艮多若言社樹爲鬼所依貪奉而非咎亦可殿塔爲佛任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尤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撤作橋屏之牆繡像旛經用衣膿血之服天下日日饑窮百姓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叵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詩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功臣今時徤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榮勳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輿墳祭死殺生崇虛損實有勞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遍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恕蒙安樂爲將爲帥名高位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縱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徵昔馬卿慕藺孔父夢周故人重古敬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令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上商鄙吝詎可孔徒頓貶牧馬童兒先去亂羣之馬放牛豎子猶寵護羣之牛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怪焉未合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名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和寶醜詞出自僞口不遜費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望事在於此廣既志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乞尋改革

臣廣又對竊以山包蘭艾海蘊龍蛇美惡雜流賢愚亂處若龍蛇俱寵則無別是非若蘭艾並捲誰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惑羣品三則天無譴善之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之期當萬機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

烈文昭翼眞明俗賢僧國器不弊姚氏之兵聖衆歸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內明開發大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固守浮囊堅持忍鎧或有改形換服茍異常人婬縱無端還同愚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克已復禮觸事多違禮云餚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菜者爵盈不飲未見卮滿而不勸者禮極飲不過三爵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庶民不麛卵廣既少染玄門不閑掩圍之事舉目盡見麛卵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洽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耘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杒樹豈當盡杌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塗何必躬耕租丁爲上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沙門之爲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爲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虧竊爲不願若迺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背

矛盾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婬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剋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爲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束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元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毋叛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追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道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孽女亂臣討將何別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眞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詞逝廟千載之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尅念而像歸心敬師忠王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聊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犂之劾猶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爲百億所尊風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廻向若羣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頹龕墜構四戸八窻可無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眞明俗聖感應時

若待太公爲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爲師訓萬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災起七年崔皓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祐只然一罷人身當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慚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嗟傷愚謂此塗未光周德何爲敬儒士以顯尊重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討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土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絕三寶之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寬勝山包海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僧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繁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隨便聽居有舍利者還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士抑揚以開導志寂之侶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無損卽是道俗幸甚玄儒慨志隆周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天

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悸彘浮以生冒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

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譯內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二百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

譯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令勸立有何意見廣荅曰桀紂失國殷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內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

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

廣荅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曆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忠君子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時引爲口實廣又荅曰公謂佛經爲妄廣亦謂孔教不眞

譯又問卿據何爲驗言孔教不眞廣荅曰莊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猶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躓頓木母木母爲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荅曰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像不出血卽便停藥

三月一日勑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皇帝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內史拓跋行恭宣勑旨日月雖明猶假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尚臣下匡救朕以闇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書旣廣卒未尋究卽當披覽別有檢校卿等並宜好任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勑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漸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淸淨之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立正爲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敬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音釋（廣第十）

培塿（培薄口切塿郎斗切培塿小阜也）磧礰（磧七迹切礰郎擊切磧礰水中沙石者也）渤澥（渤蒲沒切澥下買切渤澥海之別名）憉悙（憉扶行切悙許庚切憉悙自強也）譎（古穴切詭詐也）擯（必刃切斥也）嗤（赤脂切笑也）餚（胡交切凡非穀而食曰餚）逭（胡玩切逃也）朷（都勞切木名）嬖（卑義切嬖不獲幸也）邈（莫角切遠也）悸（其季切動也）拓（他各切）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唐釋道宣撰

箴傅奕上廢省佛僧表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項治合李老之風（以諷刺上老子在周爲守書藏吏如今祕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令羲農上帝與之合治）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箴曰周公孔子並是國臣上述人王不得自爲教主豈今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教耶）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命以報讎（箴曰既國並忠臣何得有難田常六卿之徒不應起逆也）父母有痾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箴曰二十九代止一曾參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林之言無實羽翊之奏本虛事太過矣）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箴曰州吁叔段不能守道夏桀殷紂唯事貪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伍（箴曰潘崇羿浞未肯若驚李氏陽貨亦居朝位）荊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箴曰黃帝昇龍蓋是三皇之世瑤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計此李老未出之前孔丘無名之日不應返遵老教却習孔書者也）而無胡佛故也（箴曰汝既稱無佛亦不得有道）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箴曰周世不來傅毅豈知有佛量巴

（先來早有傳氏得知先祖言佛汝反稱無五逆重殃自貽永劫也）後漢中原未之有信（箴曰虛辭太過）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箴曰禮樂不冠晉朝始偭汝既謗言夷虜中夏是誰矣）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箴曰時人嫉融謗云結聚呂光征還符主國破遂居河布霸在涼州亦不內僧叛居西土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箴曰慈悲所熏出于末劫惡世有緣得度正在於斯）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箴曰搢紳遵忍辱之服儒士貴金口之談）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箴曰發汝蛙聲揚汝鮑肆驚之必如喪本過者寧不失香所而嗤天自受其辱斯言信矣）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箴曰造生天之業種脫苦之因）勞役工匠獨坐泥胡（箴曰爭運身手儀像聖尊也）撞華

夏之洪鐘集蓄僧之僞衆（箴曰鳴百練之神鐘召三千之聖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箴曰感信心之耳目發貪癡之貨賄也）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冢（箴曰妬工羅綺造續命之旛巧匠金銀起碎身之塔也）杭粱麪米擴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箴曰杭粱米麪爭陳福田之會香油蠟燭求照慈悲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箴曰朝廷稽古捨俗歸眞崇敬釋門不同邪見）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箴曰原教所由示人斷惡之門開人行善之路）軍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箴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忍其小違以成大順也已）歲月不除姦僞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箴曰圓丘南郊不免殺牲咎豈如佛永不殺爲光校量是非斷可知矣）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箴曰緣感則興事濟便息來往應物隱顯隨時）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箴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趙元叔長揖司空典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爲物外高士欲令拜謁違損處深理不可也）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羲皇之民（箴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羲皇之民鼓腹而臥聖明在上豈信崔皓

羲斌之詞者）臣奕誠惶誠恐（箴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奏不實罪有所皈訟罔國家終須伏劍豈誠惶誠恐能了者矣）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箴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事不可也）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對傅奕廢佛僧事（并啓）

釋法琳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黮黷四海沸騰波震靡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競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寔繁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

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俗之心百姓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序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義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傳奕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眞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聽但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是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

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奕陳此惡言躃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奕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案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眞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昱之輩圖澄羅什之流竝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竝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有心豈三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

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爲前鑑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式閭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墻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傅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

序六條德既寡帷仁兼烈綱開東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修竹之園醼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闇如方圓寡用念傅奕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勃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縱論其教虛多實少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爲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滑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也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

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子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眞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眞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士張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

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卽禮大士隨往佛所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遏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也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新本竝改云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又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仙公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仙公起居注

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帀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云云）道士陶隱居禮佛文一卷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報功少報多

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太傅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也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萬苦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太上靈寶眞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眞之道高仙眞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眞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泉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吳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爲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奕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彊人衆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眞僞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辨案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已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

國家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爲國行道

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爲甚絓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户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積世已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爲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立書云成功不毀故子産不毀伯夷之廟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爲三界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即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對曰案史記歷帝紀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簡狄吞燕卵而生偰伯禹剖母胷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並應天明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

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尋釋迦祖禰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爲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爲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之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奕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坂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龔公作亂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傾危顓頊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舜又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烏羽（楚詞十日代出流金鑠石）繳大鳳於青丘斬脩蛇於洞庭戮封

豕於大澤殺九嬰於汹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柏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逄因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爍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刳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採薇遣戍役云北有玁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採芑又云宣王南征上來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爾時無佛足可清平何爲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無辜乃爲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湯無爲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奕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爲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爲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

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仲時雖漸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爲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紀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十九年齊祕書楊玠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奕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對曰夫理貴深據言貪實錄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年堯則翼善傳聖舜亦仁盛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

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竝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磨滅陶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羿篡十五年浞篡十二年夏皐十一年夏發十一年書云舜禹之有天下也巍巍乎其有成功煥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菲食卑帳絺衣而盡力於溝洫爲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爲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竝相次作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佛篡逆由誰殷湯

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太甲治十年沃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年沃甲治四年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湯仁不殺開三面之綱放夏桀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爾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旣稱忠朴之世爾時無佛何爲釁起蕭牆君臣無道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三年僖王五年頃王六年匡王六年元王八年烈王七年靜王六年貞王八年

悼王一百一日哀王三月思王五月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謚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賴來蘇式閭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長何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周武滅佛壽祚更窮子孫披猖須史運徙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昭王五年（滅周後始稱王在位五年）孝文王一年襄王三年始皇三十七年胡亥三年子嬰四十六日周顯王五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陶公竝云秦是篡君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爲長

指虛爲實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備胡爲殺扶蘇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漢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文帝乃高祖第四子非嫡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非嫡漢初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賔乃習水戰孝景時吳楚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卽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爲乃爾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光武三十三年孝明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桓帝二十一年靈帝三十一年獻帝三十年後漢書云光

武撥亂反政明帝致治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嘉瑞備臻兆民胥悅慶垂汾汨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論衡等書竝云後漢嘉祚不暫周夏汝言有佛祚短何故長年隱居云自魏皇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拓跋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

奕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者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爲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五月思王殺之孝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年（出陽玠史目陶公年紀）

奕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備預之哉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旦末小宛等八國竝是葱嶺已東漢城胡國計去長安不

經萬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逆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典邪說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

奕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之時佛法始來者對曰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眞空不可以言象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覩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絲忽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肇依後漢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考校普曜本行等經竝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栴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刹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云沸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杜氏注解云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符合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

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閻浮提我此漢土九州之內並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

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爲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人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爲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屬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爲證矣雖遭秦世爇除漢興復出所以荊揚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釋

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已還四衆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勘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騑騮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攘之據此而推同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爲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池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僞異無問不酬無言不

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題木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緇梵經本爲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衞道安等並爲記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論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

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佛法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誰國邪見豎子無角畜生夙結豺心久懷蠆毒無絲髮之善負山嶽之辜長惡不悛老而彌篤乃以生育之處忖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井蛙不信滄海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爲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二皇五帝孔丘李聃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橫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燒不然砧鎚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與爲儔乃欲毀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惑生民汚點朝野實可歎矣

奕云佛法來漢無益世者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亦未可弘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宋伐樹衞削迹陳絕糧避桓魋之殺慙喪狗之呼雖應聘諸國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姦禮崩樂壞爾時無佛何因逆亂滋甚篡弒由生孔子乃俯俛順時逡巡避患難保妻子終壽百年亦無取矣或發匏瓜之言興逝川之歎然

復遜詞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删詩定禮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爲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

奕云寺饒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亂者對曰撿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出何史藉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卽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

赤眉等數十羣賊竝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焉後爲益州刺史任魯爲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幷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竝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爲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默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魏志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鶴鳴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爲天師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宗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爲中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敎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閒衆

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竝爲皇甫嵩討滅南鄭反漢而蜀亡（出魏書） 孫恩習仙而敗晉（出晉書） 道育醮祭因而禍宋（出宋書） 于吉行禁殆以危吳（出吳書） 公旗學仙而誅家（出華陽國志） 陳瑞習道而滅族（事在晉陽秋） 魏華叛夫（出靈寶經序） 張陵棄婦（見陵傳） 子登背父衛叔去兄（出神仙傳）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姦由玆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爲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王世充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爲不道事偏理局黨惡嫉賢爲臣不忠明矣

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 考詩書禮樂之致但欲修序彝倫明忠列孝慈之先意在

敬事君父纖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及養生齊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刪經讚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流末云七略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逍遙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謩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俱融不諠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昧胡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也而無內處大則大也而無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見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戢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爲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爲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綜其教也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諜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如語實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爲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歸處於時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如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人天故無得而名也既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迴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晝滿月於淸臺之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辭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陵

而轉盛渭水備逍遙之苑廬岳總般若之臺深文奧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武之世三敎連衡五乘並騖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正而撤饔人薰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而難拔躬七辯以能持乃輕衮飾而御染衣捨雕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慧臺之業大啓寶塔之基（梁記云東臺西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無倦各猒世榮也）遂令五都豪族猒冠冕而歸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土聲敎所覃之域莫不頂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與京案三十六國春秋高僧名僧牟子等紀傳始後漢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興師十曰唱導此例高僧皆德効四依功備三業法傳震旦寔所賴焉邪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之中旣有明珠亦饒羅剎喩崑嶽鈌於片石鄧林損其一枝耳復何可怪之哉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音釋（廣第十一）

軒頊（頊許玉切軒頊軒轅顓頊也顓音專）姬（居宜切周姓也）狥（松閏切）疴（音阿）羿浞（羿音詣浞助角切羿浞並人名）緱（古侯切緱氏山名）驂驔（驂七感切驔音獨驂驔昏濁也）嚭（疋美切人名）譸（音讀訽也）岐嶷（岐渠移切嶷宜力切岐嶷小兒有知識曰岐嶷）醼（於甸切合飲也）闕（去月切與闕同）滑稽（滑音骨稽音雞滑稽辯捷不窮之狀）鐫（子全切刻也）梟（古堯切鳥也）篡（初患切逆奪而取之曰篡）媧（音瓜女媧古之神聖女）偰（音薛殷之祖也）蚩（尺之切蚩尤人名）坂（音反）繳（音酌繳繫矢而射也）癭（幺郢切）洶（兄拱虛容二切）墊（音店溺也）妲（丁達切妲己紂妃）刳（音枯剖也）獫狁（獫音險狁音尹獫狁北狄也）芑（音起菜屬）渭（汧音牽渭音謂汧渭水名）赧（乃版切周王名）玠（音介）綈（音啼厚繒色）洫（兄域切洫也）釁（許覲切禍也）謚（音示誄行易名曰謚）猖（齒良切）殤（音傷）沕汨（沕音密汨于筆切沕汨水流貌）磅礴（磅普郎切礴音薄磅礴廣被也）拓跋（拓音託跋蒲末切拓跋元魏姓）豺（音柴狼屬）蠆（丑芥切長尾毒蟲）悛（七全切改也）鷃（音晏尺鷃小鳥名）聃（土甘切老子名）砧鎚（砧之林切鎚直追切）雕（徒回切雕人名）柤　逡（七旬切逡巡行不進貌）匏（步交切匏瓜瓠也）跖（音隻盜跖柳下季也）孽（魚列切怪孽也）璋（音章）訛（吾和切謬也）謩（與謨同）筌（七全切魚笱也）諜（與牒同）騖（音務馳也）撤饔（撤直列切去也饔紆容切饔人割亨煎和之稱也）孜（音茲孜孜不息之意也）覃（徒南切及也）

廣弘明集卷之十二

唐 釋道宣 撰

決對傅奕廢佛僧事（并表） 釋明槩

僧明槩言槩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合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入跨葱嶺而傳眞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號道流晉世剎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崇寺塔騰慧雲於落仞涌法水於窮源驅有識於福林登蒼生於善地開闡佛法昭化愚矇故得永平季年嘉瑞臻集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集朱英吐合穎之秀紫葩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降靈奉戒行善精誠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惇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則威加萬國故世克化及授首於東都建德武周櫬身於北朔荆吳剋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導千輪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功既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彌盛於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忘帝王之貴歛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願息心淨剎畢志玄門懔厲六時以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奕忽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蔑聖利口謗賢出語醜於梟音發聲毒於鴆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斷衣糧減省寺塔其故何也奕曾爲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讃愚勝智以下誇上用短加長違理悖情一至於此但讒言害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信季孫之說逐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累於人然後主上欽明弗容讒慝縱其三至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拂日陽精爲之不明而傅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槩忝在緇徒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刳心未以爲痛抽刀斮髓詎以爲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

身護法没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謹言

謹奏決破傅奕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强農勸事槃闡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寔超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內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眞譬千川之赴滄溟萬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眞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玄眞一經云衆眞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秘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偸竊眞言安置僞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詣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爲金闕本行迴爲本相佛言題

作道言横託佛法之威儀倣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眞當僞詎識是非黜正入邪豈知顚倒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瓔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覼縷但傅奕曾爲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爲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咀寧忌湯沐梳櫛與俗既同耽荒愛欲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紜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忠孝不今既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者事君以盡命狥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没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飼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又言衆僧仇疋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者今道士既含氣修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禮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眞是夭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

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强農勸者夫論兵强者寧衆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麪之素供唯芋蒻之餚體瘠力羸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蜫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雞肫祭醮要求酒脯臠膾醑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强安忍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强兵勢若校其力則道士强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若言躬耕力作以爲農勸者此由局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内以慈忍推心卽是士之仁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卽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卽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卽是農之力田此則克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

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蝗避境隴麥雙穟成禾九栽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勲農之力者矣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深旣自落坑引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勃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旣屈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誡哉我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炭拔溺濟沈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轝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朝風豈責離俗之人令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旣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尚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論言桒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

角遠爲外應造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羣者殺之今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覦寧不備預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强兵農勸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欝茂姦邪既遣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者槩聞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于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必闍維收必起塔塔卽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相力與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之堂匪朝而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筲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碓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扆

之間發彩傷邇鬱映巖廊之下曾時欣躍廣讚威靈爰及朝臣開皆信伏卽爲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別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蚍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豕之陰佛圖胡冢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覩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爲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崇眞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輿九級備盡莊嚴式構百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舆則梵宮立成長者絣繩天堂卽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闇識之徒弗能悟矣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

之以爲無道又身沒之後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校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爾頂須臾之間

即患陰痛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靈祇都無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即遣迎像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戒懼終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勃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駈逼軍人撞擊龕門破所尊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漲天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目耳如桀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而存之李老棄世止尚虛無在世之時全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桀聞在昔明王恭已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揆務分司沿方授職八愷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克寧社稷於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獄敷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爲至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爲基安民以良吏

爲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爲徵禍福須慎而奕凶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惑論言竊見標樹爲社立甎石以稱君累土成壇束芧纂而爲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威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疑爾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號自斯厥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應

敬事威靈歇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逆釁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爲曹操誅滅自爾迄今羣孽相係依託治館

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何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爲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號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矜妖言惑衆行禁步崗官軍收掩尋被戮滅至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閒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

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檀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尋信道士傳說達縣闔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闔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莊飾衣巾多料祭盤倍科醮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咽聲質時

呵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緊絅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行其人略出五三以爲鑒誡願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桀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賊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不饑桀聞禀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

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爲明訓孰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通酥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身兼凍餒沈痾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裘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衆具自爾證眞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繭者計僧尼一齋止餐一鉢一著唯衣數縑而言損田夫十口殺蠶十萬者計道士一醮酒脯百盤一年命綾千疋應損千軍之食殺萬億之蠶而奕知道士損多揚癡不計僧尼費少子細編論此全黨惡言君子弗聽如桀愚見宜斷道士醮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臥息三千威儀皆云秘要不妄授人尋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創首即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魔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禀承理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似

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婬而無恥多飲醎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録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眞人內朝之律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二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理豐智慧觀音戲伎實足權奇不同祭

酒亂朝癡無智慧天師眊瞀詎有神通夫免禁釋囚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詐誘而覔財報德出心豈追憎而取物若觀音慈悲拔獄卽是該因天師行禁殺怨應爲斬士然佛覩善則勸聞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無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眞世俗之惡神人間之殺鬼也如槩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僞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居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槩聞八大覺行以少欲摽先五比丘名以乞士爲最故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藏積之累老子云多藏必亡又周禮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行合檀那多藏必亡則言符聖旨尋老子行無爲之道專任清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誘誑迷徒設厨食以邀賔置酒鮭以待客遂使監齋分肉事等庖丁觀主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呑酒使清醇半糟卽歠饕餮難滿縱恣無猒加以多料紬綾以爲命絲廣科黍麥持作道租傍此興生積聚盈庫因斯番轉居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滿極至於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爲貪其酒鮭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勝豪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

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居貯令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寗稟離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産王謂不祥捐圂則猪噓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爲夫餘之

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弗可與奪也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斯理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彌益其深迷且依書指事以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爲惡之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買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矣可與言眼見春時種殖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物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甑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萬民恃賴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何寵靈而享富貴況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禮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以濟餧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祿相酬科類而言理無致惑如槃所見賭財有二一則是眾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眾禁私

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眾漸學佛法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槃聞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萬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去殺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咸據封域競尋戈劍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眞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僞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見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

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敎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惡以修善無禮無敎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禮敎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論言尋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爲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君驗奕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爲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帝摯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卽亡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朞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爲臣所誅其間或爲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爲弟而奪兄如仲壬之與雍己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曁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爲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旣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朝以此而論事合繩劾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夷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處重須愼機密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惑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謗毀佛僧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哉如槩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樹善修功慈育羣氓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遠七百之祚悠長故淮南子曰夫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敎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槩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爾詩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闡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言之敎以謙挹爲德卑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

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攸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辨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百家之內兩學爲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順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爲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片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爲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人禮教齊俗少習

利他漸學兼濟片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奕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少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遠此迎周孔之經爲此禮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尋辛卯夜明晉史傳其化迹丙子星孛漢冊記其感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眞言笈多入隋盛飜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飜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飜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緬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眞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

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嶽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洛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只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

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袠云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襃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泮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罄窘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噉芻芥爲美食如槩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則使鼠璞不濫雉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槩聞眞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

大矣哉蕩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眞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悟耽五醉而長昏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乘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爲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童應化作孔丘迦葉化爲李老妙德託身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爲虛妄而奕執言謬理覩化迷眞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鐫畫以難眞然鐫畫代眞寧是眞佛泥木表聖非卽聖人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眞非眞而立像爲令因像以悟眞非實以施名爲令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眞造人所以玄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也而奕闇於深理迷於業報弗矜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壯馬負鐵効力疆場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

武周壯馬最多世充厚鉀不少効力征戰固守疆場常應富貴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穀米成熟但栽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積殖多納倉廚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充物耕穫弗尠但開渠引水灌畦注埠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以求雨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沃潤應課收納保據封疆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大唐皇帝內則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得華戎率從羣兇授首倉庫充物封域廓清若非內外福饗豈能剋定艱難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孝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竭力出家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將來之大德雖暫乖敬養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爲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寧責晨昏之養校其在生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眞亡懷猒俗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患乎此全猒身棄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以暫託不可久也河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也尋傅奕負恃凶頑輕弄脣吻辭繁理寡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梟音醜氣稍滿村閭鴟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爾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奕覩佛法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盛宗朝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時因祭醮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故微沾識解弗受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恒有嫉心致使虛構浮辭强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尤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猒其快書云民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歟昔崔皓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屍都市敕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

如初又周武帝狂悖無道毀滅佛法焚燒經像破壞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死斯並近代殊驗靈祟著明聖上文思久已玄鑒奕之罪業方墜泥黎永劫沈淪深可憐愍冀矜其邪謬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道何遠望諸同志咸識此心龍朔三年七月十九日長安令清河公李義節於西明寺索破邪論往光明寺經坊所立抄演訖以其月二十一日進了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音釋（廣第十二）

櫬（初覲切棺也）懍（呂錦切懍厲危懼貌）蔑（莫結切相陵蔑也）鴆（直禁切毒鳥也）斮（側略切斫也）忤（五故切犯也）覼縷（覼郎和切縷力主切覼縷委曲也）咀（莊助切與沮同）擳（阻瑟切梳箆也）紛紜（紛音芬紜音云擾亂也）詈（力翅切罵詈正斥曰罵旁及曰詈）伉儷（伉苦浪切儷零帝切配合也）芊蒻（芊于句切蒻日灼切）瘠（才亦切瘦也）臠（呂轉切愧切肉也）膾（音檜細切肉曰膾）醑醪（醑息呂切醪音勞醑醪並酒也）稼穡（稼音嫁種也穡音色斂也）隧（音遂垂穎也）帔（彼義切裠帔也）覦（音逾覬覦欲得也）莠稗（莠音酉狼莠也稗旁卦切稊稗也）筲（所交切斗筲小竹器）斧扆（斧音甫扆於豈切斧扆天子南鄉所倚之屏風也）絣（補耕切以繩直物也）苛虐（苛音呵虐魚却切酷毒也）纂（子管切以茅剪樹爲纂尊卑之次也）旍（咨盈切）噎（於結切氣窒也）闔（胡答切總合也）

愶（虛業切威力相恐也）詃（胡犬切詐誘也）䝐貯（䝐音居貯展呂切䝐貯聚積也）鮭（音圭魚名）腊（音昔肉脯也）歠（昌劣切飲歠也）饕餮（饕音叨貪財也餮音鐵貪食也）紬（直由切紡絲繒）圈（其卷切猪圈也）嘘（音虚吹也）牣（音刃滿也）餧（奴罪切飢也）摯（音至）淆（戶交切混淆也）窘（巨隕切窮迫也）蒔（時吏切種也）銑（先典切）堰（於扇切埭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唐釋道宣撰

辨正論（并序）

釋法琳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信度矜白鳥之翼望駿嵩華負爝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曉之九箴誡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十喻篇上

外一異曰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生內一喻曰老君逆常託牧女而左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開士曰案盧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札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理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謬談也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曰可嘉何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責

實信矯妄者之言乎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釋迦設教示不滅不生之永滅內二喻曰李冊稟質有生有滅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寂滅之滅乃耀金軀開士曰老子云有大患莫若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老君應生出茲東夏釋迦降迹挺彼西戎內三喻曰重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婁炭經曰蔥河以東名為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邊邑邊邑若生地為之傾案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竪晷無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為論中天

竺國則地之中心方別巨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濵便可震旦本自居東迦維未肯爲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老君文王之日爲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爲罽賔之教主内四喩曰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年爲閻浮之教主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爲上上流是聖老子爲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爲周師史無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爲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爲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竝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僞文非國典所載

外五異曰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釋迦應生梵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内五喩曰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懸龜鶴之壽法王一滅一生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恒沙之衆開士曰撿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唯臧兢諸操等考義例云爲孔說仁義禮樂之本爲一時赧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爲二時至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時自稱周之柱史爲太上所遣爲三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觀化度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駕小車鬢垂絲髮來漢卽能簫鼓雲萃雨從干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乎孔丘之時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内六喩曰老聃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爲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爲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撿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並無柱史藏吏之名當是

正品闕條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搥胷羣胡大叫內七喻曰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弔責在遁天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蘭臺之書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爲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叁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釋迦鼻如金鋌眼類井星精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內八喻曰李老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徵蹈五把十未爲聖人之相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既彰希有之徵萬字千輻之奇誠標聖人之相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顙長耳大目疎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蹈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踈眼睞耳擿髮蒼黧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髮其髮紺青耳覆垂埵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綱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華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胷上萬字足輪千縈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顧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內九喻曰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拜伏自奉朝章佛爲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儀豈同凡制開士曰昔丹陽余玠與撰明眞論以駁道士出其僞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爲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爲此服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眞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

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曰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履拜伏自奉恒儀卽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籙不効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爲德本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爲行先內十喻曰老訓枉勃殺二親爲行先釋教仁慈濟四生爲德本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聃聃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毋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毋七人將頭到聃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已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毋子而知親況聃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毋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十喻篇下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右從生左右異）內喻曰左袒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爲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冡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羣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父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樅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既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蚍珠並曜爾道之劣一也（右從生有勝劣）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右教一生滅異）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縣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

緜緜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氤氳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右立敎有淺深）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唯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

二氣爲敎則陰不及陽五德爲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右方位東西異〇箴曰乾爲陽爲父位在西北坤爲陰爲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爲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均恒準所以木賊土故以巳爲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爲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若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爲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爲上言逐陽盛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離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爲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爲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顯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所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以仁汎之德頻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敎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次歎正）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伸伏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高士傳曰常松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收名於藏吏之間乎爾道之劣三

也（右德位有高卑）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獯鬻之小匠疋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右論化華夷異）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爲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敘乃作然周書典謨無老氏所製案二敎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折邪次歎正）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遍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

衆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學貝之文蓋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儀於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文**劣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右化緣有）（膚挾）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箴曰老子既云長生）（人子日在何那縣子）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夭之異五也（右稟生夭壽異）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珍怪太史公以爲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爲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爲神仙傳云鬱華子錄回子傳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眞行子錫射子及邑先生等並是老身者止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

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詭說耳誠哉斯言可爲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詮嶷爾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烏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樝無大椿之久蜉蝣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右壽夭有延促）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

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右從生前後異）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貢毀聖賜也幾其失言點難磨駟不及舌誠不虛也（前折愚後斷聖）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譬壽久而猶

邈玄虛非丈尺所辨方劫遠而無窮豈如虵穴求仙龜其天世蜆纓得藥未且延齡蓋騰鷄共鶩翼偶高馳駑與驥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右化迹有先後）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沒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梵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右遷神返寂異）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譖哉（前析邪後歎正）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沈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亡返嶠山之冢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壠空樹（皇覽云黃帝冢在嶠山老子冢扶風）爾道之劣七也（右遷謝有顯晦）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彩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疋我聖人用爲奇相若

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右賢聖相好異）內喻曰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虵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玉（前釋疑後歎正）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脣花目之麗卍字千輻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成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頂相復加百倍始成蠡髻功德）仙人覩而自悲嗟衰葉之旦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倛斷櫑以顯異（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櫑也）豈陽文與皺蔑比麗孟娵與龐廉競妍爾道之劣八也（右相好有多少）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箴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帔一十四縫以應陰陽二十四氣也出自人情亦無典據也）釋訓袈裟左衽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祇支之服禿髮露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用茲形制疋我

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右中表威儀異）內喻曰玉珮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華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像福田器繩難量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眞人也聲色不能汚榮位不能動何必鷃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噓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挈船待劒何其鄙夫

爾道之劣九也（右威儀有同異）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闍王殺父翻說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右設規逆順異）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譏於死婦大孝存乎不匱然對凶歌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騎棺而歌孔子助祭弗譏子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歌）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爲父子怨數爲知識知識數爲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眞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卽道等含氣於己親（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且道尚淸虛爾重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勢競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爾道之劣十也（右法門有漸頓）

九箴篇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尚於淸響貴資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霑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箴曰汝無見佛業有謗聖愆何得怨神唯須自咎也）求心責實事舛言乖詭妄晈然足稱虛僞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內箴曰夫淳曦麗天矇瞍莫鑒其色震霆駭地聾夫弗聆其響

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跖孔智無以過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竊其忿亦情性之舛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反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說解焉野人逾忿乃遣馬圉者辭馬野人乃悅也）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越況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爲業廣塵勞將巨嶽爭峻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老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須彌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爲伏犧吉祥菩薩爲女媧）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爲老子儒童爲孔子光淨爲顏回）興已淳之末玄虛沖一之旨黃老盛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爲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辨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聾麾方而莫窮遠邇問津於兔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誕神雲霓變色穆后欣其亡聖（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豈能越葱河而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各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情非爾所知其盲一也（右周世無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鐘應葭灰缺月暈虧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産競造塔廟不恪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獷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剞劂一拜一禮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禮即值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到此即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句踐思賢鎔金而模范蠡丁蘭允孝剞劂以代親顏在資仁彩璧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乎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塡以玆鏤木堅林晦影阿輸於是鑄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鋈或觀眞避坐寫貌迴軀（感應傳云楊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模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鎖閉高閣明日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應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谿（感應傳云廬陵發蒙寺育王像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燄出相州昭潭並放光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瞻像身出檀谿光映水之）

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嶽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于寶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萬山浮輝滬瀆清臺之下覩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覩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模而不就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爾之無目而斥彼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之爲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爲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爲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

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爲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卽菩提之異號也稟形大覺之境未聞大覺卽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也注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玆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

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而周之與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孔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爲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何其晩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翦勿伐展季以淸貞禁壟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旌羅漢之德（正法念經四種人得樹瑜婆漢言冢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也）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

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爾其百鏡靈龕千華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鵾跂鳳遠接靈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欄楯之辯識滄海之廣陋楡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旨二也（右建造像塔）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

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禮無恭復形于國（箴曰禮云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無孝也）斯則門門出梟獍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可俟髡頭守眞無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染乃萬質同歸緇衣爲衆彩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示有執勞（禮云執者袒也）鈌袂便於運役（論語云褻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擺棄聲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衞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愼詞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

敬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眞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眞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屨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昰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隸之役無恥押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盲三也（右威儀器服○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汪役課調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續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絍之婦是知持盂震錫糊口誰憑左袒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

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愼莫作言虛棄功夫浪殀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絍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爲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卽隳負處竊見

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藉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耦耕旣無絕粒之人頗慙客作之倦自舂自磨餧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眞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禁秘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也呼爲師友父毋臭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巳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家生梟獍之兒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洄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琰無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奧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眞也故能使倦夫不愛其力貧客不恪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僞於漢國敘控鶴弗目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猱猨蜃蛤之諭（曹植辯道論云仙人者黨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夫雉入海化爲蛤燕入海化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

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爲魚鱉豈復識翱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埶也賤左道者以虛僞也蓋檢實則積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爾盲四也（右棄耕分衛）

外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嗣故得國家富彊天下昌盛未聞人民竭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卽不妻不娶名爲奉法唯事

早逝號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禋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眞僞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貴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敎源誠濟俗之稱

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殄（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盛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惡龍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病競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穀稔豐登人民安樂兵戈戢息疾疫不行）猶屏新去草益重而難彰絕餘息隈續微而易顯且彊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髓愛精仙家之奧旨今反謂婬欲爲妙訓妻子爲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斆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獍者惡其反噬爾則譬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釁深於梟獍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運祚修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悠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嬴政刑淫而祚短（陳思論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暮語在目非曰虛談豈無佛而祚延有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戚長足歎矣昏若夜遊爾盲五也（右教爲治本）

外論曰夫孝爲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

昊天之德豈曰能酬故生盡溫凊之恭終備墳陵之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指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還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樹之心（箴曰觀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堲周窀穸之事故有縢緘櫬櫝瓦棺虞棺皆起於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所不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聞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唯欒言偕同末世行於葬禮蓋未能免俗也）戎狄屍靈翻盡雕莊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死露屍鄉邦本異捨已徇他用爲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

六也內箴曰道于啞聾者必俯仰而指撝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禮此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存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

主三千（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哭聲王悔爲起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者釋提恒因天上造三千偸婆）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總羣生爲已任等含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乘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寶牀而送終（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牀一脚至闍維處示於後世一切衆生報生養之恩）孝敬表儀玆亦備矣敎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陀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蟻何親禽獸何疎生既以身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嶽披蘿緝蕙鳥申熊經金竈空成玉華難覩凝髓化骨空致斯談載蛻憑螭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胇喪骨天台生闕烝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例心危於庶物邪網挂於羣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朽訴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之甚爾盲六也（右忠孝無違）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胡

没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號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眞之道老莊之教胡法無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爲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朦覆世俗惑亂物心然厭舊尚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內箴曰夫名無得一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召質仲氏將山製名山

高於丘仲仁未如夫子首總於耳荀德不逮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甲周孔然釋迦之號義含多種遍能貫於萬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强復存其舊號耳又言道家舊有正遍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僞竊此名聚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義淸通正實翻邪眞由反僞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薫猶混雜不可謂眞（道士畏鬼章符云左佩太極章右帶昆吾鐵指日即停揮擬鬼千里血董仲造黃神越章殺鬼又造赤章法赤殺人）守雌美下非名爲上（老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鉗口膠目安得稱道（莊子云膠離朱之目鉗楊墨之口）猶春鳥囀哢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蠹木或近於字蟲闕解字之眞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鴻螟皆有蟲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最尊然蜫蝨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稱非爲下劣子雖洗垢求瘢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斆疾未變西施之姸當更爲爾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顯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爲僧導首三寶勝號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讖陽父陰母之謠（黃書云開命門抱眞人嬰迴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門進玉柱陽思陰母曰如玉陰思陽父手摩足）號馬屎爲靈薪呼口唾爲玉液呼叩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玉璞出上淸經也）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希覩鼬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嫌姸異矣冥焉不知爾盲七也（右三寶無翻）

外論曰天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梵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搢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今去茲冠冕阜服披緇棄我華風遠同梵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爲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梵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梵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梵習漢法著巾亦爲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嘵乎士民用爲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譫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其迷八也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梵服雖復筌蹄異用而魚兔之功齊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眞聖制不徒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爲玉璞）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文心云楚人以山雞爲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衞世師主之經（涅槃云衞）

（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仙（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夷叔羅）末伽闍夜之道（若提子斷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斆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爲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闇邪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鬼笑虛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噓風驚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鋮刺眼深持惑塹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沈晦於九流識體輪迴無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禪以翦梟獍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二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膺絳頪集須彌而共色沖和子曰琁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以此爲眞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鎣鍊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修

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耶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言採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修心則依坐禪而望感（言改坐禪之名爲思神之號）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爲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沖和子之法沖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爲業但逢衆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琁璣抄文沖和所制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拯汲華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法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右異方同制）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字乃典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

讓千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竝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箴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倪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臨倪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與蓋誣罔之極也但罽賓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誕哉）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檢袁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日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翦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陁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刖劓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箴曰汝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燕爾之坊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汝但對婦親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魏晉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圍內養兒喚婦女為朱門呼丈夫為玉柱婬欲猥濁出自道家外假清虛內專濁泄可恥之甚矣）所以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刳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嗣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眞

（檢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聞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眞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宋陸修靜亦為此形）無勞禿頂本遵至訓詎假髡頭可謂身無愆疵而樂著杻械家無喪禍而念居縗絰昏憊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梵人立廟漢土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避役之流競為翦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內箴曰大廈為衆材所成羣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無改於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羣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識十異後讚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斯諺夫眞僞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耘者存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眞而捨僞沙門之勝宗其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吳錄云吳主問

（僧會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斷訓也）曇始延魏君之庸（魏錄云拓跋燾用崔浩之說遂滅佛法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以正旦杖錫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而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斫乃內如於虎圈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圈側虎鳴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及延始上牀謝之）道林登晉主之牀秦世道安榮參共輦趙邪登上寵懋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云石虎號登爲大和上衣以錦繡每上殿敕王公等扶舉之）皆道降極尊德迴萬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貴才以擕勝殞躬崔浩以邪誣喪體（魏書云崔浩寇謙之勸拓跋燾滅正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姜斌以集詐徙質王浮以造僞殃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譴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眞僞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虵牀與蘪蕪類質達方者辯其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擕試邪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潘捨家入道呂焦棄僞從眞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謗號門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

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迎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漚（出道士孫氏法義）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他勝範竊我聖蹤耳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誡子弟爾不能知其旨九也（右老身非佛）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毀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眞僞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

積滯成地人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結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眞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牀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嶽圖云大道天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眞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嶽圖云都者覩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僞說無迹可觀習俗生常爲日已久衆邪競敘至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嶽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屬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幷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觸事

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眞良可羞恥其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有無相生也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淸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淸經云吾生眇莽之中

其幽幽冥冥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内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爲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臧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乘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内有色有心既爲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

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欨呼吸吐故納新彭祖修之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即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立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詞道是智慧靈和之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跡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利之遐迹遠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塘小水疋憑夷大波者哉非

所類矣

廣弘明集卷之十三

音釋（廣第十三）

爝（音雀炬火也）詵（所巾切）鋌（亭頂切）睞（郎代切目斜視也）擿（音摘）駮（必角切）譽（苦篤切）藺（良刃切姓也）渦（烏和切水名）縱（七容切）培塿（培步口切塿刃侯切小阜也）獯鬻（獯兄云切鬻余六切獯鬻北夷名）儋（丁甘切）馗（渠龜切中馗菌名）蜉蝣（蜉音浮蝣音由蜉蝣渠略也朝生暮死）倛（音欺倛頭方相也）鬷（子紅切鬷蔑鄭賢人貌惡）陬（子侯切）舛（昌兗切錯也）詭（過委切詐也）矇瞍（矇音蒙瞍音叟矇瞍盲瞽者）圉（音語養馬人也）剞劂（剞居倚切劂居月切剞劂曲刀雕鏤也）銑鋈（銑蘇典切金之澤者鋈烏篤切白金也）滬（音戶瀆水名）跂（遣爾切舉也）枋（音方木名）閬（音浪閬風仙苑也）梟獍（獍音鏡梟獍不孝鳥獸之名）蝙蝠（蝙音邊蝠音福蝙蝠飛鼠也）猱玃（猱奴刀切玃音矍猱玃並獸名）蜃蛤（蜃時忍切蛤古合切蜃蛤蚌屬）

蓺（魚祭切種也）斅（轄覺切與學同）堲（音即）窀穸（窀音屯穸音夕窀穸葬穴也）槥櫝（槥音衛櫝音讀槥櫝小棺也）撝（許為切指麾也）簦（音登有柄笠也）覯（古候切見也）螭（丑知切無角龍也）髴（芳吠切）薰蕕（薰兄云切香草也蕕音由臭草也）顙（寫朗切額也）屛（正作牀仕張切具也）月氏（氏音枝月氏國名）赭（音者赤色也）剠劓（剠巨京切刺面也劓魚至切割鼻也）圊（音清溷也）縗絰（縗七雷切喪服也絰徒結切喪服麻在首腰皆曰絰）戇（竹降切愚也）拓跋燾（拓音托跋蒲末切拓跋元魏姓也燾大到切魏太武名）捔（音角校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内德論

唐釋道宣撰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警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眞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眞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叡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覩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搜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羣惡屛四部之稊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搢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

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僞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虞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

爲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爲疣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憮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己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爲討論之未究若令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聚之以羣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虗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蕃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餐儻救餧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非薄良足陋矣

辨惑一（凡十條）

有辨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

後乃尚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既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鐫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覩速禍之萌祗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觀匹夫之自愛尚不反醫而違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鵲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矣矧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烝嘗之徽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饍思廢養以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勾龍立水土之功亦為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尚祭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奕奪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為譎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典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覩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冀崇之福資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娟嫉之禍心不弘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餐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傅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辨傅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

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福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己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末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羣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

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遐方獨柰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右辨佛出西胡）

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輿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誦候鍼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

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二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層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敎之蔽通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噭藜藿長餘粱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

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修促于來去乎（右辨周孔不言）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爲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與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

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剏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於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右辨毀佛譽道）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人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煙霞之表竝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眞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傅令之才識

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闞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闞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預防唯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迍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爲福何罔念而作狂也（右辨比佛妖魅）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逐己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

三凶險一二闡提旣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梟獍之黨構虛以亂眞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靑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皁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跖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已降何代無之豈得怒跖而尤夷惠疾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肅姦回以淸大教所深願矣（右辨昔有反僧）

傳云道人士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興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獍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行乎何乃

引離欲之上人疋聚塵之下物校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媲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爲黑類如此乎（右辨比僧土梟）

余昔毋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剃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其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

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刧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右辨譏毀鬚髮）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丸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丸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親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爲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右辨泥種事泥）

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姝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爲道慈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

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過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右辨有佛政虐）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簒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簒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皐繇玁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簒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簒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襃貶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迷背正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貞豁然神悟而理攄足以蕩逆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

於茲日謹誦來誠以爲口實矣（右辨無佛民和）

通命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爲謂惡無傷而不悔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餧矣啓期貧矣顏回夭矣冉耕疾矣或修修隆富言罕及於義方或皤皤壽考名不稱而沒世仁而不壽富而未仁書契已陳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無因而妄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度於天而難詳夭壽之年考於人而易惑人之爲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無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爲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廪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覩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泃惑善惡之宜含憤而

無以釋皆觀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唯覩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爲善爲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於萬古辨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殁而業無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乏適口之饍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爲業既非一緒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也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爲功而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殀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媸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咎隙當陳而爵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匱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

衡無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爲相而被刑范睢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末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來以福盡而迍及若言敗伍胥者宰嚭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爲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言業縻好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穌之澤此爲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旨兩遣其累進德修業豈有閔乎春種嘉穀方覬夏雨以繁滋宿植良因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咎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轉爲德爲咎唯禳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忒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隄之堰涓流蕭斧之伐朝菌但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火災原隰滴水固其無解

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凶人之害劉昆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准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虵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己而利民有德而無應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尤人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干曾不憾臧倉之蔽仲由仕季無恚伯寮之譖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反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克己戒人以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蠲其慼慼之尤夫然故内勤克念之功

外弘不諍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爲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姦回之漏網則爲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淸德敦金玉之高行無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旣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爲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蒺藜爲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唯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爲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爲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逃賞賜名之士以何爲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爲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

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爲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爲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饑死何處而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肸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禰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爲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唯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辨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淺深之不類

也疋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其道勝而鑽仰之乎

空有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慙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

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冉疾顏夭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聃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蓂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難窮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篠之奮鋤值工輸之揮斧此則草木之夭命者也若篠蕩比質於松柏蕙若同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疋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萬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騃者合眞謹愼者乖道何爲捨惡趣

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鬬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博言僞而辨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

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像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既除則

眞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眞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爲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爲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爲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兔角疋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眞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

恚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浮水勤而無功舟檝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檝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泝流櫂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與無爲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卽羣有以明空旣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也

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像粲而在目可見而無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遇寒而冰壯冰涉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爲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爲一菩提不得謂爲有何況羣生與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眞言論窮理而無說賓客盈堂而無人豔色絕世而無美瓌寶溢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辨非無事有而無妙實義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闃戶之閴無見非面牆之

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無動非山立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謏無眞非魚目之寶無實非鵬足之書財比夢財而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猗頓等原憲之產宋里疋平城之姝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焉虛非同楊雄之假稱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旨援卉木而比諸夫夜光結綠之寶南威毛嬙之色人皆見其有而與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睚眥蔕芥之隙青蠅貝錦之讎莫不著其相而與憤尠能比於空而不憾

獨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爲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慽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爲薩婆若（如者反）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爲非而不懼崇邪以爲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眞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

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須病因藥除犀角鴆毛等類泡沫而飲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並非眞有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咎忠順叛逆皆如峒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眞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眞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爲首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

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普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無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沈溺啓四生之聾瞽空有俱照以相濟眞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大取相而爲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

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冰銷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蠡道邁人天豈得闚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檮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饑矣無裘禦冬則苦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慼而羨歡愛壽考而忌短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稟

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疋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牀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痾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包肉竝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夭何一克而一癃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虗虗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夭命胞胎受疾嬰孩喜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欲何而夭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辨祟扁鵲除痾河東郭璞譙郡華佗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為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扁鵲元化不能使其親不歿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寔由業反則傴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徂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修促體之安苦隨遭否泰姸媸伸傴千品萬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騖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令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為業有大乘以萬境為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覩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唯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㓜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

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爭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關衆生衆生自不了譬闇室之無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諠諠競是非而擾擾何以採芙蓉於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味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爲用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於禦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礙能達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胷臆而爲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皦日

廣弘明集卷之十四

音釋（廣第十四）

芟（音衫剪伐也）藜藿（藜郎低切藿忽郭切）餒（奴罪切飢也）嵦（口改切爽嵦高明也）賑恤（音軫恤辛聿切以財濟貧乏日賑恤）柢（音帝木根柢也）粢（音資稷也祭飯也）墉（音容）蜡（音乍年終祭百神日蜡）譎（音決詭詐也）日磾（日音密磾音低金日磾也）齷齪（齷於角切齪楚角切齷齪急促局陿貌）嬈（尼計切醜也）褒姒（褒博毛切姒音似褒姒幽王妃）玁（虛檢切與獫同）彪（必休切彪人名）杼（直呂切機之持緯者）菌（巨隕切地蕈也）隰（音習阪下濕也）邾（音朱國名）糺（俱有切糺察也）闚（傾彌切小視也）閴（苦吳切寂靜也）睚眥（睚牛懈切眥士懈切睚眥舉目相忤貌）蔕（丑邁切蔕芥小鯁也）檮杌（檮音桃杌五忽切檮杌人名四凶之一也）祟（雖遂切禍也）譙（昨焦切郡名）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唐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皇覺睠命開濟在緣從其化者言行攸別）

序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冊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號況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唯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討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爲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其化爲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窮損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升沈俗則入有而沈形六趣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升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震虐而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敘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迹之詳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覽歷豈不昭彰心性乎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支遁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毋族厥姓裘曇焉仰靈冑以丕承藉儁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禀白淨之顥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以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翮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闢皇扉三鑒疾苦風人厲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猷於有道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褫龍章之盛飾貿窮巖之穢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匡居摧心立盟齏安般之氣緒運十箅以質心併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矇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既立而廢筌豁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徵傳偉唯

夫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鑑紫金運動陵虛倏往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揚彩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沖量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郡圓蓍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綢之以德義或疎之以沖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王於不盡美既青而青藍逞百練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揵屬八億以語極罩墳索以與典掇道行之三無絡冊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外千暘谷民望景而與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義風神奇卓絕於皇軒蔚彩沖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縱心泯迹泥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狗常以駭奇固以存亡而統之至於靈覺之性三界殄悴谿若川傾頹如乾隆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涸津並匱六度與崩岑俱褫三乘與絕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悴夫道高者應甲因巡者親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難靈風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於赤縣後夗所以與聞景仰神

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洹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遁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翀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顧言再欽遂援筆與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遽廬三傳明明釋迦寔惟帝先應期啟作化融竺乾交養恬和濯粹沖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構洪謨揭秀負靈峻誕崑岳量袤太清太象罕窺乃圓其明玄音希和文以八聲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illegible]卽亦雲津威揚夏烈溫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卷卽煙滅騰亦龍伸鼓舞冊蓍靈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弘雙翰惟典充以瓌奇恬以易簡藏諸蘊匱寔之令善可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性豈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紛霧睃來已晞至人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泥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佇方赤鐖象罔不存誰與悟機鏡心乘翰無覿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

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冥矣余遊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暇復伸諸奇麗佛經記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迴遼迥邈路踰恒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爲君三乘爲教男女各化育於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沈天逸於淵藪逝寓羣獸而率眞閶闔無扇於瓊林玉響天諧於簫管冥霄隕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徵化以醴被蕙

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響慧澤雲垂而沛清學文嗡兮而貫言眞人冥宗而廢翫五度憑虛以入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卽得道矣遁生末蹤忝廁殘跡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兼宗師泰定軫曜黃中秀姿恬智交泯三達玄夷啓境金方緬路悠迴于彼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開詠歌濟濟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誂誂藏往摹故知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雲構峩峩紫館辰峙華宇星羅玉闈通方金墉啓阿景傾朝日豔蔚晨霞神提迴互九源曾深浪無筌忘鱗罕餌淫澤不司虞駭翼懷林有客驅徒兩埋機心甘露敦洽蘭蕙助馨化隨雲濃俗與風清葳蕤消散靈飇掃英瓊林諧響八音文成珉瑤沈粲芙蕖晞陽流澄其潔蘂播其香潛爽冥萃載哲來翔孕景中葩結靈幽芳類諸風化妙兼于長邁軌一變同規坐忘

文殊師利讚

童眞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爲龍種覺今則夢遊方惚恍乘神浪高步維耶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閑堂觸類興清遘目擊洞兼忘梵釋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遷師通資自廢釋迦登幽閑彌勒承神第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五龍飛兆卒天法鼓震玄宮逸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跏曜芳蓮寥朗高懷興八音暢自然恬智冥微妙縹眇詠重玄盤紆七七紀應運莅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華林園

疊疊玄輪奏三據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入形名民動則我疾人恬我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玄韻乘十哲頡頏傲四英忩期遇濡首疊疊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詠高興希遐蹤乘虛感靈覺震綱發童蒙外見憑寥廓有無自冥同忘高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華請無著陵虛散芙蓉能仁暢玄句即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神期發筌悟豁爾自靈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不二名玄音將進和法作率所情疊疊玄心運寥寥音氣清麤二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閑首菩薩讚

閑首齊吾我造理因兩虛兩虛似得妙同象反入麤何以絕塵迹忘一歸本無空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眴菩薩讚

有愛生四淵淵況世路永未若觀無得德物物自靜何以虛靜間恬智翳神穎絕迹遷靈梯有無無所騁不眴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空響朗生應軫託陰遊重冥冥亡影迹隕三界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形名外都忘絕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沖姿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爲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非我持渾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愍昏俗統體稱月光心爲兩儀蘊迹爲流溺梁英姿秀乾竺名播赤縣鄉神化詭俗網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痾長驅幸玉堂汲引興有待冥歸無盡場戢翼栖高嵎凌風振奇芳

萬佛影銘（并序○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應詳於前記也）

釋慧遠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

則此生豈遇以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爾乃恩沾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羣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爲有待耶爲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餐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

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暎虛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兩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靡獎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稀若真遇（其四）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臣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

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咸遺跡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頌（并序）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于上國顯迹重冥開闢神路明暉宇宙光宅大千萬流澄源圓映無主覺道虛凝湛焉遺照於是乘變化以動物而衆邪革心跂神步以感時而羣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乘並轍道世交興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逸響遠流密風遐扇遠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運乖其會弗獲叩津沙門發明淵極魍魎神影餐服至言雖欣味餘塵道風遂邁擬足逸步玄迹已邈每希想光晷髣髴容儀寤寐興懷若形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悼悲憤靡寄乃遠契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寢夢而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焉夫形理雖殊階塗有漸精麤誠異悟亦有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形神模闢百慮之會使懷遠者兆玄根於來葉存近者遘重劫之厚緣乃道

福兼弘眞迹可踐三源反流九神同淵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齊趣跡響和應者如林鑄均有虛室之供而進助者不以纖毫爲挫勸佐有彌劫之勤而操務者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事猶天匠焉夫明志莫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淩邁羣萃超然先悟慧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顏映發奇相暉布肅肅靈儀峨峨神步茫茫造物玄運冥馳偉哉釋迦與化推移靜也淵默動也天隨綿綿遠御亹亹長縻反宗無像光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琅琅三達如日之明亹亹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羣生眞風幽暖千祀彌靈思媚哲宗寤言祇誠絕塵孤栖祝想太冥

文殊師利讚（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目非厥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與其貌何者虛

引之性彰於立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眞廉俗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爲名焉夫欲窮其淵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極難筭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爲言請畧叙其統若人之始出也爰自帝冑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他近一遇正覺而靈珠内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搆於沖壤豐條翼神柯而同茂慈悲之氣與惠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並耀具體而微固以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卽神通爲館宇圓應宻會以不疾爲影跡斯

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倏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援躍進之明顯潛德于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旣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發深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以挺作吸沖氣而爲靈舒重霄以廻蔭吐德音而流聲亦孰能與於此哉將欲搖蕩羣生之性宅至柔之王開宏基於一簣廓恒沙而爲宇若然而不悅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方寸之寂矣自世尊泥洹幾將千祀流光移蔭復與昔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減百年有鐵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仰規逸軌擬而像焉雖眞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華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爲接頹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祇誠攸寄思紐將絕之緒引毫心以標位乃遠摸元匠像天所像感來自東不覺欣然同詠

眇眇童眞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

體以沖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遺映爰暨茲隆思對淵匠竫一惟恭虔襟絕代庶落塵封

佛影銘（幷序）

宋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爲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卽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澗壑擬遺量寄託青彩豈唯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

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罄揭劣薄以諾心許徽猷秘奥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羣物飛鶉有華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輿言情迫其慨

羣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卷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迍邅迍邅未已轉輪在己四緣雲薄五陰火起亹亹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沈誠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僞僞既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卽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冏金好冥漠白毫幽曖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槩敬圖遺縱疏鑿峻峯周流步欄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窻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篤彩淡浮色羣視沈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絜精能感靈獨誠之云乎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愼勿中惕弱喪之推闡提之役反路今覩發蒙茲覿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佛讚

宋范泰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卽朗祛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遙遙安如願言來期免茲淪滑

與謝侍中書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關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為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祇洹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幷同子與人歌而善

答范光祿書

謝靈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

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幷以遠呈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微緣竊望不絕即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爲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荅

和范光祿祇洹像讚三首（幷序）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揔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羣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爾生老肇元三車翻乘一道

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頹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結核敷花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眞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旣悟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視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像似

㝵有靡不然眛漠呼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晻蔚南山雨能爲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愼勿留空念横使神理恧發已道易乎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并敕啓三首）　沈約

敕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爲厝筆不以故指敕闡等結序未體又似小異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恧謹啓

敕云記序始得看今敕繕寫流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諜所窮物物禀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絶非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曼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簣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廻還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旻旻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爲珍蓋由萬惑相扇眛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爲已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於恒沙七步降跡壅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乖向法城而不覩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横書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與遠二諦三作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寔爲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眛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冑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

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刹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眞耿介標心非爲己分蹤或異適末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辨靈怪倜儻言語斯絕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揵陀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肸蠁偏富延澤以西光景嚴麗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

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爲不差此皆卷舒眞俗終始名相其玄塗幽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徵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肉形窮尺棰緣動必應又况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慇懃每存汲引垂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愍惑久迷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㬵目闇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察砥矢而言歸不廻遑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列塔像神瑞迹（并序）

余以佛化限封三千國內近對小識且局南洲斯則通計神州咸蒙聲教神蹤遺跡閉在幾初前漢已來相從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赤縣山裂水開時時瑞像來現或塔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緒繁委略標十數有未見者須顯其相云略列大唐育王古塔來歷

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塔者西晉太康二年沙門慧達感從地出高一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色青似石而非四外雕鏤異相百千梁武帝造木塔籠之

八王自輂巡州里今見神瑞光聲聖僧備如別傳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壍遍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爲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塔南基出泉十餘所徑三尺涌而無聲永徽中有崑崙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冀州（舊魏州者）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爲尼住寺有古塔編石爲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唯西面通行往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敕令僧智琮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寸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詵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唯是一石見於其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黳玉今見存

益州北百里洛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

益州西南百餘里晉源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

潤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西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僧惠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瓦塔三層并剎佛殿餘但榛木大蟲登基穢汙者被打號叫驚人或有死者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基十五步并以石編之石長五尺闊二寸已下極細密古老傳云其

塔基從泉上涌出（云云）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今廢唯有遺基上以舍覆四畔墻匝時見光明公私士女往來（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時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尼住爲淨明寺失基所在

幷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南一里育王塔

甘州東百二十里删丹縣城東弱水北土堆古老二云育王古塔

沙州城內大乘寺塔基二云是育王塔

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二云是育王寺塔（已前諸塔並是經周初有大輪王名爲阿育此曰無憂統臨此洲萬有餘國役使鬼神一日而造八萬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神瑞廣如感應傳）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所獲皓初蔑而穢之腫痛遍身太史占曰犯大神也皓謝之有間因爾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

荆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於州城北行人異之試以刀擊之乃金像也長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書云育王所造梁武聞迎至都大放光明及梁滅迎上荆州至今見存歷代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顯

荆州大明寺檀優塡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監元年夢見檀像入國乃詔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監十年方還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卽位遣迎至荆都後靜陵側立寺因以安之

揚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見張侯浦有光使人尋之得一金像無光趺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乃徑趣長干寺後數年東海人於海獲銅趺浮水上因送像所果同後四十年南海獲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養光瑞如別今在京師大興善寺模寫殷矣眞身在廬山峯頂寺

涼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涼土專弘福事於此崖中火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遙見便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貌如行之狀有羅土於地者後人看足跡納納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門至山踴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鎭副長孫哲志性兇麤先欲除毁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

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劫以長曆大略符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涼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門劉薩訶行至番禾東北望御谷山而禮曰此山中有佛像出者若相不具國亂人苦經八十七載正光年初風雨震山挺出石像長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其首登即命造隨安隨落魏道陵遲分東西矣後四十年州東七里澗內獲石佛首即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中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西征過之改

爲感通寺今圖寫多依量模准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五寸八楞紫石英色梁武太清中有僧從外國將來遇亂安廬山像頂上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往求得之及登儲貳送於曲池日嚴寺寺廢入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之往往不同見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貞觀十年敕迎入內

坊州玉華宮鐵礦瑞像者周武滅法有萎明者督事夜行每見山上光明旦往尋之有臥石狀如像便斲掘四邊乃是鐵礦不可傷損舉身三丈谷中有趺乃共村人拗舉忽然下流徑趣趺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時天元嗣曆改元大像敕其處爲大像寺因開佛法隋初改爲顯濟寺太宗在宮時往禮謁莊嚴修飾在宮東三十里大死內永徽中改宮立寺陰闇之夕每放光明

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古像法滅藏之得存每有凶相以涕出爲期隋文將崩一鼻涕出沾汚于懷金薄剝起雖後修飾望還如涕貞觀末年四月內連涕不止塗汚胷懷方可尺許太宗升遐方驗先兆至六月內涕又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

洪水氾溢入城郭深丈餘今見在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所立中安像設並是珍寶梁謝陳登武帝既崩須葬具欲取殿中珠帳人力既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滂注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列空中布燄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一切上騰煙火相扶欻然東逝傾國上望絕目方止雨晴即日惟礎在焉月餘有人東州來是日見殿乘空入海今望海者時往見之元魏洛京永寧塔天震東海其事略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臣陶侃建旟南

海有漁人見海濱有光白佩今尋之俄見金像陵波趣船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迎像上船船即沒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有礙今在山東林重閣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五步見有僧住

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長五尺已下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瑞佛像佛骨佛齒等

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來州東二十里山中道現兩迹長三尺相去五百餘步初不知其來有人尋山見怪遍告遠近將移就寺不動刺史已下官人酷旱步至像所請還州寺三人捧之至州隨行雲布當夜大澍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丈六銅像正當棟下及火發棟墜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瓦土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玷唐武德初於泰皇寺重被焚燼金色宛然玉毫無毀今在白馬寺烏雀所不侵陵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每夜神燈在空遠見近滅至六齋夜其燈則多

坊州玉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居人郝辯者素有信向每見鹿羣常居山側異之遂掘其處得石像一軀高丈四五乃移出在州中家內其相大同玉華寺東者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餘猶未出（涼州山現迹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隋初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負將出而不動諸處人聞助曳亦然沙河寺僧聞之試引輒

行至寺後人於寺側獲金一塊上有一烏形銘曰擬鍍四面佛因度之佛形上遍是烏影隋後主聞有瑞迹遣工冶鑄效之鑄卒不成終有缺少經二百日乃止今在寺中（已前神塔瑞像開俗引凡未深明者由玆發信既信殊相方能攝心披經討論賾啓神解方知四魔常擾六賊恒陵覺而且怖起方有日不爾沈淪還同無始弘羽之道豈其然哉至於經卷不灰乃符火浣之布書空不濕便同天蓋之雲聖寺屢陳鍾聲流於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於道俗斯迹衆矣備於感通記中）

牙像詔

梁武帝

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

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邊一十五軀刻畫明淨巧迹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眞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爲意而胤之銜愆縲紲東冶眞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發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兹寛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皆赦除之卽日散出奉迎法身還臺供養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

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長干寺設無礙法喜食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眞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上菩提樹頌啓（并敕）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擊轅小唱有慕風雅巴人淺曲實仰陽春是以葑葵細葉猶傾朝景爝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陛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神乃聖道跨軒嬀正覺正眞功符圓極常住爲樂法喜爲甘慈雨被於無垠睿化覃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海外安弘龍窟之威紹鷲山之法無爲不住實愍蒼生無相乃宜引歸眞域製兹道樹顯比金容使誓願者結因頂禮者增福會途已一古今誰二伏以器表承露東

阿薦銘瑞啓黃龍中山典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菩提樹頌一首學謝稽古思非沈鬱不足以光揚盛德髣髴一隅顧恧芻言伏紙慙震謹啓

手敕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摛採致佳辭味清淨仰讚法王稱歎道樹意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越敕

菩提樹頌（并序）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竸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愍燄宅之既焚傷欲

流之永驚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晝篋之非眞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啓法雷震設漸教降權迹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羣蒼救茲未度法雨法水之潤等世界於無邊智燈智炬之光同虗空於莫限物因難量化緣將息林開白樹日映青枝悲哉六識沈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皇帝體乾元之叡德含天地之純誠照玉鏡之神握太平之運呑虞孕夏卑漢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扇二儀而布亭毒緯樂經禮偃武修文秋荼不設廢九律之嚴科春雨受生解三驅之密網固以咸池之靈自失汾水之德知懋少陽懋善於元眞番臣燮和於槐衮八凱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策橫行專城推轂之將外守封疆一同文軌萬方共貫穿胷鏤膻之首短身長臂之師南越鑠石北極天沙東適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峯挂迥越繩度之山航海跨深汎浮毛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之鳥貢比肩之獸爾乃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滴露月萃郊園義鳳仁虎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既照燭於中畿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驅黎民於仁壽濟動植於幽隍歲樂民殷家給戶足斑白不提挈童稚有

謳歌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開農務本鑄刃銷鋒紅粒盈箱青蚨委貫上照天下漏泉天既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一子愍四先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路廣設道場大弘妙法涅槃寶棹接惑衆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羣迷於未曉法輪遍乎大千清涼被於小葉故天人舞鳳去照園而讃善菩薩飛象越香土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合十千纓絡懸空下墜龕室莊嚴國界殊特製三時之殿聳四柱之臺雖漢后望神之宮軒轅待仙之觀曾何足擬髣髴寶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雕金鏤碧綴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飛蓋四布垂陰五面益物名高滿月德踰普覆並豔千光之樹連英五色之華壁日垂彩玉蔕生煙微風徐動寶枝成樂儼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四鉢之狀散漫祥草連翩青雀伏吐電之魔却擔山之鬼奇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德不窮懸諸日月巍巍永樂萬萬斯年敢作頌曰

綿史載覩靈篇眇鏡寶冊葳蕤帝圖掩映烏紀稱祥龍書表慶九州布德五絃作詠烝哉至矣有梁啓聖

功覆終古業高受命金輪降道玉衡齊政無思不服有德斯盛一乘運出五眼清淨稟識康歌昆蟲得性舜廚靈蓮堯庭神莢豈如道樹覆潤弘浹靡密垂光芬芳委疊時動百華乍開千葉現彼法身圖茲瑞牒海度六舟城安四攝惠澤既播淳風普叶休明智境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唱導文（在藩作）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塗萬善力微難感靈性是以摩鉗赴火立志道場薩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浪不歸苦海易沈慈波空蕩渴愛與生死共門無明與結網同路各趣百非纏茲四苦人思戮力昭彼三明是以如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今皇化之基格天網地扇仁風於萬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首天涯海外奉道餐風抱素吹脣含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宜各克己丹誠澄心慊到奉爲至尊敬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栴檀德尊水精剎土月電如來寶明世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與天地比隆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玉燭之美日著遐方擊

壤之歌遍聞天下敬由心起五體所以外恭情發於中六識所以畢到故一善染心萬劫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奉爲皇太子敬禮東方寶海南方燈明西方無量壽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璧外和玉震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既擅溫文之德實著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餐仁變和內化事炳周經讚德合章訓高惇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風緝惠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爲貴嬪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來賢劫千見在百七十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茆與七覺以炳照冏十智於常樂閨守奉仁宮儲欽德暉同疊璧煥若崑瓊蓋聞嵩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維城克固磐石所以戚均魯衛任等蕭曹三台正席坐而論道九棘勤王恪居連事宜各運心奉爲臨川安城建安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敬禮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迦碎身奉願心鏡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界異術五道分逕天人植業各歸一果鬼神牽報事炳冥途土

善華果既垂正力五濁煩心彌多惱累雖復聰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根之滯猶染衆等宜各露誠逮爲天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脩羅八臂摩醯三目盡爲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若究竟涅槃法華會一之文淨名不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遵正本臥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淵廣泛般若之舟淨居深洸駕牛車之美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權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無邊劇惱扇八苦於修途有縛纏情繞六趣於危道金瑣玉牀猶念解脫彫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飆熱風滄浪氷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鐵輪碎骨銅柱焦腸傷出刀峯橫抽劒鍔如斯衆苦尤爲險脆一息不追則萬劫永別剎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蜉蝣風電之馳誠難可駐況復三相併蹙二鼠攅危毒箭惡蛇尤爲可畏庶憑正法拔茲累染長享百福永斷六塵對至無强唯佛可恃今爲六道四生三途八難慈悲懇倒一心遍禮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禮救世觀音獻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辯淨名二十螺髻珠頂善宿彌勒文殊金剛藏解脫月棄陰蓋常舉手十大弟子五百羅漢願囹圄空虛疾惱消息城中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執一同寬蕩人協覆蛇俗化匡蟻類服鴆之不死同拔劒之無傷含生不縷轉炙自溫渭橋日飽駱柔無餓打塞三塗塡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發十善之心牛傍啓五戒之業如魚少水若鳥窮林一聽法音即捨穢質人運五體歸命三寶

禮佛唱導發願文

王僧孺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應虛通固略筌象雖事絕百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娑婆之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羣生濯淨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咸拯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並運玄風與八埏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蹈而不驚虺蛇踐而莫噬埋金坻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車玉馬自相曄曜玄鶴丹鳳

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洸莫不屈膝係頸迴首革音入侍藁街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逾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溫愈晬不言而化行無爲而敎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句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諭況復靜悟空有同觀眞俗能行能說旣信旣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載侔於磅礴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衮之貴坐槐憩棠之尊猶應共惜東暾俱吝西崦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衒信秉電之不留驗畫水之隨合唯宜照之智炬灌以寶瀾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旣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聞令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藹周親作鉉則與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貞悅

夫天枝峻密帝葉英芬莫不玉震蘭搖金鏘桂縟覩寸文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爵詞富雲臺彬彬亹亹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雲共朗永鍾清祉長享元吉出牧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光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幄德感椒闈必以前藉勝因宿稟嘉數況重霑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姬捨肉有激於荊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棄彫璣撤靡麗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爲六宮眷屬歸命敬禮云云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嬀辰

震彩鏘圖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冑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與等諸公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眞寤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爲諸公主歸命敬禮云云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輟盛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緹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駃河故以尺

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過其間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瓶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已來至于今日所爲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陵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斗斛愧心負理昧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性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敬禮（云云）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懺悔禮佛文

王僧孺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與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眞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本宵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綿蒙且莫辨導此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縈薄三有長驚惑水邅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卽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輪迴生死恣其六愛與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外我隊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刹那交謝瞬息不留東榑纔吐西崦已仄譬閱川之駛流若栖葉之輕露僞城易毀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明眞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嶽之淳靈宿侍八恒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眞金之愈鎣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

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關楗盛來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雲淸梓進爽非直騰魚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東方（云云）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萬祉周集愕夢無忤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愈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十地云覩有羅縠之疑三乘稱見懷狂羊之惑自非鑒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阽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帷唯在

即世舜黑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畏塗運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奥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民奬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產陸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爲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氤氳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却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洎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慧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爲導爲首又願皇太子

殿下睿業清暉與貞明而並燭粹範溫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關慧扇方掩而聖后鶩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遙壑道浹人祇福隆祧墠肅事園寢虔奉宗祏藉斯妙果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重明累聖儼然如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蕖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咫步衆等相與增到爲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云

願諸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德高魯衛義重間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弘闡至教紹隆季像第內少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傍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爲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

大乘奧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氤氳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玄化洞九幽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

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刀林輟刃劍樹摧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闇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覺

初夜文

王僧孺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鶩塵轢莫之比明暗遞來新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千月難保蓼虫習苦桂蠹喜甘大腑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麴義非他召事實已招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勢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騖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醲

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滔湮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悲泉若木出沒曾不關人蹲烏顧兔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爲苦器何異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厨秋蛾拂餤而不疑春蚕縈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非險轘裂肢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鑿肩比兹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壅夏河之長瀉撲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乍等醫王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之日夜稱爲八關以八正鑰爲法關揵斯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嶽而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煙消百災霧滅巧幻所不惑彊魔莫能嬈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得性自亘儀天之氣永固膳衞之道得六神通力具四無礙智大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昃落濛汜則神靜志怡璧月珠星含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嗚鍾浮響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嶷威光四照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衞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大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唱三歎密義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挹德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豁照如懸鏡恣睿衞之尊高略柎蕚之華重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五體歸命敬禮云云仰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僡聲與八風而共遠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衮服黻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幰貫千祀而常然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音釋　廣第十五

褫（直爾切解也）貿（莫候切貿易也）襬褐（襬所宜切毛衣也褐音曷毛裘也）罩（竹孝切籠罩也）噏（許及切）摹（莫胡切規模也）葳（音威）莅（音利臨也）亹（音尾亹亹不息之意）頡頏（頡胡結切頏合浪切頡頏相上下也）閈（音翰）恬愉（恬徒添切愉羊朱切恬愉安樂也）婉（紆阮切順也）吪（音訛化也）蕢（求位切土籠也）嶔（丘銜切山峻險也）滮（皮休切水流皃）鴞（虛嬌切鳥名）詖（彼義切佞也）囧（俱永切明也）惕（他的切怵惕也）湑（息徐切正作胥淪胥謂相牽引也）昵（尼質切親也）薈蔚（薈烏外切蔚烏勿切薈蔚草木盛皃）恧（尼六切慚也）夐（虛正切遠也）昣（之忍切田間陌也）肹蠁（肹許乙切肹蠁遍布也）蕤（濡佳切葳蕤盛貌）墲（音髮基址也）瑿（烏兮切美石也）榛（鋤臻切木叢生皃）悝（苦回切）斲（音卓斫也）峴（形甸切山名）旟（音余旌屬錯集曰旟）縲紲（縲力追切黑索也紲音薛繫也）葑（音封蕪菜）媯（俱為切舜居溈汭因以為氏）捃（居運切拾取也）燮（蘇協切和也）潏（以律切）嗉（音素吭也）鍔（吾各切鋒鍔也）脆（此芮切物易斷也）埏（時連切地際也）蹍（知演切履也）抵（音底擊也）奭（詩亦切召公之名也）縟（音辱繁縟也）珥（而志切耳璫也）溘（苦合切奄忽也）榑（音符榑桑日出處）崦（衣檢切崦嵫山名日入處）仄（音側日西也）楗（巨偃切關楗距門木）桴（音浮桴杖擊鼓杖也）愕（五各切）縠（胡谷切縐紗也）阽（音鹽臨危也）祧墠（祧土條切遠廟為祧墠音善去壇為墠除地祭也）僾（音愛彷佛也）滔湮（滔他刀切漫也湮音因沒也）濛汜（濛[illegible]音似[illegible]落之處）柎（音夫華萼之足也）緹幟（緹音啼帛丹黃色也幟昌志切旗也）傀（音鬼與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唐　釋　道　宣　撰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帝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趣理備於涌泉故牙牀白氎無因不覩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權於宇內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任因物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照光赤書則前史之爲瑞珥芝景玉嗤任代之爲珍難遇者乃如來眞形舍利照景瓷瓶浮光德水如觀鈎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値斯希有天人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方須莊嚴施用萬金檀豐十藏寶陳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搆羅漢引繩高塔將表不勝喜抃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華心荷不盡而微均滴瀝陋甚隣空輕以塵聞伏啓悚汗謹啓

謝敕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簡文帝

臣諱啓舍人顧庚奉宣敕旨以金銅苦行佛并佛跡供養具等賚使供養伏以六年道樹超出四魔千輻足輪德圓萬善故能聞見悟解逢遇袪塵天聽恩隆

曲垂獎被謹修飾構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昭降千唱四辯尚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敕參迎佛啓

臣諱啓主書周昂奉宣敕旨曲賚恩參臣卽爾到建元曲奉候法身金山戾止王人勞問榮恩頻疊啓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答敕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敕旨曲垂逮問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禮拜謹奉秋色照澄頂表光瑞臣比身心得無障惱明啓扈寶函謹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閶闔足踐蓮華方茲非喻升躡寶梯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廻始望顧茲塵縛喜戴不勝謹啓

謝敕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敕旨垂賚銅一萬二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盤是稱邪陽之珍實亦昆吾之珤燥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得宜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妙塔金烏銜帶飾茲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恧其祥應陽燧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稱

天酒辯林本闕心辯又慚徒戴重恩終難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聞謹啓

謝敕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敕旨曲垂勞問并使明入光嚴殿禮拜法身謹奉臣粗蒙恩造明守開恭到遂以勞屢升淨土風積水厚不足爲喻微心悚躍上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敕使監善覺寺起剎啓

臣諱啓伏見敕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材官將軍沈微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剎事爰奉聖恩曲降神力命斯執事修茲長表寶塔雲構無待喜園水精特進非差龍海大龜持泥未足爲盛鶖鷺引繩方斯取埒仰瞻慈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噎不任銘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剎啓

臣諱言卽日輿駕幸善覺寺威神所被金表建立槩泰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既等湛然長均淨土方爲佛事永利天人頂荷之誠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敕答　　梁武帝

汝所營建慈悲寶剎諸佛威神不營多功纔欲運力即便竪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此以爲恨耳越敕

謝敕賚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簡文帝

臣諱啓傳詔奉宣敕旨以臣明法會垂賚錢二十萬白檀薰陸櫰香各十斤黃紙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氣大集桂宮貨重文龜芳踰麗草散金無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纔班親族未若賚此良田方開五蓋入茲法度長出四流假詞敬祖尚慙難述借辯君卿猶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敕賚栢剎柱并銅萬斤啓　簡文帝

臣諱啓傳詔呂文強奉宣敕旨賚臣栢剎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貢金千尋挺樹永曜梵輪方輿寶塔夏羞神鼎晉恧相風使福被域中功提無外臣以庸愚禀承勝善樂受遍心恩光動色銘荷之誠無詞啓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聞謹啓

千佛願文　簡文帝

蓋聞九土區分四民姝俗昏波易染慧業難基故法身寂鏡有照斯感滌無明於欲海度蒼生於寶船或輕慈導捨薄笑牽悲曲豔口宣斜光頂入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衆生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跡一智同塗弟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樹未啓心燈而蓋生一念敬造千佛雖復無上無爲極相難辨非空非有妙智誰觀而紺髮日光蓮眸月面庶可長表誠敬永寄心期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簡文帝

比丘某甲敬白竊以慧日潛影慈輪罷應業遂惱飄愛隨情熾徒懸衣珠抱名珍而弗悟躭歎葉金惑空言而啼止自非表茲勝業樹彼妙緣何以去此心堂移茲身窟故水精龍塔永愴恨於遺髭明鏡石龕獨

徘徊於留影某甲久發誓願遍爲六道四生造夾紵丈八佛像一軀年月已流因緣易奪常恐暫有之身忽隨畫水遽無之報飈爾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茲本誓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善發聞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之焚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仰雙蓮而獨慨覩萬字而無由儻能薄離五家微捐四事結此冥慈共成因果則素氈之功非唯昔世散華之報方驗來緣語善無奢在言多恧謹言

與僧正教　簡文帝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修供具覩其外

迹必備華侈在乎意地實有未弘何者凡鑄金刻木鏤漆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羨龍瓶之始晨追鵠林之餘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既極去聖茲遠懷聖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則甃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篋笥乃至葉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厨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進心少昔塔裏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織非謂全身夫以畫像追陳尚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匹以龍阿尚能躍鞘方之虎兕猶稱出柙況復最大圓慈無

上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蘊斯木櫝緘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羅閱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戶三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敞蜜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壁長掩似邠卿之避讎且廣厦雲垂崇甍鳥跂若施之玉座飾以金鈿必不塵霾日姿虧點月面琉璃密窻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綱足使飛鸞不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彌重可即宣勅永使准行

與廣信侯書　　簡文帝

綱白闊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密秘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蘂晨飛思理弘明本長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正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實綱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傍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仰懸河無由承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癡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已來義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

餐既慙口誦復非心辨永謝寫瓶終慙染氎是則慈雲既擁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臉願加敬納言不宜心謹白

與慧琰法師書　　簡文帝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綵成春道體何如恒清宜也對翫清虛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紜勞倦特深聰然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屬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仰望來儀一日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信無述寸襟綱和南

又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巳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界畧息化緣祇洹之裏恒有語對眷佇之深無時不積久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爲津及不耳前昨巳來微事蟻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頂聞之善誰持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在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比而未深雖異禪那事同華永今段西下特菑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歎恨何巳伏承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得一覲止辨論青豆之

房遺感赤華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即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遣承問佇有還書網和南白

荅湘東王書　簡文帝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召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爲政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翫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瘉子貢赤丸尚憂未震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獨思吳容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遐邇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二日始侍法筵所以居長近還未堪執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慇然失慮江之遠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病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寺刹佛塔諸銘頌

枳園寺刹下石記　沈約

佛教東流適未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故車騎將軍瑯琊王劭玄悟獨曉信解淵微於太祖文獻公

清廟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璵刹未樹邵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中正奐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內弘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雖㬎務朝端而事隣柰園日者作翰湘州樹麾蠡服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恩隆王眄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爲下被民和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短効且義止今生報褰來果非所以酬鴻既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乘傳衡皐辭簪泒渚誓於舊寺光樹五層捐割藩俸十遺其一凡厥所收三十

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蓋木運將啓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於蒼雲植重扃於玄壤仰願宸居納祜福履攸歸八神鶩室萬祇翼體寶祚隆邈比固須彌靈算遐永齊軌常任諸聖延祥把天和於少極藩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羣后流克讓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愷樂物不夭性嘉穀年登餘糧栖畝夷荒由附邊城解柝家備十善人懷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劒摧鋒拯幽酸於無擇陟神化於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壤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沈約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彩炤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帝濯襟慧水凝神淨域猒世珍陛遷靈寶地竟陵王諱泣明臺之下臨慟高山之方遠慕餅王戀情殷雙樹永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式金寫好資巧匠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香俾穀林之思永旌於萬劫用刊徽迹式垂不朽云爾

彌陀佛銘　沈約

法身無象常任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爲靈窮寂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彩人榮寶飾事儉欲輿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既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輿言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易寄刊靈表迹髣髴尊儀圖金寫石濆沱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因風韻響願遊彼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美三達斯仰

瑞石像銘（并序）　沈約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把曆臨乾幽顯成奏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瑞地不降祥十任髣髴於林衡應眞肸蠁於淸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事符緗諜旣表禎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策莫累三距眇千齡而再現曷露淳朕璧鳳蓋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烏動色玄秬相趣而已哉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潤徹環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啓瑞傷被崖獻爲靈之所未刊雖復素環之絕貺燭銀之瑤寶萬川哉如也若夫金

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霈德潛衍感極廻靈豈變堅沈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七年其月爰有祥石眇發天津浮海因潮翻流迴至表異浙河獻奇禁圃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上眷幽關之易啓荅玄應之無方雖村事寂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圖妙像於檀香寫遺影於祇樹乃詔名工是鐫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遺刊委斲方圓小大觸水斯沈駐罕停踵親加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沉弱之淵剖析既離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皃永福天人

其詞曰

遥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降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潛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沈精浮質遠自河葱悠悠巨水眇眇因風泛彼遼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鷲室栖誠梵宫載雕載範寫好擒工藉茲妙力祚闡業隆晃旒南面比壽華嵩

釋迦文佛像銘　沈約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奭感將弘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眇求靈性曠追玄軫

道雖有門迹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感資理悟或以言陳言不自叩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酬響合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暸瞽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爰焉誰靚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遍叩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未來無像一剎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倏焉如響栖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迹罔隆替

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甡甡羣有均此妙極先晚參差各願隨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傳今識

彌勒讚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鄣基累明功由積地眇眇長津遥遥遐嚮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屣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霄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徽雕金寫秘望極齊工舉光等遂超矣福臻融然理備敬勒玄蹤式傳遐懿

繡像題讚 并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人舍微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位騰心淨覺敬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爲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舍芳上律絢發綺情幽摛實術縟文內炳靈姿外溢水耀金沙樹羅瓊實現符淨果來膺妙秩毓藻震閨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萬茲日

光宅寺剎下銘 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邠亳來儀京輔拓宇東第咫武城闉聖心留愛閑素遷貿南郭義等去鄷事均徙鎬及尅濟橫流膺斯寶運命帝閽以廣闢即太微而爲宇既等漢高流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朽今事與須彌等同理與天地無窮莫若光建寶塔式傳于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樹剎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迫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拯未來於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形雲所臨非止天眷兼因地德皇帝乃啓扉閶闔造舟淮涘接神飈而動驂越浮梁而迎度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廣集四部揆景同蔬弘此廣因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誕證電繞樞光周原膴膴五緯入房自茲遐負在處弗亡安知若水寧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我惟皇即基昔兆爲世舟航重檐累構迴剎高驤土爲淨國地即金牀因斯太極溥被翱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

援手百王一念斯答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棲禪精舍銘

沈約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廁蕃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踐覽舊興懷故爲此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歲次某時某月某朔某日子巖靈旅逸地遠棲禪蘭房葺蕙嶠甍架煙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遙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眷惟斯踐愴屬遐年游仁廁遠宅賞憑旃須創神宛陪構靈椽瞻禁拓面望鷲疏山製石調響棲理凝玄曠移羽旆耿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巒隰夷改蓬襌粗遷重依漢遠

復逐旌懸往辯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噪巖蟬
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籍雲拱敢告祥緣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音釋廣第十六

繖（蘇旱切繖綈綾爲蓋也）嗤（尺之切笑也）朴（皮筊切排卜也）悚（息拱切怖也）[illegible]（尼輒切）賷（郎代切賜也）櫩（音鹽與檐同）戾（郎計切至也）[illegible]（女九切[illegible]陽地名）燧（音遂陽燧火母也）埒（音劣齊等也）櫼（則前切香木名）紵（展呂切）櫃（求位切匣也）鞘（音笑刀室也）兕（徐姊切一角野牛）柙（胡甲切檻也以藏虎兕）邠（布巾切）厦（音夏）甍（音萌屋棟也）睽（苦圭切乖違也）瞼（音檢目上下也）睠（去倦切睠顧也）謔（許約切戲也）瘳（音抽病瘉也）沂（魚衣切水名作縣城南）褰襜（褰去乾切幅也襜正作幨尺廉切車四蔽之帷也）瘉（音愈瘳也）蠡（音黎谷蠡匈奴官名谷音鹿）盻（正作盼音亟）炤（之笑切與照同）琪（音其玉也）焜煌（焜戶本切煌音皇焜煌光也）邅沱（邅徒猥切沱徒可切澶沱沉沙動貌）緗（息羊切淺黃色）暠（古老切白貌）腴（音呂切黑黍也）秬（其呂切黑黍也）摛（抽知切摸也）薆（音愛隱也）窊（烏瓜切汙下也）甡（所巾切甡甡衆生並立之貌）毓（余六切與育同）亳（音薄地名）闉（音因城門外壅城門也）涘（鉏里切水涯也）諼（舊音愛）膴（音武美也）組（音祖綬屬）檡（音托草木皮葉隕地爲蘀）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唐　釋　道　宣　撰

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羣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幷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靜寺

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爲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幷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

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　王劭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爲言云我興由佛

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盤赫若冶爐之餤一旬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

缾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齊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燒或散圍繞讚唄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躄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衆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爲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一切衆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爲一切衆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諂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深心慙愧怖畏無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衆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已往修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問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衆圍繞塡闉沙門高捧寶缾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之眞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華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

邑茫茫萬宇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敕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髆以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覆髆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忽見文石四叚光潤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於是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爲雙樹之形高三尺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瑪瑙北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華形左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璨圖此雙樹之象置於許州葉盡變爲青色明年岐州大寶昌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以供養當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於是戶外十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半旬之內天華再落

涇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羣仙降集以赤編

量地鐵橛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內又有讚歎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遙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雪飛散如天華著人衣久之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驛天夜雨明旦輿行雲日迎之開朗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衆色光相繞日如輪光是寺僧慧眞夢見聖人項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及舍利輿至無故止於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內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白光起於塔西流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於栖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巖上有鍾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八日輿登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頃至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

乍顯至於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歛入瓶又有二光竝大如鉢出於西壁合爲一道流入塔基食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繞浮圖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有光如三佛像竝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如樓闕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

李杏柰多華人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十二三有婦人抱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 諸州皆有感應而栖巖寺最多蓋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於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衆禮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日雲霧晝昏至於巳後日乃朗照五色雲來之舍利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無量天神各持香華幢旛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恒嶽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疋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舊無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便絕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僧寫得陜州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雰雨金華其花之狀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翾翔而下乃騰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華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既而定塔基於西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三光西流入於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懸幡無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於閑居寺起塔人衆從舍利者萬餘有兔逆坂走來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於開寂寺起塔界內無石舍利至便於三處各

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無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槃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秦州於岱嶽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嶽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闢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嶽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數里雲蓋出於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歛而歸山分爲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嶽神之來迎也於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琉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箸烱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北聽則聲南南聽則聲北東西亦如之

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磐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於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欻現於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於石橋旁之楊樹有黑蜂無算來繞之八日旦大霧舍利將之寺天便開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沈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敕使著作郎王劭審檢龜便長引頸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十七千萬年皇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毎放輒如之

襄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楊州於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鄰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於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黃赤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莖共三蓋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甎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井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於衡嶽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餘里四遇逆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峯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帀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於緣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於洪楊鄉崇楊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內有神仙雲氣之像昔宋王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求那跋摩將詣楊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值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羣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爲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修弘驗於今日

交州於禪衆寺起塔

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廓州於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於臨臯沙門夢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氳異常

瓜州於崇教寺起塔

虢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衆僧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止於讀經之牀人人讚歎摩摟又擎之以行道法師於佛前爲之受戒良久乃去

隋州典籤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無一違者隋州人於溳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決放之餘州若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

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蜆勅令審視之各於蜆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眞諸沙門相與椎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眞舍利鐵帘而無損

慶舍利感應表（幷詔答）

安德王雄等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甖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

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震區宇之內咸爲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鍾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內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鑪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山頂光如樓闕山峯澗谷昭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嵒寺者卽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卽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況自非至德精誠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旣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抃躍謹拜表陳賀以聞

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羣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

及幽顯同崇勝業共爲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羣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王公等表悚敬彌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剋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眞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稟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

明氣和風靜寶輿旛幢香花音樂種種供養彌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序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而禮懺焉有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施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廢當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剎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表云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四日到州卽共州府官人巡歷檢行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時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無比道俗官私並悉共聞及有老人姓金名瓚患鼻不聞香臭出二十餘年於時在衆亦聞香氣因卽鼻差至四月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天廓無雲空裏卽雨寶屑天花狀似金銀碎薄大小間雜雰雰散下猶如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墮寺內城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暎日時卽將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衆十萬餘人並見俱獲又剎柱東西二處忽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

麤如烽火煙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騰清漢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白鶴從東北而來周遶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時築塔基恰成復雨寶屑天花收得盛有一升卽遣行參軍王亮於先奉獻皇帝開花於寶屑內復得舍利三顆甚大歡欣

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許土裏忽有眞紫色光現須臾遂滅其土卽有黑文雜間成篆書字云轉輪聖王佛塔謹表聞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於地下得一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

觀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蓋其日午時現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內發願禮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須臾之間卽降金花至九日旦復下銀花遍滿城池其花大者如榆莢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日復有一黑狗耽耳白胷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卽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卽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

先有數箇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吠嚙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當爾之時看人男夫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知從何而來

秦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至八日大動

兗州表云敕書分送起塔以瑕丘縣普樂寺最爲清淨即於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即經營以爲函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瑪瑙五色相雜紋彩煥然復於其裏間生白玉内外通徹照物如水表裏洞朗鑒人等鏡其送舍利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幷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花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上及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巳時漆龕板後娑羅樹蓮華影佛像衆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内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内板上疊石壘基文甲後漆龕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鑪等形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

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鑪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每日恒聞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衆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琉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即變爲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内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復出變動輝煥於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騏驎一師子一魚二自餘並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麟鳳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浮業共州官人量度基中時忽有香氣氲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

下舍利道俗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衆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卽有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丈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帀閉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鏁閉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遣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衆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聞行聲卽走告寺主來共開閣門上驗看唯有佛像自外都無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法師淨範頭陀僧淨滔於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爲諸道俗受菩薩戒衆人見羣魚行隊遊水首皆南出似

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爲魚受戒然水內諸魚悉迴首向船隨逐巡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於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治剎行道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未至申更見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遶舍利遶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親見驚喜號咽沸騰寺內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坐於蓮花趺坐又以二菩薩俠侍長一尺餘從卯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竪牽橫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衙內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洺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患腰脚不堪出行其日聞舍利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侍出戶迴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比瘳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卽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競趣歸依瘂者能言攣躄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琉璃內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花等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

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腰脚攣躃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禮拜發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縣市院先有古井漚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乾因取水和泥怪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於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花目驗雰雰然狀如細雪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

有一雄雉飛來函側心閑從容質羽鮮華自飛自止曾無驚畏河內縣民楊邁特以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敕使沙門靈粲即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法師云此雉是野鳥內法道理無容籠繫即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步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蹤復無入處或闊四寸或闊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官人道俗並悉共見入日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巡迴數匝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惠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僧粲等五人復聞香氣去惠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熖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復見青赤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患腰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寺強來禮拜於大衆裏見舍利光腰即得差捨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於漢王寺內安

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花絕焰在佛堂東南神光熖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等共聞見於是彌增剋念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埀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安置舍利石函始磨兩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斑駮又類瑪瑙潤澤炫燿光似琉璃至四月一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熖庭衆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輿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文髣髴像有菩薩光彩紛藻

又似衆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惑者衆實難詳審
其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三日初夜於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辦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飲齊見所錄瑞應奉表奏聞

荊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間雨花遊颺不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炤現聞異香氣雲間出音自然鍾聲及以讚善大鳥羣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映炤掘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瘂者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然析解用書石函

杭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函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項烏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躃者能行犬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旛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犂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香鑪煙氣又類蓮華黃白色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來如香氣氳氳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當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枝葉櫻櫚莖榦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無異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寺新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遶梁栿衆僧覩見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琵琶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仁壽二年六月八

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宮所見旨相問慰勞訖令九日赴慈善寺爲慶光齋僧衆至寺讃誦旋遶行香欲食空裏微零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獻京城内勝光寺摸得陜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娑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巳後在寺日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即發不止晝夜城治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闐門塞路往還如市遇斯光者照動羣心悲喜發意其城内諸寺外縣諸州以絹素模將去者或上輦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明現朗光光色別隨見不同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

京城内延興寺灌寫釋迦金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銀華香氣甚異無比

陜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總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光内見華樹二度五色雲擁地得鳥石函變異八娑羅樹樹下見水一臥佛三菩薩一神尼函内見鳥三枝金華興雲成輪相自然旛蓋函内流出香雲再放光舍利在陜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通寺善法寺闡業寺並見光明唯善法寺所見光内有兩箇華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即變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内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果樹及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地得鳥舍利來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進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閿鄉縣玉山鄉民杜化雲鑁下忽出一鳥青黃色大如鶉馴行塔内安然自處執之不恐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營福事於舍利塔内獲非常之鳥旣以出處爲異謂合嘉祥今別畫鳥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見三月十五日申時舍利到陜州城南三里澗即有五色雲從東南鬱起俄爾

總成一蓋即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林郎韋範大都督楊旻及官民等並同覩矚其雲少時即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間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於前者道俗並聞石函内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備共鄃縣令鄭乾意閿鄉縣丞趙懷坦

大都督侯進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内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亂起其張備等怪異更向北面乾意以衫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娑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韋範初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

内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西而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内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層上有一臥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於石内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巳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白表裏映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内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午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

然旛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漸欲向上至於日所即遶日變成一暈猶如車輪内別有白雲團圓翳日日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外周匝次第以雲爲輻其輪及輻並作紅紫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即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外大有自然旛蓋亦有見旛蓋圍繞舍利者當時謂有人捉旛供養至下舍利訖其旛蓋等忽即不見于時道俗見者不少至戌時司馬張備等見塔上有青雲氣從塔内而出其雲甚香即喚使人文林郎韋範

大興寺僧曇暢入裏就看備共韋範等並見流光向西北東南二處流行須臾即滅

廣弘明集卷之十七

音釋 廣第十七

塡闐（塡音田闐於結切塡闐滿塞也）覆髆（覆敷救切盖也髆音博肩髆也）珣（息旬切）貜（俱獲切州名）挼（蘇和切摩挼摸捼也）湞（音云水名）蜆（音顯蛤屬）甯（音押鎮壓也）杞（音起州名）洺（音名州名）莒（音舉州名）攣躃（攣閭員切躃必益切攣躃拘曲不能行也）雰（音芬雰雰雪皃）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唐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寶乘獨運攝度是津得其趣者心照冥舉）

序

夫法者何耶所謂憑准修行清神洗惑而爲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廻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眞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諭惑緜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眞俗爲出道之階基正法爲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眞非眞無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畧之成敎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蒙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叙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修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眞源漸染基構自當得其涯也但以幽關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跋淪積塵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

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絶也

釋疑論

晉戴安公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扗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强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悦亦云餙變詐而爲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别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顔回大賢早夭絶嗣商臣極惡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内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己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

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袪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其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修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

安公和南

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爲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傷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卽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禍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爲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耶爲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外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爲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己其効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爲言是以塗車芻

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賾蘊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於安忍顏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爲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

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徵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麤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乎敘多年聊以代勤來論又以爲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

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啓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幷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公和南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幷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覯者莫悟所見既殊執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修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干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求諸已其明劾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已非爲無理可喻也若舍已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爲教反眞空設耶答曰夫善惡

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捫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達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

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爲後非行偺之能罰豈異比干忠正而嬰剖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爲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釁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郝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郝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眞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

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亾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讜敘

答戴處士書

周道祖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卽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屑其爝火須成旨因上君二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與戴處士書　釋慧遠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戴安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爲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琁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鵞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免刀俎者燕飜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鵞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爲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豸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固獲三品賓庖也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豫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答何衡陽書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爲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爲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爲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

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登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鷙之就鷇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鷙殺於人猶亟死於燕鷙亟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淸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爲陷穽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疎制理固從實伯邑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

敎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釣不綱詩翼五豝禮弗身踐據兹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來許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子

與諸道人辨宗論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

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勖問敬覽淸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

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眞能爲非眞非眞不傷眞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劫無爲空勤期果有如皎日勗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敎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

於見理難於受敎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敎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眞實者乎勗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羣黎何由歸眞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殊用緣辰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兔既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

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敎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敎發何以言之由敎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維三問答云由敎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敎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暫令無耶若許其暫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答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眞哉今暫合賢於不合誠知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已故理爲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爲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眞知同異初答與眞知異驎再問以何爲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眞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故永爲眞知驎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昬敎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驎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宗而同之極妙耶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爲極但謂顏爲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爲聖耶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

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既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爲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複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爲玄句徒設無關於胸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會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

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夫膏肓大道摧輞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儘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束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勗道人雖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爲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

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咎維驎假知中殊爲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比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難（并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

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閡尚不可以訛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訛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訛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慚書於羅趙觸類之躓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難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難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與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傷權以爲檢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敎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睽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聰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聰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問謝永嘉　王弘

論曰由敎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問曰由敎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論曰敎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敎

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爲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曆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爲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冷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眞不可言王弘敬謂

答王衛軍問（并書）

謝靈運

問曰由敎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敎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敎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

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爲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併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微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迴披敘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重答謝永嘉書　王弘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爲異正當爾耳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曆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答王衞軍書　竺道生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爲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爲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爲能照耶

與安成侯姚嵩義述佛書　後秦主姚興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丧戎相尋無後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未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諮什法師）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胃襟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爲折衷余以爲三世一統循環爲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眞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答後秦主姚興書　鳩摩羅什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

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

通不住法住般若

後秦主姚興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麤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有耶

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姚嵩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於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

無厭眞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眞復詠歌弗服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敘所懷豈曰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亹亹超絶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卽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

妙似若有不卽眞兩冥有不卽眞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攄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眞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〻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應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乎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欲

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眞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

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答安成侯姚嵩　後秦主姚興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爲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卽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

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卽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卽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太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

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偎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赦比仰味微言研諷彌至其爲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臣嵩言

重答安成侯姚嵩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析疑論

唐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諝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贍文華驚心聒目辯超炙輠理跨聯環幽難救以縱橫掞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贍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

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辨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

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亂其橫竪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亾分別即余亾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

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眞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

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頻裂邪網（斯疑前周沙門姚道安二教論已有成解但未見者謂辛草創）

廣析疑論　　釋法琳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槩佛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辨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寥中孰能震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彊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亾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嶽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亾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剋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

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眞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闞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璆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

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眞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敎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與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泰懸一字蜀挂千金法琳徒礪鈆刀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示厤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音釋 廣第十八

躓（陟利切跲也）讜（多曩切直言也）芻豢（芻楚俱切豢音患羊曰芻犬曰豢）豸（直爾切無足蟲也）陷穽（陷戶韽切穽音淨陷穽掘地為坑也）豝（邦加切牝豕也）誶（蘇對切請也）勖（許玉切）羿（倪制切）輈（竹留切車轅）祛（去魚切逐也）[illegible]（呼麥切快栄也）惷（陟降切愚也）筌（此緣切取魚器也）厝（倉故切施布也）替（他計切廢也）嶠（渠廟切山銳而高者）折衷（衷陟弓切折衷斷其中也）亹（無匪切役役也）研覈（研五堅切覈下革切研覈窮考也）拓（他各切開也）析（先擊切破也）諝（私呂切）[illegible]也挾（舒贍切禍也）蠕（而兗切蟲動也）菌（渠殞切地蕈也）熾（[illegible]）殤（[illegible]切未成人喪也）莛（特丁切草莖）媸（赤脂切醜也）蕘（五聊[illegible]採薪[illegible]）[illegible]郢（以整切地名）顗（音擬）謐（彌畢切）璆（巨鳩切）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唐釋道宣撰

內典序（奉齊司徒竟陵王敘）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覩自並識同弃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翾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鶩擬燄颷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品益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簣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遙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于大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己行符四等道升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鶩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猒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遂然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其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遐行分路同趣忘懷屏欲殊塗一致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內亾形相外馴兕虎或坐臥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疏忡恒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迹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苞括四天卷舒萬劫開片義而陟道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聖迹寢息神光既負橐以從師亦栖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叉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域登儀寶地並黜華翦飾破愛辭親鼓枻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眺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軫駕四禪之耿耿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與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

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閻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閈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象譯輝映縑圖夫乘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於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裒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眞俗兩書遞相扶奬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綱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辨情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惣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充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讚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悟墜體鄣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茲誓或騫無取正覺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幷頌）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爲方慈波慧水雖可漑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于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筭也逮于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沖念若夫方等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笥炫彩瑶縢思欲敷震微

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于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氳緒法昭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絢彩正水典蓮乘兹上果永導芳緣

南齊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遂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與文雲開雨散今魄晉丹逵日弦上朔士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扗兹乃飾筵藻殿張帷盛邸絜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況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恩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効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爝爲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與籍震微起滯輪動雲迴月殿含呂魄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亶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欲報之誠

恩隆於永劫敬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兹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須之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馬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屩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綜恭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以正法以虬精於釋理要其東下與虬書曰）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

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癖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己以闇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騆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逸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推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篙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緇林枯而重茂照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刑高蹤愛海比策禪衢沾濠射之冥遊屈祇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璜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罝綏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畿畎膏田沃野亘望無躔信可以招往隱倫栖集勝寄故文舉築室冶城之阿次宗植■西山之■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

每踐其遺蹤輙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還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今遣琚之口具王元長之詞也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翹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仲復咨嗟彌用欽想此子含眞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激養志南荊可與卞寶爭價韜光梵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楊鄭之寂漠恬惔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卽之而方易逝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嶼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曙疇得寫析深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眞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具爲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爲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時加資遣也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敷眞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遊山阿虛館川涘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閤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虬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爲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人櫚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爲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寔曰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迺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外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十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欽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篲日夜掃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澮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遴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等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軒臺在嶽巡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縟德彌溥而事愈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侔神丞則冲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切靈啓構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絕董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闡法音伏希躬降睟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眞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眞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三美顯豈不大乎輿彼陘山之上偃巖之下西都鳳皇負陽鷲鷟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悃伏待矜遂輕干聽覽流汗戰慄

謹啓

答請御講啓敕　梁武帝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日萬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斷辰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

旰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勑

重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最上聞願垂法雨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均藥木誠同器水徒羨春華還憐秋蘿伏惟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尭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義石渠之講竊以神通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處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爲八會豈與吹律之后均能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法炬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啓翹誠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重答御講啓勑　梁武帝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須經計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款附相繼賞與未周

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弁賈誼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楊阜猶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足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日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也越勑

又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寵靈頻干聽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藁街有歸命之虜春戈已戢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沖謙劬勞日昃猶以時多愚歎物未尭心百辟慚惶羣司聳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飽逢牢相之請學偸得叅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是以匪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說大慈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又答御講啓勑　梁武帝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以繫于苞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正月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蒙王膳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衆讌畢慧雲續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俾茲含生隨藥木而增長懽同萬國福浹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宣令勅馳報綸紀具爾相趣無辭上謝謹啓

奉請上開講啓

臣綱言竊以眞如無說非筌不悟極果不應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圓曦之影藥含長性得墜慧雲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有爲俯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萬國於仁壽豈止治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削成天下

智高九舜明出十堯頻徙鑾蹕降甘露雨天人舞蹈含生利益是以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趨聞渴仰無厭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轉法輪未迴聽畢之恩尚絕愚臣之願慺慺寸志重敢披祈伏願將降一音曲矜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寶坊聖心等視蒼生猶如一子遂臣之請卽是普被無邊如蒙允許衆望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爲喻不任下願謹啓事以聞謹啓

答請開講啓勅　梁武帝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旣善豈不欣然吾內外衆緣憂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爲未體國也越勅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丹願懇誠屢冒宸扆實希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聽孔邈未垂鑒遂旱苗傾潤豈比自憐暍鳥思林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祈降逮勅旨垂許來歲二月開金字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恭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手足蹈舞義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實仰神文潤方雲雨明踰日月能使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來天魔遙

禮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崙所求希世復出其爲利益深廣無邊九圍獲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念方當共捐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蕩難得爲喩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罄言寧宣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般若經序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穿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譬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皇帝眞智自已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鎭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頹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黃屋爲尊每以蒼生爲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慇懃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踳駁五部乖謬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曇褊滞未見洗珠之寶自聖皇應期採盡幾妙決散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永斷煩惑同歸清淨潤甘露於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

茲已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爲奥遠迺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總普門之章登住行深迺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括新學者焉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啓請御講說斯經有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葢江左已來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奢替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折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宇結翠嶶之陰峩峩重閣臨丹雉之上廣博光明有邁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之園于時三春届節萬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淪漪八德洞啓高門雲集大衆廻法席以沸諠聽鳴鐘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之俗娛延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熏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列䕃映蟬冕委蛇冠帶排金門登玉

階者濟濟成羣旣而警蹕北趨棨戟東轉門揚清梵偈吐香煙被淨居之服分須彌之座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在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旣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耆僧亟淪偏執專杖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刀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不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初而增長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途遙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大華而躍踊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鄮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旣等鬱多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

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劍體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賚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入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揵椎旣鳴講筵將合重肩絓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衆更無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廚匪宿辦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氳氳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嘔其心迹爲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

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光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忝史載謹録時事以立今序御出同泰寺講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蕭子顯

庖犧廼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僧靈若之觀井鶖雲夢之在胷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亶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眇塵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爲示同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既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明本發軫與究竟同流奧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學人鮮能堪受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綍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摛以翠縑刻爲金篆衆具寶飾品窮無價之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翊河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爲仙簡於焉已劣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閒覽譬彼薰風願聞弘說殷勤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七年太歲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塡塡塵霧連天以造于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既而龍衮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延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容有穆降詔音旨弘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炙輠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渙然冰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衢樽之俟酌加以長筵亘陛冠冕千羣充堂溢霤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容棘刺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月自皇太子王侯已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鎭座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衆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

衞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餜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即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神通不惻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

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捩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毎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祥至解講之辰四衆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閒遍於卍字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燿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衆咸所覩矚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諮諏罔不備舉或

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聞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竝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毎爲之通解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黯如撤燭殆氣結舌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開所立之義直是

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讚歎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伸請更蒙二七而請益之衆顒顒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覲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襲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官一日將十萬

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麤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爲下牀傍無侍衞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淨財量入爲出貲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傭賚故能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爲巨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邑節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卽至數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畜固以天下爲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勑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卽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爲常文休者先爲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目旣非馮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有重過於昔時文休旣荷嘉貸未嘗暫怠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幡負擔馳逐家禽野獸殫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竝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

發般若經題論義

梁都講法彪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制曰曼倩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彌不可說雖罄兩端終慙四答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湛然莫測超爾獨遠照盡空界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無得得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會平等故能導羣盲而竝驅方六舟而俱濟成菩提

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無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經亦名爲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竊檢經論未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衞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衞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其云金剛般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校量功

德一品卽其本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記相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卽是大品光讚道行與放光無殊正以詳略爲異光讚起序品至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無二品道行初起三叚盡後囑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除前六品猶應有八十四品道行闕無五十四品光讚道行與大品事義無異爲是出經者辭有文質是爲在天竺時已分爲三部

前注大品亦開爲五別隨文析理非爲異處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前謂僧叡小品序卽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成差濫不遠而復庶無祇悔僧叡所言小品卽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二事驗故知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爲小品二七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序止讚道行二字其文言云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者行行凝然後

無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卽是小品大品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爾時猶未名爲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復有人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間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教淨名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今問爲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在前說大品在後

以是因緣不得言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顚倒以是義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乃至娑羅林中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中本起經云如來始成道優陀耶還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憶何事優陀耶答云世尊唯空苦樂非眞淨飯王言災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爲讎此是始成道時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乃至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無所有第九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知初成道日乃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三世如來皆由是生無相大法非可戲論豈得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非一亦復不但止有五時往年令莊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覈檢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是則時教甚爲衆多一人出世多人得利益豈容止爲一根性人次第五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經題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法三人法雙舉辨意思益是以人名經法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勝鬘是人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無人離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爲名般若是實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之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攝是故此經得受法名摩訶般若波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語外國名爲修多羅此言法本具含五義一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鬘訓釋經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久者名不變滅是名爲久三世不遷即是常義通者理無擁滯是名爲通一切無礙即是道義由者出生衆善是名爲由萬行軌轍即是法義以經字代修多羅者修多羅名通經名別修多羅名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爲通經名別者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爲經所以爲別以經字代修多羅欲令聞者即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此言智慧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到具語翻譯云大智慧度言彼岸度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爲非彼以爲是此以爲是彼以爲非隨俗之說更無異義此中有四意一稱德二出體三辨用四明宗大是稱德智慧是出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二意一者

法說二者譬說大者是法說彼岸是譬說卽以彼岸譬於涅槃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云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爲大空大若定大不名爲大無得而稱是爲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是智義能照諸法無生是慧義若有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無得而本圓寂是智慧義云何爲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煩惱爲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流以是因緣名之爲度度若定度不名爲度無去無來是名度義又云到者以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到是體性能到

故名爲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果有所到是名到義云何是彼岸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彼此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非修非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爾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得薩婆若如相須菩提又問言世尊菩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當得一切種智佛言無所得卽是得以是得得無所得又佛言色卽薩婆若乃至一切種智卽薩婆若色如相乃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無別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著取緣忘懷求理如響受聲如幻聽法斯眞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章更無異識義乖傳燈心非受水豈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城潤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譬坳塘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猶蟭螟之目因千日而窺大明豈知其涯岸之所止泊寧見照燭之所近遠憑藉大衆宿植德本仰承如來慈善根力儻有疑難冀能酬答餘有問答一十二卷訪本未獲故其文蓋

闕

謝開講般若經啓　梁簡文帝

臣綱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般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華同陰萬流歸海幽顯讚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來望舒盈闕甘露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恧責不任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答謝開講般若啓勅　梁武帝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雨累日深慮癈事景物開明幽

顯同慶實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應不在善自調養慎勿牽勞尚有兩旬日數猶賒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吾始還臺不復多勑越勑

廣弘明集卷之十九

音釋 廣第十九

虬（渠幽切） 翾（許緣切小飛也） 鶩（亾遇切馳也） 飈（甫遙切疾風） 晷（居洧切日影也） 馴（似均切順也） 兕（許里切似牛一角青色） 鮪（爲鬼切鱣也） 槖（他各切無底囊） 枻（余制切揖也） 彪（悲幽切虎文） 籀（直祐切篆籀也） 袠（除失切書衣編次也） 鑣（甫嬌切馬銜外鐵也） 黔（巨鹽切黑髮之民也） 騫（去乾切虧也） 縢（徒登切緘繩也） 晣（之列切明也） 璿（似宣切） 絢（翾眩切文也） 盥（古玩切澡手也） 逵（渠追切） 惕（他歷切怵惕也） 屩（居勺切草履也） 瘼（莫隊切病也） 駔（子朗切牙儈也） 磷（良忍切薄石） 蓺（弋芮切木盛貌） 罿（尺容切鳥網也） 甤（人垂切） 霾（莫佳切晦也） 櫩（移廉切步廊也） 澮（古會切水注溝也） 遴（呂振切） 逖（託歷切遠也） 睟（思季切清和潤澤貌） 鸑鷟（鸑音岳鷟士角切鸑鷟鳳于也） 懾（之涉切喪氣也） 黼扆（黼方矩切扆隱綺切黼扆畫斧屏風也） 旰（古案切日晚也） 黷（徒谷切濁也） 逗（田候切合也） 僂（洛侯切恭謹貌） 暍（於歇切傷暑也） 踳駁（踳尺尹切駁北角切踳駁相乖舛也） 巘（語偃切山形似甑） 棨（丘體切有衣之戟曰棨） 鄮（莫候切縣名） 賚（落代切賜也） 絓（古畫切） 迮（側革切迫也） 甃（側救切井甓也） 亶（多簡切誠也大也） 闐（徒年切于闐國名） 膜（莫胡切長跪拜也） 黯（烏感切黑也） 弛（尸紙切釋也） 簋（居洧切盛黍稷器） 餔（蒲故切會飲食） 糺（居黝切繚也） 媛（于願切） 曼倩（曼莫半切倩此見切曼倩東方朔字也） 坳（烏交切坳下不平也）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

唐釋道宣撰

上大法頌表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狂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舞足蹈傳式方來況迺道出百非義高三代而可閣筆韜詞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潤是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佛法

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頌一首曹丕從征之賦劉坦遊侍之談曾無連類伏兼悚恧不勝喜悅之誠謹遣狀詔鍾超寶奉表獻頌以聞臣綱謹啓

大法頌（并序）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現降應茲土龍顏日角參漏重瞳衡表連珠文爲玉斗自納麓開基天地之德已布封唐啓跡日月之照先明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導均禹尚弘事殷之禮且屈在田之則自五昴朝飛告赤文之瑞其雨七日受綠色之符神器有歸鼎運斯集焦門猒棄德之君鮪水發白庬之陣然後受皇天之曉命當四海之樂推豈假祀蚩尤於沛庭託河冰於王霸于時鳳鳳（音梵）裂序蒼蒼舛度乃選五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氷發坼乃緯九數而正之陰兔兩重陽烏三足乃定王業以暉之攝提垂方孟陬失紀乃置清臺而辨之維冠冕於已頹綴珩珮於既毀自憑玉几握天鏡履璿璣而端拱居嚴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是以天德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復朗參辰不易日月兩曜如合璧五精如連珠禋宗類昊虔丘禮澤敬行五祀功被百神川嶽呈

祥風煙効祉青雲干呂黃氣出翼軫險山之威鳳製大夏之貞鈞陽管叶春雌鍾應律上林之課匪疎相府之占無謬奏六英於若水張咸池於洞庭秉翟動和天之樂建華宣易俗之奏協律有渢渢之序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緗縹斯備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薦魯宅之文蒸栗殺青玉牒石記塡委廣內暉煥麒麟置台命家法河依嶽建職樹司匪雲祥火高山容與赤撖邐迤色麗文暈章研織鳥諫鼓高懸謗言不棄肺石通惋書訪橋板草名指佞便辟去朝獸稱觸罪姦回放黜是以龍翔鳳集河濂海夷露下若

飴泉浮如醴桂薪不斧而丹甑自熟玉阜詎牽而銀甕斯滿河光似纍樹彩成車氤氳四照暐曄五色神明磊落徵祥布濩金鱗鐵面貢碧砮之賝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戴日戴斗靡不來王太平太蒙無思不服方叔邵虎之臣均聲應鼓之將秉龍虎之秘韜握朱玄之異略受脤於廟堂之上揚威於關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度金城而秦策蕩雜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踰地脉西出天渠昆夷罷患夙沙自服擭犬戎之鹿懸缁須之鼓槀街有受纓之虜詔水觀受降之首四表無塵六合共貫皇德隆矣太平之風浹乎無外矣天子內韜無生之至慧外應體乾之弘跡將欲攺權教示實道遣方便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扆神居吁而言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射服齊宮於玄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棄琴瑟乎大壑卑躬菲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放禽穿泉掩骼起泣辜之澤行扇暍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為仁亦未階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陘山漳水敦河上之道文悅岐伯之章句甘泉啓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羨門之誓不期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在諸己篤而為論彌有未弘雖獲龍從之禪終隳長生之難徒階三清之樂不袪八倒之境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於是莊嚴國界建立道場廣行利益開闡佛事驅彼衆生同濟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曄乎若朝日之開衆華霈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功德之翼已圓智慧之門必備以為般若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邃無底籠萬善乎無相兆九垓而無邊譬猶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彩到須彌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可生允茲佛母羣典弗逮是號經王乃欲震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陽紀歲玄枵次星夾鍾應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我皇之所建立攺大理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繩為金沼變鐵網為香城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千櫨巖嶭百栱穹隆紅壁玄梁華榱玉砌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捫天飛銀楹而蔽景虹拖蜿垂承甍

繞旛蓮抽井倒冒宇臨窻彤彤寶塔既等法華之座峩峩長表更同意樂之國下鑿白銀之塹傍暉金薄之甎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鳳皇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淄之地下層臺累駕邁宛委之空飛夏宇凝霜溫室含煖雕樓之內滴動而響生洞扉之裏鵠歸而氣激幢號摩尼旛懸金縷盤徑十丈鈴圍四斛舒七寶之交枝流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華逆風法鼓夜鳴聲中聞法瓊枝旦動葉裏成音妙德陽之宮麗未央之闥故銅櫩三丈追嗤井幹玉樓十二遙恥神仙譬彼清涼之臺同符蘭臺之寺忉利照園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以辛壬癸甲綿鑾霆霹吁哉其不可狀鏘鏘玕玕瓌譎雜錯邈乎其不可名於是瑩日揚精景雲麗色薰風徐動淵露微垂後距屯威前茄警列武校星連鴻鍾吐響運天宮之法駕啓天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虬齊軫七斗垂暉雲罕乘空勾陳翼駕超光躡景日被天迴金蓋玉轝豹服麗鼓驖驪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弩象飾魚文佽飛案節不勞斬蛟之劒虎賁弢羽豈假嗚烏之射湛湛奕奕轔轔赫赫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彫輦之貴行接足之禮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萬

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來之衣登師子之座均百慮之紛總愍三請之慇懃啓眞慧之深宗明度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包權實之底大乘豁其靡礙道心究其歸涯因果之攝不運而行眞俗莫求弗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佛淵海入佛法藏極修妬之妙典研龍宮之秘法宣娑婆之奧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難自息慧日普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遣無明於三界巍巍乎若彌樓之在巨海穆穆乎譬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龍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華至膝三千化儀土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道蒙休泥犁普息詵詵學侶濟濟名僧皆樂說如辯才智慧如身子踰乎青目黑齒高彼廣膝赤髭咸符寫瓶之思並沾染氎之施如金復冶似玉更彫闡所未聞得未曾得鬱搖動色請益無勌百司具列簪履相趨豐貂焜煌華綬苒蒻謂舍衞之集大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風尚黃老臨辟雍講孔宅么麼安足而語哉岠于三月甲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事雄雄吐色珠火非儔曈曈上映丹紫競發榮河恥其祥潤汾陰陋

其暉影掩入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唱毫照普林般若聿宣通身盡笑王城之瑞千載更逢豈非聖主同諸佛身降茲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焉猶秉淵默之謙虛弘懔焉之至誠爲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爲心非關諸已荷負無倦攝受四生皇太子臣綱視膳東廂親承大法以爲西巡東狩讚頌以興柴山望祀詠歌斯作況頂開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述盛德之形容以爲頌曰

玉牒悠夐青史緜長道洽五勝風殊百王商丘命頊嬀水開黃河澄待聖海謐期皇方天譬地功歸有梁

垂拱南面克己嚴廊權輿敎義製造衣裳九部革響六樂改張儀鳳婉婉擊石鏘鏘廣修壁水洞啓膠庠輕軺徵聘旌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馥蘭綠字摛章文功既被武跡斯彰題雕臆鏤舌紫支黃南街請質北闕來王飛旌集翰勒跡書狼銀車引附黑節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龍鄉西踰月窟東漸扶桑卑宮類禹解網如湯衢室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卷諫鼓其鏜萬符集祉百神啓祥黑丹吐潤朱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含喜光液池下鶴高梧集凰赤羆旦繞素雉朝翔觀玉伯友訪道西王遊經建木巡指盛唐終非運出豈曰津梁我有無礙共向圓常玉鑾徐動金輪曉莊紫虬翼軑綠驥騰驤虎文駐蹕龍驂啓行闌干玉馬照曜天狼玄旄映日翠鳳驕陽前飛格澤後擁陸梁風移霆掃參差熀煌峩峩寶座郁郁名香法徒學侶塵沙堵牆慈雲吐澤法雨垂涼三密不限四辯難量猶茲海寶譬彼山王慧流總被藥木開芒佛日出世同遣惑霜帝釋歌詠幽祇讚揚空華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毫光非煙繞氣陸藕開房澤普三界恩均八方巍巍堂堂爲舟爲航伊臣稽首萬壽無疆

皇帝問太子省表幷見所製大法頌詞義兼美覽以欣然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竊以舜部始唱靈儀自舞陳律纔暄風心競翥輕禽短葉尚識音光沐善歡心寧忘撫抃伏惟殿下體高玄牘養道春禁宰籠文圃漁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才並命應王之疋探機析理怡然不倦朱華景月詎此忘罷屬素藏曉節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貫會神衷綱輕生多幸屬此休世躡蹰奉渥得備磐潘而黏蠅未拔迷象不

羈寶沒醉衣珠沈勇頷得聞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圃園講頌一首文慚綺發思闕彫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赧汗謹啓

玄圃園講頌（并序）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慧海遙波輕舟詎泛故以探沙亂妙類杵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誰啓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秖矜苦習續照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水躍祥丹陵瀉電功韜火化意覆雲名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睦澤漏無底化行靡外滄河鏡淥碧海調風停瑜

氣於二辰汎祥煙於五節鱗羽被解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潛通法輪常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河之寫潤儲君德彰妙象體睿春瓊視膳閒晨遊心法犍搦管摛章旣㛹娟錦縟清談論辯亦參差玉照夏啓恧德周頌慙風乃於玄圃園栖聚息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摳談永日講道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愜祇園靈塔將涌天華乍落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管茲園邃密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頡頏於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綱叨籍殊寵陪奉塵末預入寶樓竊窺妙簡忽興藻抃獨瑩心靈敢作頌曰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曼鴻芬機秉八解道照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其一）重離照景玉潤舒華七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芽漣漪義水照曜文華（其二）芳園靉靆天宮類寶析論冥空玄機入道密字浮清重閣相藻日暎金雲風搖銀草（其三）肩隨按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㨖九衢顧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石更似齊竽（其四）

答玄圃園講頌啓令　梁昭明太子

得書幷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旣溫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因八辯彌有法席之致銀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懌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報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

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答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梁元帝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粤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亳今則帝業維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細譙城溫縣御龍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扆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暨交阯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實止戈秉宜生之劍樂彰治定滅庖犧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四七如貔如虎寧俟容成翠屋之遊廣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

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籥實以周頌幼冲用資端士漢盈末學取憑通議大傅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山川珍異佽郊迎而可知帷幄後言籍墾田而求驗以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高啓筮之作聲超姬發寧假卞蘭之頌譬衡華之峻極如渤澥之波瀾顯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務智察舞雞久分封蟻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董師虎據操鉞蟬冕津卿濟沈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思

後來之政陳蒼留反袁之化淮海高墨績之聲威漸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款塞然後體道方震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維庚午增暉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爲輿策賢成駟降意韋編留神緗帙許商算術王園射譜南鄒異說東馳雜賦任良弈棊羨門式法箴典琴劒銘自盤盂無不若指諸掌尋涇辨渭重以鳳豔風飛鸞文飈豎纖者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震玄黃豈俟取讚彥先詢聞雅主至於鹿園深義龍宮奧說遠命學徒親登講肆詞爲憲章言成楷式往復

王粲事軼魏儲酬答蔡謨道高晉兩似懸鍾之應響猶衢罇之待酌率爾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是使金壁秘法寶冥夕夢無懷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智劒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忽微歷賢劫而終現忝累迴斡蘊珠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爻二乘始闢譬馬傳兔一體同歸棄犀崇象潤業滋多見思平積本有凝邈了正相因雖談假績不攝單影卽此後心還蹤初焰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曜於貧女性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爲萬德之宗無不酌其菁華撮其旨要採彼玳鱗拾茲翠羽潤珠隋水抵玉崑山每至鶴關旦啓黃綺之儔朝集魚燈夕朗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睿旨爰錫嘉名謂之聯璧聯合珠而可擬璧與日而方升以今歲次攝提星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號曰法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蒹葭金臺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南國十迴鳳琯一奉龍光筆削未勤徒榮卜商之序稽古盛則文慚安國之製謹抄纂爵位陳諸左方

使持節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年二十七字世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十八字景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溉年五十八字茂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宮侍南瑯琊王修年四十二字彥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琊王規年四十三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孺年五十五字孝稺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僑年四十五字國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字孝陵

中庶子南瑯琊王稺年四十五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喈年四十二字彥邑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澐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正年四十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五十四字師卿

中散大夫瑯琊王藉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摛年六十四字士續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字德玄

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前僕京兆韋稜年五十五字（威直）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九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杲年四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瑱年四十字文容
秘書丞前中舍人南瑯琊王許年二十五字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瑯琊王訓年二十五字懷範
洗馬權兼太舟卿彭城劉孝儀年四十九字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中軍錄前洗馬彭城劉蘊年三十三字懷芬

前洗馬吳郡張孝總年四十二字孝總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四字景發
平西中錄事參軍典書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八字子慎
北中記室參軍潁川庾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宣惠記室參軍南蘭陵蕭滂年三十二字希傳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字元專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嘏年二十五字茂範
尚書都官郎陳郡殷勸年三十字弘善
安北外兵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九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愷年二十九字元才

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簡文帝

夫事兼文辭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蹟是以問玄經於楊子且云不習奏古樂於文侯猶稱則睡曆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密氣現斗牛南昌之地或奭況乎慧門深邃入之者固希法海波瀾汎之者未易自使河濟混淆魔塵紛糾皎毒霜童童苦樹善田之苗不吐意華之彩詎發無常之樓互起闇室之火無暉是以餐蜜控糟俱珍異論持牛臥棘競起邪宗自佛日團空正流蕩垢手擎四鉢始乎鹿園之敎身臥雙林終於象喻之說合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不同淺深之言或異處處散說本應根緣有不次第各隨羣品金棺已掩旃檀之炭無追乳池且涸白氎之灰斯盡迦葉入定歡喜智滅末地之報已終優波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橫流八乾起執尋源既舛取著尤別四相乃無常之刀三聚爲苦家之質習續不斷稱爲集諦無爲有體介然可求等智能斷羅漢猶退豈啻千里之舛義起毫氂三豕之書謬符晉史北轅趨郢木末搴蕖譬乎服子論丘利害不識膠柱鳴瑟燥濕無變自佛滅之後八百餘年中天竺國婆

羅門子名訶梨跋摩梁云師子鎧四種圍陀在家必習三品慧藏入道彌通師事達磨沙門事均反啓於是歎微言之已絕傷頹風之不振抗言動論以朱紫爲先發意吐詞必涇渭由己於是標撮領會商摧異端刪夷浮詭搜聚貞實造百有二品以爲斯論成則據文實則明理舉成對壞稱實形虛欲令毗曇外道二途皆廢如來輪主兩理兼興若夫龍樹馬鳴止筌大教旃延法勝縈縛小乘兼而總之無踰此說故華氏之王於茲頂戴樓佉外道結舌無辭百流異出同歸一海萬義區分總乎成實豈止鼓腹涅槃旗靡轍亂雞鳴眞諦喪精掩色多歷年所復寡英才粤我大梁炎圖啓運皇帝含天包地之德春生夏長之仁以本誓願率化斯土梵輪常轉三寶現前甘露聿宣四部無厭有莊嚴旻法師羽儀鸞鳳負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來其跡同凡其源莫測故以心包四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吉總持均阿難之德樂說有富樓之功思媚我皇起予正法宣弘此論大盛乎京師負笈爭趨懷鉛來遠無勞冠軍之勢自傾衛客固有華陰之德人歸成市擬儀舍衛起邁泗洙西闢自恥南宮不競湘宮寺智藏筆札之功不殊法汰之

報安石清辯之妙何止道林之折子猷凡如于卷勒成一部法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臥施讎之手馬公之學方由鄭氏而陳其義云

内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像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讚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般若玄淵眞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眞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戒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

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彫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悉隨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禪林妙記前集序

唐釋玄則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釋迦三無數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定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脅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日異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爲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歎曰相好明了必爲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頰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爲輪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警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克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爾時入勝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爲癭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

大法卽趣波羅柰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時升忉利天九旬安居爲母說法時優闐國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氎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於未來善爲佛事佛像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厭怠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爲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從鑠鑽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瓶寫水置之異器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椎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泥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禪林妙記後集序

竊聞象分庖卦克讚神明之德訓啓箕疇載穆彝倫之敘自茲已降述者尤多莫不叶璿政而增輝仞金闡而聳價矧乎眞乘上智津萬有以興言祕藏圓音警百靈而暢旨燭迷均於麗景清神比於甘露自非六瓔踐位四輪飛德豈能探賾至眞研機妙本是知茂於道者其敎孔修昌於業者其文伊煥伏惟皇帝陛下徇齊纂極聖敬凝旒十善揚仁化柔蟠穹之表四等調俗風高胥燧之前猶且峻玄範而摛詞藻常源而衍鑒霈垂汗綍留思給園遂以匠物之餘親迂睿旨正名之末特錯嘉題僧等荷鎔施之恩緘紹隆之澤爰初肅召載惕中襟伏以聖旨難睎玄津罕涉空思測管嗟混沌之未開寔賴叫閽時象罔其如得蘭臺太史兼左侍極應山縣開國侯其獎鑿弗疲閱覽無滯乃相與搴怨林之英蔓繳耆山之迅羽搜八藏之殊珍控三點之靈液用成一部勒爲十卷較其精詣事絕稱言然以敎海既中法門猶廣雖要妙之旨已具前修而博贍之文終資別錄竊以登荊山者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貢於包匭況龍宮逸寶照爛於情田鹿苑遺芳芬葩於字葉苟懷貞識孰

志薦奉加以成貸有循明規在屬方肆披簡則琳琅畢炫擬之區别則蘭菊自分有導斯來譬東瀛之洑澮各歸所應類南籥之宮徵以義相屬凡建十章章分上下成二十卷經尋一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六十餘條所建十章輒成四例初二立眞俗之境次雙明染淨之由中四坦修證之塗後兩垂汲引之範相次爲敘各録多目俾大義粲然至言罔墜瞍千門之列敞修百隧之兼儲同夫曉宿編珠誠不倫而磊落春叢綴錦諒非工而彬布寔由玄覽深契故使奧旨冥歸伊其不紊抑有憑矣然則一毛可以知鳳彩故

所録未多雙飛不足馨鳧洲故餘美難極旣限金口之誨良無玉屑之譏其閒剞削毫芒斟酌去取恐貽謬於千里每加審於三復粤以龍朔三年五月十七日眥奉綸言迄今麟德元年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靑畢具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而無雜庶可以振釋網之宏綱總法門之要鍵開息心之勝躅備多聞之靈囿伏願醍醐上味永沃神衷般若明珠長輝睿握斯文不墜眞宗與日月俱懸兹福無疆寶祚將穹壤齊固云爾

法苑珠林序

李儼

洎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昭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萬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殫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寰中原始要終詎該於俗外而有藏史之說園吏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紆怪同鏤冰而無成若書空而罔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貝葉玄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沈秘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垤之小比峻於嵩華牛涔之微爭長於江漢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眞如初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慾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髻珠雙

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洎偕雨徵周佩日通漢蔡愔西涉竺蘭東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縑積籀被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眞源卒難詳覽暨我皇唐造物聖上君臨玄敎聿宣緇徒允合傳輝寫液照潤區宇梵響誦音唱咽都甸弘宣之盛指喻難極屬有西明大德道世法師者字玄惲釋門之領袖也幼嶷聚砂落飾綵衣之歲慈殷接蟻資成具受之壇戒品圓明與吞珠而等護律義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餘閒三藏遍

覽以爲古今緜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傳記所以搴文囿之菁華與大義之贍蔔以類編錄號曰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義豐文約紐虞氏之博要跡宣道鏡騎祐上之弘明其言以美其道斯著舉至賾而無遺包妙門而必盡粤以有唐麟德三年歲在攝提律維姑洗五月十日纂集斯畢庶使緝玄詞者探卷而得意珠軌正道者披文而飲甘露繹之以知微觀之而覩奧與環景而齊照將璇穹而共久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音釋　廣第二十

夢（莫紅切不明也）悚（息拱切懼也）恧（女六切慙也）藪（蘇后切大澤也）陬（將候切孟陬正月艮東北隅也）禋（於眞切祭名）渢（孚梵切中庸之聲）縹（普沼切青白色也）黻（分勿切朱裳畫爲亞曰黻）翬（許違切五采成章曰翬）飴（與之切餳也）冪（莫歷切以巾覆物也）賝（丑林切寶也）脤（時軫切祭社之肉）擭（胡卦切捕獸機檻）彤（徒紅切丹飾也）胔（才資切殘骨也）巃嵸（巃力孔切嵸即孔切）曄（域輒切光曜也）孽（魚傑切）甍（眉耕切屋棟也）霤（力救切簷霤也）塹（七豔切切也）霮䨴（霮徒敢切䨴徒對切霮䨴雲貌）瓌譎（瓌公回切偉也譎古穴切）佽飛（佽七四切佽飛古劍士漢取爲軍名）夐（朽正切遠也）瑱（他甸切充耳玉也）軺（余招切小車也）鏜（他當切鼓聲也）赧（奴板切面赤也）搦（尼厄切握也）頡頏（頡頡結切頏胡郎切頡頏鳥飛也）靉靆（靉烏代切靆特耐切靉靆雲貌）貔（房脂切執夷豹屬）籥（以灼切似笛三孔而短小者）鈹（篇夷切兵器）軼（夷質切車相過也）葭（古遐切葦屬）琯（古滿切樂器）繢（胡對切）嘏（古下同）洙泗（洙時俱切泗音四洙泗水名）倩（倉甸切）瘞（於罽切）竁（充芮充絹二切地穴也）綍（分勿切）匭（古委切匣也）曖（於代切）隧（徒猥切道也）紊（文運切亂也）剖（居蟻切劂也）垤（徒結切蟻封也）涔（徂簪切牛跡中水也）夥（胡果切多也）惲（紆粉切）嶷（魚力切小兒有識知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唐　釋　道　宣　撰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

綂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淵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辨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內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鉤深致遠多所未悉爲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遊道日廣至於法師彌不俟說云欲見令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綂和南

上昭明太子啓

釋法雲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然勝辯妙談出俗毎一往復闔筵心醉眞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華貧道雖幼知向方而長無成業趍之濫吹聖明而識慚無退者豈不願食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猥蒙啓旨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悚懼渴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撿顧重以祈聞唯希甘露當開用得永袪鄙吝伏願四弘本誓曲允三請慇懃

謹啓

答雲法師書

梁昭明太子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辯爲利具如前言甘露之開彌慚來說若止是略標義宗無爲不爾但愧以魚目擬法師之夜光耳綂和南

謝敕賚水犀如意啓

臣綂啓應敕左右伯佛掌奉宣敕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剞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賚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辨態飾寶刀子桓恧其大賚犛牛輕拂張敞慚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解二諦義令旨（并問荅）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卽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絶若達其致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眞諦二名俗諦眞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眞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眞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眞既不因俗而

有俗亦不由眞而生正可得言一眞一俗眞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爲雜閒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㝡勝㝡玅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即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眞俗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眞諦審實是眞俗諦審實是俗眞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眞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體

南㵎寺慧超諮曰浮僞起作名之爲俗離於有無名之爲眞未審浮僞爲當與眞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爲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眞即有是空俗指空爲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又諮眞俗既云一體未審眞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自動不關眞諦令旨又答眞理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以是橫又諮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兩不得言一又諮爲有橫見爲無橫見令旨又答依人爲語有此橫見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依人爲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依人爲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即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又諮若眞不異俗俗不異眞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見不生爲體令旨答即俗知眞即眞見俗就此爲談自成無異約人辨見自有生不生殊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眞實之中見此浮幻令答眞實之體自無浮幻惑者橫構謂之爲有無傷眞實體自虛玄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愚謂不得爲一令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爲論可得成一又諮眞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眞體然則但有一眞不成二諦令答體恒

相卽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覩眞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爲體聖人見眞以不生爲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一令答曰凡夫於無稱有聖人卽有辯無有無相卽此談一體又諮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令答正以有不異無無不異有故名爲一更無異名又諮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令答凡夫見有聖人見無兩見既分所以成二又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令答聖人見無在聖爲諦凡夫審謂爲有故於凡爲諦

栖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諦令答曰聖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又諮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敎化衆生令答聖人無惑自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又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卽此凡夫不令答此凡卽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又諮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令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爲有故曲赴其情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眞俗既不同豈得相

卽之義令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見自不同無妨俗不出眞外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當卽義卽體令答更不相出名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又諮凡夫爲但見俗亦得見眞令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眞又諮體既相卽寧不覩眞令答凡若見眞不應覩俗覩俗既妄焉得見眞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歎之名眞離於俗亦應是讚歎之名令答曰卽此體眞不得言歎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歎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歎我體卽眞何故非歎令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歎我體卽眞亦是我眞故非讚歎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歎我是不僞何得非讚令答不僞直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稱其實體豈成讚歎又諮此法無能出者焉得卽是讚歎令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令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令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又諮橫見爲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爲生令答卽此生法名爲橫見亦卽此橫

見名爲生法又諮若是横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何名横見令答既云横見實自無生但横見爲有有此横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無義名令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令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令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强字爲義又諮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令答正以浮俗故無義可辯若有義可辯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眞不離俗俗不離眞未審眞是無相俗是有相有無相殊何得同體令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卽是聖所見無以此爲論可得無别又諮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既有兩豈是一法令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又諮見既有兩豈不相違令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常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令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令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又諮直言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複令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令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令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貶立名眞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眞諦之理既妙絶言慮未

審云何有定體之旨令答曰談其無相無眞不眞寄名相說以眞定體又諮若眞諦無體令寄言辯體未審眞諦無相何不寄言辨相令答寄言辯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辯相則有累虛玄又諮眞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眞豈非寄言辯相令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又諮未審此寄言辯體爲是當理爲不當理令答無名而說名不合當理又諮若寄言辯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說令答雖不當理爲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眞諦以不生爲體俗諦以生法爲

體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爲當體中相即爲當義中相即令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又諮義既不即體云何即令答凡見其有聖覩其無約見成異就體恒即又諮體既無兩何事須即令答若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令答約人見爲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明即此亦何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曄諮曰眞諦稱眞是實眞不令答曰得是實眞又諮菩薩會眞之時爲忘俗忘眞不令答忘俗忘眞故說會眞又諮若忘俗忘眞故說會眞忘俗忘眞何謂實眞令答若存俗存眞何謂實眞正由兩遣故謂實眞又諮若忘俗忘眞而是實眞亦應忘眞忘俗而是實俗令答忘俗忘眞所以見眞忘眞忘俗彌見非俗又諮菩薩會眞既忘俗忘眞今呼實眞便成乖理令答假呼實眞終自忘眞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爲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無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令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有無

無異令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異又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令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答曰正是形待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令答既云第一豈得非待又諮第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名爲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眞諦是待不名第一令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二方成相待又諮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待令答第一褒眞既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眞諦未審能知之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令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眞又諮有智之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令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眞諦之智令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眞智又諮此人既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令答冥於無生不得言人既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爲於眞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令答曰於眞諦中橫見有俗又諮俗諦之有爲實爲

虛令答是虛妄之有又諮爲當見妄爲當見有令答見於妄有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令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爲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令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冷熱不嘗異

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爲當但於眞有迷於俗亦迷令答曰於眞見有此是迷眞既見有俗不成迷俗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眞若不解眞豈得解俗令答眞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眞何妨解俗又諮此心不解眞於眞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惑應非惑令答實而爲語通自是惑辨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諮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爲是眞解爲是俗解令答可名相似解又諮未審相似爲眞爲俗令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眞解又諮若能照之智非眞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眞非俗若是非眞非俗則有三諦令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生是眞豈有三諦又諮若境即眞境何不智即眞智令答未見無生故非眞智何妨此智未眞而習觀眞境豈得以智未眞而使境非眞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眞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眞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二不令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又諮未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令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又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無令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又諮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令答就凡爲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爲當解俗參差而言解俗爲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令答曰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妄令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即是解眞不解虛妄所以名爲解俗

光宅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眞爲當漸見爲當頓見令答曰漸見又諮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眞得有由漸令答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眞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爲不悉忘令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又諮一得

無相惣萬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眞境不應漸見令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眞淺行聖人恒自漸見又諮若見眞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惣萬有不可頓忘令答解有優劣故有漸見惣懷無偏故萬有並寂

解法身義令旨（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默然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稱天竺云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爲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剛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剛卽爲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曰金剛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法故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迹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知清淨而不可爲無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令答曰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又諮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令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令答寄言軌物何得無體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令答軌物義邊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又諮眞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眞實强生言相令答眞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必須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令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又諮既爲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爲萬行所得令答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又諮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以無相全無所得令答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令謂萬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又諮現有衆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爲無令答凡俗所見謂之爲有理而檢之實無萬行又諮經說常住以爲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有令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知何得猶有身稱令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假名相說故曰法身又諮亦應假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令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見又諮若慧眼能見則可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令答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令答理絕聞見實無法身又諮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令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爲正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令答曰通而爲論本迹皆是別而爲語止在常住又諮若止在常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法身令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身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法身令答衆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實累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爲身令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又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令答通相爲辨故兼本迹覈求實義不在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爲以極智名曰法身爲以絕相故曰法身令答曰無名無相是集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身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令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令答既是無相

智慧豈非法身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令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存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令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令答曰法身無應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令答曰本以軌則之體名爲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軌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爲物軌豈無應化令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爲物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令答能生注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令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窮美若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

謝敕賚看講啓

臣綂啓主書管萬安奉宣敕旨以臣令講竟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奧總一羣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測天文徒觀玉府慚悚交并寢興無寘仰降中使俯賚光臨榮荷

殊慈靡知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勑參解講啓

臣綜啓主書周昂奉宣勑旨垂參臣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奥非所能鑚仰遂以無庸叨玆宣釋將應讓齒反降敎胄之恩允宜尚學翻荷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玆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羣儒鼓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慧施愿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辯既盡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峯中使曲臨彌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不任下情謹奉啓事

謝聞謹啓

謝敕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臣綜啓後閤應敕木佛子奉宣勑旨垂賚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袠合目百一卷寡鄉覩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曽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窮於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實城之教網羅眞俗開玆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鼂書周王策府何待刋寢孟津屏黜丘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已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

謝勑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綜啓宣詔王慧寶奉宣敕旨垂賚制旨大集經講疏二袠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闇遇明如飢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redacted]雲集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俯應天機垂玆聖作同眞如而無盡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春山獲珠大海臣實何能恒蒙誘被張奏谷筆豈足陳心抗袖長言未伸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答廣信侯書　梁簡文帝

王白仰承比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遊心人外

青松白霧處處可悅奇峯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華夜落往而忘反有會昔言王牽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

與廣信侯書

王白闊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密秘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玆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蘂晨飛況兄慧思弘明本長內敎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正之路流般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實王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

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傍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湧流喜躍充遍徒挹懸河無伸承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疾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已來義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發既慚口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甁終慚染氎況慈雲既被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臉願加敬納言不宜意謹白

答王心要書　梁蕭映

廣信縣開國侯蕭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誨清言兼紙文彩巨麗慰喻綢繆比日寒霜慘切伏願興居和念民富重殷無過仰損下官智昏識闇學淺人凡遂得擁卷旋階親奉敎義耳餐甘露心承制說天恩淵深獻情廣與三明一鑒釋滯義於久迷四辯既陳闕難思而頓解豈漢皇夢迹而梵響復弘雖音帝留心而微言始見每至夕趨瑣庭晨登朱陛不曾不憶芳林勝集玄圃法座殿下曳舄寶雲或從容而問道拖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頤于時謬齒末筵預聞清論親奉話言數陪顏色至於今者講席殿下限同分陜謬須天獎猶及下官誰不欽仁寧無戀德傾心東注恒以係仰爲先下官蒙敝久已仰慕雖聞妙義愚心難啓方欲馳鶩紛鄉訪疑下席忽逢令旨垂見波餘尋讀戰皇俯仰慚愐庶爲恩誨少泰下情正當慈雲智海翻以仰屬謝甁慚氎實歸庸非下官惑緣既積塵累未消近攝衛乖方遂中途感疾不得餐承究竟關開末品徒自剋責終闕緣運不審比日何以怡神披閱儒史無乃損念下官每訪西鄙備餐令德仰承觀矚於章華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翰紛綸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乃寐春華之容登座右而升堂秋實之賓應虛左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總萃唯此最樂實驗茲辰下官昔遊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隔清顏久睽接仰傾心已結興言涕欷唯冀音旨時賜沾及伏願珍重尋更下承曲奉恩誨用深銘荷映死罪死罪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音釋　廣第二十一

簉（初救切齊飛也）犛（莫交切牛名）杓（卑遙切斗柄也）寘（職吏切安著也）愜（苦協切快也）睽（苦圭切乖離也）瞼（九儉切目上下曰瞼）綢繆（綢直由切繆武彪切綢繆纏綿也）悆（羊茹切安也）陝（失冉切地名）枌（符分切）謼（荒故切訏也）郵（羽求切）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唐　釋　道　宣　撰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約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爲佛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

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禀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寔由乎此也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犬馬昺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疋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

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旣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旣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旣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旣可夭則壽可無夭旣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旣然矣形旣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麤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旣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卽是神神卽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旣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旣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劒劒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劒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劒之爲刀刀之爲劒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飲齕之生卽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爲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卽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虵亦可截鴻雁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

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鈍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脚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卽是神神卽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

可得强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欻而生者欻而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卽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卽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

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兹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誡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賔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

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敎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蓺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隆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將覩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邴昌疎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持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爲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修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修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爲之者夫有造爲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

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褒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爲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埋虵長無令尹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答鮌叟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大伯三世無覩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扗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衞覆舟之痛誰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苦乃側近邦畿密近世代非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害他爲念行己必用利我爲先錐刀推其尖銳谿壑訝其難滿内則百兩外榮

千鍾內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縮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白璧而爲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蟄之殺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聘偏糅於宂雜之中見底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盡死與麋鹿而共埋亨嘗寂漠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沈雷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鶡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颺雪有委溲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飈無心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毋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

必昌若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德音渙然蒙啓譬猶疎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爲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于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誡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翾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爲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淸酬答曰昔盧敖北遺若士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

仰心慮所爲彫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爲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痾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與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

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爲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太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元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壍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并序）

陳釋眞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與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眞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袪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互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

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爲得也今爲吾子揚搉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漆園傲吏恍惚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爲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爲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

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爲善致殃亦應鑽火得氷種豆生麥未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德而生於瞽叟便爲自然而然者竊爲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禀兹靈智瞽叟與惡乎前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無瞽叟之兇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勛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爲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爲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相戴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闍王無間之罪翻然改圖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時造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悛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世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慼行善之者反致沈淪以爲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扇雅度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沈泥暫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煩隕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禮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冉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沈尚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爲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爲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爲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釁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鬲子泥黎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

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生有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爲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通敏先生曰子既慇懃屢請余亦偃俛相答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

相可得直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强生分別所謂渴人逐燄水在何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爲引接近情袪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執除自然[illegible]弭若達乎正理悟此眞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迷同遵後業矣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寫甘露橫流隨風感投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繢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其和南（云云）蓋聞九河疏迹策蘊靈丘四嶽中繩書藏羣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

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犍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爲（云云）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文玉匣陵陽餌藥止觀仙字關尹望氣栽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灰分八國文徙罽賓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道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民休慶四方內附萬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殷憲徵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燼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朞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類莊嚴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授者旣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訶同金口即教當教寧殊玉諜須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結寫之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

法非道弘人恕已深恩即是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顧循菲識誠媿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爲第一樂內典法輿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相負荷但慶憑宿植生長王宮謁陛趨庭曷存遠大出受藩寄每用祇兢非唯禮樂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墜無容棄稷禹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用乖方旣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王隨病逗藥開乳合酥爲方旣異甜冷苦熱取療亦殊譬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外相融義同派合何處有學毗曇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眞師子嚴鐙反貽毀於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誚於蜂房心同鬩戟諍踰水火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於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度羣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

其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弘誓於無窮平等坦然通遣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製三藏聖教序表

唐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遺旨總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敕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已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爲經序唯希敕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總一十四卷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答玄奘法師前表敕

唐太宗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眾累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而蔭四生慧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者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敕

重請三藏聖教序啓

釋玄奘

伏奉墨敕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震越玄奘業行空疎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奉敕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聰沖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璧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眾獨荷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謹奉表奏以聞謹言敕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宮追奘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兗荊楊等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

三藏聖敎序

唐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

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典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尊及乎晦影歸眞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眞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眞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眞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

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

大

謝敕賚經序啓　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眞如之境猶且遠徵羲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籠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怙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以載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濡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答謝賚經序啓敕　唐太宗文皇帝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閒昨製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述三藏聖教序　唐高宗皇帝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眞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邃古而鎭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

簡神清齠齓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眞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

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啓　　釋玄奘

玄奘聞七耀摛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以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謹啓

答法師玄奘謝啓書　　唐高宗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襃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幷勞師遠臻深以爲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蹐駮而趨捷徑豈同日而言也頼川庾初孩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

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與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罇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鶖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藉甚當世想此玄宗鬱爲稱首歲唯閹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其小

大鳴劍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遙相傳授方且顧蔑琳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遺東眞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唐李儼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渙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總沙界而詮道釋春冰於一乘冠塵劫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是空非空窅乎不測廓焉無像假名言以立體包權實而爲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知導羣迷於朽宅究其實相則般若爲之宗矣自眞容西謝像教東流香城徙築於綿區寶臺移構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徇其法雲褰霧廓者已悟其眞至矣哉無得而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曁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眞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林雖分軫揚鑣同歸至極而筌詞析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工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聞耽味茲典俱爲注釋研考秘賾咸騁異義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惲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詁多門尋覈勞近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掇諸家而爲集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號爲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于天之峻彌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逾廣披文者與窮其理講導者洞盡其性學侶無疲於倍功談客有同於兼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芬鷲嶺字韞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并偈）　唐柳宣

稽首諸佛願護神威當陳誠願罔或尤譏沈晦未悟圓覺所歸久淪愛海舟檝攸希與執乖競和合是依玄離取有理絕過違慢乖八正戲入百非同捨同辨染淨混微簡金去礫琢玉禪輝能仁普鑒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孰敢毀誹誇謗崇德唯唯浸衰惟願留聽度有發揮望矜悃悃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剎土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影東臨漢魏寔爲濫觴符姚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慧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爲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法幢祇植法鼓遐震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膠而能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閑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辯其義明其德眞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崙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瀉水皆望蕩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爲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通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

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鄉娑羅寶階乃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爲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耨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胸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在震旦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稍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禀自

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同猶觸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鐘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知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所以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柳博士書（并頌）

釋明濬

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弗資延慶孰悟歸誠良道可仰寔引迷生百川邪浪一味吞并物有取捨正匪虧盈八邪馳鋭四句爭名飾非鑑是抑重爲輕照日氷散投珠水清顯允上德體道居貞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令哲鬱鬱含情俟諸達觀定此權衡聊伸悱悱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騖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眞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宵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焉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炳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頹綱者接武維絕紐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贍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徇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振衣擎錫討本尋源出玉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揚眞殄謬遺筌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前烈所明勝義妙絕寰中之中眞性眞空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眞統無求也無求蠹其實拂二邊之跡忘中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消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爲法在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沖宗豈造次所能覼縷法師凝神役智詳正始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扣擊之大小廓

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與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風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鉤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應諸數述振風颷於辯囿摛光華於翰林驟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覺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言象立試卽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旣而翺翔羣略綽有餘

功而能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諠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幾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爲非所非是是恒非不爲是所是以茲貶失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

體留依而爲喻緣斯兩系忘起多疑迷極一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生成爲滅成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探鄙俚訛韻以擬梵本囀音雖廣援七種而只當一囀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竝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呂公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

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逐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眞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洪爐非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居忠履孝靈府

沈秘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六爻博攷圖典瞻觀雲物鄙衛宏之失度陋裨竈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後致閒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稟修容有分證㝠自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天師妙道幸以再斯且寇氏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濫於金鍮耳唯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索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干雲湛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据撫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推其准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唯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㝠自夙成弘護之心實唯素蓄屬斯誼議同恥疚懷故能投刺舍膠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隣幾豈能激揚清濁濟俗匡眞耳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厠末筵雖慶朝聞終慙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墻仞罕窺辭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舞而霈澤必霑詞雷迅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煩乎鄧林藪洿足以沈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懦並過謬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庸疎彌增悚恧指述還答餘無所伸釋明濬白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二

音釋 廣第二十二

縝（章忍切）忒（他得切差也）竅（苦弔切孔也）齕（痕沒下結二切齧也）綴（丁貫切鍊也）銛（息廉切利也）胛（古狎切兩髆間也）僵（居良切仆也）欻（許勿切辛起貌）衝（尺容切戰車）骼（柯額切骨也）鏑（丁狄切矢鋒）矛（莫浮切句兵也）盾（食尹切干櫓之屬）嚚（語巾切口不道忠信之言也）胤（羊晉切嗣也）悛（此緣切改也）孱（士山切）隕穫（隕羽敏切穫胡郭切隕穫困迫失志貌）汨（莫狄切水名）釁（許覲切瑕隙也）篡（初患切逆奪取之也）僶（武盡切強為曰僶）捋（郎括切摩也）鮌（古本切）冒頓（冒音墨頓音咄冒頓匈奴名）亳（傍各切地名）剖（普后切破也）虺（許偉切蝮屬）眄（美辦切邪視貌）溘（口答切奄忽也）跖（之石切人名）颷（甫遙切疾風也）颺（余亮切風飛物也）溲（踈有切便溺也）罽（居刈切罽賓國名）熸（將鹽切火也）煨燼（煨烏恢切燼徐刃切煨燼火餘也）卨（先結切高辛氏子商之祖也）蠃（郎何切蚌屬）紕（匹夷切蹤也）齠齔（齠徒聊切齔初覲切齠齔始毀齒也）掇（丁括切取也）婓（芳肥切婓婓往來也）澠（美辦切水名）壼（古本切宮中道也）覼（力戈切覼縷委曲也）摭（之石切採也）洿（音烏潢洿積水也）懦（乃箇切弱也）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三

唐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紹蹤聖種人斯弘道名諧三寶實副一歸）

序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爲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俗律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敬六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弊外傾八慢之幢遂使三千國內咸稟僧規六萬遐年俱遵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窊隆岠百六之陽九塵隨信毀壞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特頌故使衆雜邪正布遍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轂於適道弘喻在於權謀未俟威容唯存離著若斯言之倫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僻濫罔彌甚莫思巳之煩惑專僤彼之乖儀於即雷同荷冐坑殘夷戚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凶勃之安忍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亡之經開吞冊之宏網布容養之寬政闡仁風於寓內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饗茲大賚餘則察察糺舉皆稟鮮之

格言收羅咎失把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殃扇隄防莫開掩泣向隅斯須糜潰爲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讜言或輿論以詳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誄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道士支曇諦誄（并序）

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胄遐方而誕

秀協川嶽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羣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以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耽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徽於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尋幽賾清言析微加善屬文辭識賞絫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遁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鄣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垢筌象之美足以窮輿永年於是睎宗歸仁者自羣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庠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一之德又遐邇所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頹風超外妙梯擬徹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者深〻云亾之痛攸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其此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亾定於形初玄識妙照嚴器同於朽壤然而關情期於欣慼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爲悲喜臨長歧而悽懷哉苟

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而舒情播清暉乎無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暧暧玄路妙緣莫叩長寐靡寤生滅紛紜動息舛互相驅百世季葉彌蠹水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并蠹無小大明融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闇卽曒道洽無方仁被禽鳥昧者靡遺識者彌了（其一）

超哉法師道性自然一心絕俗祇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秉之彌堅擺落塵羈振拕靈淵（其二）

遺遼清雅肅肅貞韻汪汪其沖亹亹其進和而有慨異而

不峻渟心獨得標想千仞虛以應物無來不順（其二）汎遊弘化振響揚暉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冥極剖析幽微忩懷善挹穆然靡違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抗頹綱闡固法闈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其四）幽境湛默人肆諠引閒邃易一華紛難泯公乃慨然中駕潛軫卜居川巖構室林巘擯拭外緣潛精內斂靡筌不服無微不盡（其五）蔚矣崑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迴峦迂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遠肅爾其虛耿耿玄風愔愔徒味道閒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與俗疎（其六）道固無孤德必有隣淵清引映業勝懷人睎風宗玄自遠來賓亦有襟期時來問津湛湛先覺日日王神林壤有謝道心常新（其七）聖逝言絕賢表義乖翳翳未運玄化將頹澹矣夫子道俗歸懷庶享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識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其八）推著綢繆聚淹信宿閒宴清宇耤卉幽谷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汎觴掇菊梨柚薦甘蒲筍爲欶賦詩詠言怡然偕是春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遇千載無復踐舊雲襟瞻情悲哭嗚呼哀哉（其九）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覩千齡一日眛者或應橫爲凶吉邈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疾庶遘冥緣終會靈術妙斤弗運寔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爲自失寄懷毫素徽風載述嗚呼哀哉（其十）

鳩摩羅什法師誄（并序）

後秦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徽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頹綱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則畏壘歸仁于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爲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

和之出榑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開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震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練行藏應時其孰契於玆乎以要言之其爲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監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甍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崩頽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關重閉三途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爲誄曰

先覺登霞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眞沖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沈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沖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禰祿俊遠髫齔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跡彌高內朗彌足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愔愔沖懷惟妙惟眞靜以通玄動以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華風既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逸響高騰廓玆大方然斯慧燈道音始唱俗網以崩凝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寓俗其途無方統斯羣有紐玆頹綱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沖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標此名相顯彼沖默通以眾妙約以玄則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邅幽里冥尅天路誰通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而無不爲擁網遐籠長羅遠羈純恩下鈞客旅上擠恂恂善誘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時移奈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眞既往

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時唯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摧軸朝陽頽景瓊岳顛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衄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貿之以千時無可待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并序）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

夫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甲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居協枯槁之弊邑止來囂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瀆猒人流就閒於木石鬱寂丘壑求歡於物類人以爲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外之道埋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趾神疆丹墀之閡夙判佩乃桑門矯拂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避逅傾蓋著交同以翦落夷契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

齊讌千載一特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柯予淪泥滓常冀曾上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曰

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遵凶宗無緦繐慈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逮三五聰韻特挺雙奇比秀偶羅齊穎志陋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近耽慕緣永既遵玄轍洞曉名迹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十巖壁來不濡足去不絕翮頡頏外萃進退損益予惡汙波爾能即心

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徂國在目在襟往化綿邈遺思沈吟亦既離逖天道明晰爾出舊山予反遐裔庶秉和運同隆其頹寒灰弗煙落葉離綴睽願莫從予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玄冬淒冽江岍蕭條寒風颼慕飛霰入艘命有近止歸途尚遥憫憫即盡寂寂哀號孤旅如薄均化無褱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廬嶺惟採錄於中京念提攜於蕃境情飄颻於雙巒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存兮腷臆閱嚴冬兮已謝藉隆暑兮既息四運紛其遒迴情期宵以長匿

苟來緣之匪亾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含理云滅如惜者又深法師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攜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夫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楊徂秦登廬躡霍羅

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奥所聞曰優所見踰賾旣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敎者化之所因束敎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芒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迷獨運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羣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聃周之伸名敎秀彌之領玄心於此爲易矣物忌光穎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羣遊遂垂翼斂趾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卅之迹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與寞畿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育此明俊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儘有識欽承厭是鉤賾中年稽敎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遂窮無歸廻轅改軫斐夷名跡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离其明昭昭四果十住稍以没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子晦言道誠在斯羣聽咸播不獨抵峙誚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浮諠默蔭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夐逸篁藪遁思泉源無閡川阜無乘開記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摧速類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此悽悽情顧孰在隱倫各從沿泝愁是長乖異成永互嗚呼哀哉邇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已訓轉獻歲於此春聽陽禽之悅豫賜神氣之餘氳念庠序於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靚惻高座之虛開歎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申天可略情念可遣短章無布

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并序）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己不患其躓而終莫相辯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猶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覩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於髫辮生自京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卭矣旣而永夜獨悟中飲輿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

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迴洑諸天倏瞬況齊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毋氏矜其心姊弟伸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此別矣旅舟南遡投景廬岳一登石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師至正鄙人榮役前詩敘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芝之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慍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袪滌近滯蕩吝澡垢日忘其疾庶自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催疊遠見參尋至止阻闊音塵殆絕値暑遘疾未旬卽化誠存亾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覩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卽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發吐喻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技驟首揮霍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爍夕忌星徙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舍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卽心有限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躋近羣流欽遠假名恒誰傷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冀永息幽嶺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卽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涅吝既弗袪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已利貞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篠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適已於世曰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秉心卽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辭山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蔦蘿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借是登臨

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巘近矚嶇嶔事寡地閑尋微探賾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襞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承疾懷灼聞凶潓悲孰云不痛零淚霑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并序）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安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栖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衛之風廬山之嵎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縱心功遂身亾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靜息動懷真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闚牖鑒不出戶粳糧雖御獨爲萇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器亹亹其資鬉角味道辭親隨師供養三寶析微辨疑盛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暫隆弘道讚揚彌虛彌沖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晰衆麓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沖素死增傷悽單縶土槨示同斂骸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習遺風依依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無停響途有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惲舅塋今子門徒實同斯艱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靄巖峯川壑如泣山林改容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闇浮無希嗚呼哀哉

若耶山敬法師誄（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外道來自我懷抱以歡故晦實

停璞導兼車以出魏鸞逸雲緒豈增軒以入衞是以士之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無悶高獨吾每宜書夙流照爛故已跂予感詠身心不足若乃沖獨之韻少歲已高絕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憩駕廬山年始勝髮緬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剃形就道忩家入法時沙門釋慧遠雖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登絕澗肖太陽陰虛投地之險以身易志法師乃奇而納焉冑翔華胤業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不勝其勞若人不改其操于時經藏始東肆業華右遂扣途萬里屢遊凾洛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既亾遠公沇世乃還迹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意若耶之山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叔謝病歸身唯風停想法師乘感來遊積席談晏清謝竟言不別而別故已默語交達而動靜虛員矣徵士戴顒秀調宣簡神居共逸風理交融乃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即此人外因心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隤風雲既盡芃木餘哀心之憂矣淚合無開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在尚上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鳴鶴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跨古逢運結轍承風遵途襲啚緯玉則溫經金斯振歲學兩幼年盈數始令德既軒

其秀唯起鋒穎萬代風標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達矣哲人獨肆玄寶總駕七覺飛鞍八道三江多靜湛勝廬山地去萬物軌迹停玄遼遼清慧結宇承煙前驅羣有首路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無底六合可窮卓彼羅什三界特秀眞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承車即轍沙漠織寒長風負雪投袂冰霜攬裾暮節誰斯問津悠焉在哲莊衿老帶孔思周懷百時如一京載獨開甸地既滿願惟糟魄移此無生悽居樹席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玄途獨亮智虛于情照實其相生住無住與壞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匠石何運伯牙罷音殷憂延遁皆還爾心東嚴解迹俞景若耶早悵風首春席雲向流庭結草復渚含波月軒東秀日落西華情歩不辯寢興高絕白雲臨操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六趣四諦歸想三乘總路生滅在法諸行難常哲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投晦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丸髮早誕清襟送志非歲迎韻者心家貧親老耕而非飽就檄追歡身素孤夭既隔于形徒通以道自我徙病高栖東山明月途靜白雲路閒承松吐嘯風上舒言洛子載戾夙居涼峻

佇館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五絃喪弄三觴誰餞嗚呼哀哉山泉同罷松竹哀涼秋朝霜露寒夜嚴長嗚呼哀哉孤猨將思旅鴈聲時廣開性品無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存亾既代物色長衰嗚呼哀哉蒼生失御萬物無歸陰爽就夜重陽頓暉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蓊茫愴予心之悄悄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其無兆隱長思以歎悲諒從橫於言表

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并序）　南齊釋慧琳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玄運右臥不興神

去危城嗚呼哀哉法師本譙邦右族寓于燉煌幼稟端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沖閒之德眞粹天挺夙鑒道勝乃遺擯俗纏超出塵礙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由儀律之絕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散畜忩相之施無得而稱者日夜而茂焉敷說眾乎當時理思冠乎中世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轍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莫不揖道宗師瞻猷結敬而宏量邃奧不以貴賤外其顧眄夷整淵深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總綜像末崇振頹流者法師其人矣啓訓之緣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愈恬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春秋六十九嗚呼哀哉外窠哽識內諮慟魂慕躅往迹行宴浮言迺作誄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欲善修掩愛網宏張法燈不曜慧日霾光朽宅燔什炎火浮揚二儀構毀筭其有歲三轉廓遼空劫誰計從冥詎曉淪川莫濟接踵既疎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自緣涵徽蘊器有表孩年神機幼徹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舐厭塵濁超悟玄微訣捨愚縛澄翦情違齠年植節丱歲從師承規撿敬肅範儀威秉躬淳潔淑愼心行學辨秘源

問窮理奧前隱用昭往疑斯鏡匠佚功倍思高業盛爰洎中歲綽輿宏廣輪演法空雲滌日朗乘衢若夷擁開似敞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聞左江標秀聲因德宣稱緣道富提奬詢求悅懌研授仁厚猶地志高如岫輟餐赴嗛捨繢矜寒蓄無停日財以施殫寧賤傲色匪貴愉顏湛茲懿慶均彼藉蘭敎之所洽晦識斯明智之所誘務以心成接昏茂貨撫迷諒情憑微請要莫不成亨險路恒遠開引有極生滅相揮念念匪息徂年寡留西光遽逼雲變豈停將遷淨域嗚呼哀哉體深病苦慮達四疾鍼石醫巫分劑臥失

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捨界勤誓拯羣物嗚呼哀哉合既終離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談人曷善瞻天儼駕即彼紺宮去此塵舍嗚呼哀哉絕微言於永沒毀舟航於遐澨挨崇臺之嚴華撫峻堂之雕麗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仰兮眷徒空血淚兮感逝嗚呼哀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碑（并序）

唐裴子野

法師諱智稱河東聞喜人也俗姓裴氏挹汾澮之清源稟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上葉感慧性於閻浮直哉惟清爰初夙備溫良恭儉體以得之然而天韻真確含章隱曜沈漸人羣莫能測其遠邇蓋由徑寸之華韜光濬壑盈尺之寶未剖聯城鑒觀者罔識其巨麗遜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東戎旅俛起阡陌年登三十始覽眾經退而歎曰百年倏忽功名爲重名不常居功難與畢且吉凶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廓之表龍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吾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斂衽四依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鬱爲帝師上人聞風自託一面盡禮印公言歸庸蜀乃攜手同舟以宋太始元年出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般若高步道場既而敬業承師就賢辨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宣譯龍王之所韜秘雖且受持諷誦然未取以爲宗常謂攝心者迹迹密則心檢弘道者行行察則道存安上治人莫先乎禮閑邪遷善莫尚乎律可以驅車火宅翻飛苦海瞻三途而勿踐歷萬劫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謂歟乃簡棄枝葉積思根本頓轡洗心以爲己任於是曳錫踽步千里遊學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荊山南過澧浦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琬琰心識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遑餐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敎逸功倍而業盛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尼之學何距常師于時具隱二上人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穎律師洽聞溫故斡起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稟具隱爲周旋爰及還京洛以穎公爲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捨秭稗而膳稻粱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其旨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無間八萬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爾同波由是後進知

宗先達攺覲暉光令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具區營延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櫳肅靜役不加迅棟宇駢羅自方等來儀變梵爲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華維摩之宗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唱處處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寡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解駕皆剖析毫釐粉散膠結鉤深致遠獨悟胷懷故能使反戶之南彎弓之北尋聲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經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絕慶弔屏流俗朱門華屋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邸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答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燠時法筵廣置髦士如林王譽既馳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應變如響若不留聽酧辨者土崩負強者折角莫不遷延徙靡亡本失支觀聽之流稱爲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無忤色虛己博約咸竭厥才依止疎附訓之如一少壯居家孝于惟友服屣四攝愛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

恕哀慼抑而不臨常曰道俗異故優陀親承音旨聾習其言而忽其敎煩惱呴濡蕭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爲妙絕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殷赴若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若夫居敬行簡喜慍不形於色知人善誘甄藻罔遺於時臨財廉取予義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渤碣河華不能克其量蓋淨行之儀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道進等感梁木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閟俾陳信而有徵庶流芳而無愧

廬山香鑪峯寺景法師行狀　齊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無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遠悟黃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無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爲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時駛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冑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已具息心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嶽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後得出壘

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嶽峻極于天是曰三宮壁立萬仞欲屈眞人居之眞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永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鑪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爾晨征于時江陵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荊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枻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眞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斷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刺史聞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

向如雲先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迮見災且以十數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爲禮使兩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見而問之法師不答廬山神復來固請以予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如夢中乃卽石爲基倚巖結構匡坐端念虎豹爲羣先德曇隆慧遠之徒亦卜居于此旣人跡罕至遂不堪其憂且山氣氤氳令人頭痛身熱曾未幾時莫不來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歸旣却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捫蘿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喜法師來者能使雷風爲變以試法師旣見神用確然羣魔乃止久之復隨

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之所遨遊也法師說戒行香神皆頭面禮足昔神人吳猛得入此遊觀自玆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羲皇已來二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具每歛心入寂偏見彌勒如來常云宿植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無益於世而四大有累於人思拯助衆生不得久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爲安屍之處人莫之知也後七日而疾疾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掌曰願卽生三途救一切衆生苦又曰吾以身施烏鳥愼勿埋之初法師喚下寺

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欲出山尋覓又勸進飲食法師曰吾累在此身及吾無身吾有何累勿多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屈握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爲數法師自疾至歿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鑪峯孤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經始常有雙烏來巢及法師卽化烏亦永逝矣唯法師宿籍幽源久素淨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出絕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珍强骨之資九轉延華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價寶舟愛護化城

期爲彼岸鑽仰不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矦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爲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爲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爲郡人焉自時厥後昌胤皇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爲尚書令少習韓詩爲世通儒魏時梁爽爲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爲涼雍二

州刺史卽尼之遠祖也闡孫摛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湯析淪於僞趙爲秘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爲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卽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獨爲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叡幼而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卽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誦爲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爲障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靑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

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靑園見上卽便記云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恢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枸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尼躬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屆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旣不卽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

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曜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見鵶鵲鴝鴿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穎律師開律即發講日清淨甖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爲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即詣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隤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有孑遺又於南園就穎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甖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迄屆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尼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勸無不祇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無覲侍於

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脩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畜性好閒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吐羅一云呲吐羅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倣於是遠近尼僧並相倣斆改服間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爲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

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即闘器桸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即更閉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爲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旛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惙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旛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旛華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爲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瘥之爲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

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即自圍繞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臥開眼見佛入房旛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爲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爲治無益漸就綿惙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涼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旛竿猶車在地旛之爲理不異世間隊擔鼓旗旛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臥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甖可高二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

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嬲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嬲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閒居上爲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

復云空中晝夜作伎樂聞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音釋　廣第二十三

窊（烏爪切汙下也）讜（多朗切直言也）誎（梟罷切諡也）胐（普沒切）絙（居登切大索也）蠹（當故切食木蟲）欶（蘇合切菜茹總名）嵔㠥（嵔烏每切㠥魯每切嵔㠥山名也）榑（附俱神木日所出也）襁褓（襁居兩切褓博浩切襁褓小兒衣也）邅（張連切難行不進貌）衄（女六切傷也）囂（許驕切囂囂塵也）湫（七由切湫隘也）閡（五溉切）滓（阻氏切）翮（下革切鳥之勁羽也）艘（蘇鳩切船之總名）腷（蒲逼切腷臆意不泄也）瑾（奇靳切美玉也）芟（所巖切刈也）泝（桑故切逆流也）惄（乃歷切憂也）遡（桑故切逆也）覿（徒歷切見也）襞（必益切也）辮（符善切編髮也）仳（芳止切離別也）彙（于貴切類也）噏（許及切飲也）懣（莫本切煩懣也）縶（陟立切絆也）罤（杜奚切兔罟）跂（詰利切又巨支切望也）隤（杜回切摧也）燉（徒昆切燉煌郡名）燔（扶藩切爇也）仆（芳遇切倒也）丱（古患切總角也）嗛（苦簟切食不滿也）踽（臼許切踽行貌）稊（杜奚切蕛草也）稗（蒲拜切草似穀者）餁（忍甚切熟也）燠（於六切熱也）呴（香句切氣以溫之也）閾（役翼切閑也）擐（古患切貫也）蠡（良以切彭蠡澤名）迕（吳故切逆也）撝（許爲切）虓（許交切）䰂（此宰切髻也）鼾（許干切睡中有聲也）鴝鵒（鴝其俱切鵒余蜀切）呿（丘伽切）椹（食枕切桑實也）斅（胡教切法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唐釋道宣撰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與寺者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爲條格速施行

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無勞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勑令爲沙門都統又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聰謹正業茂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沖事超俗外淵模崇賾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眞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度摛化固憑尺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華俗制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裨玄奧先朝之世當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世教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禪神染志誰先哲故周旦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爲貴德優者以親仁爲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世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爲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庭其勑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勑諸州令此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充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

德勿致溢濁情茲後進

賵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夙流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美敷宸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懷今路次兗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爲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佇玄範沖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茂華裔研論宋壤宗德遠邇爰於往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緇延賞賢叢倏矣欻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勑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

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菽之具延頸蹙頞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昺然無許自立廚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竪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謂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矣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爲剌若以御龍非實荊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爲虛漼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繇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

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眞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爲不朽又未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樂王燔軀波崙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

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噏和風而獨囀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帝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刀久利必應遊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嚮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遂物輒如法

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覯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慇懃之旨歡欣頂戴難爲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嗤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劉曾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

道之深欣羨景仰之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籠迫茲纓鏁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形迹唯願敬昜保此期頤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眞在旦夕指陳丹款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憮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

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聽進受便自甚寡傳通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既衰痾未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機撥無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夭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覆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齎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逖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蘄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昊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頤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蘂

酌清澗之芠流旦候歸鴈晨鳧暮聽羈雌獨鶴神影彰爾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旁若無人孝然堅臥水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經囿翺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眞曇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溢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績不覺紙爇筆焚魂愧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璧意睠睠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濆涌莫限隈嵎以玉抵鵲幸

傳餘寶冀閱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觸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梁王曼頴

弟子孤子曼頴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幷使其猗撫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乃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檢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高推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傷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王季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

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挈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無一言可豫卜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遺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疷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袠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成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皓憚支遁才儁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答王曼穎書

梁釋君白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鉛墨隆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厝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搉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

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悋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慚懼今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弔震法師亾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怛化銜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通蔬菲終身有為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

叡豈直息心標領亦為人倫之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鯁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哆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法師兄李敬朏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怛抽摧不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

眄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業褋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悴實亦人倫喪實追懷歎愴何可弭歇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欷殿下自為作銘又敕鮑記室為誌序恐鮑相悉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說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勤不朽事如今日誌石為薦并呼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慼劉之遴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亾書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虛山木隤壞尊師大

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內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

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殞哀慟之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嘇執伸泄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

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户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悦其所悦烏足毛羽瘡痏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癖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蜀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塽鬱若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奕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

中奮迅泥滓上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諜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背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嶒峗巉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龍路迫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闒闊廖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霆滴瀝生響白

波跳沫汹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盆楓櫨椅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景扤白蔕抽紫莖橚矗萃蓴捎清風鳴籟垂條櫚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藥攢列至於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馮軒永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翱翔羣鳳風胎雨

鷇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鷄鶩若廼鴻日伺辰響類鍾鼓鳴蚿候曙聲像琴瑟玄猨溥霧清囀飛鼯乘煙吼吟嘈囋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嚴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旦聞子則跕躧摳衣躬行頂禮諮道哲人欽和至教毎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熈熈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蔥樓菌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跱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瀨瀉渀涌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充獻春鱉旨膳君雞冬蕈味珍霜鷄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葉蔣逼側於池湖菅蒯駢塡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蕃離克牣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舉醥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罇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諠呶晟論箱庾高談穀稼嘔噱謳歌舉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鑿而飲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劒楊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眞觀

泉亭光顯寺釋眞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匡正法於將頽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絶能使嵋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絓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兹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閈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僶俛恭承鞠躬祗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鞏洛武復昆明池内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

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睥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竪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頞鞞之清行頃年詭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

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眞僞難辨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逼於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寬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遊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

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斂襟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壞以爲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糇粮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犧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上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畋

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緇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録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荊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餔糟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儻復壇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討伏聽徵求仰惟領軍檀越外則採賾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芻蕘留心正法微恵研詳薄垂覩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俱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忓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閒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

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倘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淑爲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欲集劉侯形類卧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併茅蘆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閤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儛女歌姬空勞反翫覔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緺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壁朱門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頗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

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强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決勝灼然嬌俗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覲尊儀暮披實軸剎那之善遂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閒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

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悕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擒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爲愆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檝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爲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闍黎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嗟詠貴賤顒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

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揭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封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俯仰承迎未閒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肴如細柳何足關懷頰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臥忩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繾綣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實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豆

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於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諮必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搏赤銅銀換鈆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

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遥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爲魔之所嬈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竪般若之幢天魔自款若此言旨當即便冀棄芻蕘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耳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臨阜白悲及僧尼控引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

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詎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寢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所告意須文誦聽者爲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爲是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聰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爲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爲非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爲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輙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妙多方化人以漸數生根行各各不同今聖說經互差不一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回廢郡不立可以無德頑僧並令還俗不及顏回者猶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入入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

以色相而咲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眞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末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蔫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上置不恒之式於十二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

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鍾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見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須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深不頻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惱若頻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衆麤衆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忏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晉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

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談七略備璧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菩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把定水使登覺觀高陰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廕上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貫山德邁同聾宗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彰一乘道蕩質襟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飫頗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措撫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採龍門而梯會稽賦鸚鵡而詠鸜鵒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條轅

邁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經朏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發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淵折挫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鳳門高論時荅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夫一眞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阜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志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似奇文長卿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踰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經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

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克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眞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璀定慚華水戒非草繫才乍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朓魄至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蓽戶弊衿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猨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慚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縶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時或以逵即晉剡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

弔延法師亾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唯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

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無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慘愴不

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音釋　廣第二十四

殲（子廉切滅也）腆（他殄切厚也多也）剠（渠京切）鎬（胡道切地名）襚（徐醉切贈終衣）嗤（赤脂切笑也）戄（許縛切驚遽也）斳（渠羈切）彯（撫招切）鬻（余六切賣買也）掎（居蟻切偏引也）槧（才敢切斬版牘也）㥏𢡟（㥏他典切𢡟呼得切㥏𢡟心內慚也）鯁（古孟切悲塞也）痏（烏斷切落也）坱（烏黨切齊貌）㲉（苦豆切鳥子欲出也）鬣（力葉切頷毛也）濩（胡郭切布散也）閘（乙甲切）閜（呼雅切）庨（許交切）郛（芳無切郭也）蔕（都計切綴蕾也）矗（初六切聳上貌）苯蓴（苯甲衮切蓴作緄切草木叢生貌）蚿（胡田切蟲也）㹳（五胡切猿屬）跕躧（跕都牒切墮也躧想里切履不躡跟也）眕（之忍切界也）蕈（慈荏切菌也）菅（古閑切茅草也）蒯（苦怪切草名）隰（似入切下濕曰隰）齊（子禮切以手擠酒也）呶（女交切讙聲也）嗢噱（嗢乙骨切噱渠略切嗢噱笑不正貌）縊（於計切經死也）旆（步昧切繼旐曰旆）瞥（普蔑切過眼暫見也）啖（徒濫切食也）笈（極曄切書箱）鄖（王分切國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唐釋道宣撰

福田論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誡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爲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敎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時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羣公曰黙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釋彥琮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敘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適附桓氏重述前議王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眞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爲弟子衆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爲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

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

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剃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臨㝢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爲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辨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

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麤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徵以身敬收利蓋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卽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唯存仰福爲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爲敘是謂無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責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髮之辰天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懽妓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卽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寶信心平等或其值眞纔滿四人卽成一

衆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外雲地臥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二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出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亡歌而鼓盆子葬贏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乎況覺典沖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

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輩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神所禮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聞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眞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爲孝計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眞說乃云居剎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言布

令風行草偃既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感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同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眞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其規閒逸相學剃翦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綱即墜民貫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俎儀若執强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

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種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覩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眞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託想追於舊蹤傾心歸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須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眞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遺同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敘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

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别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傅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辨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顚墜邪山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爲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毀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眞如傾毀妙法譬玆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甍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近廛邸鄰邇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貴沖虛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眞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

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敘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表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淸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

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眞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庭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齊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眞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

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眞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唐高宗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

地義而宣禮獎以名教被茲眞俗而瀨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上高宗皇帝沙門不合拜俗表　釋威秀等

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芻蕘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

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鷲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疎未若皇運肇興提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鎭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遂拜君父乖異羣經便證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沖庾氷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勑拜納上天之怒魏燾行誅肆下厲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奉佩惶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代或接劫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咎慙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諂君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戢謹言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上（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伸表上請左右相云勑令詳議拜不拜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僚宷云）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　釋道宣等

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剎相望仁祠棊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

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被且自法敎東漸亟涉衆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依靜今法門擁閉聲敎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閽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唯知慚惕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啓（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築相續入出宮禁榮問莫加僧等詣門致書云爾）

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褱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徵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懸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眞像之容法衣剃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因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眞僞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山涯之有際宗途旣列名敎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眞之圓德故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斁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議之勑僧等內省慚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敎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威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簡諸宰輔敘佛敎隆替狀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卽天竺也彼謂

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即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此中興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洛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沖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禮比丘之事也）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如魏文之軾干木漢光之遇子陵等）尋大法東流爲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時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盧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六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眞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也）斯諸僞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爲樂佩像背上令僧禮之後爲震死尋爲北代所吞妻子刑刻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其心或名爲內教老非教主易謙

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殁政移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内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籙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剗斮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毁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汙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行化於三洲九億應供

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子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爲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在家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應敬俗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毁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敎今乃令

違佛敎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炊以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爲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啓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

規眞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開放之美但以三寶鄉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爲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并序）

龍朔二年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伸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叉謂諸沙門曰勑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勑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勑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叉大夫孔志約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剃髮同於毀傷捐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

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道理又道之爲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詢芻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議

司元議曰胥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

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毗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暫弃而斯道無墜洎衰纏雙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衷之嚴伸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寰中之遊愚管斟量遵故爲允謹議

司戎議曰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疑二字爲經百成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萬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軔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雅有制於魏闕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翺鵾迅鷃促椿遼菌無爲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爲旨道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爲政是基裨聲濃化而比丘未諭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

逸以矜傲而誇誕處匹夫之賤直形敵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華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無隔細必備輿人之頌以貢芻蕘之說何則柱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冰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知大易經綸三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牣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胄豈曰觸鱗故人不爲縲紲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眞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者豈不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爲

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爲不忠辭家不爲不孝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埋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覊萬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念必以人王爲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方袪塵劫永離火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裟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敬則卑其道敬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己存道於物敬存則己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亦所以尊於己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

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爲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泥滓亦爲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爲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爲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爲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眞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

之恒體於物矣沙門横服於己資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華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蔕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爲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擕今此爲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祈斯俟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前王後帝昔尚惑攸遵主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隳肝瀝膽伏願聖朝重典至教恒春柰苑永轉法輪心歡録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宇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徽婉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眷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爲無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爲有則筆削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厭心管豈天窺蛙焉海測理絶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鉛閣筆扣寂銷聲而欲鳥處程言竿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罄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萬籟咸貢其音兩曜外暉千形不匿其影玆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涓驛露而覥顏漿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祓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議曰竊以朝庭之敘肅敬爲先生育之恩色養爲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偃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剃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故無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録事沈玄明等議曰竊以紫氣騰眞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流化涅槃之蘊東流鬱羽驤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薰滌因累神道禪教

兹焉有徵坦蹋業巳遵從流弊義資懲華（箴曰守法高尚稱爲流弊違經拜俗謂之懲華即事不可其如理何也）原夫在三之敬六[illegible]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爲師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貫身爲法器法唯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箴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天爲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入此乃法水壅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且夫戒籙纔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賢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箴曰王謚云沙門以上下祖敬而抗禮宸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屈誠哉是言可爲龜鏡矣）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爲是損巳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維而頓顙覲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乖眞（箴曰沙門落髮披緇道俗懸隔拜違佛教具顯經文而言敬未乖眞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爲北反白成玄）且伯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遠符隣照之規（伯陽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爲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則儒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眾乃權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而解裳不可綱卒士以爲模楷矣）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箴曰釋眾所以附資相敬正以敎義不殊故耳非是約本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若以袈裟異乎龍黼轂巾殊於鷟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

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肸蠁戒行精勤藻揆桐鸞梵清霄鶴錦旌徽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耆竊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敬君父請即編之恒憲（箴曰若以不拜爲非則德秀年耆詎宜獨免若以不拜爲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令拜進退矛楯去取月乖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勵玄風斯遠國章唯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訛弊（箴曰以乖宗爲景則謂守法爲訛弊約斯以驗餘何足觀）自我作古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頲微探象外之遺宗極寰中之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亦終眞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曰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秘寂至於昭仁濟物崇義爲心乃聡儒風理將無異（箴曰儒教所明不踰寰域釋宗所挺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不曰佛法沖洽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栖林遯谷高尚其事若斯儔輩可致尊崇其有弱齔蒙求薰修靡譽肯眞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箴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像賢發蒙啟化儀之指紳之飾數殊鄉衢之視求宗故所以貞散就可分其德業矯俗故由茲屈禮牢容隔以尊卑）但在家在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箴曰誠哉奉君親者無宜不拜沙門不事王侯背恩天屬以拜爲訓似未之思）望請勒拜垂憲於

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曰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損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爲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箴曰不料簡慾屈者奉法而然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波不逞之流寧容縱火崑崗而欲俱焚玉石耶）至若君親之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道爲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已往並令讚拜若歸覲父母子道宜伸如在觀寺任遵釋典（箴曰夫僧尼合拜則無宜不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剃髮同是一人紛爾便開異禮法服始終無二揆事遂制殊縱此乃首鼠兩端要時姿立也）庶其以卑屈爲恥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慚戰謹議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剃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法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爲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

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唯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竭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爲允伏惟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詢芻之旨敢罄塵獄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惕謹議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曰臣聞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杜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衆其宗軌歷代溺其眞理習俗守於迷途一人有作萬物斯覩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構王京於玄域遂使尋眞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髮沙門弘禮足之綿典況太陽垂耀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

止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蜘鏡皆仰化於姬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眞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爲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爲允（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宇尚開信毀之源豈唯像末不流弘約之議塡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欵頻闕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停沙門拜君詔

唐高宗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慧流東被至於玄牝遂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

弊朕席圖登政崇眞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迺遺溫凊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榷羣議沈研幽賾然其頴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不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上沙門應不拜親表

程士顒等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沉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爲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宇垂範導於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誠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眞俗由之致乖莫

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上釋在道前表（此一條在貞十一年因今合上）

馮神德

臣聞秘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宜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

取性眞絕其近僞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趨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秉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敎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敎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一依經敎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伸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敎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敎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貴卽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啓

釋道宣等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眞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夙著熏修啓無疆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敎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

庇不使陵夷自勑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敎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至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上請不拜父母表

釋威秀等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敎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仰洎乎聖帝遵奉誠敎彌隆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愆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須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乖佛敎萬代之後蕪穢皇風竊聞眞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況棲形戒律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福善而今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愆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褆

福莫先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扆旒伏增戰越

上拜親有損表　釋靜邁等

竊言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形章攸華介士不拜於君親伏以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華不殊致使沙門亦不肢屈於君父窮慈内外雖復纖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虆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遏密八音其於三載循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今反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

上親同君上不令致拜表　釋崇拔

伏聞道俗憲章形心異華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勑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愛敬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尚之迹不勃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爲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輕黷扆旒彌增隕越謹言

統論前議優劣并讚　釋道宣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爲敬不悟亾屑之禍内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認輕發樞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冰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爲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兩兼則膚腠冰執乃膏肓故外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贍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黿筮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降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特法侶名僧都鄙耆耋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遠伸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爲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

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得司列

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質議遒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詔恭承明命式抃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咸伸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惟咎投措靡由仰希神禹疏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琮

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

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磬殫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戡剪欲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胄之流也著代並賓尊先冠阼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己任拯羣生於塗炭敬遵遺囑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鄉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關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剃毛髮絕胤嗣毀形體易衣服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流削

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馨爝火以興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其書曰不拜爲文遠公有言曰淵壑豈待晨露哉蓋自伸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蓮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五

音釋 廣第二十五

臝（力果切赤體也）襯（初覲切）闤闠（闤胡關切市垣也闠胡對切市外門也）稂（魯當切草名）莠（與久切莠草也）纛（徒到切）寀（倉宰切同地爲寀也）刳（苦胡切剖也）斮（職略切斬也）薙（託計切刈也）隳（許規切毀也）靦（他典也慚也）牝（毗忍切）鷩（必列切赤雉也）肸蠁（肸許訖切蠁許兩切肸蠁布稅）棻（符分切）耋（徒結切年之至也）羝（都奚切牡羊）蓍（章移切蒿屬用之以筮也）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六

唐　釋　道　宣　撰

慈濟篇第六

序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由來所重故蠢蠢懷生喁喁哨類莫不重形愛命增生惡死卽事可覩豈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欲明者恕己爲喻不加惱於含靈昏者利己爲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爲聲勢以利欲爲功德是知坑趙六十餘萬終伏劒於秦邦膳必方丈爲常窮刑戮於都市至如禍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顧復終無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殺爲先由斯一道取濟羣有故慈爲佛心慈爲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慈德通明起慮而登色界況復慈定深勝兵毒所不能侵慈德感徵蛇虎爲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以酒肉爲身先飲啖異於流俗踐陟同於賢聖經誥明示不得以佛爲師譏醜塵點滅法在於斯矣況復蠶衣肉食聞沈侯之極誡醞釀屠宰見梁帝之嚴徵覩其勸勗之文統其慇懃之至足令心寒形懷豈臨履之

可擬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無已下愚詳此等長風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歷無窮不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糜碎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所以至人流慟常慘慼於狂生大士興言慨怨魂於煩惱撫膺弔影可不自憐一旦苦臨於何逃責既未位於正聚何以抵於三途行未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識者思之

究竟慈悲論　沈約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己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命夭生事均理一淪繭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枲妾登絲蠶衣共須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爲言非有優劣宜枲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會無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麤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會無槩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牢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

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惓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爾衣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枲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與何胤論止殺書

梁周顒

昔通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甚者使

門人議之學士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且不悴不榮曾芻蕘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有汝南周顒貽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或在於不全菜耶刲折之外鼎俎網罟之興載刪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脃薄易矜歔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沈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褫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鳧沈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

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胤獲書納之遂絕血味注百論十二門論行於法俗）

敘梁武斷殺絕宗廟犧牲事（并表請）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栢超度等上啓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治之旨請丹陽琅瑘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勅付尚書詳之議郎江貺以爲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攺俗

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兼都令史王述以爲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祈寒暑雨人尚無怨況去俗入眞所以可悅謂斷之爲是左丞謝幾卿曰不殺之禮誠如王述所議然聖人爲教亦與俗推移即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郎江貺議尚書臣亶僕射臣昂全瑩已下並同貺議帝使周舍難貺曰禮云君子遠庖厨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此皆即目興仁非關及遠三驅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遂斷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翦有乖仁恕至迺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麪爲牲牷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神實愛民不責無識所貴誠信非尚血膋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謟黷爲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

夫滞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賽咎事自依前前臣曰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蘊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爲善其誠無忒何往不通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爲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爲弘語其無不待牲牷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禴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以麪爲牲於義未達方之紋錦將不矛盾乎

誡殺家訓

顏之推

儒家君子離庖厨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曾晳（一作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於末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雛之聲

江陵劉氏以賣鱓爲業後生一兒頭具是鱓自頸已下方爲人耳

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醼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

須臾宰羊者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刹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臥簷下投醒卽覺體痒爬搔癮疹因爾成癩十餘年死

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斷酒肉文（四首）

梁武帝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

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爲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卽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爲行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我道眞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爲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

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爲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巳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爲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内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爲法本存遠因在於卽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巳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眞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巳殺猶自得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罘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爲師長或爲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卽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

懷内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旣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巳法受鳥戒人受鳥戒施受鹿戒人受鹿戒施鳥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鳥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卽飲酒開衆惡門入卽噉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顚倒無如是衆事酒者是何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眞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僧尼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故復可可至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其中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擅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擅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内愧猶服如來

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熏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

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爲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涅槃經爲當曾聞此說爲當不聞若已曾聞不應違背若未曾聞今宜憶持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今日不從師教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爲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爲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眞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

因緣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眛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眛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眛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眛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眛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眛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爲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鴟鴉嗜鼠蝍蛆甘螮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於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寧有知勝諸衆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宜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

慇懃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實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衆生同名爲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爲近切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生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衆生是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是自煮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炙因噉食衆生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剝因噉食衆生是斷頭因噉食衆生是斷手因噉食衆生是斷足因噉食衆生是破腹因噉食衆生是破背因噉食衆生是剉腸因噉食衆生是碎髓因噉食衆生是抉目因噉食衆生是割鼻因噉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貧窮因噉食衆生是下賤因噉食衆生是凍餓因噉食衆生是醜陋因噉食衆生是聾因噉食衆生是盲因噉食衆生是瘖因噉食衆生是瘂因噉食衆生是跛因噉食衆生是蹇因噉食衆生是瘡因噉食衆生是瘍因噉食衆生是疥因噉食衆生是癬因噉食衆生是瘤因噉食衆生是瘻因噉食衆生是瘑因噉食衆生是疵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痔因噉食衆生是疽

因噉食衆生是瘻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致蚤因噉食衆生是致虱因噉食衆生是致蚊因噉食衆生是致虫因噉食衆生是遭毒蟲因噉食衆生是遭惡獸因噉食衆生是病瘦因噉食衆生是寒熱因噉食衆生是頭痛因噉食衆生是心痛因噉食衆生是腹痛因噉食衆生是胷痛因噉食衆生是背痛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噉食衆生是足痛因噉食衆生是髓痛因噉食衆生是腸痛因噉食衆生是筋縮因噉食衆生是胃反因噉食衆生是脉絶因噉食衆生是血流因噉食衆生是咽塞因噉食衆生是喉痛

因噉食衆生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水病因噉食衆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五臟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六腑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癲因噉食衆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是四百四病一切衆病因噉食衆生是熱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壓因噉食衆生是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風因噉食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劫因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因噉食衆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因噉食衆生是督因噉食衆生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因噉食衆生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因噉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是生苦因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是病苦因噉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衆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衆生是愛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噉食衆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因噉食衆生是壞苦因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衆生是

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千鬲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鬲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爲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

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

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卽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出要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

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又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若以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羣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爲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

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又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為外司聽察所得若為寺家自相糺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

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揵槌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宂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忩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蜜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毗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伽王阿修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毗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仄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

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刳心擲地以示僧尼丏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當先自為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為幽

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舉治者當反任罪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別宣意（是義論竟宜意如此）

又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刹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强現無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强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爲善惑就善惑中重爲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强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生類皆多冷血腥爲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爲溫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爲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

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衆魔共相嬈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擬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持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隨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內心麤惡見人勝己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爲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爲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右牒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並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到鳳莊門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爲法師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爲都講唱大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輿駕親御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衆各以次列坐講畢耆闍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中食竟出）

敘梁武帝與諸律師唱斷肉律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尼或猶云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十九日又勅請義學僧一百四十一人義學尼五十七人於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

法超奉誠寺僧辯光宅寺寶度等三律師外高座御席地施座餘僧尼亦爾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言弟子無言乃復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僧尼共弘法教兼即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集會於大衆前求律中意聞諸僧道律中無有斷酒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作若爲開導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雖許噉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末令食九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常日講恒作如此說制又問僧辯法師復作若爲開導僧辯奉答僧辯從來所解大意亦不異法超但教有深淺階級引物若論噉三種淨肉理當是過但教既未極所以許其如此制又問寶度法師復若爲開導寶度奉答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許噉三種淨肉若涅槃究竟明於正理不許食肉若利根者於三種淨肉教即得悉不食解若鈍根之人方待後教制又問法超法師向答是文外意若依律文作若爲判奉答常日解義只作向者所說制問僧辯法師意復云何同超法師不奉

答同法超所鮮制問法超法師從來作此解律諸律師並皆噉肉爲不噉肉法超奉答不知餘人並若爲法超從來自不食肉制問僧辯法師復食肉不僧辯奉答昔恒不食肉中年疾病有時暫開制問寶度法師復云何奉答本住定林未移光宅二處不得進肉若在餘處爲疾病亦不免開問講律時噉肉不奉答講時必有徒衆於徒衆中不敢問不敢有兩義爲不敢食爲不敢不食制又問僧辯法師常日講律時爲當許徒衆食肉爲當不許若不許噉肉有食肉者應驅遣去若許者作若爲說奉答若約教解不全言不許若論其意未嘗開許問今正問約教時爲許爲不許答約教不遮問不遮是許爲是不許答引其向理許其得食三種淨肉問見殺亦可不見聞殺亦可不聞疑作若爲得免答若見因緣不假疑聞因緣亦不假疑唯遇得者疑問以錢買魚肉是疑不答若理中理自是疑問不得以理中見答若理中爲論衆僧不應市魚肉今所問事中是疑不答若約教非疑問市中人爲誰殺答乃爲買者殺但買者不作此想問買肉者此人既不惛亂豈得不知是爲買者殺而不作此想答于時作現死肉心問爲自死詺作死爲殺詺

作死答此旨是理中言約教辯只得如此問法師既爲人講說爲人明導爲人法城云何言只得如此但問作意使人買時作若爲意答買自死者意問若自死者處處應有寺中亦應有自死者何假往屠肉家買答理中居然是疑問若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肉食僧辯無復對制又問此肉爲當作肉味爲當作菜味僧辯奉答猶作肉味問爲是慈心故食肉無慈心故食肉答此非慈心問若非慈心豈得非殺耶答理中常應不得約事故如此問律教欲使人出離不答令人出離問食肉得出離不答不得問若爾云何令食肉答爲淺行者說引其令深問爲具足戒者說爲不具者說答爲具足者說問既爲具足者說不爲童蒙云何令答食肉而是引其令深答初教如此非是極教問云何初教教具足戒人答僧辯所解正自齊此制又問律教起何時僧辯奉答起八年已後至涅槃問若如此涅槃經有斷肉楞伽經有斷肉央掘摩羅經亦斷肉大雲經縛象經並斷肉律若至涅槃云何無斷肉事答律接續初教所以如此問律既云接續初教至於涅槃既至涅槃則應言斷肉答若制教邊此是接續初教通於五時不言一切皆同僧

辯解正齊此問法師旣是大律師爲衆開導今日大衆取判法師不得言齊此齊此亦不得住不齊此亦不得住只問此是優波離律不答是問佛般泥洹時優波離旣親在座云何律文不斷食肉答此是接續前近教問若言接近敎近敎亦不明食肉且涅槃前迦葉已持修行不食肉法律若異此則非優波離律是異部家律云何用此講說以化羣僧僧辯不復奉答制問寶度法師說旣同德同行云何解此語寶度奉答若律中事是優波離所出經事悉是阿難所出問若爾律中事便當皆不出經答若經中事牽律律中事牽經問佛說經時有所制約便集以爲律何處方復牽律若經皆牽律是則說經應在律後答只言經中有明戒處愚謂應相關涉問若論相涉三藏義何嘗不相涉修多羅中亦有毗尼與毗曇毗尼中亦有修多羅與毗曇毗曇中亦有修多羅與毗尼不言無此義但問法師今所講律是優波離律義不違經不答今所講是優波離律與經不違問若是優波離律不違經者則斷肉義不應異涅槃答涅槃經顯斷肉律文雖不明而優波離意未嘗開肉問律旣是具敎優波離旣不開肉律何得無文法師此解殊爲進

退只可爲寺中沙彌式叉摩尼說不得以此答弟子答寶度愚解止自極此制又問下座諸律師復云何解龍光寺道恩奉答律文不斷涅槃經方斷肉問法師所講是誰律答是佛律問所引乃極弘曠只未知此律是優波離律不答優波離仰述佛律問優波離悉集佛所說不答集前四時不集涅槃時問若爾迦葉那得語阿難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修多羅藏語優波離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毗尼藏云何得言唯取前四時不取涅槃答涅槃時不復制戒問涅槃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一切悉斷及自死者如此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制又問諸律師親自講律諸大法師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得不素戒旣是淨亦可得使淨爲不淨不諸經律師親違此敎外書所云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寺法寵奉答閉穢門稱爲素開穢門稱不素問若爾衆僧云何開穢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以如此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是爲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問諸學人卽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諸法師動至千

數導師唱導令懺悔者于時諸法師懺悔已不答那得不懺問若懺竟出寺更食肉不答居然不食但其中有無明多者或亦不免更食問出寺更食何如發初作者輕重答一種問云何一種初直爾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誓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慚愧後人有慚愧乃得有勝初人義問若爾但先道慚愧痛打前人而道我慚愧汝我打汝我慚愧汝我食汝答如大邪見人無慚愧其既知慚愧故知羞不慚者問先道慚愧而猶噉食此是知而故犯非謂慚愧若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是慚愧豈非知而故犯其罪大於不知又復慚愧不得重犯如其重犯復是違破初心論此爲罪所以彌大答經有成文耆婆云汝有慚愧故罪可滅慚愧卽是清白法問法師是得經言不得其意此明若作罪後方知慚愧此爲白法不言發初慚愧而故作罪以爲白法答經又道慚愧爲上服若爾便有非上服義問義亦如此若正作罪雖云慚愧終無所益若作罪後能生慚愧者乃是上服法寵無復答法寵奉答事畢三律師並下又敕始興寺景猷升高座讀楞伽央掘摩羅經所明斷肉經文今載如左

大般涅槃經四相品上第七曰（此品今月二十三日會已唱此文法雲法師解說今二十九日不復重唱）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應施肉何以故我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迦葉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卽是現斷肉義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來稱讚魚肉爲美食耶善男子我亦不說魚肉之屬爲美食也我說甘蔗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酥油以爲美食雖說應畜種種衣服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貪著是魚肉味迦葉復言如來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種味乳酪酪漿生酥熟酥胡麻油等及諸衣服憍奢耶衣珂貝皮革金銀盂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善男子不應同彼尼乾所見如來所制一切禁戒各有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異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自死

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如人噉蒜臭穢所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近之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爲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況當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

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其所被服麤陋醜惡形容憔悴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鬚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臥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瘂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不淨法及壞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諍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魚肉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革屣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勤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琉璃硨磲碼碯玻瓈眞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貝種種果蓏學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蠱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花治身樗蒱圍碁學諸工巧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眞我弟子爾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爲肉所汙但

使無味聽用無罪若見食中多有肉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悉不應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則名爲能隨問答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曰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

彼諸菩薩等　志求佛道者　酒肉及與葱　飲食爲云何
唯願無上尊　哀愍爲演說　愚夫所貪嗜　臭穢無名稱
虎狼所甘嗜　云何而可食　食者生諸過　不食爲福善
唯願爲我說　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唯願世尊爲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當爲種種希望肉食衆生分別說法令彼衆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明了疾得究竟無上菩提聲聞緣覺自地止息已亦得速成無上菩提惡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著尚有遮法不聽食肉況復如來世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爲汝略說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

爲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獸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衆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羣吠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婆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卽便謀反斷其俸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爲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愚癡食肉衆生以錢爲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鉤網取彼空行水陸衆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殺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無

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悉爲親屬鄙穢不淨雜不淨所生長聞氣悉恐怖一切肉與葱及諸韭蒜等種種放逸酒修行常遠離亦常離麻油及諸穿孔牀以彼諸細蟲於中極恐怖飲食生放逸放逸生諸覺從覺生貪欲是故不應食由食生貪欲貪令心迷醉迷醉長愛欲生死不解脫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叫呼獄若無殺想求則無三淨肉彼非無因有是故不應食

彼諸修行者由是悉遠離十方佛世尊一切咸訶責展轉更相食死墮虎狼類臭穢可厭惡所生常愚癡多生旃陀羅獵師譚婆種或生陀夷尼及諸肉食性羅刹猫狸等遍於是中生縛象與大雲央掘利摩羅及此楞伽經我悉制斷肉諸佛及菩薩聲聞所訶責食已無慚愧生生常癡冥先說見聞疑已斷一切肉妄想不覺知故生食肉處如彼貪欲過障礙聖解脫酒肉葱韮蒜悉爲聖道障未來世衆生於肉愚癡說言此淨無罪佛聽我等食食如服藥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厭離修行乞食安住慈心者我說常厭離

虎狼諸惡獸恒可同遊止若食諸血肉衆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無慈慧永背正解脫及違聖表相是故不應食得生梵志種及諸修行處智慧富貴家斯由不食肉

央掘摩羅經第一卷曰上座迦葉捨種種甘膳之食捨肉味食受持修行不食肉法第二卷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次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食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珂貝蠟蜜皮革繒綿非自界肉耶佛告文殊師利勿作是語如來遠離一切世間如來不食若言習近世間物者無有是處若習近者是方便法若物展轉來者則可習近若物所出處不可習近若展轉來離殺者手則可習近文殊師利白佛言今此域中有一皮師能作華屣有人買施是展轉來佛當受不復次世尊若自死牛牛主從旃陀羅取皮持付皮師皮師用作華屣施持戒人此展轉來可習近不佛告文殊師利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華屣施

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

唱經竟制又語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未遍互言無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所道所以唱此華屣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爲此二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乾斷皮革不得著華屣若開皮革得著華屣者亦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了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不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

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尼乾者語有所舍著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韋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頓同凡著一華屣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無量身命況日日餐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華屣以並斷肉于時諸僧乃無復往復恐諸小僧執以爲疑方成巨弊所以唱此不受華屣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生經爲父毋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忍食噉衆生已不能投身餓虎割肉貿鷹〻云何反更噉他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制說此語竟僧尼行道禮拜懺悔設會事畢出其晚又勑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周捨曰法寵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剎婦女〻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卽是經之羅剎又勑捨〻云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鴟鵄鵂鴿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麞鹿雉兔充滿野澤亦不曾見有一自死者而覓死肉其就屠殺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爲正爲諸僧尼作離苦因緣又勑捨〻云衆生所以不可

殺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戶蟲經亦說有八十億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卽是斷八萬戶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煑若炙此斷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灼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此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又勑捨〻云衆僧食肉罪劇白衣〻〻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旣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爲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爲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旣親違經教爲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旣違卽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爲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積矛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又勑捨〻云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悶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曾有律儀所以爾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殺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殺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挾齒齧動身口業則失身口戒爾時律儀無作卽斷不續旣

失不殺戒亦損污餘戒所以爾者旃陀羅人爲屠肉時爲何等人殺正爲食肉者若食肉者即有殺分於不殺戒即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殺生分於不殺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受諸殺分是不殺戒即時便缺別解脫戒不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心惡律儀即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殺分不殺律儀即時亦斷菩薩人持心戒

故自無有食衆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六

音釋廣第二十六

喁（魚凶切衆口向上貌）噍（在笑切噍食之類也）瀹（以灼切湯中薄熟出之也）繭（古典切蚕衣也）肫（徒渾切小豕也）彘（直例切豕也）枲（胥里切有子麻也）鱓（常演切魚名）轢（郎擊切車相踐也）歂（視專切）搋（丑皆切拳加物）豢（胡慣切圈穀養獸也）蒐（所鳩切春獵也宗也）膋（力彫切腸中脂也）禴（以灼切祭名）臠（力兗切臠切肉也）肥（蒲巴切也）癮疹（癮音隱疹章忍切癮疹支小起也）齧（五結切噬也）蛆（子魚切蝍蛆蟲名）螮（丁計切）瘍（音羊傷頭瘡也）瘤（力周切疣也）瘑（古禾切禿瘡）糺（古酉切彈也）揵槌（梵語也此云鍾或之磬隨有瓦木鐵石鳴者皆曰揵槌揵巨寒地槌音地）刳（空胡切剖也）嬈（爾紹切苛擾也）詺（彌正切辨別物名也）蓏（郎果切蔓生曰蓏）蠱（果五切蠱道左道惑人也）摴（抽居切摴蒱戲也）屣（所綺切）貿（莫候切）穳（祖管切鋋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上

唐釋道宣撰

戒功篇第七（情寄微約縱則驕陂欲階聖檢匪斯不震）

序

夫羣生所以久流轉生死海者良由無戒德之舟檝者也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橫截風濤遠登彼岸者無此理也故正教雖多一戒而爲行本其由出必由戶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創起道意先識斯門於諸心境籌度懷行其狀如何故論云夫受戒者慈悲爲務於三千界內萬億日月上至非想下及無間所

有生類並起慈心不行殺害或盡形命或至成佛長時類通統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滿虛空其德難量惟佛知際不殺既爾餘業例然由斯戒德故能遠大所以上天下地幽顯聖賢莫不憑祖此緣用爲基趾經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任持出有心發是曰生也聖道良資是曰成也法延六萬是曰任也保任三業是曰持也諸餘善法蓋闕此功有入此門便稱聖種乖斯妄立是謂凡流長沒苦海出濟無日自法移東夏千齡過半在魏嘉平方聞戒法自爾迄今道俗流布然大聖垂教知幾厥先故使俗士憲章則有具有缺

道人律儀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八戒隨量制開對境無非戒科約分在其力用是謂接俗之化不可定其時緣出家據道異於俗流備足時緣無開階級雖復位分大小兩學就行齊均上下五衆約過品類乃殊結正同存一戒戒者警也常御在心清信所存聞諸視聽故撮舉數四知奉法之有人焉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縣令值廬山靈遠足以往而不反遇沙門釋慧遠可以服膺丁母憂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志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閑處安貧不營貨利是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者若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遺民與羣賢遊處研精玄理以此永日遠乃遺其書）

釋慧遠

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爲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爲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爲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爲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於是山居道俗日加策勵遺民精勤偏至具持禁戒宗張等所不及專念）

禪坐始涉半年定中見佛行路遇像佛於空現光照天地皆作金色又披袈裟在寶池浴出定已請僧讀經願速捨命在山一十五年自知亾日與衆別已都無疾苦至期西面端坐歛手氣絕年五十有七光作篤終誡曰皇甫謐遺論佩孝經示不忘孝道蓋似有意小兒之行事今卽土爲墓勿用棺槨子雍從之周續之等茶室相次各有芳績如別所云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蓋聞圓光七尺上映眞珠之雲面門五色旁臨珊瑚之地化爲金案奪麗水之珍變同珂雪高玄霜之彩豈不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必斷故碧玉之樓升堂未易紫紺之殿入室爲難必須五根之信以信爲首六度之檀以檀爲上故能捨財從信去有卽空率斯而談良可知矣竊以瑞像放光倏將旬日蹈舞之深形於寤寐抃躍之誠結於興寢稍覺十字之蒸嗤何曾之饌五鼎之味笑主偃之辭黿羹麟脯空聞其說羊酪猩脣曷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過中不餐螺蚳登俎豈及春蔬爲淨欲吾子三日潔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米如玉銳鹽類虎形雲夢霜棗適口充腸無索弗獲八功德水並入法流四王俱至偕讓弘道同志爲友豈不盛歟蕭繹疏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帝

十八日晚於華林閤外省中得弟九月一日書甚慰懸想秋節凄清比如常也州事多少無足疲勞濠梁之氣不異恒日差盡怡悅時有樂事遊士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近日注漢功夫轉有次第思見此書有甚飢惄吾蒙受菩薩禁戒遘預大士此十二日便於東城私儭十七日旦早入寶雲壁門照日銅龍吐霧紅泉含影青蓮吐芳法侶成羣金山滿座身心快樂得未曾有昨旦平等寺法會中後無礙受持天儀臨席睟容親證拜伏雖多疲勞頓遣剃頂之時此心特至心口自謀併欲剪落無疑馬援遣蝨之誡不辭應氏赤壺之諷僧璡典議不異昔日竟日問璡殊均子路採鉤取名名曰因理皇情印可令便奉行昨晡後方還所住徐摛庾吾羌恒日夕鏡遠在直時來左右但不得倜儻殊異盤下之時稍習節文欲避酒泉之職尹王相去既爾彌伸款對臨汝侯比多屬疾來宮小稀其間信使差得其簡賻兼詹事暕爲洗馬時伸語言數語論辯句之侯東撫復成離闊衡山九嶷尋應引邁臨岐有歎望水興嗟但吾自至都已來意志忽怳雖開口而笑不得眞樂不復飲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無理知者文數信述吾經過適

憶途遥江夏路出西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韋述有長沮之弊必笑之災術異葛仙形均荀序弟復資其糧餼特爲經營轉禍爲福事均北叟分別已來每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郵事同撫髀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言玉嶺靜對金關懷勞之深未常弭歇善自保惜及此不多綱跡

與梁朝士書　釋曇瑗

光宅寺曇瑗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機權故外設約事三千內陳律儀八萬誠復楷訓異門無非懲惡孔定刑辟以詰姦宄釋敷揭磨用擯違法二聖分教別有司存頃見僧尼有事每越訟公府且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內律爲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爲重外綱更輕凡情僞俛肆其阿便若苟欲利已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則棄內輕而依外重非唯穢黷時宰便爲頓乖理制幸屬明令公匡弼社稷和燮陰陽舟檝大乘柱石三寶遐邇向風白黑兼慶貧道忝居僧例頗曾採習毗尼累獲僧曹送事訪律詳決尋佛具切戒國有憲章綷僧家諍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牒佇奉還旨庶成約法永用遵模釋曇瑗呈

與瑗律師書　釋惠津

惠津和南竊聞尋師萬日以禮見知而津伏奉未淹過蒙優接昔鄒陽上書乃可引爲上客宋玉陳賦則一賜以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堪師表摩騰入漢行合律儀者哉故知道寄人弘德不孤立儔今訪古並非其例豈可虛佩寵靈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聲超身表但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負笈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繼踵來儀華陰成市曾何足云舉袂如帷豈得獨高前代況乃闡禪定之初門開智慧之燈炬信實傾河倒海宣說不窮先進者陷於金城後生者摧其利齒可號熏修戒善能令十地瓔珞守持身行則使八正莊嚴允穆聖凡叶和幽顯加有懷鉛握錐之好聚螢流麥之勤或剖蚌求珠開河出寶而惠津一介無取內外靡聞學謝懸鍾言慚散枌同斯曲木空廁直蘭類此蒹葭謬參玉樹乃知滄溟汪濊不待毫滴之珠華嶽穹崇寧俟遊塵之壞譬茲秋鳳如彼春林墜獨葉不損百枝落一毛何關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觸途憑累區區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邊有務四郊多壘致使虧贊講筵請益成廢及言悲緬寧可具披所冀難靜障除更敦諮受不任戀結行遣祇承惠津和南

答淨律師書

釋曇瑗

信來枉告良用憮然余學慚拔萃人非准的中間雖曾講授不異管內闚天豈足作範後昆踵武前哲益身疾弗瘳門人引去一師盛業廢而莫傳五十之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已每有好事者日相請逼遂以罷老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下奇才當今利齒必欲探覈論部任持律藏方爲美器日見絕塵復有海表奇僧聚中開士皆學無常師不遠而至訪道質疑足稱一時之樂不意胡兵犯蹕虜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道殪卽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復爰訪幽阿令其訓導久廢無次何以誨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雌黃謬於舌杪矣煎水求冰未足爲喻竹能近顧方陳寸款瑗白

天台山顗禪師所受菩薩戒文

隋煬帝

弟子基承積善生長皇家庭訓早趨胎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先必基址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爲和尚文殊冥作闍棃而必藉人師顯傳聖

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亾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時導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清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檝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卽銷煩惱以年月日於揚州金城設千僧會敬受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既受戒已便舉法名諮帝爲總持菩薩也帝頂受已白曰大師禪慧內融導之以法澤可奉名爲智者斯同梁高舉約法師之徽號矣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釋道宣

夫淨住之來其流尚矣祖述法王開化導達之方統引羣生履信成濟之務也是以正法存沒畢乘信毀之功神用昏明終藉惰勤之力竊聞輪王典運肇於有劫之初法主膺期開於濁惑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淳薄結於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自教流震土六百餘年道俗宗仰其蹤可述至於知機明略弘贊彼時垂清範於遺黎導成規於得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鏡矣昔南齊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蕭子良

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教注釋經論鈔略詞理掩邪道而闢正津弘一乘而揚士衆世稱筆海時號智山或通夢於獨尊謚天王之嘉稱或冥授於經唄傳神度之英規其德難詳輒從蓋闕以齊永明八年感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住淨行法門因其開衍言淨住者即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云增進亦稱長養通道及俗俱稟修行所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也子者紹繼爲義以三歸七衆制御情塵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以化行於世了諸法門故

有性相差別始於懷鉛終於絕筆凡經七旬兩袠都了遂開筵廣第盛集英髦躬處元座談敘宗致十衆雲合若赴華陰之墟四部激揚同詣靈山之會咸曰聞所未聞清心傾耳故江表通德體道乘權綜而習之用開靈府陳平隋統被及關河傳度不虧備于藏部後進學寡識昧前修曾不披尋任情抑斷號曰僞經相從捐擲斯徒衆矣可爲悲夫余以暇景試括檢之文寔菁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師心心何可師一至如此是以智度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弘讚佛經者並號阿毗達磨即十二部經之所攝也聖教明訣理絕凡謀但以初學惑昧未能瞻及輙又隱括略成一卷撮梗概之貞明摘扶疏之茂美足以啓初心之跬步標後銳之前蹤又圖而讚之廣于寺壁庶使愚智齊曉識信牢強萬載之道遐開七衆之基成立敬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之不亾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淨住子淨行法門（三十一條并王融頌）　蕭子良

皇覺辨德門一

九十六種道而佛道爲最上勝者非無其義夫立名所以表德非德無以顯名有名未必具德有德名非

虛唱是知名有眞假德有虛實豈可道俗混同竊名假實而不辨析者乎今覩殊教異軌分衢舛迹未嘗不有其名而闕其德不無其稱而求其用是知有名無德者外道也有德有名者佛道也譬若濟海託舟踐途寄足故經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如是四弘六度俱稱道場藉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所以解脫去其累般若窮其照相好表其容法身顯其德語其至仁則三念齊想言其自在則無畏獨步談其累功則十力爲用仰其妙極則不共之法神通方便無量法門洞達三世了照萬

有卓然明顯英聖超羣故號如來十號具足既自覺於生死昏夜又復起於未覺悟者斯可謂有其名德無不包具其美德無不備故知形端則影直聲調則響和未見貌醜鑒鏡有悅目之華體矬照水發溢羣之觀書云不登山無以知天之高不測水無以知地之厚也凡如斯之異學皆漏於佛之大道矣故經云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者有名無義出世者有名有義故六師結誓經問佛名德佛答云最正覺自得不染一切法一切智無畏自然無師保至獨無等倫自獲於正道如來天人尊一切

智無畏令各既知至德有歸邪正異趣善惡分逕凡聖路隔幸得信因果悟非常順智流入正道諸聖並能悼川上之不追悟交臂之潛往病生滅之無窮慕我淨之恒樂凡我咸已仰風餐化割愛辭榮豈得不懍然增到形命相競者乎故當清和其性哀愍有形等心存濟以法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逆常志大乘內外相副是名具足清淨度門

頌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舛逕揚鑣分源競栖麗景或幽澄舒每鈌水激波生煙深火滅情端徒總理向空徹不有明心誰驅聖轍

開物歸信門二

如來愍念衆生愛同一子何嘗不以善權方便弘濟益之津乎所以垂形丈六表現靈儀隨方應感法身匪一及其金容託體相好莊嚴顯發衆生欣樂瞻覩行則大千震動衆魔懾伏住則洞達諸定外道歸化坐則演示方等釋梵諮仰臥則開一實道三乘稟德言則三塗靜苦笑則四生受樂聞聲者證道見形者解脫當此之時豈不盛哉今者雖稟精靈昏惑障重進不覩分衛國城退不聞八音辯說將由罪業深厚煩惱牢固非唯恐不見前佛後佛來聖近賢深憂惡

道無由可絕發如此意實有切情之悲運如是想不覺痛心之苦豈容順默使流晏安苦海沈淪沸火而不自拔者乎當須慷慨凜厲挫情折意生增上心懺悔滅罪去諸塵累乃可歸信自不堅強其志亾身捨命捍勞忍苦銜悲惻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無明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嬰衆苦抱長枷牢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捶撲其軀膿瘡穢爛周遍形骸臭惡纏帀而欲以此狀求見國主貴臣雖復一心無怠懇誠嘉到恐升高殿踐王筵亦無由而果假令愍念欲覩爲難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具

故若去枷脫鎖洗垢嚴服王不我礙自然而現今欲歸信亦復如斯將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重障淨盡無餘業累既除表裏俱淨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刹去諸塵勞入歸信門必然仰覩法身無礙如因脫枷鎖自然見於王我今除煩惱亦必覩諸佛若不如是雖復慇懃倍切直恐障礙難通豈可不五體投地如太山崩一心歸信無復疑想奉爲至尊皇太子七廟聖靈龍神八部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三世諸佛求哀懺悔既悔已後常行柔軟調和心堪受心不放逸心寂滅心眞正心不雜心無貪悋心勝心大心慈悲安樂心善歡喜心度一切心守護衆生心無我所心如來心發如是等廣勝妙心專求多聞修離欲定奉戒清淨念報恩德常懷悅豫不捨衆生

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業雲結影慧日潛暉逶迤修道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泛海難沂參珉見璧辨礫知璣迷其未遠匪正何依

滌除三業門三

身口意三禍患之首故經云有身則苦生無身則苦滅既知其患苦則應挫而滅之滅苦之要莫過懺悔懺悔之法先當潔其心靜其慮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肅其容內懷慚愧鄙恥外發書云禮無不敬敖不可長又曰過而能改是謂無過經云於一切衆生敬之如親想各自省其過然後懺悔衆等從無始世界已來至於此生由於身意造諸苦業並緣愚癡多違至教遂乃憍慢懈怠形用不恭眠坐放逸行動輕傲或入出僧坊登上堂殿禮拜旋遶形不卑恭或於父母師長上中下座善友知識前服用不端動止乖法非禮而覩用違體製或盜三寶財及親屬物一切他有抄掠強奪欺誑增減非分相陵或婬佚恣縱非時非處罔隔禽獸不避親族或造五逆水火焚澆攻略坑陷加毒無罪或剠劓刖刵考掠斫射傷毀斬截殘害剝裂屠割炮燒煮炙燖瀹諸如此罪或爲婬欲或爲財利或爲慳貪或爲癡我無慚賢愚不愧聖達今思此過若影隨形怖懼慚愧悲惻懺悔痛苦懺悔已有相加害者從今已去爲眞善友生生相向以法示誨願十方佛特加攝念悔身業障永更不造次懺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禍累之始書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一發榮辱

之主經云不得離間惡口妄言綺語諂曲華詞構扇狡亂故知有言之患招報實重廣如自愛經彰斯業相又如經云失命因緣尚不妄語何況戲笑構扇是非常以直心懺悔口業次懺意業意爲身口之本罪福之門書云撿七情務九思思無邪動必正七情者喜怒憂懼憎愛惡欲者也九思者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利思義此皆所以洗除胷懷去邪務正經云不得貪欲瞋恚愚癡邪見故知萬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其然若曾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便行重罪今欲

緘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止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然身口業麤易可抑絕意造細微難可窒盡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須曰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言詮利衰畢倚榮辱茲纏燕驥匪躡周鏘徒鐫惑端夙緒愛境旌懸不動一至何階四禪

修理六根門四

經云罪無定相隨因緣造既是因緣而生今亦隨因緣而滅前已懺其重惡則三業俱明又欲莊嚴容體則須六根清淨同知心之驅役諸識亦猶君之總策諸臣故書云君人者懍乎如朽索之御六馬言其畏敬御物不及於亾驗之此事曉然俱了但以萬境森然感發內外更相因倚構接心識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須各慚愧制馭根識如法句經心意品說昔有道人河邊學道但念六塵曾無寧息龜從河出水狗將噉龜龜縮頭尾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便狗去還出便得入水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輪轉五道皆由意根故須總明六根罪業我從無始已來眼根因緣隨逐諸色見勝美之事不

能修學見不善之業隨順履行獲此雙眼其淨甚少惟見無慚無恥之色不見賢聖神通方便作用之色雖有雙目與盲不異是大可恥一也我從無始已來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說正善信忠勸美不能修學反生憒結聞邪惡事歡然順行緣此因故唯聞一切不善音聲不聞清淨正法之聲十方諸佛常說妙法我今不聞生聾不異是大可恥二也我從無始已來鼻根因緣若聞正教戒德妙香初不樂聞反生妨礙聞諸惡欲邪媚之香深心耽著由此業故墮大地獄生在邊地不聞賢聖五分之香不聞三乘四攝等香

使我輪迴常與善隔是大可恥三也我從無始已來舌根因緣造過特多貪著厚味不淨說法致此罪緣常淪生死是大可恥四也我從無始已來身根因緣多造衆罪自重輕他增長癡愛由此業故得下賤報於佛勝緣無由攀附是大可恥五也我從無始已來意根因緣僃造衆惡至人經教拔苦出要心不希行更生違拒乃學異論規圖罪種致無正信求名求利增長我見乖僻尤重臨死之時方悔虛過此大可恥六也

頌曰傾都麗佳繞梁之曲肥馬輕裘蕙肴芳醁晦黑

滋生昏囂競欲貌蕩魂浮身甘意觸靈龜攝根腈葵衞足蟲草或虞人如不勗

生老病死門五

尋夫遠劫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染愛潤業沈沒迄今生老病死實爲大苦故經云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以爲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興厭高外界繫之表愚夫貪生恒淪死生之獄故須識過可得長辭如胞胎經云衆生受胎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在胎十月四十二變識微苦毒楚痛難忍臭處迫迮劇於牢獄飢渴寒熱過於餓鬼母飽急塞母飢悶絕食冷如氷食熱如火飲多如漂大海行急如墮險谷坐久如土鎮笮立久如懸廁屋下熏上壓無時不苦及將欲生倍復艱難如赤身赴刃叫聲震烈雖具此苦復多不全若一日百日一月十月或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老苦經云年耆相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光炷非久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如折軸無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視又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

樂當思此老復爲大苦次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四時變改則水石乖扶況此假合之體危脆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無惱豈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煩愁塞求生不差求死不絕痛楚百端窮憂自結屎尿臭處妻子爲之改容形骸不攝傷人爲之變色況單身寄病誰肯提携故經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時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實爲大苦次思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絕神逝形體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又經云去處懸遠而無伴侶無所破壞見者愁毒等經又云獨生獨死身自當之幽冥幽冥會見無期是

以聖人以身爲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來五道勞我精神誓斷貪源絕其生本是故死苦實由此身如來出家立言此意

頌曰穠華易遷繁蕉不實星髮鮐肌鄰光愒日二豎潛言十至空術生之往矣高松蕭瑟卽化翻靈從緣墜質噬臍有識嗟然何汨

剋責身心門六

身爲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惡業不能改悔隨順佛語是故特須深自剋責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露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

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云君子顯其過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己美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經云恕己可爲譬勿殺勿行杖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以經書交映內外之教其本均同正是音殊名異若使理乖義越者則不容有此同致所以稱內外者本非形分但以心表爲言也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闇惑猶如良醫隨疾授藥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若出家之人觀空無常厭離生死行出世法是則爲內乖此爲外在家之人歸崇三寶持戒修善奉行禮義是則爲內乖此爲外今內外道俗共知內美之稱由心外惡之名在行豈得不捨外惡勤修內善若欲修行先自剋責當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法欲涉千里者必裹糧儲足而致也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糧具戒足而登也所以能果者實由退檢覺察校試輕重故能却斷無明退截老死愚闇滅則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廉退者進之兆也貪進者退之萌也夫求而獲者虛則實愛情深故有傾危隤墜之苦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者實則意無深戀故得常安涅槃之樂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應退檢不及以自責躬若志求進必損我傷物退檢檢失則彼我

兼利當知剋責心口是八正之路檢察身行是解脫之蹊是故如上善自剋責則無善而不歸也

頌曰瞻彼進德莫敢惑遑顧咨小智徒以太康豈無通術跛此榛荒雖有重離迹照螢光循情內負撫事外傷層羅一舉空念高翔

檢覆三業門七

剋責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心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悚恧何謂檢校檢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頃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幾心欲摧滅煩惱幾

心欲降伏魔怨幾心念三寶四諦幾心念苦空無常幾心念報父母恩慈幾心願代衆生受苦幾心發念菩薩道業幾心欲布施持戒幾心欲忍辱精進幾心欲禪寂顯慧幾心欲慈濟五道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幾心欲超求辨所難辨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幾心欲作佛化度羣生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從旦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已得披讀幾卷經典已得理誦幾許文字已得幾過歎佛功德已得幾過稱菩薩行已得幾過稱讚隨喜已得幾過迴向發願次復檢身如上時刻已得幾過屈身禮佛幾拜已得

幾過屈身禮法禮僧已得幾過執勞掃塔塗地已得幾過燒香散華然燈已得幾過拂除塵垢正列供具已得幾過懸幡表剎合掌供養已得幾過遶佛恭敬幾十百帀如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之業裁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闇礙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無功何有時閒議人善惡故須三業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頌曰渾風緬没旅俗膠加競文内疾誰覘心瑕再惟情反三省身華貴危窮濫貧懾豪奢邅迴六蔽紛綸七邪不圖厥始逸馬難冝

訶詰四大門八（四大謂地水火風也）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廢惰由此四大招致懈怠是故訶詰令其覺悟夫三界遐曠六道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資成體聚則爲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非一所以乖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大俱疾乍增乍損痾疹續生風輕而地重水冷而火熱互相煎惱無時得安經喻四蛇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慚無恥無恩無義我今恐其不安所以資給所須然彼四大初無愧慼何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須綿纊衣裘臥褥溫室若

季夏鬱蒸熇赫炎烈復須輕絺廣室風扇牙簟春秋改節氣候清爽復須輕輭服御乃至食則甘肥珍饍克滿飲則瓜果溫漿冷水隨時資給安苦求樂此皆四大所須而我供贍未曾拒逆而此四大求索無慚不知有無有則克給不厭無則恐迫令得如飢須食不可暫闕脫致乖違内愁外戰增發火大不知我艱辛不恕我空乏唯欲貪求無有休息是名無慚云何無恥汝之所須無窮我隨給汝不少雖然當受初無愧容我既役智盡謀以相資贍而汝初無矜念於我於少日中不須衣食云何無恩今既得我如此供給

未嘗爲我造作善事獲我衣食飽暖怡懌反更思念作一切惡少時禪誦禮拜即生懈怠云何無義此四大身不可期懐不可委信我今爲汝種種供須反復横起種種愛著驅逼於我行殺盜婬我既愚癡不能制華還相隨順生諸疾病或遭王法牢獄鞭杖爲汝所招我既嬰苦汝亦無利猶復不知更求更索從今日去不復隨汝流轉老病生死大海汝當隨我行道作諸善業方可給汝隨病衣食趣得支身以除飢渴汝當善自驅策令我早得五分法身常化遊行自在無礙

頌曰迅矣百齡綿兹六入出沒昬疑輿居愛習矻矻予求營營爾給匪德日歸惟殃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昭回不希玄墟何泣

出家順善門九

上已檢校所行知乖道實遠尅責自咎則進趣有途前雖道俗總論混知其過然在家罪重出家罪輕但出家之人行業階差生熟難辨然阡陌而觀亦粗見其迹今出家者未登聖境而期望之人恒引聖責凡良由大教勝遠尊之者責重法律精微信之者望深何以知然今欲見雅形妙相之體當覩儀容端麗之人欲觀仁義盛德之風當尋有禮有義之行何常見衆多之口競譏棄諸外道正以不足及言所以息議在於衆僧動爲論端實由我法清勝嫉之者多我法高遠毀之者衆書云城高則衝生道尊則魔盛今乍聞詰誚之言乃足驚怪就理而尋非無義而發試爲檢其所修比其所習福之深濃罪之厚薄可加意察之夫父母是孝戀難遣而能辭親妻子恩染難棄而能割愛勢位物情所競而能棄榮飢苦是人所難忍而能節食滋味是人所貪嗜而甘厭蔬澀翹勤是人所厭怠而能精苦七珍是人所悋惜而能捨離錢帛

是人所蓄聚而能棄散奴僮是人所資待而自給不使五色是人所欣覩而棄之不顧八音是人所競聞而絕之不聽飾玩細滑人所保著而能精麤無礙安身養體人所共同而能忘形捨命眠臥是人所不免而晝夜不寢爲業恣口朋遊人所恒習而處靜自檢白衣飲饌不知紀極而進食如毒白衣日夜無所不甘而已限以晷刻虛腹白衣則華屋媲偶而已塚間離著又行住坐臥如是法禮拜圍遶如是法讀誦講說如是法食飲便利如是法受供行施如是法修道習行如是法略說如上無非有法數則三千威儀廣

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頌曰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
曠謐禪逕閒清風瓢弗響震轍徒驚嘯傲焉慮脫落
何管長捐有結永寘無生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七上

音釋（廣第二十七上）

艥（即涉切舟櫂也）謐（莫搗切）扑（眠面切拊手也）嗤（抽知切笑也）猩（師庚切猩猩能言獸也）蚔（文飢切蛤屬）惄（乃歷切飢貌也）睟（雖遂切潤澤貌）璡（子鄰切）擣（抽知切）倜（他歷切倜儻卓異也）嶷（疑其切九疑山名）餼（於旣切饋客芻米也）郵（疑求切境上行書舍也）䏶（部禮切股也）懲（持陵切戒也）宄（古委切姦在內為宄）僶（音閔僶俛謂心力所不堪勉強為之也）黷（徒谷切垢濁也）燮（悉協切和也）絓（胡卧切）枌（符分切揄也）濊（烏廢切汪濊深廣貌）覈（下革切謂考之使實也）殣（渠吝切餓殍也）謚（神至切誄行之跡以易名也）袠（直質切書卷編次也）髦（莫袍切俊也）菁（咨盈切菁華精英也）跬（犬蘂切半步也）鑣（悲嬌切馬銜也）懾（質涉切懼也）逶迤（逶邑危切迤音移逶迤委曲貌）剠（渠京切墨刑也）劓（疑器切刑劓也）刖（魚厥切斷足也）刵（而志切斷耳也）燖（徐廉切湯中爚肉也）瀹（弋約切內菜湯薄熱出之也）瞥（匹蔑切過目也）鍇（口駭切九江謂好鐵為鍇）鐫（遵全切刻也）笮（側格切壓也）愒（許葛切又丘例切）巠（徵夫切長視也）靦（他典切慚也）邅（張連切行不進貌）罝（咨邪切兔網也）疹（丑刃切）熇（虛驕切炎氣也）矻（古骨切矻矻勞也）晷（矩鮪切日影也）媲（匹詣切配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下

唐 釋 道 宣 撰

在家從惡門十

俗士每言談之次或問白衣歸向何法無不答云釋氏純臣纖復實心錯背亦羞言其弃各所以爾者寔由大法精勝不欲與善相違故也既言其信當事與言同若言事相反者便是矯僞諛諂側佞邪媚天下所驚嗟四海所駭歎若欲眞實期於三世者見沙門之過當知凡劣形服雖異喜怒何殊便思其理可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恡之行用廢大道乎且其積習

勝業已積熈連沙喩可不深思今諸士女試自檢察實自多過瞋恚不避尊貴惡罵無復高卑貪求不計毀辱慳恡不知禮節婬欲不擇禽獸黜退不避親族加以憍慢放逸貢高懟恨諍訟邪命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有恭敬不隨教誨身見有見及以無見未嘗省退以禮自制一何苦哉唯恐我不勝人人莫及我經說起慢此業熾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又云爲惡雖少後苦無邊如毒在身終爲重患諸俗人等唯欲營生不知顧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之間兇變無常如佛爲愚癡富老公說偈汲汲憂子財非我何所有愚人多預慮莫知當來變廣文如彼何得不思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又觀女人所起患毒倍於男子經云女人甚深惡難與爲因緣恩愛一縛著牽人入罪門女人有何好但是諸不淨何不審諦觀爲此發狂亂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修道當觀女人生厭離想非常久想不淨潔想臭穢惡想羅刹惡鬼恒噉人想貪色難飽無止足想惡知識妨淨行想三惡道增憂苦不斷目面脣口惑人之具人爲所惑破家滅國殺親害子衆禍之本皆由女色

頌曰石磨則磷玉生雖堅維居必徙豈曰能賢冰開春日蘭敗秋年敎隨類反習乃情遷命符三漏生偕十纏茲焉遂往憂畏方延

沈冥地獄門十一

萬法雖差功用不一至於明昧相形唯善惡二途而已語善則人天勝果差別於目驗述惡則三途劇苦皎然而非虛而愚惑之夫好起疑異多言人天是妄造地獄非實說以不覩故便不知推因以測果由不了故復不知驗果以尋因既因果未分空扇是非疑途亂起明在何日無論未來其事難了但以卽今善

惡是驗冥漠非妄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滅聲續而響乖故知善惡相資亦復如是幸各明信無晉疑心何謂地獄經中廣說此洲地下八大地獄最下阿鼻四萬由旬鐵城四周表裏火徹銅狗黑虵哮吼嚼咋甚可怖畏諸小獄者散在鐵圍山間海渚空野衆處備受寒熱難可具說獄各有主牛頭阿傍其性殘虐無一慈忍見受苦者唯憂不苦唯憂不毒或問獄卒衆生受苦甚可憐愍而汝無慈常懷毒害獄卒答曰諸受苦者由是不孝父毋謗佛法僧罵辱親疎毀陷一切破壞和合瞋恚殺害貪婬欺詐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憍慢懈怠放逸怨恨迷沒聲色耽著酒食犯所受戒不知慚愧具足惡業來此受苦受苦既畢恒加諫喻此是惡處今已得脫勿復重來然此衆生初無改悔今日得出俄頃復來勞我形力加毒於彼今觀此輩既不修善往趣泥洹則是無知不識避苦所以倍痛害之何由得生慈忍又經云有十惡業殺生偷盜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無量刼數乃得爲人還受短命貧窮等報又感外報棘刺沙礫水草少味不如意等且身口意此三發業之始自作教人見作隨喜此三成業之由現報生報後報此三感業之所故論云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生然前九位業通善惡受三塗報唯在三毒是故行人先須觀彼於此人身可有出理

頌曰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卑陰墻雖兩密幽夜有四知炎山飆烈火冰凋而寒澌羅城振雲幕鋒樹鬱霜枝茹荼非云苦集木豈稱危求仁曾已得長歎欲何爲

出家懷道門十二

自大聖已還性體未圓三相所遷四山作固所以如來智周域外尚假苦切之言令諸有生得入律行今居在凡愚善惡雜糅何能免點累之愆愛染之失若聞所說當深歎悼何時免離若斯之過不得內懷驚疑增其忿憾也然則起忿之來誠由著我如經所說執我見者生死大患第一破戒且舉一我無人不患自非正聚誰不弊之出家本意爲滅此惑故諸行者常須遮制積功不已漸得出有迷此不修還同無始徒在僧倫更招苦業今聞出家之美不得便言無惡又聞俗人之惡不可便言無善故通述之宜各警策夫出家者猶信故入道也當去愛著順佛語則出世之行成也若於行有虧則非謂之信也內既無信則

翦落納衣瓶鉢等於身無用略引數條不得自怠已去憒鬧得空閑已離俗愛無攀緣已出馳動入寂定已離染著得無礙已捨苦境得無惱已離妻子無纏縛已棄飾好厭華侈已絕聲色滅貪求已斷榮辱去我見已向八正趣道門已披弘誓忍辱鎧已服解脫涅槃衣已望畢竟空寂舍已登慈悲喜捨堂已見迴向之大利已聽多聞自覺音佛見出家之利樂如此所以勸奬誡勵修學故經云蓋聞沙門之爲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其清淨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者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免離憂苦存亾自在塊然獨立捨五慳除兩穢二堅縛二障法二種垢二雨雹二癰瘡二燒法二種病四破戒者一謂三業不淨二謂聞空怖畏三謂不爲泥洹四謂貪著我見又如經說菩薩修行先除四失謂捨欺誑重報恩決嫌疑滅諂心如是備行諸度妙行清淨廣大安住寂靜

頌曰韞石諒非眞飾瓶信爲假竊服皐門上濫吹溜軒下鳳祀徒驚心騁文終好野實相豈或照浮榮未能捨迹姝冠冕容事褭驅馳者已矣歇鄭聲無然亂周雅

在家懷善門十三

前已聞其惡深自鄙悼今顯其善悅以進道何以知之自非貪欲情厚染愛性深富貴意重勢利心濃者則不容安處累縛黑闇所纏故知在家者衆患之本矣故使室家妻子宗親眷屬周旋來往朋友遊處奉上接下皆須將意意不獨往其應筐篚筐之用非求不至旣馳求事廣財念無窮惟念多蓄不顧無常擁積腐壞靡知分散是爲欲不慳貪便不能得旣眷屬纏繞百心不同不加鞭罰則爲惡者衆雖曰止惡要由意瞋起是爲欲不瞋恚亦不能得爲此資生校計馳求萬方以利縈心不知患害水火盜賊艱苦備經或夭身命殘殺無辜宴集歡樂非此不濟起貪癡心謂我加爾飲噉之後暢快莫思是爲欲不起癡而不能得當知白衣與善相違故曰所作之事與地獄對門又云居處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怨家而今在窮苦之地繫縛憂厄艱辛纏累備諸苦惱不親三寶不近正法窮迷闇障劇苦之內而能一日一夜守持清禁六時行道兼修六齋年三長齋或持一戒二戒三戒乃至五戒八戒十戒菜蔬節味檢身口意又率妻子內外眷屬迴向崇善建菩提因

或撤父母之供妻子之分財貨衣服甘珍餚果窮其所有敬供精潔合室營奉晨昏翹注或爲疾病患危急縣官牢獄或親族崩亾祈福魂路或生善滅罪始發信心希仰沙門在聖無別由其隨順佛正教故所以順佛語故出離生死若違佛語必墮惡道是故常應堅發正願願受化生自在飛行一切佛剎隨所感見應接羣生學佛威儀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巧便大慧開悟解脫於諸法中究竟無障盡虛空際大誓莊嚴

頌曰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雇幽石曾蘭挻叢翎四氏不爲侶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染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實榛路坦夷途萬物竟何匹烈火樹紅芙

三界內苦門十四

夫三界牢獄四圍輪轉在家出家未斷我倒無得免者既爲生死所纏身心勞累遷變無窮無非是苦故經云三界皆苦何可樂者而衆生常惑謂言世間是常是樂出世樂因無常是苦何其沈迷頓此顛倒纔驗刺身卽覺苦受何得云樂略引數條證知唯苦若謂飲食爲樂者則應多所餐進身和心悅何意小乖分度便成疹患若謂衣服爲樂者則應春夏一服受心無厭何意寒暑異服明不甘樂所以苦本若謂室宇爲樂者何意不常一處既致馳動明知避苦若謂妻子眷屬爲樂者則應長相歌笑何意俄爾無常悲號哽噎當知眷屬實是苦本若謂妙色以爲樂者則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須臾顏貌變改髮白面黑傷痛少年華美之豔故知此色本自是苦不是外來若謂好聲以爲樂者則應絲竹繁會觀聽無厭何意小久便致昏倦耳不樂聞當知是苦若謂酣酒以爲樂者則應適意遣憂長無惱患何故神昏心悶骨節慘痛或因此事鞭杖鎖繫喪身夭命破家亾國受苦無量若謂朋遊爲樂者則應終日遊散不知厭極何意每一登臨少時便倦後更相攜無復行意若謂婬佚爲樂者則應血氣剛強眼明神爽少而不老壯而不變何意恣情逞欲輒有疲困抽腦徹髓頭眩眼亂心驚氣迫筋骨緩縱口燥脣焦四肢振掉抽拔五藏由此夭命當知婬佚實是苦本若謂榮位爲樂者則應始終不變無恥無辱何意黜陟之間憔悴立至已上諸條大舉而言然此六塵五情遊心之處無非是苦所以大聖覺察三界牢獄知苦不迷解脫生死

頌曰心怨動紛遶情怡輒遷五歡愛一離遠傷憂坐衰暮連幌結清陰高臺起風露腐毒緣芳旨夭伐寔修婞慾網必虧生槩宜或全免眇眇夜何期悠悠終肯悟

出三界外樂門十五

佛世尊說三界世間總是苦聚非唯一苦而已又是無常無我不淨終歸於空出世之外則有常樂我淨具八自在而衆生長迷妄謂爲樂一何可悲且說一苦隨相有八何謂八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於一苦中更

有諸苦故諸行人策勵行道節身口意翹勤匪懈羣小無知謂之爲苦大聖圓照三達洞了知此小苦大樂正因雖有勞頓所期者大非謂爲苦故引諸行相用簡有心若捨身命憐愍衆生得佛金色身光明洞徹行住坐臥震動大千相若禮拜父母師長賢聖得佛頂相高明若不誑衆生讚揚其德得佛眉間毫相若行慈愛仁救衆生得佛紺青螺髮相若以光燈供養施人得佛項出日光相若以慈意視衆生者得佛淨目上下眴相若絕滋味十善化人得佛四十齒齊密相若說慈善志意堅强得佛四牙白淨相若絕口

四過得佛方頰車廣長舌相若行施平等得佛果時七處合滿相若忍苦行決定無亂得佛師子臆相若行正淨醫藥救人得佛身方正相若行慈仁不杖衆生得佛修臂指長相若視地行不踐蟲命得佛行不蹈地相若手扶接有苦衆生得佛手內外握相若行四攝攝取衆生得佛手足網相若以淨心供養善人得佛手足輪千輻理相若施衣服隱過蔽惡得佛陰馬藏相若說除患死法得佛鹿腨腸相若善莊嚴不解衆生肢節得佛鉤鎖骨相若柔和順塔右遶從人得佛右旋毛相若平治道去棘刺得佛一孔一毛相

若不服華綺沐浴於人得佛皮膚細輭相若掃塔除穢得佛身不受塵相若修萬行常願具足得佛胷卍字相若捨國城妻子得佛淨土眷屬賢聖相若自節食上味施人得佛上味相若常讀誦不惡口加人得佛總持口香氣相若說法引接衆生得佛面無飢渴滿口光辯才相若持戒無缺得佛法身圓備相若在山間頭陀苦行得佛塵累都盡相若捨華堂幽林禪思衆生謂苦不能行之菩薩志意堅强所期者大不以爲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成佛衆生猶自流轉生死海中豈非爲顛倒惑纏之所致也故當

勤加精進修行此行便出三界

頌曰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氛三受猶絕雨八苦若浮雲輸心仰圓極罄質委方墳朝遊淨國侶暮集靈山羣燈祇開遠照香宇薦嘉薰俛首睇人俗信矣靜爲君

斷絕疑惑門十六

夫因果感應影響相生必然之道理無差舛而衆生業行不純善惡迭用以不純故報有精麤或貴或賤或美或惡其事迹匪一不了本行故致疑惑何者如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熾盛親族榮顯而返見身命夭促門族衰殄屠害之人應嬰促壽眷屬殘滅而反延年壽考宗强援廣清廉之行應招富足而見貧苦貪盜之人應見困窘而覩豐饒此乃緣其福故現世輕受如金剛般若云由持經故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輕賤故先世罪滅所以致有此疑者由其無明惑故妄起顛倒不能解了三世業相今略出數條世人惑事用以懲誡庶有識者識以除疑智人以生爲苦所以不忍愚夫貪生以生爲樂是一惑也智人以不生則不死故云涅槃寂滅之樂而愚夫惡死不知遠死之方是二惑也智人以居家

爲苦譬之牢獄書云割情在於驕奢而愚夫染著以爲榮樂是三惑也智人知妻子之累故比之枷鎖書云割情在於所愛而愚夫以恩愛爲懽欣是四惑也智人以眷屬是繫縛之本放之如讎而愚夫繫戀以爲勝適是五惑也智人以榮利是自滅之筌書云割情在於速達而愚夫不計讒害取貴是六惑也智人以色聲香味爲苦本書云割情在於嗜欲而愚夫爲之沈溺迷醉且列如前不容致惑是以智人當勤自勉自生老病死不離其身勿生疑惑一生空過今更出之以顯疑相見布施者疾患早亾便起疑心慳恡見持戒人過中不食致患懷疑自養見忍辱人撿心攝形致患懷惱勸令開意見誦經人旦夕緣理致患勸息見菜蔬人致患瘦弱勸噉肥美見坐禪者致患勸臥聞語引進便稱本情懈怠自恣隨順流俗曾不思量朝聞夕死如救頭然何有情賴更習常俗以死自誓方曰有志

頌曰生塗非一理識緒固饒津徒駭東陵富空嗟北郭貧國生曾已戾顏氏信爲仁逢尤昭往業習善會茲身勤憂永夷泰晏安終苦辛令名且云重豈若樹良因

十種慚愧門十七

既已同知在家男女之惡又見出家僧尼瑕累又聞疑惑顛倒之門退自思省實可慚愧經云慚愧得具足能滅闇障故又云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若無慚愧與諸禽獸無相異也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懷慚愧故罪則除滅顯相如此各須慚愧順清白法事乃無量略舉十條以爲綱要第一慚愧諸佛如來往昔欲令我等離苦獲安所以發心行菩提道忍

苦受辱今成法身常以正法爲我解說而我不能如說修行第二慚愧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長養教詔常懷憂惕既爲人子不順誨約反學凶强陵蔑貴賤既乖評子上失令名深爲可愧第三慚愧諸子然彼實能晨昏定省色養無虧而終貧煎無物賑給故使諸子無由得立又闕教導使子愚昏實爲可愧第四慚愧師僧然我父母生育訓誨不能使我出生死海今此師僧教我出家受增上戒懷羅漢胎得羅漢果而我違犯深爲可愧第五慚愧弟子既能晨夕依教策修而反固遮有違聖說致使道業寸尺無功一生空過無法制奉顧斯負累亦可深愧第六慚愧帝王恒以十善化導天下故國土安寧五穀豐熟所以百姓安家復業出家之人泰然安樂任其禪誦而今懈惰深是可愧第七慚愧檀越出家所懷解脫爲本形骸資待衣食爲先所以諸俗爲道興福供給資緣故隆正業而惑不全失於敬重亦可深愧第八慚愧良友知識化導見佛因緣今具梵行大經唱示而我聞諫反以爲讎背逆三歸禮向神俗迷著善導故違正誨深可爲愧第九慚愧所化諸人由我無德久不種緣致使開悟莫能津濟故令聽者徒枉功夫縱聞

雜善不獲純淨內心自疚深可慚愧第十慚愧天龍神鬼護法冥祇我本發心誓度一切故諸天龍擁護無惱而我怠鈌情志不恒唯知負恩但增慚愧

頌曰神膏施唯重玄酒恩未隆明璣隋水上潤玉藍田中禀天性所極資敬道攸崇羽毛共以勢輪軌相爲通報德愴前雅酬言愛餘風遵途每多舛顧省能無忡

極大慚愧門十八

慚愧之義以不及爲本若於正行悉能遵奉則無假慚愧書云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又曰心苟無瑕何恤

無家今既理妙難精觸向乖背一念之間造過無量過無量故慚愧亦應無量前已略舉大致其中枝派不可縷悉更立此門使尋文求旨知理無不攝也夫衆生以我見故不能推美於物引惡在己而於萬善不能修習見人勝行意欲陵之無慚之甚何得不見今列位顯之庶可斂迹若見直心行慚愧人我不能行願彼不作見行布施持戒人開解脫門願其早止見行忍辱精進人自不能行願早退沒見多聞修定者自不能行不欲使作見行慈悲喜捨者不能讚勉欲其不行見菜蔬一食者自不行故勸令退敗見行

伏心人應慚愧法乃勸不行乖八正道見學問誦經人自無此行不使彼作見圍遶禮拜者自嬾惰故嫉令不行見有唱導梵音者自不及彼願不爲之見經行頭陀者既不能行反謗毀滅今據叔世設法開化以此爲高義當生信滅罪祈福弘道而今登無畏座開廣笑謔之端飾詞自麗之美高言輿色誹謗往還儀容傲佷初無謙遜永不退省我解未深唯詰諮者尋經有謬故經云若爲利養名譽我心愛黨而說法者是名非說若利於彼增信心故滅煩惱故起淨業故知慚知愧開八正路是名善說如過去世有苦岸比丘說有衆生我人壽命違於佛語命終入阿鼻地獄仰臥伏臥左右脇臥各九百萬億歲爾後更歷諸餘地獄自外徒黨受苦難言故知不依佛教毀謗正法其罪實重當知法師實亦爲難其善則致福無量其惡則獲罪亦重是故法師應須極大慚愧然居在世間養生之急在於衣食由此衣食勞亂極深所須緡纊皮革無不損生殘命著他皮肉還養肉身乃至食噉一粒之食非用功夫無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進納軟滑貪嗜美味無羞無恥須臾變改臭不可近將行

將坐如廁不殊何有智者於食生貪若生貪者大須慚愧與彼畜獸復何取別

頌曰冬狐理豐毳春蠶緒輕絲形骸翻爲阻心識還自欺華容羈北日生平少年時驅車追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後悲惕然一以愧永與情愛辭

善友勸獎門十九

夫能了除疑惑內發慚愧勸獎之功善知識也今欲修習萬行非善知識無由進道經云如栴檀葉在伊羅林其葉則臭伊羅臭葉在栴檀林其葉則香書云

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偕芳與惡人居如在鮑魚之肆與之俱臭又云近墨必緇近朱必赤故知善友能作佛事是大因緣是同梵行善知識者今能將我得外淨土惡知識者今能陷我墜於地獄當知善恩不可酬報夫善惡之理皎然明白但以任情適道則進趣之理遲善友勸獎便勇猛之心疾經有獎課之文書有勸學之說當知要行實由勸成故經云菩薩自身布施亦勸他人令行布施自行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亦勸他人令行此事然則勝美之事欣樂羨仰物之恒情今若徒有願樂之心不行願樂之事未見其果猶若絕根思味其於飢渴終無濟益故略引數條盛行要事以相警誡今有財富室溫家給人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有貧苦飢弊形骸勞悴終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勸其布施力厲修福若有衣裘服翫鮮華克備又有尺布不全垢膩臭雜是以勸獎令施衣服及以室宇若見甘味珍羞連几重案又有藜藿不充困於水漿所以勸獎令施飲食若見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復有卑陋猥賤人不齒錄塗炭溝渠坐臥糞穢此苦可厭勸令修福除滅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貴

我常在賤若見形貌端正吐言廣利又有靣狀矬陋所言險暴此苦可捨勸令忍辱若見意力彊幹少病登勞行道無礙有人多患不安所行莫濟見有此苦勸施醫藥令其進趣故法句經云四時行道得度衆苦一者少年有力勢時二者有財物時三者遇三寶福田時四者當計萬物必離散時常行此四必得道跡應自督課不待他勸

頌曰蘭室改蓬心栖崖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綵皪豈常皓曲輮且繩直詭木遂彫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傒中道隆漢乃王臣失楚信元保勉矣德不孤至言匪虛造

戒法攝生門二十

前已勸獎於他我今自加課勵凡論課勵要必託境行因若心志浮蕩則進趣無寄然託境行因戒爲其始可謂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如乖此訓永處三塗人天長絕是以經云譬如大地長生萬物戒亦如是能生衆生人天華果故經云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良以三塗苦報罪障所纏人天勝果堪爲道器欲感勝果非戒不生是以聖人先明此教然三歸五品戒法兩科七衆小學要以三歸爲宗一乘大

教必宗三聚爲本並如經律具顯規猷卓爾憲章行業明逾鑒鏡今粗舉其大致用光恒俗所以發戒之原須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寶天人所尊歸依生信必能出有若歸邪神反增苦趣故經說云歸佛清信士不歸諸天神故須先定邪正方識逆順經云信爲道元功德之母智是解脫出有之因誠至言也若無此信心志浮虛歸戒不得是以發足立信爲先何謂三歸謂佛法僧此三可重故名爲寶何謂爲佛自覺覺彼無師大智五分法身也何謂爲法能軌能正滅諦涅槃清淨無相也何謂爲僧能和和衆無學功德

自他滅處也何謂爲歸可憑可向也何謂爲寶能招利樂正心依仗近獲人天遠登無學此則三寶區別之門若論極教理唯一統照無不周照周等覺謂之佛寶體無非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謂之僧寶此乃體一義三同性三寶衆生解悟信知佛性離此生死招興利樂是故一切無不歸憑第一翻邪三歸第二五戒三歸第三八戒三歸第四十戒第五具戒第六十善戒第七大菩薩戒此之七戒所防過境近約大千世界之內一切六根六大並是戒境廣如常說

頌曰金山嚴寶仞瓊畹烈瑤英牆孤議不窺檐鷜豈能栖淨花莊思序慧沼盟身倪六羣儻未一七衆固恒齊端儀有直景正道無傾蹊維宮超以悟襄野竟何迷

自慶畢故止新門二十一

從前發心已來知至德可歸檢校剋責滅諸惡門疑惑既遣慚愧續修勸奬兼行戒德又顯得捨如是之罪障餐聽若斯之勝法豈得不踊躍歡喜嗟抃自慶者乎經云八難難度一地獄難二餓鬼難三畜生難四邊地難五長壽天難六雖得人身盲聾瘖瘂不能聽受難七雖得人身六情完具而世智辯聰信邪倒

見不信三寶肆意輕侮此身死已便在三途隨業沈沒久乃得出時在人道還不正信家生第八前後佛間不覩正法徒生一世增長邪見具造衆罪尋爾徒死是故經云徒生徒死甚可憐愍奉法行人先宗此意生死大事不可自寬今略出自慶數條繫在心省佛言地獄難免而今同得免離此苦一自慶也佛言餓鬼難脫而今同得遠於此苦二自慶也佛言畜生難捨而今同得不樹此因三自慶也佛言生在邊地不知仁義今在中國修習禮智四自慶也佛言生長壽天不知植福福盡命終還墮惡道而今不以世樂

自娛迴以供養五自慶也佛言人身難得一失不返有過盲龜浮木之譬今得人身六自慶也佛言六根難具今無缺損七自慶也佛言丈夫男身難得我已得也佛言女人身者須知佛性則是丈夫我已知也佛言邪辯難捨我今歸正法也佛言佛前佛後是爲大難我今相與慷慨立志既見色像又聞正法則同鹿野滅惑不殊也佛言見佛爲難我今頂禮佛所記像功用等倫也佛言聞法爲難我今備得聞也佛言出家爲難我今具隨衆也佛言出家專信倍復爲難我今一心無敢二見敬法愛法以法爲師經中偈言

惟念過去世　供養爲輕微　蒙報歷遐劫　餘福值天師　淨慧斷生死　癡愛銷無遺　佛恩流無窮　是故重自歸

頌曰春非我春秋非秋一經長夜毎悠悠陶形練氣住元造啓蒙夷阻出重幽榮公三樂非爲曠箕生五福豈能求靈姿妙境往難集微言至道此云修年逢生幸會以慶盈愆貳過儻知憂畢故斷新別苦海希賢庶善憑智流

大忍惡對門二十二

夫道從苦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情所集故經云忍辱第一道於諸衆生心無礙故以其在苦則多礙多惱起不善業今所以得無礙者良由在礙而修無礙故礙而不爲礙既於礙而無所礙豈非忍力之所致乎經云娑婆世界五濁之剎五痛五燒具諸惡報是故發大乘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爲資糧以拔惱爲要行此土一日修善勝於他方淨國百千萬劫所以爾者良由極苦之地心不及善而能於劇苦之中卓然發意忍苦受辱豈不奇哉所謂火中生蓮華此實爲希有他方淨土無修福地所以不及此土何者淨國七財豐溢不假布施攝貧窮也淨國律儀圓淨不假持戒攝毀禁也淨國則無辱無忍穢土無事非辱

在辱能忍勝他方也淨國精進如救頭然不假翹勤攝懈怠也淨國之人入法流水念念修順無出入觀不假寂定攝亂意也淨國智慧明滿不假才巧說攝愚癡也又淨國之人非無弘誓但弘誓之功不及淨土四攝四等例同無用淨國樂故則救苦之心薄惡土苦故則進善之心猛故經云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夫欲發廣大心行菩薩行自非履危涉險備受艱難蹈熾火歷冰霜嬰苦切甘楚毒於萬苦中而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無此惱忍何從生藉此煩惱起我諸善所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當知忍者有力大

人功德之本所謂忍痛癢忍思想忍疾病忍飢苦忍疲勞忍寒暑忍憂悲忍熱惱忍惡罵無恥辱忍撾打無恚礙忍貪欲無愛著忍憍慢無背道忍所難忍忍所難行忍所難作忍所難辦能行此者眞可謂大忍辱矣

頌曰春山之下玉柢禽漢水之陽璧千金清業神居德非重潔已愚侶道已深愛憎喜怒生而習榮華芳旨世所欽鴻才巨力萬夫敵誰肯制此方寸心逸驥狂兕獷不御縶羈窞柙儻能禁遣情遺事復何想寂然無待恣幽尋

緣境無礙門二十三

經云在俗則謂之爲縛在道則謂之爲解解即無礙所致縛即資待所招今若欲有待於無待則有待更煩無待於無待則有待自遣有待既遣則無礙之門可入若志在於資養便覩縛纏更重但衆生凡類觸向多阻不資於物則自濟無方資於物者累之重也生累纏繞解脫何由今既深知其累累實爲苦何以知之今欲陸行非車轝人馬不動一累礙也今欲水遊非舟航不移二累礙也今欲養身非衣裘屋宅則無所憑託三累礙也今欲養命非粳糧黍粟五味柔軟則無所資待四累礙也今欲修習一慧髣像無向五累礙也今欲求見一佛及一淨土發奇特心冥漠不見六累礙也今欲徹視十方障礙滿目七累礙也今欲求佛聖智以除障惑近是衆生心行而我不覩八累礙也今欲披文尋義雖課心力近在淺言不達意旨九累礙也今欲誦習經典受已忘漏十累礙也凡此累礙其事無量聖人所無礙自在者由何而致實由遠諸塵勞自策爲本是所資待莫不勤役自辦不假於他而他爲我用所謂讓而得者則其理通求而獲者則其理滯菩薩不求自利但欲利益衆生是

以其利在己而得無礙衆生常利我忘彼所以恒縛而無解聖是可求而得非是永隔無津今若欲學聖捨凡者當遵聖人所習雖其途無量然津濟要趣唯一解脫耳故經云若自無縛欲解彼縛斯有是處今欲學菩薩道必須棄凡夫縛凡夫縛者唯願得五欲縱意自在實大縛也菩薩行人棄之不顧經云不得畜養奴婢畜生當自翹勤出離生死若假於他他還縛我無解脫期今云無奴不立無婢不辦此乃氣力強梁之時一旦臥牀百事同棄自救不暇何憂及人宜自勉勵則解脫之門易可登耳

頌曰怳象惚物終不名龍舉鶖集竟誰辯絕智亾身孰爲礙韜名戢曜故能顯匪日匪月灼以懸安飛安翔虛而踐壁石無間恣出沒水火有性任舒卷敷教應俗鶖泉流現迹依方迅風轉大哉超世莫與羣希韡慕舜宜自勉

一志努力門二十四

從初辨德極於無礙善惡二途凡聖苦樂明了審諦斯言備矣唯應努力勤而行之經云感傷世間貪意長流沒於愛欲之海吾獨欲反其源故自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爲勞經云我與阿難空王佛所

共發菩提心我常勤精進所以速成正覺又云得正法智已以無疲厭心爲衆生說斯可謂努力矣夫衆生流轉三有觸苦相纏所以情識闇弱慮淺多迷每一修善怯退邉擾念念之間百變乖舛自非勸之以努力獎之以剛幹則勇銳驍果之心不發經云衆生與無明怨賊鬬戰亦不異世間剋敵相禦世間則須金鉦壯其氣鼓鍾激其忿鬱怫增其怒決烈成其力不資此發勇不假此振威何能摧鳴條之戰拉牧野之師乎今與煩惱共戰當集無漏之智命無畏之師控道品之衆禦六度之侶建道場之幡擊甘露之鼓著弘誓鎧冑被忍辱袍甲握智慧弓刀執堅固箭盾精進督怠惰翹勤課不及發行登懽喜稅駕頓法雲種智斷其勇方便運其略於是無明老死之賊協附四魔之軍影響波旬因倚天女憑帶鬼神億千萬衆擔山吐火雷電四繞欲入闇惑之旅退金剛之師由乎菩薩忍調無想積德久善魔怨稽伏一念努力豁然大明非法王壞正法王勝此並經中之盛事若不努力何由辦也如人營家晨起夜寐劬勞督課便自室內盈實飢寒不切但能努力無所不濟出世妙行事不殊俗若小努力微復加意三明六通不足爲難

更運方便重課心形信順之忍漸深自至豈得空捨一生虛過三塗切已力無所施方復生悔何嗟及矣所以努力一門貫通前後位心極行唯此而已願幽明聖鑒照覽窮途故敢發言託文現意

頌曰像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洲亦可爲精誠必至霜塵下意氣所感金石離有子刺掌修名立王生擢髮美譽垂自來勤心少騫墜何不努力出憂危勝幡法鼓縈且擊智師道衆紛以馳有常無我儼旣列無明有縛孰能窺

禮舍利寶塔門二十五

大聖詮化隨機感益譬若一音說法各得其解是故應以現生蒙利者所以降神母胎誕聖王宮應以出家蒙利者所以捨金輪位剃除鬚髮應以相好蒙利者所以現成正覺坐菩提樹應以實相蒙利者所以三轉法輪十二部經應以滅度蒙利者所以雙樹潛輝現於涅槃良由衆生障業煩多是故聖化隨應不一然則現於涅槃者復是增發悲戀之心以悲慕故善心濃到凡禮拜像塔皆宜感發悲心潸然思慕慘切其情追想正法我不餐仰泣想如來不親音旨如入祖禰之廟覩靈若在歔欷無顏如來慇懃令我等具諸苦行而我違背自墮惡道在於像末未蒙解脫以苦報故憶如來恩是以今各歸心於此像塔嗚咽涕零慚顏哽慟至心奉爲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今日信施龍神八部廣及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三世一切諸刹土中所有如來形像靈廟敬禮釋迦如來一切現在靈骨舍利敬禮如來現在頂骨舍利敬禮如來現在髏蓋舍利敬禮如來現在眼睛舍利敬禮如來現在一切紺髮紅爪舍利敬禮如來現在一切指骨舍利敬禮如來現在一切牙齒舍利敬禮如來現在衣鉢水瓶錫杖衆具敬禮過去四佛生

地弁行坐遺迹敬禮如來得道樹寶塔敬禮如來轉法輪處寶塔敬禮如來般涅槃處寶塔敬禮如來滅後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敬禮阿育王所造無量諸佛像敬禮天上人間海中龍宮一切像塔敬禮此國諸州諸瑞聖像敬禮此國諸寺諸山無量靈像敬禮天上人間海中無量形像願一切衆生不在佛前佛後常見佛生常見佛出家常見佛得道常見佛涅槃能建立是無量像塔盡於來際佛事不絕

頌曰越人鑄金誠有思魏后粧木亦云悲中賢小節猶可戀去聖彌遠情彌滋祇樹蕭條多宿楚王宮寂寞勘遺基設像居室若有望開儀駐景暖如之連卿其日獨先後道悠命舛將無時傾懷結想側以慕垂靈寫照拂塵疑

敬重正法門二十六

諸法本空寂滅無說以因緣故現有文字當知文字經典本在破病滅惑爲先惑既八萬四千故使教門亦有八萬四千法藏至於病銷惑遣藥亦隨亾如栰喻者可以情悉然羣生沈罔隨言封滯由此見故教藥常陳所以金簡盈於寶殿玉軸煥於神宮辯析空有於假實表發權智於無方故如來一代四十九年

隨緣示教種種說法及於涅槃但有聲教討隨言說必致淪亾然以義理談玄正宗無昧言雖得喪金旨難乖故立法依用永刊定天魔外道莫敢侵陵自慧日已沈法雲遐布非夫簡冊無由獻功尊大迦葉法門英儁擊鍾聲告召集無學千僧一夏撰結遺言十二義求三藏文攝多羅葉典其量莫思蘊積西夏將及千載時運漸染東翻漢朝公彼至今年垂六百雜錄正經七千餘卷詞義明斂談味無遺近則安國利人遠則超凡證聖備如卷部智者尋之至心奉爲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敬禮一切眞如正法藏敬禮十方一切諸佛所說法藏敬禮過去一切諸佛法藏敬禮賢劫初佛拘樓孫如來天龍宮法藏敬禮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敬禮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敬禮釋迦如來天龍宮一切法藏敬禮西印度黑蜂山寺一切法藏敬禮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敬禮北印度石壁八字捨身法藏敬神禮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敬禮易州石經朔州恒安石窟經像敬禮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敬禮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人等願一切含靈入如是法門常能總持廣說教化通達無礙

頌曰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仁言爲利壯已博聖道弘濟遐難求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淵流巽善開賢敷教義照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無執與化遊

奉養僧田門二十七

僧稱福田羣道宗尚斯何故耶良由發蒙俗之幽心啓正道之遐趣拯沈淪而將濟於三有御法網而弘護於萬齡由是道被天下德光四俗能生善種號曰福田德響犍槌又稱應供心乖理義行越法科則顯乖剃落之容幽受空樹之譬及與施主爲讎隙與骨肉爲瘡疣熱血之相可尋石女之倫不遠僧護佛藏明言不迷智論大經清範攸屬固當日須三省事必九思念念策心無時寧舍方可入三乘之一位預三寶之一貝盛德可觀六道歸依而出有高行難擬七衆相從爲福田豈非形寄域中情超域外者也流俗纏糾封附昏迷處處生著何能遠出是以樹立僧寶爲俗良田令與福力得出生死不徒設也然佛超累表作範區中爲物受供而實不受法在除惑清淨非

情供養感果自隨生業僧含凡聖形繫往因縱成無學猶嬰善報身謝無餘方出諸有今以形累有緣多須資待故凡施者教多在僧然供養於僧備有三寶故佛有言隨順我語供養佛也爲解脫故供養法也衆僧受用供養僧也有斯理義故名衆僧良福田矣奉爲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僧寶敬禮當來下生佛兜率天彌勒菩薩僧敬禮遊方大士文殊師利菩薩僧敬禮救苦大士觀世音菩薩僧敬禮護法大士普賢菩薩僧敬禮滅罪大士虛空藏菩薩僧敬禮十方一切行大道心菩薩僧敬禮十方一切行緣覺心辟支佛僧敬禮十方一切行下乘者諸聲聞僧敬禮賓頭盧閣住法萬載諸聲聞僧敬禮佛子羅睺羅住法萬載諸聲聞僧敬禮剡州山海九億萬住法萬載諸聲聞僧敬禮三千界內見在一切諸凡聖僧願一切含靈常與賢聖同乘正道開智生福不墜惡趣生生遭遇爲善知識拔除煩惱得出諸有

頌曰五玉已潤談而信八桂雖芳風乃掃妙理至言唯聖寶不自伊人孰弘道照空觀法識遷流撫俗瞻光厭生老絕滅情嗜斷懽怡縱落豪榮棄彫藻親愛倐忽信風煙財利悠悠若塵草測以龍雲登日高濯足江漢更慚皓

勸請增進門二十八

勸請者殷懃之至意也由發殷懃之意則願善之情深矣是故於一切纖微之善咸須殷懃勸請增進令生慧行不容中廢然勸請有二勸請衆生修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衆生說法久住十方四惡趣我今悉勸請修持諸戒行獲得於人身十方一切人我今悉勸請令修十善業得生於天上十方諸天人我今悉勸請登立正定聚得離於惡道十方諸學人我今悉勸請覺察諸煩惱速證無學地十方阿羅漢我今悉勸請知非究竟位唯有一佛乘十方辟支佛我今悉勸請成就大悲智教化諸衆生人天二乘衆我今悉勸請體覺如來藏修習菩薩行一切諸菩薩我今悉勸請修行十度行速登於十地兜率天菩薩我今悉勸請常轉不退輪速下度羣生菩薩智未明我今悉勸請金剛滅塵累顯發眞實相十方一切佛初成正覺者我請轉法輪安樂諸衆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歸命請願久住於世如是佛菩薩我今皆勸請發此殷懃心是故稽首禮

頌曰俟河之清逢聖朝靈智俯接一其遙白日馳光不流照蔡藿微志徒傾翹遍盈空有盡三界綿塞宇宙磬八遼德光業遂升至覺寂寞常住獨能超煎灼欲火思雲露沈汨使水望舟橋弘慈廣度昔有誓法輪道御且徐驟

隨喜萬善門二十九

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興惡想摧毀破壞不令成就然彼前人未必損行而此嫉者妄增惱熱增長惑業生死不絕是以聖人調心制意行此隨喜亦復勸請衆生如說奉行十方一切衆所有微細善仁義及禮智孝養謙恭敬慈和及愛敬廉貞清潔行若有如是善我今悉隨喜離欲在家人奉修如來戒三歸五八戒十善菩薩戒清淨諸律儀離惡名聞者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飯僧施法衣浴除煩惱垢救攝諸貧窮飢寒窮塞者疾病艱危苦施藥悲憐業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物園林池花果施佛并供僧渴乏除熱惱其福實無量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造經流法教然燈發慧明習誦及轉讀決了諸義趣若復爲人說倍增歡喜心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建立

諸塔廟堂殿及寶刹彩畫及木像金銀銅石等傳寫諸相好顯示於法身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若有造僧坊牀帳及臥具令彼息心者安意於禪林出入苦空門次第寂滅觀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如來大慈悲善說諸法門發生隨喜行令我等修學隨喜諸聲聞忍苦度生死隨喜諸菩薩不捨惡道受隨喜十方佛無畏天人尊能於三界獄引出諸衆生願令衆生類悉得於佛道是故我隨喜稽首禮諸佛

頌曰聞善若已燭良書見賢思齊美通誥感幽動地孝有誠殞首流腸忠爲操振禮摛文弘憲則機謀颱勇靜姦暴明白入素志沖閒高論窮微契神與捐軀濟物不邀名輕財貴義豈期報百行萬善紛塗軌求誠磬想畢歡蹈

迴向佛道門三十

言迴向者以不著爲義原一切衆生備修萬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生死者皆緣耽著果報不能捨離若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隨有微福迴施羣生向於佛道者則於果報不復生著便於生死蕭然解脫故經云如所說修行迴向爲大利是以一切所作善業皆應迴向兼勸衆生不著果報何者即此身形果

報之本總曰養飼莊嚴彫飾要心當奴徒爲保著自非愚闇所以貪受此身少有慧明何得無時不厭以是智者撫臆論心不容貪著迴流生死十方諸衆生所行微善業仁孝及謙敬慈愛柔和等忠正修禮智矜逮賑孤窮如是世俗善悉迴向佛道一切諸外道種種勤苦行五熱炙其身投巖赴水火反縛塗灰等無量諸邪見令皆爲迴向同歸正覺道一切淸信士歸戒行十善乃至諸女人亦能修福德又能善說法開化衆妙福迴向施羣生共成無上道一切弟子衆聞聲卽解悟善來成比丘乃至四道果方便及初觀

苦空非常想亦迴施羣生共向無上道十方諸辟支自然成緣覺深悟在別世曉了因緣法隱顯化衆生獨處樂善寂如是兼一切盡迴向佛道十方諸菩薩讀誦於經法入禪出禪者勸總行衆善如是等三善一切衆德本亦迴施衆生歸向無上道一切諸善等乃至賢聖果解空未能窮有無不雙盡悉令與一切同入眞妙境著迴有相心皆向解脫道如是諸菩薩我今勸迴向發此無著心是故稽首禮

頌曰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俗非一情驅車秣馬徇世業市交鬻義銜虛名三墨紛紜殊不會七儒委鬱曾未弁吉凶拘忌迺數術取與離合實縱橫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捐生咄嗟失道爾迴駕洒彼流水趣東瀛

發願莊嚴門三十一

原衆惡所起皆緣意地貪瞋癡也自害害他勿過於此故經號爲根本三毒能煩能惱勞擾身心於緣起惡三三九種然此九種義通善惡三善根生名善業道三不善根生名惡業道是故行人常一其心不令動亂微起相見卽自覺察守護六根不令塵染常發弘願以自莊嚴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眼

常不看貪婬邪豔惑人之色不看瞋恚醜狀屠裂愚癡疑闇倨慢邪衆之色願見一切十方常住法身之色菩薩下生八相之色如來相好聖衆和會善集之色願一切衆生耳常不聞悲啼愁嘆聲地獄苦楚聲餓鬼畜生受苦聲八苦交對聲四百四病起發聲八萬四千塵勞聲願耳常聞諸佛說法八音聲八萬四千波羅蜜聲三乘聖果十地功德如是等聲願一切衆生鼻常不聞殺生滋味飲食之氣三十六物革囊之氣發欲羅綺脂澤之氣五辛能熏九相尸氣願鼻常聞十方世界諸樹草木之香五戒八戒十善六念

諸德香學無學人十地五分十力八萬四千諸度無漏之香十方諸佛說法之香願一切衆生舌恒不嘗衆生有命身肉雜味能生煩惱滋味願舌恒嘗甘露不死之味天自然食在其舌根變成上味諸佛所食之味法喜禪悅之味解脫泥洹最上勝味願一切衆生身常不覺邪婬細滑生欲樂觸不覺鑊湯寒冰之觸餓鬼畜生諸苦惱觸四百四病寒熱風霜蚤虱蚊虻飢渴困苦等觸願身常覺清凉强健心悟安隱證道飛行八自在觸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意常覺知九十八使八萬四千塵勞之法十惡五逆

九十六種邪師之法三塗可厭生死大苦願意常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爲醫王法爲良藥僧爲看病者爲諸衆生治生死患令得解脫心常無礙空有不染

頌曰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逗照慧日兮駕法雲騰危城兮出塵館芳珠燁兮聞歲時寶樹颸兮普昏旦清露搏甘永以挹喜園流采常爲玩無待殷鼎方丈羞安用秦箏纖指彈勤誠款願長不渝習苦塵勞從此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下

音釋 廣第二十七下

懟（徒對切怨也） 磷（良刃切薄石也） 厝（倉故切置也） 咋（陟格切齧也） 澌（相支切流冰也） 荼（同都切苦草也） 哽噎（哽古杏切壹一結切聲塞也） 嫭（胡故切美好貌） 腨（市兖切腓腸也） 窘（巨隕切窮迫也） 謔（迄却切戲也） 佷（下懇切不聽從也） 詰（契吉切問也） 繒（慈陵切帛也） 纊（苦謗切絮也） 毳（此芮切細毛也） 丱（古患切束髮也） 惕（他歷切懼也） 皪（狼狄切的皪白貌） 簣（求位切土籠也） 畹（委遠切畮也） 蹊（弦雞切徑路也） 兕（序姊切野牛也） 柙（轄夾切檻也） 騖（亡遇切亂馳也） 驍（堅堯切健也） 鉦（諸盈切） 拉（落合切摧也） 潸（師姦切涕流貌） 歔欷（歔休居切欷香依切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剡（時染切州名） 驃（悲嬌切正作驃馬銜也） 鬻（余六切賣也） 衒（黃絹切自矜也） 沔（彌兖切滚滿貌） 逭（胡逭切逃也） 飀（力求切高風也）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八上

唐釋道宣撰

啓福篇第八（福號樂門日用斯貴準酌乘時行而不著）

序

福者何耶所謂感樂受以安形取歡娛以悅性也然則法王立法周統識心三界牢獄三科檢定一罪二福三曰道也罪則三毒所結繫業屬於鬼王論其相狀後篇備列福則四弘所成我固屬於天王道則虛通無滯據行不無明昧昧則乘分小大智涉信法明則特達理性高超有空斯道昌明如別所顯今論福

者悲敬爲初悲則哀苦趣之艱辛思拔濟而出離敬則識佛法之難遇弘信仰而遵神緣境乃涉事情據理惟心爲本故虛懷不繫則其福不回於自他倒想未移則作業有乖於事用故綿古歷今相從不息王者識形有之非我興任持於塔寺餘則因於不足多行施以周給是知爲有造業未曰超昇多由起過重增生死故云爲有造罪一向須捨爲有起福雖行不著由斯意致位行兩分滯則增生捨則增道道據逆流出凡入聖福則順生興倒結業故啓福本擬歷賢明

與朗法師書

北魏主拓跋珪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筭遐長冀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者送素二十端白氈五十領銀鉢二枚到願納受

與朗法師書

晉司馬昌明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叡德光時飛聲東嶽靈海廣淹有生蒙潤大人起世善翼匡時輒伸經略懸稟妙筭昔劉曜創荒戎狄繼業元皇龍飛遂息江表舊京淪沒神州傾蕩蒼生荼蓼寄在左衽每一念至嗟

悼朕心長驅魏趙掃平燕代今龍旗方興剋復伊洛思與和尚同養羣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軀明光錦五十疋象牙簟五領金鉢五枚到願納受

答晉主昌明書

釋僧朗

僧朗頓首頓首夫至人無隱德生爲聖非德非聖何敢有喻忝曰出家栖息塵表慕靜山林心希玄寂靈迹難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無邊願開大乘申揚道味僧朗頓首頓首

與朗法師書　　秦主苻堅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膺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山海之養羣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存生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光迴蓋京邑今并送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絹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灑掃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

答秦主苻堅書　　釋僧朗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家栖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慇懃實感恩旨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願廣開法輪顯保天祚蒙重惠賜即爲施設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僧朗頓首頓首

與朗法師書　　燕主慕容垂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緒慈蔭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藉纂統方夏是膺昔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剋興征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誠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爲呪願

答燕主慕容垂書　　釋僧朗

僧朗頓首頓首能仁御世英規遐邈光敷道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倫若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載融羣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頓首

與朗法師書　　南燕主慕容德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即晏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主上播越每思靈關屏營飲淚朕以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和尚大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茌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

答南燕主慕容德書　　釋僧朗

僧朗頓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善逢高騖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刹所崇像福冥報有所歸僧朗頓首頓首

與朗法師書　　秦主姚興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勲神履道飛聲映世休聞遠振常無已已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今關未平事唯左右已命元戎剋寧伊洛冀因斯會東封巡省憑靈伏威須見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圖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

與林法師書

晉王洽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雖玄宗冲緬妙旨幽深然所以會之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朗喻以徵之故夫殆墜之旨可得之於千載將絕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無之談旨略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造精之言誠難爲允理詣其極通之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廣異同之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遲疑莫知所擬令道行指歸通敘色空甚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爲有明旨耶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經甚多或取譬不遠豈無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徵之於文未知所釋今故諮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疑洽稽首和南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約

維年月朔日皇太子其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眞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廢乾行四海震惶百司戰悚諱歷劫多幸夙世善緣忝生王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旦啓欣問豎之安寢扉早闢訪饍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藍精舍繞足頂禮百神警衛萬福具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弘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願克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百僧八關行道又度二十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懋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萬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之懽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茲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屆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姒之盛坤儀寧足匹末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茲辰預此慈善又普爲積苦餓鬼受罪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藪翾飛濕生化生有想無想皆藉今日慈悲咸造浣濯人天攝受幽顯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捨身願疏

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彌陀世尊云云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火亦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儵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厭路橫指空呼名之爲有豐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啗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未嘗登體溢俎充庖既飫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

悠悠黔首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爲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求無一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已慶流僕妾室非懸罄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笥委餘襲冬〻夜既蒙裹蠒而櫝有羸衾自斯已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家其陋已甚方諸窶室所邁寔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飢寒困苦爲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髓腦

誠難輕棄虧已贍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年次玄枵日殷鳥度夾鍾紀月十八在於新所創將陵皇宅請佛及僧髣髴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飰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饜兼捨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損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刀俎非切制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羣生咸有佛性不因翦削此路莫由緣業幷互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爲難故關以八支導彼淸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弗幷同迷斯路

招屈名僧寘之虛室主人高臥取逸閒堂呼爲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遺俗累一同善來分留上德勗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固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嗜慾易繁毎疚心術捨施難弘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璇聯華日彩玉組夙紆蕃麾早建蘭池紫奬

之乗擾於外間黼帳翠帷之飾光於中寢徒以心源尚滯情路未昭識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叶調五氣綏御六神霜暑或褰風露時舛是以敷襟上寶栖誠妙覺敬捨肌膚之外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衞夙理府給時順萬祉雲翔百妖窮滌望北極而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祜則天均慶少陽介福儷日承休儲妃闈贊祥之符皇枝廣惟祺之祚敬飾崇覺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旅清信勗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禎和招對靈應玄塗匪昧要之無爽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日見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沈於苦岸迷塗遼遠弱喪忘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爲空談靡依靡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無期約所以撫心自惻臨踐非譬者也至聖凝寂無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拯物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逾停午以福衆生芳塵餘法歿然未改約以往夏遘罹痾疾帝上哀矜深垂愍慮以月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宅隆茲重施弗知所限既已奉祇洪德又思自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稍而後滿事或易充草堂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爲營八集其一仰憑上定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聞之經訓心路皎然又過於此凡有涓毫應證來業無巨無細咸歸聖主仰願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眷蓋以微寄誠心云爾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帝

弟子蕭綱以今日建齋設會功德因緣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竊聞涅槃經言身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不淨九孔常流凡夫愚人常行味著愚癡羅刹止住其中又如瑞應經言沙門之爲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其清淨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聲色不能染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以免憂苦故知出恩愛獄薄俗爲難善來比丘其福深重弟子以此因緣今日度人出家願一切六道四生常離愛欲永拔無明根削遣闇惑心修習般若慧足踐輕輪之光口說懸珠之辯被忍辱鎧秉智慧刀乘菩薩車坐如來座結纏披解頂相光明戒因清白後報尊重所有果業皆

悉勝出受持法藏爲佛眞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切大誓不休不息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咸加證明又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天仰願十方淨虛空界一切諸仙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聰明正直守護一切善神又願今日見前幽顯大衆咸加證明今日誓願使弟子蕭綱得如所願滿菩提願一切衆生皆悉隨從得如所願

八關齋制序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泊業動心風情漂愛駮自非識達眞空照靈珠於難曉神緣妙境菑慈根於未化無以却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筵肅靜高宇閒邃香吐六銖煙浮五色目對金容耳餐玉韻無容使情緣異染形不肅恭類倚於鷲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勉袪斯醉象立制如左咸勉聽思謹條八關齋制如左

睡眠籌至不覺罰禮二十拜擎香鑪聽經三契一出不請刺罰禮十拜二出過三契經不還罰禮十拜三鄰座睡眠維那至而不語者罰禮十拜四鄰座睡眠私相容隱不語維那者罰禮十拜五維那不勤聽察有犯制者不卽糺舉爲衆座所發覺者維那罰禮二十拜擎香鑪聽經三契六白黑維那更相糺察若有阿隱罰禮二十拜七聽經契終有不唱讚者罰禮十拜八請刺無次第罰禮十拜九請刺白黑刺有誤者罰禮十拜十

爲人作造寺疏

郢州某甲敬白竊以布金須達表精舍於給園影石仙人造伽藍於離越莫不事表區中心憑眞外但四纏惑惱去善源而無滌五濁重霄非慧刃而安揮故以愍彼濕新傷茲滴器今於郢州某山爲十方僧建立招提寺縈負郊原面帶城雉枕倚巖壑吐納煙雲

重門洞啓未創飛行之殿步櫚中霤猶寡密石之功嚴飾之理難階瓶鉢之資巳罄道俗儻能微留善念薄奬勝緣則事等觀香義同錫乘昔人修檀手雨七寶前賢薄施掌出雙金福有冥移言無多遜謹疏

謝勑賚納袈裟啓（三首）

臣綱啓殿師吳苗奉宣勑旨垂賚鬱泥細納袈裟一緣分同妙葉界寫長縢拂石慚華裁金非重是日新染厥惟田服方使幽貞芳杜恥緝芙蓉仙客排雲羞裳飛羽穢食凡軀無明暗識叨恩每重荷澤難勝不任銘戴之至謹奉啓事謝謹啓

又

臣綱啓蒙賚鬱泥納袈裟一緣荀鋮秦縷因製緝而成文魯縞齊紈藉馨漿而受彩初開篋笥便覩舍衛四疇不出戶庭坐視南山睠陌竊以三銖輕軟稱美服於淨居千金巨麗得受用於迦葉而湛思特被萃此愚躬霜降授衣曲澤便及喜溢心崖如從空中所墜忽不自知更謂寶支所出采褥四色事非離世豹蘭兩葉殊澤實隆不任荷戴之至謹啓事謝聞謹啓

又

臣綱啓宣傳左右俞景茂奉宣勑旨垂賚鬱泥眞納

九條袈裟一緣精同織縷巧均結毪邁彼良疇成斯妙服雖復貴比千金輕踰二兩無以匹此洪恩方斯殊賚臣臥疾累旬未堪行踐不獲即被新染陪侍寶坊塵緣穢體愧荷相集不任慚悚之至謹啓事謝聞謹啓

爲諸寺檀越願疏

菩薩戒弟子蕭綱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積習長夜輪轉覆夾末劫易危煩流難拯不樹兩門豈修二翼常恐虛蕉染惑永結駃河愛藤懸綱長垂苦岸敢承三寶覺悟之力於幽顯前發弘誓願今願爲武當山太平寺并此鎮望楚白塔同安習善延明頭陀上鳳林下鳳林廣嚴等寺皆盡形壽永爲檀越雖七寶四事多謝往賢一念片言庶符般若方類不滅之燈終非起煙之竈以此功德仰福皇帝春宮家國內外咸同此善乃至天龍八部六道四生普皆蒙福

設無礙福會教　梁蕭綸

僚紀大士廣濟義非爲己導弘羣生種種方便所以虛己樂靜表之內經確乎難拔著自外典又加獨往

斯意足論隱不隔眞乃爲菩薩廬山東林寺禪房智表法師德稱僧傑實號人龍懷道守素多歷年所不爲事屈不爲時伸上下無常一相無相遂能捨彼耆闍來遊垢濁興言一面定交杵臼余以薄德謬臨大邦敎義未聞貴賢總至昔綺季之出漢年樊許之興唐日茲迺聖主流慈天澤滂被異人間出復在此辰不勝舞蹈帝之恩普也剋今月十日於栖賢寺設無礙會并致敬開士躬諮勝福下莚餐道凡厥民隸爰及庶士罔不幸從咸皆請業上答乾慈永同彼岸外依事宜行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帝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召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爲政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瘉子豫赤丸尚憂未振高臥六安毎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獨思吳容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邇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

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毎自念此愍然失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毎得弟書輕痾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與琰法師書（二首）

五驛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綵成春道體何如恒清宜也對玩清虛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糺勞倦特深聰然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傍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佇望來儀一日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信無述寸汵綱和南

又

日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桓之裏恒有語對眷佇之深無時不積久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爲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義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頂聞之善詎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北面未深雖異禪那事同花水今改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歎恨何已伏承

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得一覲止辯論青豆之房遣惑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郎日之寸心此事必期冀非爽指遣茲承問佇有還書白和南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遥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眞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遒日似青緹雲浮紅蘗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暇

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眞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鸞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踢歩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溆浦尚想彊臺眺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琁玉之源解蓮華之劒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詡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與約法師書

沈約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眞情素韻水桂齊質自接彩同栖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逍遙寡務何嘗不北茨遊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皆爲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旣陳楸檟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精深甘此藿食至於歲時包篚每見請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薦弟子輒斬而後與用爲歡謔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愴焉與想淚下不禁指遣恭送以充蔬僧一飯法師與周情期契闊非止恒交覽物存舊彌當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約和南

與印闍梨書

劉之遴

大喜稽首和南大喜精誠無感奄丁禍罰攀號永往五內屠鱠自咎自悼萬殞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亂繫想諸佛及本師至乎壽盡凡夫戀著母子恩深嬰此長別肝心破潰不能自任遺旨以三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場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營安厝終始永畢不可復希長號懊惱無心苟存伏度聞問理垂哀愍所希運心救拔必使亡靈遊於淨土不圖此啓臨紙崩絕大喜和南

與雲僧正書

王鈞

弟子孤子鈞頓首稽首和南弟子釁結幽明偏嬰荼蓼攀援崩踊肌髓糜潰尋繹煩冤肝腸寸斷號天叩地永隔精誠捨命捐軀終無補益思欲仰福廣爲法

事以伸罔極之痛少寄追慕之誠鑄像度僧仰遵法敎建齋設會務依經典敷說大乘誘度羣生其福不淺仰惟大正法師道心純淑至德凝深智包空有照通眞俗多聞不窮機辯無硋一代師匠四海推崇弟子宿植善因早蒙親眷情同骨肉義等金蘭外書所謂冥契神交內典則爲善友知識敬藉微緣敢陳大願來歲夏中欲仰請講說弘法之情既無彼此眷愛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要請既多故預諮聞必願允遂豈圖一旦忽有斯白臨紙崩衂厝言無次弟子孤子王筠頓首頓首稽首和南

與長沙王別書

筠頓首頓首高秋淒爽體中何如願比勝納承入東禮拜用深傾仰昔藩后遨遊不無是事或龍舟水嬉或臨川送遠摐金飛旆汎此安流猶復見重良書以爲盛德未有選日簡辰歸誠繫念尋法城之遊迴祇園之聚翹心讚歎無以譬說僕風疾增瘵蹇廢蓬門不獲執離彌深傾懣願敬勗白書不次王筠頓首頓首

答雲法師書　劉孝綽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勑旨所答劉太僕思効啓義窮深遠語兼巧便伏聞希有身心踊躍昔戈盾夾車備不虞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然於漢君斯皆執心黃屋瑞無紺馬事極寰寓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玆善覺降迹閻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慈導三有仁濟萬物猶以法藥未周寶船不倦解劒却蓋躬詣道場瑞花承足人觀彫輦之盛金輪啓路物覩重英之飾顯實開權事均祇鷲本無四畏寧慮五怨思効遂膺引梁丘隨劒之說日磾觸瑟之辭何異迴龍象於兔徑注江海於牛跡聖旨殷懃曲相誘喻豈直淨一人垢衣將以破羣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

見幼覩眞言但惑網所縈塵勞自結微因宿植仰逢法敎親陪寶座預餐香鉢復得俱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葉受潤大雲猥蒙開示深自慶幸不勝歡喜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

遼陽山寺願文　北齊盧思道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禮諧樂暢劒戟亾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照穌八表唐旌已立芻與不遠而至殷網既開肖翹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渚藹榮光

玄扈告符■翠■啓籙阿閣朝諠棘林夜靜西琯協律南宮迎神衣氣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踵修般之渠膜拜空首四海儼然中外禔福慰候無警書軌大同猶以爲負扆垂旒人世微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意玄門手執明珠頂受甘露調御天人不徇巖廊之重明行具足寧肩袞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屠門飽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螵蛄網於仁壽之域參墟奧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爽秀高巖鬱起作鎮東偏峯羅羣玉鷲頭之狀非美樹列三珠雞足之形可陋洞穴條風生和雅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効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雷移凝鑾佇蹕乃建仁祠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既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亾哲王馭曆弘濟區有前聖後聖日暮爲期以此勝因仰爲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遇彌陀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羣后一音所導遠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兩曜合德二儀受錄錯於靈河開金簡於仙嶽龍宮鳥紀未可

匹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籠啓誦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被於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俱沐定水同蔭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詔

魏收

門下皇居帝邑撰日瞻星仍雉有常几席斯在雖今古推移文質代變而成世作範義貴適時朕奄家四海作孚萬國當陽負扆深存庇畘濟下利物無忘懷抱昭仁訓俗不遺造次今臨嚮聽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足溫華每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至於離宮別館有時遊幸耳目所及聊可忘懷而乃千門洞啓燕仕周架上迫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麗殫珠璧眷然長想良非宿心三臺並列蕪穢自久天保之末經構甫興仍創棟宇規摹宏博有司過實匠人逞功氓庶勞止縻費難量既非殿寢正所便爲虛衛之地凝華生白經歷歲年不翦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可庶幾顧茲侈麗豈伊寧處自魏朝失政九域崩離人神無主實求明聖我太祖獻武皇帝握茲乾紀

執斯地綱懸持日月嘯吒風雲紀忠貞以成務感靈徵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圖道場之業神迹冥果理燭幽明朕嗣膺寶祚永惟家祉仰祇先志尚竦玄門忍展聿修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悋國城何寶期濟率土至於圓極可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此處極土木之壯窮丹素之妍奇怪備於刻削光華畢於圖彩顧使靈心肹蠁神物奔會眞覺唯寂有感必通化爲淨土廣延德衆心若瑠璃法輪常轉灑甘露於大千照慈燈於曠劫

修起寺詔　後周明帝

制詔孝感通神瞻天罔極莫不布金而構祇桓流銀而成寶殿方知鹿苑可期鶴林無遠敢緣雅頌仰藉莊嚴欲使功侔天地興歌不日可令太師晉國公總監大陟岵大陟屺二寺營造

隋文帝爲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詔　李德林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旻之靈膺錄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開闢二代造我帝基猶夏禹之事唐虞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構禍蕭詧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感威懷連城頓顙隋郡安陸未即從風敵人騁輔車之援重城固金湯之守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剋始於是日遂啓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後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迹之間未盡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方命繼其絕祀有齊未亾凶徒孔熾連山巨防艱危萬重晉水之陽是其心腹於是鳴鑾執鉞假道北隣皮服欽風煙隨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縈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既功而英威大

振齊人因以挫衂周武賴以成功尚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率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徒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仰神猷事冥眞寂降生下土權變不常用輪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勝爲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類香華玄黃之野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寶刹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曰巡遊有聞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尚矣其襄陽隋州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

地而長久

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隋高祖

門下昔歲周道既衰羣凶鼎沸鄴城之地寔爲禍始或驅逼良善或同惡相濟四海之内過半豺狼兆庶之廣咸憂吞噬朕出車練卒蕩滌妖醜誠有倒戈不無困戰將士奮發肆其威武如火燎毛殆無遺燼于時朕在廊廟任當朝宰德慚動物民陷網羅空切罪己之誠唯增見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戰實危機節義之徒輕生忘歿干戈之下又聞殂落興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羣生蹈兵刃之苦有懷至道興度脫之業物我同遇觀智俱愍思建福田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長悖逆之侶從闇入明並究苦空咸拔生死鯨鯢之觀化爲微妙之龍臺虵之野永作玻瓈之鏡無邊有性盡入法門可於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立碑紀事其營構制度置僧多少寺之名目有司詳議以聞

行道度人天下敕

隋煬帝

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薩戒弟子皇帝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賢聖僧竊以妙靈不測感報之理遂通因果相資機應之徒無爽是以初心爰發震動波旬之宮一念所臻咫尺道場之地雖則聚沙盐鮮實覆簣於耆山水滴已微乃濫觴於法海弟子階緣宿殖嗣膺寶命臨御區宇寧濟蒼生而德化弗弘刑罰未止萬方有罪寔當憂責百姓不足用增塵累夙夜戰兢如臨淵谷是以歸心種覺必冀慈愍謹於率土之内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日行道仍總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並爲一切上及有頂下至無間蜎飛蠕動預禀識性無始惡業今生罪垢藉此善緣皆得清淨三塗地獄六趣怨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

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唐太宗

門下至人虛己忘彼我於胸襟釋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無隔萬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慈明罰誓牧登陑曾無寧歲其有桀大愚惑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于握節各徇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藉方命封樹紀於丘墳紀信捐生丹青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疚懷用忘興寢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

寺剎招延勝侶望法鼓所震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爲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破薛舉於豳州立昭仁寺破霍老生於台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破王世充於芒山立昭覺寺破竇建德於鄭州立等慈寺破劉黑闥於洺州立昭福寺右七寺並宮造又給家人車牛田莊并立碑頌德）

爲戰亾人設齋行道詔

門下刑期無刑皇王之令典以戰止戰列聖之通規是以湯武干戈濟時靜亂豈其不愛黔首肆行誅戮禁暴戢兵蓋不獲已朕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伐所向平殄然黃鉞之下金鏃之端凡所傷殪難用勝紀雖復逆命亂常自貽殞絕惻隱之心追以愴恨生靈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懷無忘興寢且釋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殺害爲重承言此理彌增悔懼今宜爲自征討已來手所誅翦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爲建齋行道竭誠禮懺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捨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度僧於天下詔

門下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八正歸依慈悲爲主流智慧之海膏潤羣生翦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眞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登仁壽冥緣顯膺大庇含靈五福著於洪範三災終於世界比因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凋毀良用憮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爲僧尼總數以三千爲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務取精誠德業無問年之幼長其往因減省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可取亦任其闕數若官人簡練不精宜錄附殿失但戒行之本唯尚無爲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假託神通妄傳妖怪或謬稱醫筮左道求財或造詣官曹囑致贓賄或鑽膚焚指駭俗驚愚並自貽伊戚動推刑網有一於此大虧聖教朕情深護持必無寬捨已令依附內律參以金科具爲條制務使法門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內有違法僧不舉發者所司錄狀聞奏庶善者必採惡者必斥伽藍淨土咸知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

斷賣佛像勅

勑旨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果止求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自今已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像賣鬻其見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衆酬其價直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校勑到後十日內使盡

與暹律師等書

唐褚亮

竊伏下風久揖高義有懷靡託於邑良深春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嶽創立

僧宇此山蘊菁奇秘控接煙霞削峯累仞靈泉百丈神仙以爲勝地賢哲之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厥道興廢弘之在人且棟梁三寶必資龍象之力羽儀四衆尤待鴛鷺之羣法師等學洞經典譽宣眞俗實宜共化蒼生升於彼岸且遠人屈己存乎應物大德忘名唯在伸教理必弘濟無隔遐邇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遠禪居遙蹤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捨舊宅造興聖寺詔

唐太宗

丹陵啓聖華緒降祥叶德神居克隆鴻業朕丕承大寶奄宅域中遠藉郊禋之慶仰惟樞電之祉思園之禮既弘撫鏡之情徒切而永懷慈訓欲報無從靖言因果思憑冥福通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敬僧靈祐宜捨爲尼寺仍以興聖爲名庶神道無方微伸凱風之思主者施行

爲太穆皇后追福手疏

貞觀十六年五月御製願文致弘福寺曰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愛者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訓蓼莪之念何日云忘罔極之情昊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虞丘嗟二親之不待方寸

亂矣信可悲夫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難疚興言永慕哀切深衷欲報靡因唯憑冥助敬以絹二百疋奉慈悲大道儻至誠有感冀銷過往之愆爲善有因庶獲

二教鍾銘（并序）

周武帝

天和五年歲次攝提五月丙寅造鍾一口冶昆吾之石練若溪之銅郢匠鴻鑪化茲神器雖時屬蕤賓而調諧夷則故春秋外傳曰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弘宣兩教同歸一揆金石冥符天人咸契九宮九地遙徹洞玄二千大千遠聞邊際銀閣應供延法侶而尋聲金闕降眞候仙冠而聽響式傳萬古逎勒銘云

實際遐曠通玄洞微化緣得業造理因機靈圖降彩慧日垂暉金河霧集銀澗雲飛（其一）九霄仙籙五嶽眞文智煙遐照禪林遠熏金鼓入夢瓊鍾徹雲音調冬立響召秋分（其二）二教並興雙鑾同振遠赴天霜遙虧地鎭陝河浮影漢溪傳韻聽響弘法聞聲起信（其三）般若無底重玄有門長開久暗永拔沈昏不求正覺莫會天尊唯全智海先度黎元（其四）

大興善寺鍾銘序（未詳作者）

皇帝道叶金輪示居黃屋覆燾萬方舟航三界欲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同宣雅頌之聲隨梵音而俱遠乃命鳧氏範兹金錫響合風雷功侔造化騰驤猛虡負簨業而將飛宛轉盤龍繞乘風而如動希聲旦發犍椎久震莫不傾耳以證無生入神而登正覺圓海有竭福祚無窮方石易銷願力無盡

唐西明寺鍾銘（并序未詳作者）

維大唐麟德二年歲躔星紀月次降婁二月癸酉朔八日庚辰皇太子奉爲二聖於西明寺造銅鐘一口可一萬斤發漢水之奇珍採蜀山之秘寶虞倕練火晉曠飛鑪帶龍虡而騰規應鯨桴而寫製聲流九地遐宣厚載之恩韻徹三天遠播曾旻之德寤羣生於覺路警庶類於迷塗業擅香垣功齊塵劫式旌高躅敢勒貞金頌其銘曰

青祇薦祉黃離降精渦川毓德瑤嶺飛英吹銅表性問寢登情典言淨業載啓香城七珍交鑄九乳圓形翔龍若動偃獸疑驚制陵周室規踰漢庭風飄旦響霜傳夜鳴仰延皇祚俯導蒼生聲騰億劫慶溢千齡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上

音釋　廣第二十八上

賚（洛代切賜也）屺岵（屺去倚切岵後五切）暹（思廉切）蓼（郎鳥切荼蓼辛苦之菜）衽（如鴆切衣衿也）儆（舉影切戒也）翾（隳緣切小飛也）迮（初救切倅也）贏（怡成切餘利也）窶（郡羽切貧窶也）寘（支義切置也）黼（匪父切白黑相次文也）塍（神陵切畦埒也）襮（通沃切黼領也）礭（克角切靳固也）轞（岦占切正作轞車幃也）瘐（勇主切病瘳也）僝（仕限切見也）覯（居候切遇見也）遄（淳沿切疾也）遒（慈秋切迫也）緹（田黎切帛丹黃色也）詡（大羽切）靳（居斲切吝也）朒（女六切與衄同敗北也）摐（初江切）瘵（側界切病也）懣（莫困切煩悶也）磾（都黎切月磾人名）琯（古緩切律管也）鬯（丑亮切鬱鬯也）膜（蒙晡切膜拜胡人拜也）禔（常支切安福也）扆（隱豈切畫斧屛風也）甿（眉甍切民也）肹蠁（肹黑乙切蠁許兩切盛作也）陑（如支切地名）愀（七小切愀然容色變也）疚（居又切病也）豳（悲中切地名）殪（於計切殺也）櫛（側瑟切梳比也）憮（罔甫切憮然失意貌）禋（伊眞切潔祀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下

唐釋道宣撰

悔罪篇

序

夫福曰富饒罪稱摧折富則近生四趣厚報榮祿滿於目前遠則三聖勝相資用豐於羣有至於罪也返此殊途良由沈重貪瞋能獲果登苦楚所以罪業綿亘勞歷聖凡凡惟罪聚不足討論綸綱正行事該小學致使須斯二果尚弊於怒癡羅漢漏盡猶遺於碎體是知無始故業逐分段而追徵有爲積障望變易而廻首自古正聖開喻滋彰時張四惑乃三三九品欲使隨念翦撲豈得縱以燎原然以煩惱增繁難爲禁制勃起忽忘早樹根基過結已成追悔無巳但以諸佛大慈善權方便啓踈往咎導引精靈因立悔罪之儀布以自新之道既往難復覆水之喻可知來過易收捕沉之方須列遂有普賢藥王之侶分衢而廣斯塵道安慧遠之儔命駕而行茲術至於侯王宰伯咸仰宗科清信士女無虧誡約昔南齊司徒竟陵王制　薩法淨行儀其類備詳如別所顯今以紙墨易繁略列數四開明悔過之宗轄焉

謝勑爲建涅槃懺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伏聞勑旨垂爲臣於同泰寺瑞應殿建涅槃懺臣障雜多災身穢饒疾鍼艾湯液每黷天覽重蒙曲慈降斯大福冀慧雨微垂卽滅身火梵風纔起私得清涼無事非恩伏枕何答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謹啓）

六根懺文

今日此衆誠心懺悔六根障業眼識無明易傾朱紫一隨浮染則千紀莫歸雖復天肉異根法慧殊美故因見前境隨事起惡今願捨此肉眼俱瞬佛眼如抉目王見淨名方丈之室多寶踊塔之瑞牟尼寶獄之光彌勒龍華之始常遊淨土永步天宮耳根闇鈍多種衆惡悅染絲歌聞勝法善音昏然欲睡聽鄭衞淫靡聳身側耳知勝善之事樂之者希淫靡之聲欣之者衆願捨此穢耳得彼天聽聞開塔關鑰之聲彈指謦咳之響諸佛所說悉皆總持香風淨土之聲寶樹鏗鏘之響於一念中怳然入悟鼻根過患彌復頑嚚耽染六蘭流連百和鬱金易著瞻蔔難排雖復一薰一蕕叶性難遣空中海上彌不自覺至如彫鑪在彼翠霧飛煙識染相牽彌生織累所以蝍蛆甘帶自謂馨香烏鴟嗜鼠不疑穢惡今願捨此鼻根得彼天受

振裳羅步跨栴檀之迥林提囊拭鉢捧香積之寶飯長離穢濁永保清升舌根障重染惡尤深毒刺爭興惡齕競起既貪五黃六禽之旨又甘九鼎八珍之味所以契山破卵涸水枯鱗黿臛不斟有染指之過羊羹不及致入陣之苦雖復鴿膜鹿胃猶不稱其鳳肺龍胎更云不美雖羅鼎俎未必皆嘗在彼衆生於命已酷或復間朋亂友破俗傷眞變紫奪朱反白爲黑所以讒言三至曾母投杼端木一說越霸吳亡故知三寸之舌未易可掉駟馬既出於事難追願斷煩惑入清淨境既同阿難乞乳之譏又等淨名寂默之致餐禪悅之六味服法喜之三德形恭心到永趣菩提身根頑觸唯貪細軟質體塵礙不重戈矛莫不愛我輕他陵人傲物縱此裸蟲不羈醉象六塵四倒自此而生五蓋十纏因斯而致所以象簟清潤遨遊於夏室重衾狐白溫煦於冬房結駟廣廈動靜必安鵕鸃翠樓去來有託所以三業之過出自機關四大假成豈有眞我願捨此畫瓶得彼金色淨寶珠之法飾煦瑠璃之慧體長歸五分永等十身意識攀緣其罪山積險同夢幻譬若猨猴懸鏡高堂一念雖靜走丸索上百慮先馳至如二十五有紛繞不息九十八使驚鶩無已所以灰心滅智行拔於三乘風禪露飲道高

於六度今願斷此意根祛累斯盡心當恬怕洞照無生一切衆罪悉滅俗門三界興途歸之眞域懺悔（已竟誠心作禮）

悔高慢文

弟子蕭綱又重至心歸依三寶竊聞禮稱弗傲表洙泗之遺文經云不慢驗蹤闡之妙典故一遇恒神陵伽尚生餘習上賓天帝淮南猶有誤辭亦有才曰隱淪調唯高俗猶足坐痺音君立前齊主況復道隆三學法兼五衆如過前殿似出北門而不密室致恭遺弓接足敢藉勝緣願起弘誓從今日始乃至菩提於諸出家悉表虔敬方欲削除七慢折制六根賓頭下步庻無厥咎脊達棄車方思昊纂幽顯大衆咸爲證明

懺悔文

沈約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今生已前至于無始罪業參差固非詞象所筭識昧往緣莫由證舉爰始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辨罪報以爲毛羣鱗品事允庖廚無對之緣非惻隱所及晨剉暮爚亘月隨年嗛腹塡虗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靈靡達遨戲之間恣行夭暴蠢動飛沈罔非登俎儻相逢值橫加剿撲却數追念種彙寔蕃遠憶相間難或詳盡又暑月寢臥蚊虻嗜膚忿之于心應之于手歲所殲

殞略盈萬計手因怒運命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不足迄至于今猶未頓免又嘗竭水而漁躬事網罟牽驅士卒懽娛賞會若斯等輩衆夥非一黨隸賓遊従眥交互或盗人園實或偸人芻豢弱性蒙心隨喜讚悅受分吞贓晈然不昧性愛墳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綺語者衆源條繁廣假妄之愆雖免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穽未易洗拔灌志慘舒性所同稟遷怒過嗔有時或然厲色嚴聲無日可免又言詭行止曾不尋研觸過斯發動淪無紀終朝紛擾薄暮不休來果昬頑將由此作前念甫謝後念復興尺波不息寸陰驟往愧悔攢心罔知云厝今於十方三世諸佛前見在衆僧大衆前誓心剋已追自悔責收遜前愆洗濯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本八微是構析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無已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即成後緣若不本諸眞諦以空滅有則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與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

性既空庶罪無所託布髮頂禮幽顯證成此念一成相續不斷日磨歲瑩生生不休迄至道場無復退轉又彼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若不滅此重緣則來惡彌邁當今斷絕永息來緣道無不在有來斯應庶達今誠要之咸達

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陳江總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賢聖見前大德僧皇帝某菩薩睿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虛空照窮般若發弘大誓荷負衆生神道會昌膺兹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嶽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心既而深悟苦空極信無我寶臺華柱本非實錄賊城樓櫓苦具兹多遂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象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鑾輅龍章翠帳玉機福德所感威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間而宴坐與稗種而同遊紫微虛宮黃屋曠位上靈聳動厚土恇惶弟子等身纏愛惑業搆煩惱天生烝民樹以司牧慄慄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至尊居萬乘而伸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爲布衣之事且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燧人警職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未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遂迷窅然汾水之上八駿沃若方在瑤池之濱則天下何依羣臣莫奉宗社廟堂有廢興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千錢如千物仰覬三寶大衆奉贖皇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三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無礙心坐道放光顯揚宣說歡喜和合超然降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南山等固乃神乃聖之德與北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金禎玉幹之底窮積善之慶盡萬歲之權玉鑾迴鑣金門洞啓百辟翹首搢紳並列願塵勞與雲沴俱銷億兆與天地同泰慊慊丹愚敢以亟請弟子某和南

摩訶般若懺文

梁武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我淨蓋眞常之妙本無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與眞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顚倒我人之所彌見愚癡取捨有無之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實法唯一眞如不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蕩示之以冥滅百非俱棄四句皆亾然後無復塵勞解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旨終歸一

趣莫非第一義諦悉是無上法門弟子頗學空無深知虛假王領四海不以萬乘爲尊攝受兆民彌覺萬幾成累每時丕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乾歎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般若舟航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慧命須菩提願諸衆生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若識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恒空無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金剛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派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眞法才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至言其歸一揆莫非無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旣爲殊失就無求也彌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內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眞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眞俗同棄本迹俱冥得之於心然後爲法是以無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

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恒沙衆生皆爲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金剛般若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金剛般若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集會哀憐萬品護念羣生引入慧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金牒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行自在無復塵勞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宣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自鶴林滅迹鷲嶺凝神瓶寫總持遺文不墜傳燈流布法輪踰廣方軌弘宣旣昭著於西域分鑣顯說亦漸移於東土而周朝徵應止見夜明漢帝感通不過宵夢香象所載虎觀穿而未聞龍宮所藏麟閣閒其無取山海爲隔傳授蓋微華夷不同翻譯何幾天王所問止得經名金剛之經纔見一品歷魏晉而未備經宋齊而恒闕我皇帝承家建國光前絕後道格天地通被幽微大啓慈悲廣開智慧施造化以仁壽濟蒼生於解脫異世界而承風殊剎土而響應眞人間出法寶傳通粵以天嘉六年外國王子月婆首那

來遊匡嶺慧解深妙靡測聖凡奉持勝天王般若經一部於彼飜譯表獻京師某校彼前名冥合符契總三乘之通教貫六度之淵海如開暗室以照優曇十方衆生若貧人之獲寶四部弟子等力士之得珠金牒寶印始茲辰而一啓智慧實法洎爾時而方具故知如來付囑必俟仁王般若興隆期於聖運弟子纂承洪緒思弘大業願此法門遍諸幽顯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勝天王般若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般若波羅蜜禮勝天王願一切衆生勤求般若不避寒暑如薩陀波崙不愛身命如精進力菩薩得般若之性相與般若而相應攝諸萬有住安隱地含靈有識悉獲歸依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妙法蓮華經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竊以前佛後佛種種因緣已說當說各各方便莫非眞語悉爲妙法理無二極起必同歸但因業因心稟萬類之識隨見隨著異羣生之相品位分淺深覺悟有遲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聞之者差別是以小乘頓教由此各名聲聞菩薩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分段解脫以諸佛之善巧會衆庶之根機是曰半字未稱三點及夫會三歸一反本還源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滅化城於中路駕寶車於四衢衣裏明珠隱而還見髻中眞寶於焉始得出寶塔於虛空踊菩薩於大地見希有事證微妙法最勝最尊難逢難値弟子以因地凡夫屬符負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黎元竊以羲皇結網深失大慈成湯解羅猶非妙善揚旌丹水異道樹而降魔執玉塗山非寶坊之大集所以憑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無三之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

門汲引羣迷導示衆惑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法華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多寶世尊禮妙法華大乘經典禮普賢菩薩妙光法師願多寶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象空來並入道場證明功德擊大法鼓轉妙法輪震動世間覺悟凡品令使盡空法界無量聲聞無邊衆生皆爲菩薩總持性相同到無生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金光明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尋夫靈鷲山間自有常住之相白鶴林處本

無變易之法故知眞解脫者誰辨去來實智慧者非有生滅而顚倒迷愚不曉三點之理無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於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之室顯說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偈出懺悔之法音是曰經王微妙第一以種智爲根本以功德爲莊嚴能照諸天宮殿能與衆生快樂能銷變異惡星能除穀貴饑饉能遣怖畏能滅憂惱能却怨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子以茲寡昧纂承洪業常恐王領之宜不符正論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績未康黎民弗乂方願歸依三寶憑藉冥空護念衆生扶助國土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光明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四佛世尊金光明經信相菩薩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天善神不離土境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悲雲開智慧日作眼目導爲依止所成就菩提之道場安住不動之境國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大通方廣懺文

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三寶竊以諸佛刹土不可言說如來稱號無有限量或過去見在共取頻羅之姓或同時異世俱有釋迦之名或明王十億或燃燈三萬去來三界遍滿十方聞名者離塵受持者得道其爲功德難用思議釋迦如來以無礙力遊娑羅之淨道止吉祥之福地寶池化生金花自踊說大通方廣出三寶名號譬如六天總歸一乘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業常以萬邦有罪責自一人四生未安理爲重任所以薰修在己日夜忘勞精進爲心夜分未息菩薩行處皆願受持諸佛法門悉令如說欲使普天率土無復怖畏之塵蠕動蜎飛永得歸依之地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行方廣懺悔讀誦百遍右遶七帀塗香末香盡莊嚴之相正念

正觀罄精懇之心見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方廣經中所說三寶名字願諸佛菩薩尋聲赴響放淨光明照諸暗濁施清涼水滅茲渴愛登六度舟入三昧海總萬有而會眞如齊三界而登實法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虛空藏菩薩懺文

竊以菩薩之於衆生是大依止觀察性相隨機濟拔一人未度不證道果往古今來行願如一而虛空藏菩薩最爲勝上爲衆中之幢王爲大明之尊主具諸佛之智慧得如來之秘密至因夢見形隨緣示相一

聞稱號水火不能焚溺一心稱名刀杖不能傷害壽命財產之願念而必諧色聲味觸之須求而皆遂身心疾惱憐愍療治牢獄怖畏方便解釋此蓋隨從世法安樂衆生及夫動神變相去香集之境放淨光明來閻浮之界入三昧定除煩惱熱說陀羅尼破惡業障五濁惡世一時清涼五根本罪並皆解脫此則開世間之眼示涅槃之路弟子承如來之教稟諸佛之慈國被菩薩之功家行大士之業方願十方剎土悉有一乘十方衆生皆修十地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虛空藏菩薩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文佛禮勝花敷藏如來禮陀羅尼神呪禮虛空藏菩薩願虛空藏菩薩尋聲應赴現神通力開智慧光以種種身遊諸國土度脫衆生不乖誓願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竊以三世諸佛以誓願因緣十方如來以智慧方便縱無礙之辯開無盡之門法流派別宗源無限法本分散枝條不極非直摩訶般若獨有八萬四千至於陀羅尼門亦有九十二億處處宣說種種名稱功德無量威神不測至如婆藪之拔地獄波旬之發菩提花聚之獲神通雷音之脫掩蔽莫不因斯章句承茲業力亦有四部弟子十方衆生聞一句而發心聽一說而悟道故知一切諸法無非眞妙弟子側身修行所學者菩提肝食夙典所行者濟度一心之力攝取衆生一念之頃遍諸法相如來種智皆願總持諸佛功德悉欲流布今謹於法典本之經教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禮陀羅尼章句禮雷音比丘禮華聚菩薩願承此功德調伏衆生滅三毒心破十惡業四百之煩惱自然清淨八萬四千塵勞一時解脫得神呪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陀羅尼門觀諸佛境界頓銷獄火永盡無餘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藥師齋懺文

竊以諸行無常悉爲累法萬有顚倒皆成苦本熱餤鏡像知變易之不停漂草爨茅見生滅之奔迅隨業風而入苦海逐報障而趣幽途去來三界未見可安之所輪迴五道終無暫息之期藥師如來有大誓願接引萬物救護衆生導諸有之百川歸法海之一味亦能施與花林隨從世俗使得安樂令無怖畏至如八難九横五濁三災水火盜賊疾疫饑饉怨家債主王法縣官憑陵之勢萬端虔劉之法千變悉能轉禍

爲福改危成安復有求富貴須祿位延壽命多子息生民之大欲世間之切要莫不隨心應念自然滿足故知諸佛方便事絕思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績未乂方憑藥師本願成就衆生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藥師齋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藥師如來慈悲廣覆不乖本願不棄世間與四等雲降六度雨滅生死火除煩惱箭十方世界若輪燈而明朗七百鬼神尋結縷而應赴障逐香燃災無復有命隨幡續漸登常住遊甚深之法性入無等之正覺行願圓滿如藥師如來

娑羅齋懺文

尋夫眞解脫者本自不生實智慧者今亦無滅故知鶴林變色非變易之文鷲山常在實常住之法但世界不一應赴所以不窮衆生無邊方便所以無際隨念隨著種種法門因業因心各各示見或八十小劫端坐之相未移方八十年無餘之機已及熈連河側晨朝之色忽明娑羅樹間中夜之聲便寂最後功德是日茲辰弟子有緣閻浮囑當重任愍羣生之顚倒嗟庶類之愚迷常願造六度之舟濟之於彼岸駕一乘之御驅之於中道今謹於太極殿設無礙大會首僧一夕娑羅大齋願法雨法雲淸凉三界之火慧燈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二字人天共聞伊字三點凡聖並悟無勞迦葉之問不待須跋之疑一切種智而爲根本無量功德以自莊嚴意樹開解脫之花身田含定慧之水居處吉祥之地枕藉福德之場與二氣而俱貞隨四時而納祐日月天子照合璧於大千星辰宮殿散連珠於百億慈悲輕雨與祥風而並飛菩提寶雲共飛煙而合彩六合四海無復塵勞六道四生俱蒙淸淨

無礙會捨身懺文

竊觀雅誥與義皇王興在予之言禮經今典聖人揚罪己之說故亾身濟物仁者之恒心克己利人君子之常德況復菩薩大士法本行處應赴三界攝受四生運無量之四心修平等之六度國城妻子僶俛哀荒承祖宗之大業扶曳喘息當天下之重任黎民弗乂庶績未熈御朽履冰無忘兢業又以世相泡影有爲露電愛河奔迅欲海飛騰禀識同焚含靈共溺垂頊憑玉還覺萬乘非尊當宁負扆黼以萬機成累夕惕若厲思弘汲引毋旦丕顯奉爲七廟聖靈奉爲皇太后聖御奉爲天龍鬼神幽冥空有三界四生五道

六趣若色若想若怨若親若非怨親遍虛空滿法界窮過去盡未來無量名識一切種類平等大捨弟子自身及乘輿法服五服鑾輅六冕龍章玉几玄裘金輪紺馬珠交瓔珞寶飾莊嚴給用之所資待生平之所玩好並而檀那咸施三寶今謹於前殿設無礙大會奉行所願幷諸功德具列于前願諸菩薩冥空幽顯俱到證明開智慧日映慈悲雲樹寶幢於大千擊法鼓於百億震動世界覺悟羣生放三昧之淨光流一味之法雨引愚癡於火宅拔煩惱於棘林出輪轉河到無生岸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八下

音釋（廣第二十八下）

甤（儒追切甤賓五月律也）簴（音筍懸鍾者）謦欬（謦棄挺切欬口溉切逆氣也小曰謦大曰欬）躧（所綺切曳履行也）臛（黑各切肉羹也）鴇（補抱切鳥也）䐿（於告切鳥胃也）煦（吁句切氣以溫之也）爚（弋約切爇也）嗛（苦簟切銜也）剿（子小切絕也）噆（作答切）殲（將廉切盡也）怔（之成切懼也）惵（徒頰切恐懼也）沴（郎計切陰陽氣亂也）慊（苦簟切不滿也）闃（苦臭切靜也）瑱（陟刃切玉充耳也）宁（直呂切門屏之間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上

唐　釋　道　宣　撰

統歸篇第十（奉正開邪護道成德 神解既暢陳詞歌詠）

序

廣弘明者言其弘護法網開明於有識也自上九篇隨時布現籌度理路其緣頗悉然於志之所之未備詳覩如不陳列頌聲何寄故次編之般鑒遐邇且法王御寓歌頌厥初梵王天王聲聞菩薩咸資偈讃用暢幽誠無經不有彰于視聽東夏王臣斯途不惑擬倫帝德國美無不稱焉所以寫送性情統歸總亂在于斯矣然晉宋已來諸集數百餘家信重佛門俱陳聲略至於捃拾百無一存且列數條用塵博觀

淨業賦（并序）

梁武帝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獨往之行乖任縱之心因爾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有事戎旅略無寧歲上政昏虐下豎姦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刀應敕梅蟲兒茹法珍俞靈韻豐勇之如是等多輩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寶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于時羣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閤公亦怒而言曰亂戴頭亂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在口忠良被屠馘之害功臣受無辜之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驅皆稱帝主人云尊極用其詭詐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忌昏曉屏除京邑不脫日夜屬纊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產路側毋不及抱百姓懍懍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無報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羅其禍遂復遣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至雍州就諸軍帥欲見謀害衆心不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貔虎器甲精銳君親無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羣小畏壓溺三不弔

況復姦豎乎若默然就死爲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爲蕭穎冑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號建牙豎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艫翳漢竟陵太守曹宗馬軍主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舸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降款姑熟甲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士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甦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水猶

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殁名辱亦負累幽顯乃作賦曰日夜常思惟循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負衆臨朝冕旒四海昧旦乾乾夕惕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譬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爲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烹宰衆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

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必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筯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凊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噉魚肉雖自內行不使外知至於禮宴羣臣餚膳按常菜食味習體過黃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朏孔彥穎等屢勸解素乃是忠到心斲地數片肉耳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我不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于時四體小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所致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搖頭云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爾于時久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無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令爲治劉澄之處酒姚菩提處丸服之病逾增甚以其無所知故不復服因爾有疾常自爲方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旣不食衆生無復殺害障旣不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已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也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內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爾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淸靜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而成眚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內意而自騁目隨色而變易眼逐貌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黃翫七寶之陸離著華麗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麗天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絲竹亦繁會於五音經昏明

而不絕歷四時而相尋或亂情而惑慮亦惱耳而堙心至如香氣馞起觸鼻發識婉娩追隨氤氳無極蘭麝夾飛如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嗜味衆塵無有大苦鹹酸莫不甘口噉食衆生虐及飛走唯日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罔慮幽咎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揚巧笑蛾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潔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無邊靡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逐無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沈溺苦海長夜執固終不能

改迷否相隨災異互起內懷邪信外縱淫祀排虛枉命蹠實橫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祉前輪折軸後車覆軌殃國禍家亾身絕祀初不內訟責躬反己皇天無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內淨心塵不與不取不愛不嗔如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淤泥不能汙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眞霧露集而珠流光風動而生芬爲善多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隨恒與道而爲鄰見淨業之愛果以不殺而爲因離欲惡而自修故無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礙亦淨如久澄水如新磨鏡外照多像內見衆病既除客塵反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滅止善既修行善無缺清淨一道無有異轍唯有哲人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冰志皎潔其如雪在欲結其既除懷憂畏其亦滅與恩愛而長違顧生死而永別覽當今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懷荊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存躬修聖行其不已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萬代流於清風豈伏強而稱勇乃道勝而爲雄

孝思賦（并序○太常卿劉之遴注文多不載）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

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髫齔內失所恃餘喘岭峅嬪媼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荊蠻致闕晨昏江途遼夐家無指信髣髴行路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刺解職以遲歸路于時齊隋郡王子隆鎮撫陝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追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周仲連爲鵲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無逮及五內屠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

志墳陵長兄哀愍未說獨行續有北間狡虜寇邊朝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扞壽春王事靡鹽辭不獲免刺史崔慧景志懷翻覆遠招逋逃多聚姦俠大猾凶醜莫不雲集至如彭盆韓元孫等不可稱數倍道電邁奄至淮淝凶徒疑駭相引離散臺軍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是歲齊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徵慧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即重遣還以安其心姦渠既出緣邊無虞旬朔之間慧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爾驅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正遂膺四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亾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為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飢不有食寒不可衣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

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雜沓恨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所贍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衷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爾

感四氣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蟭螟於蚊睫觀鯤鵬於北溟彼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之衆多獨在人而最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鸚猩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永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無已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常閑居以永念獨拊膺而自傷徒升岵而靡瞻空陟屺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懼滅性之垂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昊蒼冀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萬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立而縈結夕獨處而徊徨氣塞哀其似噎念積心其若狂至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

啓節白日朝餡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但罔極而纏心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凉氣入衣凄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冰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颸颸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時瞬睒其如電想慈顏之在昔衮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答顧報復而無片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鵝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翺翔去來候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歷日

夜而不怠旣視丹而成綠亦見白而爲黃擾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雛而心欻慟終天而無怙號畢世而靡恃覩休屠之日磾豈敎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値何羅之作難乃捨之以投瑟起王臣之稱胥冠誠勇而無匹士行已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歿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亾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鎭就養而不暇常遠汲而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竈下顧長洑

之臨湘有古初之道始時父沒而未葬遇隣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歿又何琦其亦然獨柩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黃雀入帳隗通橫石特起盛彥之開母目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難得而具紀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尚爾況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橫四海而不撓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敎

遊七山寺賦

梁宣帝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閒曠而清華地幽

栖而特挺窮淛右之標絕極宇中之勝境承輿序而陟涉聊盤桓而騰騁盡登臨之雅致悅諠囂之暫屏因茲連鑣結駟竝幔方舟萬騎齊列千艤爭浮皆東南之俊異並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儔巷無服馬路寡遺轍窮周章而歷覽盡娛翫而遨遊爾乃傍林橫出輕舠上泝歷秦王之舊陌緣越地之昔路望塗山而斜繞逕南湖而迴渡連天台之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汎濫而瞻望或陵峯而一顧於是歷樂林而南上外法華而望西有磕磕之奔澗復疊疊之長溪旣皎潔而如鏡且見底而無泥途嶮峭而巉絕

路登陟而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窮羊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低霧昬昬而漫漫風颸颸而淒淒瞻洪川其如帶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於茲地會諸侯而赴稽想疏柯之茂葉憶大骨之昬迷傳盛美於斯岳播遺範於氓黎既迺瞰往賢之舊跡美高尚之餘風踐逹草之蕪沒撥蓁芿之彌蒙名岳峩而峙立峻谷杳而虛沖春林漂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既連綿而相接兼隱軫而無窮信英奇之攸止實翔集之所崇傍高巒而建剎亦帶壠而成宮神靈更其肹蠁仙聖互其交通巖雰霏而起霧樹布濩而抽叢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扉之赫奕望寶殿之玲瓏擬大林之精舍等重閣之講堂既爽塏之禪宇亦顯敞之華房跨曲澗而爲室繞紆岊而修牆夕雲生於窻牖朝日照於簷梁諒隙曲而成麗蓋照景而生光流清梵之宛轉響桴磬之鏘鏘構造精窑華麗無方清流四繞吐溜悠長邐迤闡闍峻絶堦隍水碓侔於金谷飛樓似於建章其徒衆則乍遊乍處或賢或聖並有志於頭陀俱勤心於苦行競假寐而誦習咸夙興而虔敬識苦空之迅流惜朝陰之奔競潛深窟而學六通隱閑無而修八正或燒體而爲功

或灰身而入定熏名香之氛氳或飛錫而相映或振塵而高談或閑居而坐聽禪衆疑於漆木智士同於懸鏡既釋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盛寺既憑山而構造山亦因寺而有七蓋靈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產龍劍之遺溪遊鹿機之餘術謝鳳來而容與鄭風反而蕭颸既清澗之漣漪亦飛流之涌溢奇樹蓊而成林珍果榮而非一植山海之雙榴種丹盧之兩橘梅花皎而似霜黃柑壯其如日或曄曄而夏開也離離而冬實山多寶玩地出瓊珍金玉生其陽琰石出其陰神質岧岧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孰知歲之豐儉覩玄白而皆諶刻石記於嬴德披圖悟於禹心懸崖百仞擢幹千尋岧嶤兮闊達嶸峗兮嶔崟樹修聳而巖峻泉流激而水深仰瞻增其隱隱側睨覩其沆沆眇然兮無際邈爾兮無邊遠山崔嵬而間出近樹巃嵸而相牽巖將頹而未墮峯入漢而猶懸望蟬聯而蔽日覩惝恍而連天有石帆之異狀擬瀑布之飛泉實逢巖而聚霧乃觸石而成煙既嵳峩而蔭映亦嶤岊而阡綿既遠控於江海兼近接於村田反瞰城邑傍睨市鄽稱神州之鎭嶺實天下之名川至若蓬萊遊於聖迹巫岫表於神仙衡陽聞於夏貢嵩岳

重於周篇曾何比麗詎此同妍復有標奇神井萬載澄渟汲之不竭添之不盈雖頫撓而不濁徒屢攪而終清浤隆冬而溫燠經歊暑而泠泠異成都之飛火寧疎勒之表誠匹醴泉之蠲疾同淄水之鑒形亦有孤潭道士焦里夫人獨居味道寂絕朋賓餐霞乳日靜坐千春衢無行跡路產荆榛既勤劬而向道亦蕭灑而忘塵或逍遥而諷詠或擁膝而長吟同董生之垂識學梁子之明箴將松喬而共侶與嚴衛而相親其林藪彌密羽族爭歸後連臂而下飲鳥比翼而羣飛鴻鵠集而相映白鷴晶而生輝拂霜毛之奕奕鼓

素翮之霏霏兼有奇禽猛獸偃息溪圻虎懷仁而不害熊隱木而生肥巨象數仞雄虺十圍麀鹿易附狎兔俱依同彭鏗之仙室異海鳥之知機藥卉叢生消痾駐老地出長齡墟多壽考似南山之溪谷匹井中之埋寶送劉五耆何殊四皓復有牛膝雞腸雀頭燕草甘菊辛夷苦參酸棗紫苑赤箭黃菁白蒿天門地骨肉芝石腦神農是嘗仙經是造白兔服而通靈鹿皮餌而得道其果則有木瓜木棗楊桃楊梅朱橘冬茂黃薀秋開楂梨並牡柿柰爭瓌枳椇列植而為數懸鈎觸草而徘徊林檎件於芣實甘棠擬於帝臺紅梅嬰薁車李胡頹綠棎冬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圃春就羣栽枇杷梨豆椎栗兼該或炫炫之丹實或靡靡之青荄禦疾風而彌豔中嚴霜而不摧既蓊鬱之梧桐亦檀欒之修竹篠箭亂其形類筋桂異其品族映檐牖而交加繞房廊而郁穌抽葉蔭於清泉結根攢於幽谷靈木之所自生瑞鳥之所栖宿實散賞之佳地信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零氣凄凄而恒勁風颯颯而常生秋蟬吲於南壠塞鳥吟於北庭蟋蟀哀嘶而遠聞孤猿叫嘯以騰聲鴻鴈嗈嗈而夜響鵾雞啁哳而悲鳴增逸民之放曠動遊士之滯

情咸有志於獨往俱栖心於濯纓信達人之良會蓋可伸其遊矚故孝先往而成眞慶緒經而離俗憑怪石而為枕因滄浪而洗足蓋往賢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學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邈屢徘徊於閬圃頻留連於名嶽念家國之隆恩緩獨往之遺躅欲抽簪而未從聊寄美於斯曲

宿山寺賦　梁王錫

脂車秣駟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遼朗息祇樹而淹留惟基構之所處實顯敞而高居延層軒之迢遞屬廣廡之踟躕差繡栭而反宇列緹柱而承隅爾乃陜飛

陛於峻岐登步欄於絕頂既中天而升降亦攀雲而遊騁宇陰陰而怡曠階肅肅而虛靜朗華鍾之妙音曜光燈之清影其房則開窻木末浮柱山叢引含光之澄月納自遠之輕風因明兮目極憑迴兮望通平原兮無際連山兮不窮識生煙於岫裏眄列樹於巖中樹陵危而秀色煙出遠而浮空情迢遙於原野心放曠於簾櫳夜悠悠而何期露瀼瀼而漸落訖一葉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盥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嘯兮疏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致之易息豈萬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夜寢迺高枕而極星闌

鹿苑賦

魏高允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羣物以充務蠲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叡追鹿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可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眞容之髣髴燿金暉之煥炳即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紐飛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對執道場之塗迴嗟神功之所建超終

古而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繫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清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王室茂花樹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佇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貞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毀而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囿樂在茲之閒敞作離宮以營築固爽塏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縱生生以延福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諮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請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縉雲之上外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亾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躁覩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蔭審明离之並照下寧濟於兆民上尅光於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羣生而爲導正南面以無爲永措心於沖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

桑之初開遘長夜之始曙顧衰年以懷傷惟負忝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効鄙言以自著

大乘賦（并序）

魏李顒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抱興於毫末九層作於累土從淺以高大理妙在於不有迹麤由乎不無舉有以希無則無無以暢忩無以統有則有有以通無無以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大矣夫總福祐之會者莫尚於法身宣一切之知者莫貴乎如來故神冥靈照以觀三達之權思周深妙以入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敗起滅無崖終始無際形寄於宇宙之中而心包乎一象之外目察於芥子之細而識鑒乎須彌之大美哉淵乎其源固不量也嗟嘆不足遂作賦曰

建大乘之靈駕兮震法鼓之雷音除行蓋之欲疑兮餐微妙以悅心滿覺意之如海兮演般若之淵深平八道之坦蕩兮遊總持之苑林定禪思於三昧兮滅色想於五陰執抵羅之引弓兮採如意之喻琴破衆網之將裂兮剗貪垢而絕淫危泡沫之暫結兮焉巧風之足欽或明行而善逝兮積功勳以迄今收薩云

之空義兮運十萬而魔擒開止觀之光燄兮消邪見之沈吟閉必固之垣牆兮同影響之難尋

詳玄賦

釋慧命

惟一實之淵曠嗟萬相之繁雜眞俗異而體同凡聖分而道合承師友之遺訓藉經論之垂芳罄塵庸之小識請與言於大方何羣類之蠢蠢處法界之茫茫性窮幽而彌曉理至寂而逾彰既非空而非有又若存而若亡談秘密於慈氏歎杳冥於伯陽湛一虛而致極總萬有以爲綱雖即事而易迷亦至近而難識非名言之所顯豈情智而能測口欲辯而詞喪心將緣而慮息故雖一音隨類之能三轉任機之力莫不停八正於寂泊之門馭四辯於恬惔之域尋其體也豁乎無際眇乎無窮源乎無始極乎無終解惑以茲齊貫染淨於此俱融該空有而閴寂括宇宙以通同論其用也一而能多靜而能亂挺萬類之殊形吐羣情之別觀結五住之盤根起十纏之羈絆隨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集散四流因之漂蕩六道以之悠漫三賢十聖睃以聯綿二智五眼暐而輝煥渾外沈而共壑派違順以分歧體無非而不是用無相而不爲若純金不隔於環釧等積水不憚於漣漪故令名用

諠雜集起紛馳事若萬軫殊轍理則千輪共規觀無礙於緣起信難思於物性猶寶殿之垂珠若瑤臺之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而交映法無定於心境人靡隔於凡聖物不滯於自他事莫擁於邪正何巨細之殊越遂參互而容持隣虛含大千之界刹那總三際之時懼斯言之少信借帝網以除疑蓋普眼而能矚豈惑識以知之覩九會之玄文覽萬聖之遺則睠常啼於東市慕善財於南國歷多城而進解訪衆師而遣惑始承命於文殊終歸宗於妙德雖遊形於法界未動足於祇園歎一王之似虐嗟五熱之非暄握手入和修之舍譚指開何逸之門聞一音之常韻覩極聖之恒存三九於茲絕聽二七自此亾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論惇稟識之多迷慨羣生之少慧保一異之四邪執斷常之雙計怖夢虎於長眠翫空花於久翳縈結纏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濟背七覺而逾昬染六慾而方滯何理通而志隔既法是而情非忽蛉蛢而獨往久遁逝而亾歸埋寶藏於窮舍匿明珠於弊衣抱一眞而不識縈萬惱以歔欷嗟余既已傷於悟晚且又悲乎命局藉五部之流耀蒙四依之睠錄涉講肆以開愚託禪林而遣慾猴著鎻而停躁虵入筒而改曲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燭絕評論於封想息是非於妄情斂緣於有覺終寂慮於無生顯眞宗之實相達世用之虛名道莫遺於始行暗弗拒於初明擬六賊其方潰冀十軍之可平昬雲聚而還散心河濁而更清性海無增減行月有虧盈疑兔足之致淺懼鴻毛之見輕爲山託於始簣庶崑崙之可成

玄圃園講賦　　蕭子雲

曰天監之十七屬儲德之方宣惟玉帛之光盛信昌符之在焉於是上照天下涌泉輪囷之氣吐煙日月之景揚員乃聖武之龍飛載爲家於天下思承規於景數遂長發而明祉若重光於有周似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列曜播洪鍾於胤雅去茲永福來卽東朝文物是紀聲明是昭發玄章於粉繢靡青綾於翠翹鑾納那而垂藻笳和鳴以承簫載錫其光令聞令望察情幄帳護齒虞庠性與天道言爲珪璋詩史遙集禮易翱翔義華洛水文麗清漳昔七覺之吐華高人天而爲長道西被乎日用法東流而未朗故授神剏於文昌寄寶船於明兩異昔談而同世亦千年而影響聞塡塡之法雷見慧雲之初爽眞如之軌既接發

揮之功巳躡開金泥剖玉牒削蒸栗之簡採羅樹之葉石室靈篇南宮神篋所以一音不巳而待規重矩疊者矣惟至人之講道必山林之閒曠彼柰園與杏壇深淨名與素王模清遊之浩瀁擬樂賢之隆壯睿情杳然是焉供帳乃高談玄圃之苑張樂宣猷之上觀夫靈圃要妙總禁林之叫窱稟輦道之三星躔离宮之六曜寫溟浚沼方華作峭其山則峛崺狎豸硱磳詘詭坂墀巀嶭夏含霜雪下則谿壑泓澄虹蝀降升上則青霄丹氣雲霞鬱蒸金華琳碧燭銀礫石藻玉榭臼丹瑕流赤周以玉樹灌叢紫桂香楓賨蕾合人桃枝育蟲妙草的皪靈果垂蔓長卿寒翠簡子秋紅崖戴雲而吐雨木鳴條而起風中有蘭渚華池淥流瀧濘激水推移彌望杳溟倒飛閣之嵳峩漾釣臺而浮迴張翠帷於鴻船泛羽旒於雀艇鳥則杉雞繡質木容錦章戴勝吐綬鸐鶴鷗香璧龜紫鷩鶴鶊鷟鶖風鳴日思高廣浮長內則錢荇菱華菡萏散葩碑砙巨石潰澠碧砂離蓰比目累綺紅蝦漂青綸之蓑折蕩碧組之鬖髿銅龜受水而獨涌石鯨吐浪而戴華所以藉園籞之壯觀將髣像於毗耶於是清宮廣闢宿設宵張華燈熠燿火樹散芒歛閃六尺龍叢九

光穎若流金之出沙嶼粲若列宿之動天潢朝矘朗而戒旦雲依霏而卷簇輕輦西園齊宮北囿文衛濟濟僧徒肅肅法鼓朗而震音衆香馝而流馥亦有百獸耽耽聰聰雲車九層芝駕四鹿吳姬楚豔胡笳燕筑常從名倡戲馬蹋鞠巡少陽渡紫複繞崇賢敢承祿揚散華之飄飆響清梵於林木燈王歸而贈延香積來而獻熟似衆聖之乘空若能仁之在目既而俄軒有睟肆筵授几高殿肅而神嚴微言欣而奏理煥嘉語於丹青得親承於音旨智周物而爲心情研幾而盡諦言超超而出象理亹亹而踰繫類炙兩娛心之談未足云晉儲眞假之理豈能逮史臣乃載筆撰功請事其職賦金相玉式世既聞甘露之言民巳登仁壽之域矣將奉瑤宮之軼陪雲樓之軾福穰穰委如山長莫長永無極

夢賦

釋眞觀

昨夜眠中意識潛通類莊生之覩胡蝶如孔氏之見周公雖夢想之虛僞亦心事而冥同爾乃見一奇賓傲岸驚人無名無姓如鬼如神姿容閑雅服翫光新入門高揖詣席誇陳余乃問曰夫邪不干正惡無亂善清濁異流升沈各踐吾身披法鎧心遊妙典六賊

稍降四虵方遣大乘已駕小魔宜剪君是何人欲來何辯客乃對曰久承名行未遑修敬常深注仰每軫翹詠忽覩光儀良有嘉慶欲伸諮請願垂高命夫人生假借一期如擲倏虹電之驚天迅白駒之過隙豈不及年時之壯美取生平之歡適或走名驥於長阡或駕飛輪於廣陌坐西園而召友敞南齋而對客出野外而操琴入閨中而撫石或復合罇促坐傳觴舉白重之以笑歌伸之以燔炙至如學富門昌德重名揚江東獨步日下無雙心爲義窟身是智囊貂金仕漢佩玉遊梁高車駟馬桂戶蘭房列燕姬而滿側湊秦女而盈堂聞弦管之寥亮聽絲竹之鏗鏘何則一生之快樂亦千載而流芳豈能栖栖獨處傷無笑語剃髮除鬚違親背主形容憔悴衣裳藍縷既闕田蠶復無商估等碎繒之百結似破襖之千補至如玉露朝團金風夜寒老冉冉而行至歲忽忽而將闌牀空帳冷覆薄眠單絕子孫於後胤罷賓從之來歡欲以斯而爲道亦得道之量難余乃听然含笑略陳心要徐而答曰省來說之矯張遂引誘於邪方欲以井蛙共海鯢而論大爝火與日月而爭光無異鷃鵠之比鵬翼培塿之匹崑崙爾既昏懵於生死亦耽染於玄

黃唯知酣酒嗜慾峻宇彫牆豈識多財之被害寧信懷璧而爲殃佳味爽口美食爛腸貪婬致患渴愛成狂人生易盡物理無常朝歌暮哭向在今亾忻歡暫有憂畏延長且世間紛擾竟無閒賞五苦競來百憂爭往妻子翻爲桎梏親愛更如羅網私里恒弊巑岏公事徒勞鞅掌榮華有同水沫富貴實如山響然自沈淪倒惑恒懷磣毒不孝不慈無道無德胷襟儱悷心腑讒賊自大憍奢志能苛尅詎識仁義誰論典則無趣損傷非理貪饜見利爭往臨財苟得失位失名亡家亾國命繩溘斷身城倒匐業繫其頭鬼穿其肋冰池向踐火山方冒忍痛自知銜悲誰告爾乃刀林擁聳劒樹差峩鑪飛猛燄鑊湧驚波稜層鐵網碌磔灰河頭逢鋸解骨被磨摩舉身星散合體滂沲凡諸苦難次第經過一朝鍾此萬恨如何若夫正法弘深妙理難尋非生非滅非色非心浩如滄海鬱似鄧林隨機卽赴逐感便臨內宣萬德外啓八音威降醉象影攝驚禽形如滿月色似融金遂令尼揵脫屣梵志抽簪然而出家之爲道也則蕭散優游無欲無求不臣天子不事王侯似無瑕之璧如不繫之舟聲樂不能動軒冕不能留無爲無欲何懼何憂戒忍雙習禪

慧兼修天人師範豪庶依投若夫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則道業踰高益之則學功踰遠故形將俗人而永隔心與世情而懸反所服唯是三衣所餐未曾載飯從師則千里命駕慕法則六時精懇濯慮於八解之池怡神於七淨之苑至如道安道昱慧遠慧持赤鬚法主青眼律師弘經辯論講易談詩開神悅耳析滯袪疑並皆揚名後代擅步當時或與秦王而共輦乍將晉帝而同輿遂使桓玄再拜而弗暇郗超千斛而無辭爾乃行因已正方享餘慶四梵爭邀六天俱聘封畿顯敞國土華淨寶樹瓊枝金蓮玉柄風含梵響泉流雅詠池皎若銀地平如鏡妙香紛馥名花交映近感樂身遠招常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圓明靈智既湛種覺斯盈寂寥虛豁皎潔澄清非起非作無造無營法眼不闚其色天耳不聽其聲惡言不能加毀美譽無以爲榮質非質礙之質名非名相之名水火衝天而不懼雷霆震地而不驚雙林現滅而不滅王宮示生而不生既窮天下之至妙誰敢與之抗衡於是前來君子聞斯語已合掌曲躬斂眉彈指鼃飛氣懾神萎志否踧踖無顏逡巡驚起自陳孤陋未知臧否追用感傷實懷慚恥今日奉敎謹從命矣（畢）

音釋（廣第二十九上）

馘（古獲切斷耳也）貙（春俱切似貍能捕獸者）舳艫（舳仲六切船尾也艫龍都切船頭也）艑（音褊大舟也）朏（妃尾切）慆（他刀切）堙（伊眞切塞也）馞（蒲沒切香也）否（部鄙切閉塞也）蹠（之石切足踐履也）妳媪（妳女蠏切媪烏皓切妳媪乳母也）夐（虛政切遠也）盬（果五切堅固也）睫（即涉切目旁毛也）休屠（休音朽屠陳如切休屠匈奴王號）泝（蘇故切逆流也）磕（克合切石聲也）颶（以律切大風也）蓁（音臻草盛貌）芿（而證切草新出也）岊（子結切山之陬隅高處也）篢（古紅切）嵒（魚咸切山也）諶（時任切誠諦也）㠥峗（㠥力毎切峗五罪切㠥峗山高貌）嶔崟（嶔音欽崟音吟嶔崟岑也）巃嵸（巃盧東切嵸祖叢切巃嵸山高貌）皛（胡了切明也）圻（疑巾切岸也）麀（於求切牝鹿也）蘠（字陸切菜也子可食）椇（俱禹切枳椇木名）蘡薁（蘡於盈切薁於六切蘡薁草名）棎（時占切果名似柰而酸者）栭（如支切枅上標也）緌（儒追切冠纓也）窱（他弔切深遠也）峛崺（峛立紙切崺移爾切山卑長貌）貏豸（貏蒲買切豸宅買切舊音獸名今取山勢高低之貌）硱磳（硱丘典切磳助陵切硱磳石貌）葼（子公切木細枝直聳也）濎濘（濎的領切濘奴定切）鸀（株玉切鸀玉鳥名）鶞（式容切鳥名）鷈（虒鷉步覓切號天兮切鷉號水鳥）硉矹（硉郎兀切矹五忽切硉矹危石也）濻瀡（濻徂罪切瀡徒可切濻瀡水往來貌）筑（張六切似箏十三絃）絚（居鄧切張也）瞪（澄應切直視也）巏岏（[illegible]切岏吾官切巏岏山貌）懞悷（懞力董切悷郎計切懞悷多惡不調也）苛（寒歌切煩也）慝（他德切惡也）溘（渴合切奄忽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下

唐釋道宣撰

傷愛子賦（并序）　江淹

江艽字胤卿僕之第二子也生而神俊必爲美器惜哉遘閔涉歲而卒悲至躑躅廼爲此文

惟秋色之顥顥心結縎兮悲起曾憫憐之慘悽痛掌珠之愛子形惸惸而外施心切切而内圮日月可銷兮悼不滅金石可鑠兮念何已緬吾祖之赫羲帝高陽之玄冑惜衰宗之淪沒恐余人之弗構覿三靈之降福蚑弱子之擢秀酷奈何兮胤卿那逢天兮不祐

爾誕質於青春攝提貞乎孟陬謂比芳於右列望齊英於前修遣高行之美迹弘盛業之清猷白露奄被此百草爾同凋於梧楸憶朱明之在節顧岐嶷之可貴覵鑪帳而多怊瞻戶牖而有慰奚在今之寂寞失音容之髣髴姊目中而下泣兄嗟季而飲淚感木石而變哀激左右而隕欷奪懷袖之深愛爾毋氏之麗人肩丹泣於下壤傃慇憂於上旻視往端而擗慄踐遺緒而苦辛就深悼而誰弭歸末命兮何陳我過幸於時私爰守宮於江潯悲薄暮而增甚思纁黃而不禁月接日而爲光霞合雲而成陰霧蘢蘢而帶樹月蒼蒼而架林嗟奈何兮弱子我百艱兮是尋驗纖帶之夜緩察絛鬢之朝侵惟人生之在世恒歡寡而慼饒雖十紀之空名豈百齡之能要迅朱光之映夜湛白露之凝朝指茲譬而取免排此理以自銷然則生之樂兮親與愛内與外兮長與稚傷弱子之冥冥獨幽泉兮而永閟余無愆於蒼祇亦何怨於厚地信釋氏之靈果歸三世之遠致願同升於淨刹與塵習兮永棄

無爲論（并序）

吾曾迴向正覺歸依福田友人勸吾仕吾志不改故

註無爲論焉

有奕葉公子者聯蟬七代冠冕組望多素統黼衣繡裳負長劒而耿耿佩鳴玉而鏘鏘時遊稷下或客於梁間英雄而豹變聽利害以龍驤乃動朱扆而馳寶馬振玉勒而曜金羈之無爲先生之門問曰先生智德光融嵩華無得以方其峻道義清遠溟海不足以喻其深無學不窺無事不達容儀閑靜言笑溫雅至如釋迦三藏之典李君道德之書宣尼六藝之文百氏兼該之術靡不詳其津要而採撫沖玄煥乎若覩於鏡中炳乎若明於掌内余聞天地之大德曰生何

以聚人曰財是故老聃以爲柱史莊周以爲園吏東方持戟而不倦尼父執鞭而不恥實萬古之師範一時之高士先生嘉遁卷迹養德不仕乃列子之所待非通天下之至理雖江海以爲榮實搢紳之所鄙先生儵爾笑而應之曰富之與貴誰不欲哉乃運而不通也夫忠孝者國家之急務也申生伍員不得志也懷道抱德玄風之所尚楊雄東方其職未高也其大學者不過儒墨亦栖栖遑遑多有不遂也子所引之士者情雖欲之志不行也憂喜不移其情故可爲道者也過此已往焉足言哉吾聞大人降迹廣樹慈悲

破生死之樊籠登涅槃之彼岸闡三乘以誘物去一相以歸眞有智者不見其去來有心者莫知其終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絕殊途無變無遷長袪百慮恬然養神以安志爲業欲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舒卷隨取進退自然遁逸無悶幽居永貞亦何榮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塵內方外於是乎著公子恧然而有慚德逡巡而退

伐魔詔（并序）

元魏釋懿

夫生在三界恒爲四魔所嬈沈淪生死遍在六趣若一得人身及聞經法譬見優曇喻值浮孔尋惟聖教實開心目繫身處下流元希彼岸直因生有惡此漏身心去志恭徒然無補略因愚管除剿四魔昔在年幼嘗作破魔露布文雖鄙拙頗爲好事者所傳自遷都之後寓在洛陽忽於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時值今國都法師尚在金剛般若寺講勝鬘經輒以呈示法師學涉內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經卷賜示魔事兼得擬符氏時釋道安檄魔文共尋翫之復竭愚淺修改舊文更作平魔赦重薦法師更無嫌也但安公檄文直推天魔凡爲世患經列有四且天魔權變非浮情所測煩惱陰死爲患寔深輒更起伐魔詔慰勞文冠

之於初是以前後不同又頗繁重冀信心君子兩得行之輒并編安法師檄文爲次合爲一卷

門下僞魔逋誅于茲曠劫鷹跱四山狼顧五道心頑縱毒常懷返噬固守一隅擁隔聲教自大通已降爰曁賢劫雖百王繼踵千聖相尋威懷百途獎導千計猶不能遏彼邪心息此異見得使貪競相緣瞋癡互舉常結四生終歸六趣眷言斯瘼實用傷懷今原燎方邇浸潤有漸無宜自寬以致顚覆可簡將練卒隨機殄撲勿使蒼生懷子復之歎主者告下時速施行

奉伐魔啓

臣信相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見機者則承風以先附守迷者必威加而後降是以舜舞干戚有苗自縛於王庭目連援弓則金地相園之日故能斬伏心王塞靜樓觀身被忍鎧手挈浮囊棄所保之貨賄設禪悅之名餚宴彼奇將集此雄勇志有所規則無往不摧心之所向則無思不服四魔區區焉足以規慮哉但今聚結未散事須平蕩輒依分處星言宿駕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慰勞魔書

告三界五道有識羣生等夫曦和迭駕盲者尚迷其光雷霆震響聾者猶惑其聽雖照屬理均而稟受道異致令法音擁於殊聞慈光蔽於異見昏痼相仍長迷永夜劫石有磷此緣無竭故我高祖愍此橫流心存拯溺體韞殊光口含異響開宏基於未前廓玄覺於有始故一闡洪猷則巨犉競馳再擇道教則羊鹿服御證無生於胷襟戢寂滅於懷抱但年德推移心存靜定爰命皇儲紹隆大業先帝藉此洪資纂我前緒積德三大累功塵劫心變冥機遊神赴會身固冊囊凌波拯接出沒任情權旨自在故能超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據一方威攝萬國八十年中刑措不用但

時不我與聖上遷化教迹道殊人懷異念卿等或是日種輪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高良忠貞不貳享三界之名宜保一時之榮祿但爵命難恒時有否泰或因憍慢而喪家或由貪殘而失國故令後胤波流奄然忽返遵彼邪源汎此慾海而使天魔承釁作患於上方煩惱因茲侵淫於下國或縈中陰於未生或馳五衰以告老終疲外降長勤往沒幕府因機傑起英略超羣綿文經武體眞練俗承百王之洪規稟萬代之遺則履道居彼龍象扣此津門方當馳光上下傒騎八維總括羣邪羅絡萬有籠三界於一身抗百綱於無外摧拔須彌翻波巨海顛倒宇宙迴易日月使人天倒懸水陸燋沸然復塞其必我之心開其子來之路扇清風於塗炭布同愛於無間平蕩三塗攝茲四有威以動之福以綏之蕞爾小醜焉足以語哉卿等既爲所悞沈淪日久宜藉此時機早建良圖夫時難得而易失機尚速而後悔若得時也則福祿競臻如失機也則敗捷爭及故賓融享爵事歸於先覺公孫嬰戮取敗於後機此皆往事之高鑒當今之軌轍且智者處危以謀安愚者臨成以致敗成敗安危在於時機非降自天抑亦人謀今三車竚駕寶藏初開

懸重爵以侯功設天官以命哲正是太士縱横之秋智勇獻功之日與卿等同發遐原枝流異土追惟在昔猶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覺撫劒故先遣白書略陳成敗曾改迷徒尋光赴命相與齊轡道場比肩輪下諮稟未聞受教君子友朋好合不亦善乎無宜大安斯趣盤桓遊逸恐此生滅相尋有無繼作若三毒一馳則義無怨親四凶互出則夭壽俱翦雖欲保全其可得哉今善牙已建六軍啓途出彼火宅尋討未服梟斬之期非旦卽夕幸體往意時作出計勿懷猶豫盜嬰斯禍臨路遣書怱怱無盡

檄魔文

晉釋道安

彌天釋道安頓首魔將軍輪下相與雖復玄徒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集伸其曩積然標牓未宣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九服思順靈網方伸宏綱彌布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伸預意釋道安頓首夫時有通塞亢終則泰千聖相尋萬師迭襲昔我高祖本元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仗權刑以部萬邦奮慧柯以伏六合咸蕩四邪掃清三有方當抗宏綱於八區亘靈網於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但冥宗不弔眞容凝靜重明寢輝虛舟覆浪故令氃氉煩興梟獍競起翳染眞徒塵惑淸衆虐被蒼生毒流萬劫怪道有情異心同忿我法王體運應期理物上藉高貴下託羣心秉玄機以籠三千握聖徒而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迦夷爲法城塹撫育黎元善安卿士匠導羣賢慰喻有疾嚴慧柯於胷中被神鉀於身外愍十八之無辜哀三空之路絕志匡大業情必平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久抱惑心重迷自覆深執愚懷固守僞見狠據欲天梟鳴神關畔換壇場抗拒靈節謂天位可登洪規可改覽兹二三遠爲歎息何者大通統世則羣方影從而僞擬天魔不遵正節忓忓聖聽塵撓神心領卒塞虛奇形萬變精甲曜曦霜戈拂日靈鼓競鼙響衝方外高步陛亮自謂强威而王師一奮羣邪殄喪衆迷華心望風內附況君單將僥然一介土無方尋衆不成旅而欲背理違常陵墟華邑篡奪靈權勝常取信以僞忝眞可不謬乎今釋迦統世道隆初劫妙化堂堂神羅遠御智士邑邑玄筭蓋世武夫龍超捉鞚千隊協略應眞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閻浮都督歸義侯薩陀波崙獨稟天姿義陳玄覺神高須彌猛志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四十萬億

揚鑣路首故命使持節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曇無竭武勝羣標文超隨夏宏謀絕塵心栖夢表每憂時忘身志必匡世領衆百億虎盼須彌故命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步塵表略並童眞功侔九地悼愍三塗忿君縱害援劍慷慨龍迴思奮領衆五百萬億鸞鳴天衢故命使持節通微將軍七天都督四禪王金剛藏朗志虛玄金顏遐矚恩殊九錫力傾山海左顧則濛汜飛波右眄乃扶桑落曜德無不施威無不伏領衆七百萬億雲迴天門故命使持節鎮城將軍九天都督十地大王維摩詰奇筭不思法柯遠震體合神姿權像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崩叱吒則十方風靡威被下愚愍辜醜楚領衆九百億飲馬靈津故命使持節鑒復大將軍十九天都督十住大士文殊師利承冑遐元形曄三耀身自金剛神高體大應適千途玄筭萬計羣動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攝領衆塵沙翱翔斯土故命使持節匡教大將軍十九天都督錄魔諸軍事羣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略淵深慧綱遐網明達六通朗鑒三固或託跡羣邪耀奇鋒起或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

巖噓吸則浮雲頹崿能爲十方作不請之益領衆不思風吟虎嘯故命使持節撫化大將軍十方三界大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質從容天姿標朗體踰金剛心籠塵表猛志衝天慧柯遠奮無生轉於胷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眞俗並說領衆八百萬億巖駕待命勇士之徒充盈大千金剛之士彌塞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合兼諸度之寶軒守八正之修路跨六通之良馬捉虛宗之神彎四禪之良弓放權慧之利箭鳴驥浩浩輕步嬌嬌撫劍飛戈長吟命敵而將軍累世重光匡濟帝業歷奉聖庭曾無有闕貴即導師身子五百幽鑒天命秉受王化聖上開襟皆授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萬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見偃蹇邊荒頑顧帝位毒害勃於蒼生災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荒爲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僞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尚失久謂君覽智返愚歸罪象魏束身抽簪同遊羣儁以道自娛榮名終始仍執愚守惑偷安邪位託癡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思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娛性建憍慢之高幢列無明之凶陣闊步長塗輕弄神器盜篡天宮抗拒日月恐不異舉手欲障三光抱

土而塡四海打鼓與雷爭音把火共電競耀雖擬心虛標事難就矣然將軍植德玄津原承彌遠暉華昞然羣下矚目望貴之基易登由來之功可惜可改往修來翻然倈順誅過朱門與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俱顯取名獲安曉目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歟大師剋舉萬方矯轡手提法蠡齊撫慧劒道柯煇耀於前驅靈鼓震音於後隊神鍾一扣則十方遍覆海浪飛波則原陸湯沸富爾之時須彌籠爲微塵天地迴爲一粟無動安於左襟妙樂握於右掌神力若斯豈可當哉然我法王體大仁慈未欲便襲權停諸軍暫頓靈轡臨路遣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圖面縛歸闕委命王庭逍遙閒境上方宰任非君而誰夫聖人上智識機明哲免禍窮而知返君子所美此乃轉福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無道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則古今之常軌將軍之明誡相與雖復形乖於當年風流於道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想便霍然隨書投命所以切痛其辭委曲往久者不欲令芳蘭夏凋翠柯摧頹深思至言善從良計勿使君身傾匡三槃勿使六天深生禾莠迅目仰眺助情暢然臨紙多懷文不表意釋道安頓首頓首

魔主報檄

大夢國長夜郡未覺縣癡語里六自在主他化皇帝報檄於高座大將軍南閻浮提道綏撫大使佛尚書安法師節下音耗自遠喜同暫接尋覽句味良用欣然方見大國之臣禮義高矣承將軍虛心谿達密行淵玄襟帶山河牢籠宇宙慮深宗廟憂及生民秀氣千尋眞心萬仞諒疾風之勁草也亂世之忠臣也冀道遇則隣彼我非隔俯從人事聊此報章昔周室既衰六國鼎沸漢朝運減三分天下或外夷侵叛毒被中原或內禍潛作殃及良善應期鵲起達時豹變有之自古豈止今日惟蒼生纍積上天降禍釋迦皇帝奄然登遐哀纏臣妾悲浹率土皇太子彌勒養德心宮滿月停山深叢隱藥數鍾百六之世將虧九五之君諸侯姦猾猜忌相處一十八部敎軏參差九十六道鐏俎迴互狼噬海濱梟鳴山曲左不記言右不記事國憲朝典與霜露而凋零天璽帝璧同冰消而葉散臣怨民怒衆叛親離逃逝無歸跉跰長往竊謂數屬太平沐浴朝化時逢亂世濟難干戈蓋乃通人之權變也謹率義兵發憤忘食並登山拉虎臨河斬龍緯武經文輕身重義社稷是所不圖也天位非所傾

望也直以心城無主邪戲塵勞沓滟慾流將心源而共遠惚恍大夢與永夜而俱長還因假寐弔民伐罪先遣聚沫大將軍黃玄矦率空華之卒策陽炎之馬即乾城之隅結浮雲之陣戈甲昱爍弓戟參差鋒刃未交服兵先敗次命接響大將軍絲竹公領宫商之衆據傳聲之谷隨聞隨翦次命百和大將軍蘭麝伯領馨香之旅乘風抒陣千里無雲次命六味大將軍領肥美之卒爲面門都督安滄溟之口吞噬無遺次命七觸大將軍領細滑之衆戰鼓纔擊身城瓦解五軍前討百戰恒捷自天是祐罄無不宜朕慮未窮巢

穴躬行問罪戎衣既整出自空窟發淵泉之智動山嶽之威承妄想之兵數盈兆載並潛神識海隱影心山命將元帥案劒城旅徵兵士卒擊刀結陣排空塞迴煙飛霧集莫不雄氣衝天吐妄雲於眞際高風駭地驚塵浪於性海擊道品官軍霜夜抒籜一心既沒還源彌遠六愛已然宅火逾盛縱横翦掠腹背羅討六奇三略先蘊胷襟百步千策本無横陣遂雲消霧卷吾道興焉於是分官置職行我風化勑無廉驃騎虎踞貪山性澀將軍龍蟠慳海贍恤之士水陸無寄勑繫地郎將置陰陽之府情塵駙馬觀伉儷之兵愛水暫流身城被漬欲火纔發天廟遭燒繕性將軍巳從焚溺勑咆吻校尉弓劒隨身鴆毒鷹揚戈戟在手嚴毅士卒警固賄城使平忿將軍銷聲剗跡勑正勤御史且停監察隨眠武矦安撫朝猷放蕩無明縱恣有待使精進一馬罷行四勤之路迦留二箭不射三空之門勇猛將軍風煙歇滅勑覺觀大司馬置府初禪邪思惟都尉列陣三有以心原未靜頻被風波禪枝欲茂再遭霜雪安靜將軍埋身亂境勑我見行高鎭陀那之嶺惑山萬仞疑戌百重討返還迷問津天路使觀身實相伸如羊角緣寂妄業密若魚鱗故毒

動狂子酒醒醉客覺眞金藏隱肥膩草博通將軍兀焉如醉斯則率土之賔皆吾民也今十軍意氣五將英雄乘機廢立成國宗廟朕俛仰即位臨軒御宇纂承王業握圖受命因弱之輪無際足擬金輪心與駿駃有餘聊充紺馬衣冠統二車書巳一方扇長風於火宅奮高車於門外解釋甲冑與民更始將軍士卒並亾智力俱喪路窮箭盡棄馬焚舟螗蜋舉臂良可愍也良可恥也豈盜跖率卒侵暴諸侯孔丘冒陳流汗反府即將軍之明誠也皇太子彌勒代邸龍飛朕汗馬歸朝銜罪庭闕將軍見徵未敢聞命也情深筆

短不能多白冀歸高君子相期於言外焉波旬頓首死罪

破魔露布文

廣緣將軍流蕩校尉都督六根諸軍事新除惡建善王臣心賑惠將軍善散子都督廣濟諸軍事監軍臣施繕性將軍剋欲界都督攝志諸軍事司馬臣戒平忿將軍蕩恚侯都督洪裕諸軍事司空公臣忍勇猛將軍勤習伯都督六度諸軍事行臺臣進安靜將軍志念都尉都督觀累諸軍事攝散侯臣禪博通將軍周物大夫都督洞達諸軍事監照王臣智行宮謹案

臣等聞治靜泰平兇徒有時以興化清去殺逆黨因之而作是以文命引狩於九圍遇妖魔於塗山頂生騰輪於六合值貪賊於忉利故使身滅知威魂散閻越淪蕩他鄉退失尊位良由內挾姦邪外樹塵軌賞差信功罰乖臣惡故也自世宗釋迦文皇帝晏駕固林倏餘千載太子慈氏阿逸多有事兜率未遑紹襲法城暫空梵輪無主塵域外叛沙州弗貢遂使三界風驚六天烽起邪徒詭說翻成異俗僞自在天主賊王波旬禀質昏精體襲邪氣我慢在心愛結盈慮矯奪慧命竊弄神器放縱欲界闚闟皇境且其正教陵替內外相違姊妹同姦千子貳志三女邪蕩邀我上宮姿態未施自貽伊耋又波旬既習小道頗有才辯愎諫飾非好是奰怒不用順子之言專從佞臣之計伺國間隙乘釁來侵僞結使大將諸煩惱等因聖道消運鍾八百光音無間十纏斯作遂陳欲兵於愛海策疑馬於高原控轡於二見之域馳騁於無明之境值聖則吞跡高栖遇惡則馳據中區負險重關覩時而設或志求榮利假寐權門或含忿威衆專行毒害意氣稜層固守方寸憍慢邊隅未識正朔方復假遣七使傳車三障旐宣六條以致殊俗愚者承教而濯

纓智人棄之而澗飲畜卒俟前儲烽候進僞四天大都督五陰魔等置宅於無始之原卜居於有形之裏浮游於苦海之中放逸於火宅之畔竊號躬身假署六腑偷榮瞬息耽樂時顏元首未幾徒役無筭飢兵始卒流川遍野怖士愁人亘山滿谷同惡相求輯結一方異類羣聚阻兵三界僞署行臺有生賊王夙觀兵五道置卒三塗在生逆命處老作寇五衰告期四生應世壅塞泉源杜絕飄炎業力咆吻丁危脆以先馳三毒趦趄策羣有而長逝安忍無親禍連九族威怒互行戮及忠孝方乃忽聖誣賢欺眞枉正陷穽黎

元羅絡凡庶妄計苦空以爲已有驟驚之勢謂固同金石者也以正月三十日黄昏時有一人姓善字知識從道場來告云賊去此不遠宜急翦撲不爾當爲大患臣聞此語未迷敬信單駕羊車轉軍化城深修壍柵自備而已賊方於後夜遣一使來多貢珍異求結和好臣知此賊勢若泡燄智計莫出意性狂勃難可親近弗與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設詭計欲來侵逼即以月七日向晨出方便門頓解脫處馳信郵以深入徵羣迷以出海纂集三昧以致一壍蕻蕩除五陰戒清諸有賊方恃固一川拒抗皇威其水瀰漫廣深

難際又值旋嵐傾勃雹霰寫注擊浪揚波海神競涌七等雜類或飛或沈夜叉守途羅刹决津不瞽流聾覆没善財其欲洄泳鮮不沈溺又臨折阻湀大築城壘壁立陘峻險閣唯有一門四垂幽谷一人執戈萬夫懾思四果怯懼辟支戰慄遂集衆唱識規望進擊驟度能僉曰或可即勸軍士爲渡水故備取諸草木編以爲栰附令抱踏横波直進臣等手案浮囊泝流而往固護無非遂登彼岸部分將士修備兵車齊心戮力驅馳往撲即遣安靖將軍領觀累之卒撥散亂之原又使平忿將軍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復令

賑恵將軍引廣濟之衆截慳貪之路更勅博通將軍整洞達之士守狂癡之徑督師羅張四面交侵積戰告捷不月而三行臺恐衆懈怠不得競進乃催厲六軍置阿惟越地而餘燼遊魂偷安他化驅率犬羊欲來拒戰乃假虎兕以爲威招熊羆而自衛異首別面之徒吐風火而待發擔山戴樹之類方蟻聚以齊衡希進皇家膺符受命啓土塵劫疊聖重光享祚無窮先帝鼎湖之日顧命慇懃專令文德已來不許戰爭而致幕府受詔之初依勑而行略設六奇斷截而已但狂竪併張散亾逆節雖遣逸多曉喻都無悛心乃

更命將大權徵兵十萬嘗未浹辰大淨邦土資無畏以嚴身兼衆好而獨拔龍蟠道樹虎視娑婆十號一宣則四八應期言教暫設則二九雲集遂擊法鼓而出三空建慈幢以臨八難講武大千曜威萬域神戈暫指則魔徒失膽慧劒一揮則羣邪俱斃現道身而斬怒魔因般若以戮煩惱摧波旬於不動之林滅五陰於計性之境然後蹙巢守穴於不到處巡伏隱身者唯一人而已遠處膏肓非勇力攻及也遂乃禽生死於寂滅之原流老病於常樂之境排三障於六通之衢投十使於薩婆之域元兇既梟首徒黨伏誅自

餘從者並不追問諸有誠心先款者悉令解甲去鋒編戶民例授以遠號移之樂土爲拔五箭并以善醫療除垢病施慧湯藥于時業風息吹六塵弗起祥雲四舒靈禽翥翼引八部而自娛嚴四七以守衛垂拱閒堂無爲而已大覺天王等好尚風軌志存拔擢援昔舊謨慇懃諫諍辭不獲免默許敷奏爾乃開甘露門出入正道千輻雲迴來儀鹿苑四天獻器於高掌二商薦肴於兩謂故緣行錄勳則陳如先封眞諦開賞則耶舍繼襲或朋類蒙榮或兄弟感澤揖不肖於初果表有德於十地依准古禮巡省方嶽振旅六城

治兵八國理怨於三天之上問罪於九地之下徵英傑於十中會萬國於鷲嶽華裒尅臻異士勇出於是啓寶藏以賑貧窮出三車以給諸子撫納黔黎寧堵復業乃身安一乘心固盤石據林眄水宣揚皇澤依恒說逸召集未賓仁風帀宇道光遐照四面交通化流無外聽訟於中路之域決判於寶山之所無量之威遠震城嶽無礙之智洞徹山河故士無二統車書一軌日月重光天地清朗六萬之衆解長圍以從正十仙之徒棄大河以就秩不動之賢不遠千里意樂之哲應感而至工人率箪食於尸城捷獸奉壺漿於長源內外尅清表裏咸泰寔由道育四敷餘波東訓主上至心羣僚深敬稟承神規殄茲兇醜豈臣智力所能尅感也冀憑此一勳漸望更進方事前計凱旋未日並露布以聞臣等死罪死罪

平魔赦文

門下首匡同源因派異緒窪隆代與信背千途故智勝標宗歷塵劫而尚二燈明啓教經九中而未一況乃邪徒僞見駕刺犢於自然之原結賊妄根御形色於顛倒之境以茲偏師抗衡中道眷言二三良用憮然自先帝升遐寶曆無主淳風漸虧靈教異設僞魔

乘間充斥神邑假變眞容妄談空有驅役四生周還六趣畔渙欲天狠戾愛地毒被邊荒虐流華夏雖獫狁之侵宗周凶奴之陵炎漢未爲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塵劫幼齒參玄弱冠從政班名於大通之年驅驟於賢劫之下荷百億之重任忝三界之特尊人天樂推無所與讓遂陟靈壇受茲封禪顧唯多闕有慚庶政明發孜孜不遑啓處常恨邪境未清正教無一致使羣生沈淪魔境每一撫念用廢寢食遂命將徵兵以清時難上藉三昧之士下憑六度之師控清方夏大戡荒服故六軍雷動則三有雲消慈施電馳則四

凶面縛降附若塵生擒萬計唯波旬一人單馬奔迸百道截羅組繼不久且令五道告清宇外咸一思與天下同茲福慶可大赦天下與同更始改像教之號爲卽眞之歲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繼組見徒悉皆原放若爲四魔所悞浮游三界犯十惡五逆毀經壞像三世所作一切衆罪能改過自新者不問往愆若亾命慾山挾藏姦器百劫不自首者伏罪如初其殺父害君傷兄烝毋隨時投竄以息後犯其闡提一人不在赦書擯罪遙責神速可乘意驛遍告十方主者施行

奉平魔赦文啓

卽眞元年二月八日中書令補處王臣逸多宣臣文殊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毀忠謗善經千葉而不無邪臣逆子歷百代而常有是以三監流言伏罪於明時五世背道甘誅於聖世故王威必震慶當於周邦正教暫加福歸於露鼓伏惟陛下慈兼百王智齊千聖秉瑞靈津握圖玄化出沒動於大千馳騁應於羣有服微形以引愚迷吼法音以警聾俗至乃刎身志道釘體求經析骸貿禽委命降獸捨塵劫之危體收一生之妙質龍潛四天利見閻浮輕彼七寶重此

一乘撤翫深宮滅膳河側去寶冠於苦林貿法衣於獵士故能駕御四禪時乘六度殄服羣邪易於返掌三界無熾然之警四生絕深溺之憂方復情存解網志尚宥愆十八來蘇萬國幸甚謹重申聞詣可付外施行謹啓

平心露布文

卽眞元年二月八日侍中臣文殊師利侍中臣薩陀波崙黃門臣師子吼黃門臣舍利弗黃門臣須菩提擬唯識道行軍府謹奏平心露布事擬使持節儀同三司領十二住本將軍唯識道行軍元帥上柱國晉國公臣般若等言臣聞四魔放命歷代以之爲鯁五住遊竟含識因其致患是以三明聖智十力雄尊莫不屢動偏師頻行薄伐伏惟陛下乘大慈而啓運應冥感而赴期奄宅神區光臨法海述前王之令典演衆妙於圓音考列聖之玄謀會羣生於淨國三千剎土共稟威靈百億類洲同遵聲教唯有僞心主阿黎耶識擅假名器叨竊生民跨有乾城綿歷年祀逐窮迷於夢境長夜不歸縱極亂於空花終年如醉權攀緣爲蕃屏之任引戲論爲帷幄之臣陷溺黎元干擾鋒鏑陛下應眞理物調俗御民念此鯨鯢愍斯塗炭

遂詔臣揚旌色野問罪心庭臣敢効庸虛禀承奇略去四月十六日軍次心境卽以其夜初更與賊相見臣於是潛機密會玄契冥馳集戈船於六度之津命戎車於一乘之轍屯營三月揚清梵以伸威列陣九旬擊鳴鍾而作氣阿黎耶識固重昏而莫曉執窮計而不移譬螗蜋之拒輪等蜂蠆之含毒乃遣僞恒行大將軍阿陀那識率無明之子弟恃無賴之胷襟據守乾城與臣抗敵又遣僞自性大都督迦毗羅仙僞執此太將軍迦旃延子招引烏合聚結蟻徒搖蕩邊陲激揚聲勢臣遂分布諸將指麾籌策遣擬使持節拔塵大將軍領四念處諸軍事率道品縣開國公臣求知擬使持節寧境大將軍領八正道諸軍事通眞縣開國公臣如實知部勒驍雄星流電轉從方便諸道靜緣邊之界臣求知等尋名討義躡影追蹤乍橫行於密室之間或轉戰於隣虛之際事窮理絕域盡途殫冥宗所以冰消數論於斯瓦解迦毗羅等知大乘之有在識玄統之所歸各將羸卒數千咸來請命臣哀其晚悟許以自新卽令慈悲觀道士畢無緣隨便安養僞諫議大夫郅諦懷逸羣之思負出世之奇將全國以効忠反危身而被繫臣以此月十五日夜

挾中軍之勇氣乘外敵之離心手抗干戈躬先士卒爰命擬使持節兜率大將軍娑婆道招慰大使上柱國翅頭末開國公臣阿逸多擬使持節閻浮大將軍天竺大都督天竺諸軍事上柱國富婁沙開國公臣婆藪槃豆並以道邁三空神遊四辯使其招揚勝負曉喻是非又遣擬使持節平等大將軍兼行軍長史上柱國清涼縣開國公臣正念擬使持節遍滿大將軍兼行軍司馬上柱國常樂縣開國公眞如與臣表裏玄同更相應接于斯時也邊秋氣爽塞月光寒旌旗共雲漢齊高鋒鍔與霜天比淨披弘誓鎧圓通超兩觀而爭前排千門而並入雖生死無際一念觀其濵涯塵勞有儔須臾見其崩潰僞丞相陳顯爲僕射慮思無計求生闔門自縊僞司空師子鎧僞司隷達磨多羅各擁餘師自嬰深壘狐疑競起猜詐萌生忍顛危而不見扶遂淪亾而莫能濟阿陀那與其僞主外無强援內寡深謀師旅困窮城池陷露君臣失色進退無依銜璧叩頭輿櫬待罪臣卽梟陀那之首釋郅諦之囚廢彼昏王立其賢嗣方使宗禋不絕永爲茅土之君世德相承恒修職貢之禮於是氛祲開蕩若和氣之泮春冰醜穢殲夷似涼風之卷秋籜六根

超絕不開亭障之虞三界寂寥無復風塵之警斯乃威光遠被士衆齊心豈臣微劣所能致此不勝慶快之至謹遣厚德府別將臣隰重知奉露布馳驛以聞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下

音釋（廣第二十九下）

芄（胡官切）縎（古忽切結不解也）惸（葵營切惸憂也）陬（將侯切孟陬正月艮東北隅也）遰（大計切）怊（敕橋切悵恨也）聃（他甘切老子名也）恧（女六切慙也）剿（子小切絕也）殛（訖力切誅也）犉（儒純切黃黑脣也）蕞（在會切蕞爾小貌）獍（居慶切獸名食父者）鞙（戶犬切刀鞙也）濛汜（濛謨蓬切汜序姊切濛汜日入處也）倈（郎才切至也）莠（以九切草似苗者）駃（斜質切馬行疾也）闚覦（闚缺規切覦容朱切闚覦私視也）耋（徒結切八十曰耋）愎（弼力切戾也）奰（披義切怒也）趦趄（趦七私切趄七余切趦趄行不進也）壍（七豔切坑也）汓（力求切水行也）泝（蘇故切逆流而上也）輈（音舟輈張誑也）悛（七緣切改也）翥（章恕切飛舉也）秩（直質切）窪（烏瓜切汙下也）獫狁（獫虛檢切狁庾準切獫狁匈奴別號也）戡（枯含切克也）鏑（丁歷切矢鋒也）蠆（楚懈切毒蟲也）郅（職日也）縊（於計切經也）祲（子鴆切氣祲妖氣也）檡（闥各切木葉也）隰（席入切）

廣弘明集卷之三十上

唐　釋　道　宣　撰

四月八日讚佛詩四首　釋支遁

三春迭云謝首夏含朱明祥祥令（一作令）日泰朗朗玄夕清菩薩彩靈和肸然因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玉形飛天鼓弱羅騰擢散芝英綠瀾頹龍首縹蘂翳流泠芙蕖育神葩傾柯獻朝榮芳（一作芬）津霈四境甘露凝玉瓶珍祥盈四八玄黃曜紫庭感降非情想恬怕無所營玄根泯靈府神條秀形名圓光朗東旦金姿豔春精含和總八音吐納流芬馨跡隨因溜浪心與太虛冥六度啓窮俗八解濯世纓慧澤融無外空同忘化情

詠八日詩三首

大塊揮冥樞昭昭兩儀映萬品誕遊華澄清疑玄聖釋迦乘虛會圓神秀機正交養衞恬和靈知溜性命動爲務下尸寂爲無中鏡

眞人播神化流渟良有因龍潛兆衛邑漂景閻浮濱佇駕三春謝飛轡朱明旬八維披重藹九霄落芳津玄祇獻萬舞般遮奏伶倫淳白凝神宇蘭泉渙色身投步三才泰揚聲五道泯不爲故爲貴忘奇故奇神緬哉玄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圖靈器像也像彼形黃裳羅帕質元服拖緋青神爲恭者惠跡爲動者行虛堂陳樂餌蔚然起奇榮疑似垂巇微我諒作者情於焉遺所尚肅心擬太清

五月長齋詩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漢潛涼變凱風乘和翔令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四部欽嘉期潔已外雲堂靜晏和春暉夕惕厲秋霜蕭條詠林澤恬愉味城傍逸容研沖賾緜緜運宮商匠者握神標乘風吹玄芳淵汪道行深婉婉化理長亹亹維摩虛德音暢遊方

昇空妙傾玄絕致由近藏略略微容簡八言振道綱掇頌練陳句臨危折婉章浩若驚飈散同若揮夜光寓言豈所託意得筌自喪霑濡妙習融靡靡輕塵亡蕭索情牖頹寥朗神軒張誰謂冥津遐一悟可以航願爲海遊師櫂拖入滄浪騰波濟漂客玄歸會道場

八關齋詩三首（并序）

間與何驃騎期當爲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爲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獨住於

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眞登山採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

建意營法齋里仁契朋儔相與期良晨沐浴造門丘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修窈窕八關客無楗自綢繆寂默五習眞亹亹勵心柔法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凄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

存誠夾室裏三界讃清休嘉祥歸宰相藹若慶（雲浮）

三悔啟前朝雙懺暨中夕鳴禽戒朗旦備禮寢玄役蕭索庭賓離飄颻隨風適踟躕歧路嵎揮手謝內析輕軒馳中田習習陵電擊息心投佯步零零振金策

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詠歸虛房守眞玩幽賾雖非一往遊且以閑（自擇）

靖一潛蓬廬愔愔詠初九廣漠排林篠流飈灑隙牖從容遐想逸採藥登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萬畝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素柳解帶長陵岥婆娑清川右冷風解煩懷寒泉濯溫手寥寥神氣暢欽若盤春藪達度冥三才怳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連（化肆）

詠懷詩五首

傲兀乘尸素日往復月旋弱喪困風波流浪逐物遷中路高韻益窈窕欽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眞遊理間

苟簡爲我養逍遙使我閑寥亮心神瑩含虛映自然亹亹沈情去彩彩沖懷鮮踟躕觀象物未始見牛全毛鱗有所貴所貴在忘筌

端坐鄰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轡領略綜名書涉老咍（一作怡）雙玄披莊玩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恬愉俯欣質文蔚仰悲二匠徂蕭蕭柱下迴寂寂蒙邑虛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塗道會貴冥想罔象掇玄珠悵怏濁水際幾忘映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心與理理密形與物物疎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晞陽熙春圃悠緬歎時往感物思所託蕭條逸韻上尚想天台峻髣髴巖階仰冷風灑蘭林管瀨奏清響霄崖育靈藹神疎含潤長丹沙映翠瀨芳芝曜五爽苕苕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鎮有心揮玄拂無想隗隗形崖頹冏冏神宇敞宛轉元造化縹瞥鄰大象願投若人蹤高步振（策杖）閑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眞逸想流巖阿朦朧望幽人慨矣玄風濟（一作滋）皎皎離染純時無問道睡行歌將何因靈溪無驚浪四嶽無埃塵余將遊其嵎解駕輟飛輪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時珍修林暢輕跡石宇庇

微身崇虛習本照損無歸昔神𥉌𥉌煩情故零零沖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惔怕（一作澹泊）爲無德孤哉自有隣

坤基葩簡秀乾光流易穎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騁超超分（一作介）石人握玄攬機領佘生一何散分不諧天挺沈無冥到韻變不揚蔚㶣冉冉年往逡悠悠化期永翹首希玄津想登故未正生途雖十三日巳造攸境願得無身道（一作理）高栖沖默靖

述懷詩二首

翔鸞鳴崑崿逸志騰冥虛惚怳迴靈翰息肩棲南嵎濯足戲流瀾採練銜神蔬高吟漱芳醴頡頏登神梧蕭蕭猗（一作椅）明翩眇眇育清軀長想玄運夷傾首俟靈符河清誠可期戢翼令人劬

總角敦大道弱冠弄雙玄逡巡釋長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玄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增靈新昭昭神火傳熙怡安沖漠優游樂靜閒膏腴無爽味婉孌非雅弦恢心委形度亹亹隨（化遷）

詠大德詩

遐想存玄哉沖風一何敞品物緝榮熙生塗連惚怳旣喪大澄眞物誘則智蕩昔聞庖丁子揮戈在（一作任）

神往苟能嗣沖音攝生猶指掌乘彼來物間投此默照朗邁度推卷舒忘懷附罔象文（一作大）樂盈胷襟神會流俯仰大同羅萬殊蔚若克甸網寄旅海漚鄉委化同天壤

詠禪思道人（并序）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讚之可謂因俯對以寄誠心來參焉於衡軛圖巖林之絕勢想伊人之在茲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巳聊著詩一首以繼于左其辭曰

雲岑竦太荒落落英岊布迴巒佇蘭泉秀嶺攢嘉樹蔚薈微遊禽峥嵘絕蹊路中有沖希子端坐摹（一作摩）太素自強敏天行弱志欿無欲（音喩）玉質陵風霜淒淒厲清趣指心契寒松綢繆諒歲暮會衷兩息間綿綿進禪務投一滅官知攝二由神遇承蜩纍危丸累十亦凝注懸想元氣地研幾革麤慮冥懷夷震驚怕然肆幽度曾筌攀六淨空同浪七住逝虛乘有來永爲有待馭

詠利城山居

五嶽盤神基四瀆涌蕩津動求目方智默守標靜仁苟不宴出處託好有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

玉潔其巖下金聲瀨沂濱捲華藏紛霧振褐拂埃塵
跡從尺蠖屈道與騰龍伸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眞
長嘯歸林嶺瀟灑任陶鈞

念佛三昧詩集序　釋慧遠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宇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猶或若兹況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

登道位甫闚玄門體寂無爲而無弗爲及其神變也則令修短革常度巨細互相違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而入懷矣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何者窮玄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卽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萬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覩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以兹而觀一覲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豁昏俗之重迷若以疋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頹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念佛三昧詩四首　晉王齊之

妙用在兹（一作幽）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照麤積微
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忘此毫餘
寂漠何始理玄通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暉心悠（一作游）

緬域得不踐機用之以沖會之以希
神資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羣應不以方
受者自分寂爾淵鏡金水塵紛
慨自一生夙乏惠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思轉毫功
在深不測至哉之念注心西極

薩陀波崙讚（因畫般若臺隨變立讚等）

密哉達人功玄曩葉龍潛九澤文明未接運通其會
神疎其轍感夢魂交啓兹聖哲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讚

激響窮山憤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晨征奉命宵遊

百慮同冥叩心在誓化乃降靈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歸途將啓靈關再闢神功難圖待損而益信道忘形
歡不期適非伊哲人孰採玄策

曇無竭菩薩讚

亹亹淵匠道玄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
塗無旋軫三流開源於焉同泯

諸佛讚（因常啼念佛爲現像靈）

妙哉正覺體神以無動不際有靜不鄰虛化而非變
象而非摹映彼眞性鏡此羣龕

法樂辭十二章　齊王融

天長命自短世促道悠悠禪衢開遠駕愛海亂輕舟
累塵曾未極心樹豈能籌情埃何用洗正水有清流

右歌本起

百神肅以虔三靈震且越恒（一作常）曜掩芳宵薰風動
蘭月丹榮藻玉墀翠羽文珠闕皓毳非虛來交輪豈
徒發

右歌靈瑞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祀鍾休曆萬國會嘉祥
金容涵夕景翠鬢佩晨光表塵維淨覺汎俗乃輪皇

右歌下生

襲氣變離宮重析警層殿曼響感心神修容展驩宴
生老終以槃病死行當薦方爲淨國遊豈結危城戀

右歌在宮

春枝多病夭秋葉少欣榮心骸終委滅親愛暫平生
長風吹北隴迅瀑急東瀛知三既情暢得一乃身貞

右歌四遊

飛策辭國門端儀偃郊樹慈愛徒相思閨中空戀慕
夙肆乖往塗駿足獨歸路舉袂謝時人得道且還去（一作顧）

右歌出國

明心弘十力寂慮通四禪青禽承逸軌文驪（一作騑）鏡
重川驚巖標遠勝鹿野究清玄不有希世寶何以導
濛泉

右歌得道

亭亭宵月流朏朏晨霜結川上不徘徊條間亟渝滅
靈智湛常然符（一作俯）應有盈缺感運復來儀且厭人
間世（音泄）

右歌雙樹（一作寶樹）

春山玉所府檀林芳（一作鸞）所棲引火歸炎燧挹水自

清倪菴園無異輙祇館有同蹤比肩非今古接武豈
燕齊

右歌賢衆

昔余輕歲月茲也重光陰閨中屏鉛黛闕下挂纓簪
禪悅兼芳旨法言（一作喜）忘（一作戀）清琴一異非能辨寵
辱誰爲心

右歌學徒

峻宇臨層穹苕苕疎遠風騰芳清漢裏響梵高雲中
金華紛苒若瓊樹鬱青葱貞心延淨境遂業嗣天宮

右歌供具

影響未嘗隔晦明殊復親弘慈邈已遠睿后翕高塵
區中禔景福宇（一作寓）外沐深仁萬祀留（一作流）國祚億
兆慶唐民

右歌福應

栖玄寺聽講畢遊邸國應司徒教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隙桂檪鬱初裁蘭墀坦將闢
虛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
流風轉還（一作旋）逕清煙泛喬石日汨山照紅松映水
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

述（一作會）三教詩　梁武帝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
踐言貴去伐爲善在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
妙術鏤金版眞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
晚年開釋卷猶月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
示教唯平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
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云萌
大雲降大雨隨分各受榮心想起異解報應有殊形
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開善寺法會詩　梁昭明太子

栖烏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迴互入羊腸
稍看原藹藹漸見岫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
陰池宿早鴈寒風催夜霜茲地信閑寂清曠唯道場
玉樹瑠璃水羽帳鬱金牀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
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
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叡鏡湛無方
法輪明暗室（藝文作智日）慧海渡慈航塵根久未洗希霑
垂露光

望同泰寺浮圖詩（并和二首）　梁簡文帝

遥看官佛圖帶璧復垂珠燭銀踰漢汝寶鐸邁昆吾
日起光芒散風吟宮徵殊露落盤恒滿桐生鳳不雛

飛幡雜晚虹（音絳）晝鳥狎晨鳧梵世陵空下應眞敞景
趨帝馬咸千轡天衣盡六銖意樂開長表多寶現金
軀能令苦海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同四忍長當出九
居（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

奉和　王訓

副君坐飛觀城傍屬大林王門雖八達露塔復千尋
重爐出漢表層栱冒雲心崑山雕潤玉麗水瑩明金
懸盤同露掌垂鳳似飛禽月落簷西暗日去柱東侵
反流開睿屬搦翰動神襟願託牢舟返長免愛河深

奉和

朝光正晃朗涌塔標千丈儀鳳異靈烏金盤代仙掌
積栱承（一作成）彫桷高簷挂珠網寶地若池沙風鈴如
樹響刻削生千變丹青圖萬象煙霞時出沒神仙乍
來往晨霧半層生飛幡接雲上遊蜺不敢息翔鵾詎
能仰讚善資哲人流詠歸明兩願假舟航末彼岸誰
云廣

奉和

迢迢陵太清照殿比東京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城
栱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鳳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
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畫水流全注圖雲色半輕
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明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
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

夜望浮圖上相輪　梁簡文帝

光中辨垂鳳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

賦詠五陰識支詩

澆淳混神因心形復依色欲浪逐情飄愛網隨心織
鑄金雖改狀斬籌方未極鵠觀既無辯猿攀此焉息

賦詠百論捨罪福詩　劉孝綽

尋因途乃異及捨趣猶幷苦極降歸樂樂極苦還生
豈非輪轉愛皆緣封著情一知心相滔樂染法流清

蒙華林園戒詩　梁簡文帝

庸夫耽世樂俗士重虛名三空既難了八風恒易傾
伊余久齊物本自一枯榮弱齡愛箕穎由來重伯成
非爲樂肥遯特是厭逢迎執珪守蕃國主器作元貞
昔日書銀字久自惡宗英斯焉佩金璽何由廣德聲
（一作脊）居高常慮缺持滿毎憂盈茲言信非矯丹心良
可明舟航奉睿訓接引降皇情心燈朗暗室牢舟出
愛瀛是節高秋晩泬寥天氣清郊門光景麗祈年雲
霧生紅葉間青瑣紫露濕丹楹葉疎行徑出泉溜遠
山鳴綠衿依浦戍絳穎拂林征庶蒙八解益方使六

塵輕脫聞時可去非悋捨重城

蒙預懺直疏詩（藝文作蒙預懺悔詩）

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國（一作圍）法侶盛天園俱銷五道縛共蕩四生怨（一作冤）三修（一作循）袪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林（一作伏）彩豔地寂鳥（一作役）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新梅含未發落桂聚還翻早煙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朝蒙善誘方願遣籠樊

和太子懺悔詩（太子即簡文原本二句今依詩紀補全）　梁武帝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沐身垢懺悔淨心靈萲草獲再解落葉蒙重榮（闕闕）

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并序）　王筠

奉和皇太子懺悔詩仍上皇宸極聖旨即蹤降同所用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捃摭餘韻更題鄙拙

一聖智比明帝德光四海荷負誠攸屬度脫寔斯在懺說濟蒙愚推心屏欺殆名僧引定慧朝纓列元凱還迷依善導反心由真宰和鈴混吹音勝幡染雲彩早蒲欲抽葉新篁向舒篸翹懃諒懇到歸誠信兼倍

睿艷似煙霞欄干若珠琲善誘雖欲繼含毫愧文彩

講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梁昭明太子

法苑稱嘉柰慈園羨修竹靈覺相招影神仙共棲宿惠義比瑳瓊薰染等（一作猶）蘭菊理玄方十筭功深似九箓華水鶩銀舟方衢列金軸微言絕已久煩勞多累蓄因茲闡慧雲欲使心塵伏八水潤焦芽三明啓羣目寶鐸旦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駕微袪二鼠蹙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喻斯滄海變譬彼菴羅熟妙智方緝錦深辭同霧縠善學同梵爪真言異銅腹逶迤合益城葳蕤布金郁珠華蔭八溪玉流通

九谷青禽乍下上雲鳫飛翻覆高談屬時聽寡聞終自恧日麗鴛鴦甍風度蜘蛛屋落蘤散遠香霏雲卷遙族曠濟同象園中乘如佇獨後餤難堅明初心易鶩縮應當離華水無令垂漆木投巖不足貴棘林安可宿器月希留影心灰庶方撲視愛同採蜂遊善如原菽八邑仙人山四寶神龍澳欒樹永繁稠禪枝詎凋拱以茲悅聞道庶此優馳逐願追露寶車脫屣親推轂

旦出興業寺講詩　梁簡文帝

沐芳肅朝帶駕言抵淨宮羽旗承去影鐃吹雜還風

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沈弓水照柳初碧煙含桃半紅
由來六塵縛宿昔五纒矇見鶴徒知謬察象理難同
方知恧四辯奚用語三空

和劉尚書侍五明集詩（藝文作和劉尚書侍講）　梁元帝

帝德洽區宇垂衣彰太平黃唐慚懋實子姒恧嘉聲
治家陳五禮功成奏六英汲引留宸鑒舟航動睿情
法王唯一法無生信不生因因從此見果果自斯明
元良仰副后含一震鴻名龜藏踰啓筮魯史冠春卿
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蔽西觀緹幔巻南榮

金門練朝鼓玉壺休夜更宮槐留曉合城烏侵曙鳴
露光枝上動霞影水中輕虗薄今何事徒知戀法城

奉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并各和三首）　陸倕

終南鄰漢闕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天嶺穹隆距帝城
當衢啓珠館臨下構山楹南望窮淮溆北眺盡滄溟
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網戶圖雲氣龕室畫仙靈
副君憐世網廣命萃人英道筵終後說鑾轡出郊坰
雲峯響流吹松野映風旌睿心嘉杜若神藻茂琳瓊
多謝先成敏空頒後乘榮

奉和　蕭子顯

嵩嶽基舊宇盤嶺跨南京叡心重禪室遊駕陟層城
金輅徐既動龍驂躍且鳴塗方後塵合地迴前笳清
還遮因臺榭參差憇羽旌高隨閬風極勢與元天并
氣歇連松遠雪外秋野平徘徊臨井邑表裏見淮瀛
祈（一作折）果尊常住渴慧在無生暫留石山軌欲知芳
杜情鞠躬荷嘉慶瞻道聞頌聲

奉和　劉孝綽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鷲比事實光前
翠蓋承朝景珠旗曳曉煙樓帳縈巖谷緹組曜林阡
況在登臨地復及秋風年喬柯變夏葉幽澗潔涼泉

停鑾對寶座辯論悅人天淹塵資海滴昭暗仰燈然
法朋一已散笳劍儼將旋邂逅逢優渥託乘侶才賢
摛辭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奉和　劉孝儀

部（一作詔）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禮遊盛終爲塵
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鸞啓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陣爍
郊原山風亂彩旄初景麗文軒林開前騎騁逕曲羽
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道訪
眞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絃繁輕生逢過誤並作輩
龍鶣顧已同偏爵何用挹衢罇

八關齋夜賦四城門詩（殿下即簡文時為皇太子中庶府君謂肩吾為太子中庶子）

第一賦韻東城門病　梁庚肩吾等

伏枕愛危光病纏生易折無因雪岸草慮反斫山穴（徐防）消渴膝腸腑疢寒嬰肢節如何促齡內憂苦無暫鈌（孔燾）

南城門老

虛蕉誠易犯危藤復將齒一隨柯已斂當年信長訣（諸葛嵦）已同白駒去復類紅花熱妍容一旦罷孤燈行自設（君）

西城門死

緩心雖殊用滅景寧優劣一隨業風盡終歸虛妄設（王臺卿）五陰誠爲假六趣寧有截零落竟同歸憂思空相結（李鏡遠）

北城門沙門

俗幻生影空愛繞心塵曀於茲排四纏去矣求三涅（殿下）下學華流心方從窮冥別已悲境相空復作泡雲滅（中庶府君）

第二賦韻東城門病

空病誠易愈有病故難痊徒知餌五色終當悲九泉（王臺卿）

已無雲山草沈痾竟誰憐復悲淪苦海何由果淨天（諸葛嵦）

南城門老

昔類紅蓮草自玩淥池邊今如白花樹還悲明鏡前（殿下）壯心欲何在餘日乃西遷清鐏不復樂蓬鬢豈還妍（徐防）

西城門死

高堂信逆旅懷業理常牽玉匣方委櫬金臺不復延（中庶府君）挽聲隨迢遞轜影帶松懸詎能留十念唯應逐四緣（君）

北城門沙門

經行林樹下求道志能堅既有神通力振錫遠乘煙（李鏡遠）一登四弘誓至道莫能先不貪曠劫壽無論延促年（孔燾）

第三東城門病

纏病緬百年自傷無五福長縈晝篋蛇不值仙人鹿（殿下）習染迷畫瓶臥起求栖宿羅襦豈再歡踰歧方土木（中庶府君）

南城門老

少年愛紈綺衰暮慚羅縠徒傷歲冉冉陳詩非郁郁

（王臺卿）鶴髮辭軒冕鮐背亨綦菽松柏稍相依懽愛時

睦睦（李鏡遠）

西城門死

追念平生時遨遊土苑囿一没松柏下春光徒儵昱

（孔燾）結根素因假枝葉緣骨肉自應螻蟻驅值此風刀

逐（諸葛嵦）

北城門沙門

俗繭厭纏絲因田抽善穀長披忍辱鎧去此纖羅服

（徐防）願引三塗衆俱令十使伏珠月猶沈首金鉀未挑

目（君）

第四東城門病

紫紱未可得漳濱徒再離一逢犬馬病賁育罷驅馳

（李鏡遠）已無九轉術復闕萬金奇不看授彊掌唯夢蓮

花池（君）

南城門老

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孔燾）已傷萬事盡復念九門枝垂軒意何在獨坐鏡如

斯（中庶府君）

西城門死

一息於今罷平生詎可規天長曉露促千齡誰復知

（殿下）華堂一相捨松帳杳難窺萬祀藏珠應千年罷玉

羈（徐防）

北城門沙門

深心不可染正道亦難敲方除五欲累長辭三雅卮

（王臺卿）依空慮難靜習善路猶弛没身竟靡託單盂詎

待貲（諸葛嵦）

正月八日燃燈詩應令　梁簡文帝

藕樹交無極華雲衣數重織竹能爲象縛荻巧成龍

落灰然蕊盛垂油濕畫峯天宮儻若見燈王願可逢

遊光宅寺詩應令

陪遊入舊豐雲氣鬱青葱紫陌垂青柳輕槐拂慧風

八泉光綺樹四柱暎臨空翠網隨煙碧丹華共日紅

方欣大雲溥慈波流淨宮

被幽述志詩（并連珠三首○梁簡文於幽縶中援筆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恍忽煙霞散颼飅松柏陰幽山白楊古野路黃塵深

終無千月命安用九丹金闕里長蕪没蒼天空照心

（十月弑於永福省年四十九崩崩時大清五年也）

連珠三首

一曰吾聞有古富而今貧可稱多而賑寡是以度索

數下獨有衰神松柏橋南空餘白社

二曰吾聞言可覆也仁能育物是以欲輕其死有德必昌兵踐於義無思不服

三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泰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臨終詩　謝靈運

龔勝無遺生季業有窮盡嵇叟理既迫霍子命亦殞悽悽後（一作凌）霜柏納納衝風菌邂逅竟無時（一作幾何）修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巖上泯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唯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

臨終遺表　沈約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即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劍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寔本人情伏願聖心重加推厲微臣臨途無復遺恨雖慚也善庶等鳴哀謹啓

臨終詩（禪漢集作法泰詩題之遘疾並誤）　陳釋智愷

千月（一作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無恒燄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淒清一隨朝露盡唯有夜松聲

入攝山栖霞寺（并序○一作再）　陳江總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栖霞寺登岸極峭頗暢懷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寺布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獲禮拜仍停山中宿永夜留連棲神竦聽但交臂不停新指俄謝率製此篇以記即目俾後來賞者知余山志

靜心抱冰雪暮齒迫（一作逼）桑榆太息波川迅悲哉人世拘歲華皆採穫冬晚共嚴枯濯流濟八水開襟入

四衢茲山靈妙合當與天地俱石瀨乍淺深崖煙遞有無䟽碑橫古隧盤木臥荒途行行備履歷步步轔（一作嶙）威紆高僧迹共遠勝地心相符樵隱各有得丹青獨不渝（寺猶有朗詮二師居士明僧紹治中蕭帷塑圖像）遺風佇芳桂比德喻生芻寄言長往客悽然傷鄙夫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升德施山齋三宿決定罪福懺悔詩

四知無矯志二施啓幽心簡通避人物偃息還山林曲澗停騶響交枝落幔陰池臺聚凍雪欄牖噪歸禽石彩無新故峯形詎古今大車何杳杳奔馬遂駸駸

何以修六念虔誠在一音未泛慈舟遠徒令願海深

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并同

遊羣彥

澡身事珠戒非是學金丹月磴時橫枕雲崖宿解鞍
梵宇調心易禪庭數息難石澗水流靜山窻葉去寒
君思北闕駕我惜東都冠翻愁夜鍾盡同志不盤恒

仰同令君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六韻　　徐孝克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峯影進（一作盡）皈依鴿餐迎守
護龍晨朝宣寶偈寒夜歛疎鍾雞蘭靜合握仁智獨

從容五禪清慮表七覺蕩心封願言於此處携手慶
相逢

同江僕射遊攝山栖霞寺　　陳後主

時宰磻谿心非關狎竹林鷲嶽青松暁雞峯白日沈
天迥浮雲細山空明月深摧殘枯樹影零落古藤陰
霜村（一作月）夜烏去風路寒（一作露）猨吟自悲堪出俗詎
是欲（一作願）抽簪

遊攝山栖霞寺（并序）　　江總

禎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攝山展慧布法師憶謝靈運集還故山入石壁中尋曇隆道人有詩一首十一韻今此拙作仍學康樂之體

靃靡時雨霽清和孟夏肇栖宿綠野中登頓丹霞杪
敬仰高人德抗志塵物表三空豁已悟萬有一何小
始終情所寄冥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
乘風面泠泠候月臨皎皎煙崖憩古石雲路排征鳥
披逕憐森沈攀條惜杳裊平生忘是非朽謝豈矜矯
五淨自此涉七塵庶無擾

靜臥栖霞寺房望徐祭酒

絕俗俗無侶修心心自齋連崖夕氣合虛宇宿雲霾
臥藤新接戶歛石久成階樹聲非有意禽戲似忘懷

故人市朝狎心期林壑乖唯憐對芳杜可以爲吾儕

仰和江令君　　徐孝克

上宰明四空迴車八道中洞涼容麥氣巖光對月宮
香來詎經火花散不隨風澗松無異聒禪桂兩分叢
虛薄誠爲累何因偶會同暫此乖山北猶可向牆東

營涅槃懺（并序）

禎明二年仲冬攝山栖霞寺布法師只爾待終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爲師氏營涅槃懺還途有此作

可否同一貫生死亦一條況期滅盡者豈是俗中要

人道離羣愴冥期出世遙留連入澗曲宿昔涉巖椒
石溜冰便斷松霜日自銷向崖雲霰䨿出谷霧飄颻
勿言無大隱歸來即市朝

庚寅年二月十二日遊扁丘山精舍　江總

縱棹憐迴曲尋山靜見聞每從芳杜性須與俗人分
貝塔涵流動花臺偏領芬蒙籠出簷桂散漫繞窗雲
情幽豈徇物志遠易驚羣何由狎魚鳥不願屈玄纁（江令公集云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於鶴窟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於窠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法師於是放弩發菩提心）

紀事　釋道宣

宋初有法瓊尼南方人不知因緣所出辟穀食棗栗不著綿帛戒德甚尊嚴禪定多所感通會稽恭子張使君莅廣州便供養之隨使君還吳又隨出入尼自剋亾日捨命後勿棺殮但以乞鳥鳥至破崗如期而終使君依旨送林野間停再七日七夕鳥獸不敢侵乃收殯焉亾祖親使君之第四女也就瓊尼受戒勑余記錄之

往虎窟山寺詩（并和五首○詩紀考藝文此詩簡文帝作所載王冏諸臣和詩可證言此集作江令詩蓋有脫簡紊誤爾）

塵中喧處積物外衆情捐茲地信爽塏墟壟暖阡緜
詡詡車徒邁飄飄旌旄懸細松斜繞逕峻嶺半藏天
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煙分花出黃鳥挂石下新泉
蓊鬱均雙樹淸虛類八禪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徒然嗟小藥何由齊大年

奉和　王冏

美境多勝迹道場實茲地造化本靈奇人功兼製置
房廊相映屬堦閣並殊異高明留睿賞淸淨穆神思
豫遊窮岨歷藉此芳春至野花奪人眼山鶯紛可喜
風景共鮮華水石相輝媚像法無塵染眞僧絕名利

陪遊既伏心聞道方刻意

奉和　陸罩

雞鳴動睟駕柰苑睇晨遊朱鑣陵九達青蓋出層樓
歲華滿芳岫虹彩被春洲俠吹臨風遠旌羽映九斿
喬枝隱修逕曲澗聚輕流徘徊花草合瀏亮鳥聲遒
金盤響淸梵涌塔應鳴桴慧雲方靡靡法水正悠悠
實歸徒荷教信解愧難詶

奉和　孔燾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驅聞鳳管後乘躍龍驂
爰遊非逸豫幽谷有靈龕兼覲息心者宴坐臨淸潭

禪食寧須稼雲衣不待蠶蘋行緣澗鬱薤雜葛蔓松楠鶩林響初囀春畦藥欲含慼心隨教遣法味與恩覃庶憑八解力永滅六塵貪

奉和　王臺卿

我王宗勝道鴐言從所之輜軒轉朱轂驪馬躍青絲清渠影高蓋遊樹拂行旗眉徒紛雜沓景物共依遲飛梁通澗道架宇接山基叢華臨迴砌分流繞曲墀誰言非勝境雲山獨在茲塵情良易著道性故難緇承恩奉教義方當弘受持

奉和　鮑至

神心暌物序訪道絕塵囂林疎蓋影出風去管聲遙息徒依勝境稅駕止山椒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短葉生喬樹疎華發早條遠峯帶雲沒流煙雜雨飄復茲承乏者須名廁末僚顧籍連阿澗庶影慧燈昭一知衣內寶方慚（一作悲）茲地遼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上

音釋　廣第三十上

亹（武斐切亹亹不倦意也）窂（音勞與牢同）驃（毗召切驃騎官名）頡頏（頡奚結切頏寒剛切頡頏鳥飛貌）猗（於宜切）蔚薈（蔚紆胃切薈烏外切蔚薈草木盛也）崢嶸（崢仕耕切嶸胡盲切崢嶸山高峻貌）蠖（屋郭切尺蠖屈伸蟲也）欜（他各切擊欜以宿衛之也）儕（鉏佳切等輩也）禔（常支切安禔也）橑（魯皓切）搦（昵角切按也）箈（徒哀切竹萌也）蔿（爲詭切華榮也）摵（色責切隕落也）毦（而志切羽飾也）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下

唐釋道宣撰

春日從將軍遊山寺（集原作陳從事何處士今從詩紀） 陳從事

蘭庭猒俗賞柰苑矚年華始入香山路仍逢火宅車慈門數片葉道樹一林華雖悟危藤鼠終悲在篋虵

別才法師於湘還郢北

乘杯事將遠捧袂忽無聊南楚長沙狹西浮郢路遙離亭華已散別戍馬新驕明日分千里相思非一條

敬詶解法師所贈

道林俗之長（一作表） 慧遠廬之阿買山卽高世乘杯且渡河法雨時時落香雲片片多若爲將羽化來濟在塵羅

通士人篇

龍宮既入道鳳闕且辭榮禪龕八想淨義窟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華燈慧火明自然忘有著非止悟無生

從遊天中天寺應令 陳沈炯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筵楊枝生拱樹錫杖呪飛泉石座應朝講山龕擬夜禪當非舍衛國貴地取金錢

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鷲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烏逐飯磬狎獸繞禪牀摘菊山無酒然松夜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瑩心王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并序） 北齊盧思道

皇帝以上叡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稜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考儀太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靡遺既鱗羽郊異山澤薦祉華裔率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猶且棲志窅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有救精民於苦器拯欲界於危城身心澄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儷天道冠邵陵業踰姜姒慧雲朝起四生佇其寸合慈燈夜爇九服照其餘光乃睠參墟實唯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巖垌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化成睟如踊出既而景躔西陸氣中南呂商飇振野白露威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軫翠旗揚旆雕玉徐輪問百年而拜輦朝萬靈以按節熊渠佽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車將届下都遘茲淨域兼悅鷲山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足栖心俱展誠敬課虛引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以雍容盛烈述讚休美豈若皐朔文辭甫陳男祝王答

蟲篆纔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玄風冠東戸內範軼西陵大川開寶匣祒地下金繩
繡栭高可映畫栱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
陽室疑停燧陰軒類鑿冰迴題飛星沒長楣宿露凝
旌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
薄命叨恩紀微軀竊自陵優游徒可恃周賚永難勝

五苦詩　周釋亾名

生苦
可患身爲患生將憂共生心神恒獨苦寵辱橫相驚
朝光非久照夜燭幾時明終成一聚土强覔千年名

老苦
少時忻日益老至苦年侵紅顏旣罷豔白髮寧久吟
階庭唯仰杖朝府不勝簪甘肥與妖麗徒有壯時心

病苦
拔劒平四海橫戈却萬夫一朝牀枕上迴轉仰人扶
壯色隨肌減呻吟與痛俱綺羅雖滿目愁眉獨向隅

死苦
可惜凌雲氣忽隨朝露終長辭白日下獨入黃泉中
池臺旣已沒墳隴向應空唯當松柏裏千年恒勁風

愛離
誰忍心中愛分爲別後思幾時相握手嗚噎不能辭
雖言萬里隔猶有望還期如何九泉下更無相見時

五盛陰
先去非長別後來非久親新墳將舊冢相次似魚鱗
茂陵誰辯漢驪山詎識秦千年與昨日一種併成塵
定知今世土還是昔時人焉能取他骨復持埋我身

遊明慶寺詩（遇見蕭祭酒書明慶寺禪房詩覽之愴然憶此寺仍用爲韻述懷）　陳姚察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石華蓋繞峯蓮
霞暉間幡影雲氣合鑪煙迴松高偃蓋水瀑細分泉

合風萬籟響裛露百華鮮宿昔尋眞趣結友亟留連
山庭出藿靡澗沚濯潺湲因斯事熏習便得息攀緣
何言遂雲雨懷此悵悠然徒有南登望會逐東流旋

詠懷詩三首　陳張君祖

運形不標異澄懷恬無欲座可棲王侯門可迴金轂
風來詠逾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
何必翫幽閒靑衿表離俗百齡苟未遐昨辰亦非促
曦騰望舒映曩今迭相燭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
區區雖非黨兼忘混礫玉恪神罔叢穢要在夷心曲

又

靈飈起回浪飛雲騰逆鱗苟擢南陽秀固集三造賔緬懷結寂夜味藻詠終晨延佇時無遘誰與拂流塵眇情寄極眄蕭條獨傲神相忘東溟裏何晞西朝津我崇道無廢長謠想義人

又

遙遯播荆衡杖策憩南郢遭動透浪迹遇靖恬夷性拊卷從老語揮綸與莊詠遐眺獨緬想蕭神飈塵正時無喜惠偶絕韻將誰聽習（一作枯）子茂芳標有欣徽音令顏頹陵霜倩葩熙三春盛拂翮期霄翔豈與桑榆競我混不材姿遺情忘彫映雖非嶧陽椅聊以翮洒磬

贈沙門竺法頵三首（并序）

沙門竺法頵遠還西山作詩以贈因亦嘲之省其二經聊為之讚（頵於倫切）

鬱鬱華陽岳絕雲抗飛峯峭壁溜靈泉秀嶺森青松懸巖廓崢嶸幽谷正寥籠丹崖栖奇逸碧室禪六通泊寂清神氣綿眇矯妙蹤止觀著無無還淨滯空空外物豈大悲獨往非玄同不見舍利弗（一作佛）受屈維摩公

又

至人如影響靈慧陶億劫應方恢權化兆類蒙慈悅冥冥積塵昧永在巖底閉廢聰無通照遺形不洞滅明哉如來降豁矣啓潛穴幽精淪朽壞孰若何維察遙謝晞玄疇何為自矜潔

又

邈邈慶城標峩峨浮雲嶺峻蓋十二嶽獨秀閻浮境丹流環方基瑤堂臨峭頂澗滋甘泉液崖蔚芳芝穎翹翹羨化倫眇眇陵巖正肅拱望妙覺呼吸晞齡永苟能夷沖心所憩靡不淨萬物可逍遙何必栖形影勉尋大乘軌練神超勇猛

道樹經讚

峩峩王舍國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長空觀體善權私呵晞光景豈識眞迹端恢恢道明玄解發至神權飄忽凌虛起無二云受慧難

三昧經讚

迹超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住道志慧以明九本既殊動四禪不同冥淵哉不起滅始自無從生借問道氣倫安測泥洹靈

代答張君祖（并序）　陳庾僧淵

省贈法頵詩經通妙遠亹亹清綺雖云言不盡意殆

亦幾矣夫詩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忘妙玄解神無不暢夫未能冥達玄通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哉吾想茂德之形容雖栖守殊塗標寄玄同仰代答之末足盡美亦各言其志也其辭曰

眞朴運既判萬象森已形精靈感冥會變化靡不經
波浪生死徒彌綸始無名捨本而逐末悔吝生有情
胡不絕可欲反宗歸無生達觀均有無蟬蛻豁朗明
逍遙衆妙津栖凝於玄冥大慈順變通化育曷常停
幽閒自有所豈與菩薩并摩詰風微指權道（一作道）多
所成悠悠滿天下孰識秋露情

答庾僧淵　張君祖

芒芒混成始豁矣四天朗三辰環須彌百億同一像
靈和陶氤氳會之有妙長（一作常）大慈濟羣生冥感如
影響蔚蔚沙彌衆粲粲萬心仰誰不欣大乘兆定於
玄曩三法雖成林居士亦有黨不見虬與龍灑鱗凌
霄上沖心超遠寄浪懷邈獨往衆妙常所晞維摩余
所賞苟未體善權與子同髣髴悠悠誠滿域所遺在
廢想

又答張君祖　庾僧淵

遥望華陽嶺紫霄籠三辰瓊巖朗壁室玉潤灑靈津
丹谷挺樛樹季穎奮暉新颷衝天籟逸響互相因
鸞鳳翔迴儀虬龍灑飛鱗中有沖漠士耽道玩妙均
高尚凝玄寂萬物息自賓栖峙遊方外超世絕風塵
翹想晞眇蹤矯步尋若人咏嘯舍之去榮麗何足珍
濯志八解淵遺朗豁冥神研幾通微妙遺覺忽忘身
居士成有黨顧眄非疇親借問守常徒何以知反眞

謁方山靈巖寺詩　隋煬帝

梵宮既隱隱靈岫亦沈沈平郊送晚日高峯落遠陰
廻旛飛曙嶺踈鍾響晝林蟬鳴秋氣近泉吐石谿深
抗迹禪枝地發念菩提心

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　隋諸葛穎

名山鎮江海梵宇駕風煙畫栱臨松蓋鑿牖對峯蓮
雷出階基下雲歸梁棟前靈光辨晝夜輕衣數幼年
一陪香作食長用福爲田

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外南樓　隋煬帝

法輪天上轉梵聲天上來燈樹千光照華燄七枝開
月影疑流水春風含夜梅燔動黃金地鍾發瑠璃臺

奉和通衢建燈應教　諸葛穎

芳衢澄夜景法炬爛參差逐輪時徙燄桃華生落枝

飛煙繞定室浮光映瑤池重閣登臨罷歌管乘空移

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玉清玄壇德衆

隋煬帝

天淨宿雲卷日舉長川旦颸灑林華落逶迤風柳散孤鶴近追群啼鶯遠相喚蓮舟水處盡畫輪途始半江湊各自遙東西並興歎已熏禪慧力復藉金丹捍有異三川遊曾非四門觀於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臥疾閩越述淨名意（并序）

隋王冑

余臥疾閩海彌留旬朔善友顥法師勸余以淨名妙典調伏身心力疾粗陳其意敬簡法師云爾

客行萬餘里眇然滄海上五嶺常炎鬱百越多山瘴兼以勞形神遂此嬰疲恙桐雷邈已遠砭石良難訪抱影私自憐霑襟獨惆悵眺城有長者生平夙所尚復藉大因緣勉以深廻向心路資調伏於焉念實相水沫本難摩乾城空有狀是生非至理是我皆虛妄求之不可得誰其受業障信矣大醫王茲力誠（一作難）無量

展敬上鳳林寺

隋薛道衡

淨土連幽谷寶塔對危峯林栖丹穴鳳地邇白沙龍獨巖樓迥出複道閣相重洞開朝霧斂石濕曉雲濃

高篠低雲蓋風枝響和鐘蔭翻細柳潤影落長松珠桂浮明月蓮座吐芙蓉隱淪徒有意心迹未相從

奉和武帝三教詩

梁釋智藏

心源本無二學理共歸眞四執迷叢藥六味增苦辛資緣良雜品習性不同循至覺隨物化一道開異津大士流權濟訓義乃星陳周孔尚忠孝立行肇君親老氏貴裁欲存生由外身出言千里善芬爲窮世珍但空非即有三明似未臻近識封岐路分鑣疑異塵安知悟云漸究極本同倫我皇體斯會妙鑒出機神眷言總歸轡迴照引生民顧惟慚宿殖邂逅逢嘉辰願陪入明解歲暮有攸因

謁并州大興國寺詩

唐太宗

迴鑾遊福地極目翫芳晨梵鐘交二響法日轉雙輪寶刹遙承露天華近足春未佩蘭猶小無絲柳尚新圓光低月殿碎影亂風筠對此留餘想超然離俗塵

詠興國寺佛前幡

拂霞疑電落騰虛狀寫虹屈伸煙霧裏低舉白雲中紛披乍依迥掣曳或隨風念茲輕薄質無翅强搖空

遊大慈恩寺詩（并和〇一作太宗）

唐高宗

日宮開萬（一作百）仞月殿聳千尋華蓋飛圜（一作圓）影幡

虹曳曲陰霞綺遙籠帳叢珠細綑林寥廓煙雲表超然物外心

和　慈恩寺沙門

皇風扇祇樹至德茂禪林仙華曜日彩神旛曳遠陰綺殿籠霞影飛閣出雲心細草希慈澤恩光重更深

奉和竇使君同恭法師詠高僧二首

竺佛圖澄　唐釋僧宣

大誓閟塗炭乘機入生死中州法既弘葛陂暴亦止乳孔光一室掌鏡徹千里道感咒蓮華災生吟棘子埋石綠雖謝流沙化方始

釋僧肇

般若唯絕鑒涅槃固無名先賢未始覺之子唱希聲秦王嗟理詣童壽揖詞清徽音聞廬岳精難動中京適驗方袍裏奇才復挺生

秋日遊東山寺尋殊曇二法師

木落樹蕭條水清流寥寂屬此悲哉氣復茲羇旅感奚用寫煩憂山泉恣遊歷萬丈窺深潤千尋仰絕壁傍嶺竹參差緣崖藤蘽歷行極幽邃去去逾空寂果值息心侶喬枝方挂錫圍遶悉栴檀純良豈沙礫妙法誠無比深經解怨敵心歡即頂禮道存仍目擊慧刀幸已逢疑網於焉析豈直祛煩惱方期拯沈溺

音釋　廣第三十下

痗（莫佩切病也）漳（諸良切水名）縶（陟立切羈也）颼飂（颼疎鳩切飂力求切颼飂高風也）菌（苦隕切地蕈也）隧（徐醉切墓道也）騶（淄尤切廄御也）駸（千尋切駸駸馬疾行也）霢霂（霢莫白切霂莫卜切霢霂小雨也）霾（謨皆切晦也）瀏湸（瀏力求切湸音亮瀏湸清徹聲也）嫀姒（嫀蘇臻切國名姒序姊切太姒也）軼（弋質切侵軼也）栱（古勇切栱枓也）蘂（息委切蘂靡草木花數貌）頵（俱倫切）樛（居尤切高木下曲也）羃歷（羃莫狄切歷郎狄切羃歷煙覆貌）